

新派通行书 古龙卷

古龙全集通行版



———传播汉语文化，重拾民族精华！———

出品：四月桃物工作室/ 开发设计：风凉子/ 电子书版源：老珠海版

■ Xinpai.org 中华民间古龙研究会 All Rights Reserved

第一二章 南宫惊变

一个满面虬须、双睛怒凸的大汉，一手抓着窗格，五指俱已嵌入木中，半倚着灰白色的土墙，倒毙在地上，他狰狞的面容，正与土墙同一颜色，他宽阔的胸膛上，斜插着一面红旗，那乌黑的铁杆，入肉几达一尺，鲜血染紫了他胸前的玄黑衣服。

另一个浓眉阔口的汉子，手掌绝望地卷着，仰天倒在地上，亦是双睛怒睁，面容狰狞，充满着惊恐，他掌中嵌着一只酒杯的碎片，胸膛上也插着一面乌杆的红旗。

他身侧覆面倒卧着一条黑衣大汉，一手搭着他同伴的臂膀，虽然看不见面容，但半截乌黑的铁杆，自前胸穿入，自背后穿出，肢体痉挛地蜷曲着，显见死状更是惨烈痛苦。

还有八、九人，有的倒卧椅边，有的端坐椅上，有的衣冠不整，有的甚至未着鞋袜，便自屋中奔出，但方自出门，便倒毙在地上。

这些人死状虽然不同，但致死的原因却是完全一样——被他们自己随身所带的红旗插入胸膛，一击毙命。

他们左手的姿态虽然不同，但他们的右掌却俱都紧握刀柄，有的一刀还未击出，有的甚至连刀都未拔出鞘来。

南宫平目光缓缓自这些尸身上移过，身中的血液仿佛已凝结。

立在门畔，他惊呆地愣了半晌，叶曼青面色更是一片苍白，虚软地倚在门上，那店掌柜呆视着他们，竟也不敢开口。

南宫平认得这些黑衣大汉，都是“红旗镖局”司马中天手下的镖师，这些“红旗镖客”们在武林中虽无单独的声名，但却人人俱是武功高强、行事机警的好手。

“铁戟红旗震中州”司马中天之所以能名扬天下，“红旗镖局”之所以能在江湖间畅行无阻，大半都是这些“红旗镖客”的功劳。

而此刻这些武林中的精锐好手，竟有十余人之多一起死在这小小的洵阳城中、这小小的客栈里，死状又这般凄惨、恐怖而惊惶，当是一件令人不可思议之事！

是谁有如此胆量来动“红旗镖局”？是谁有如此武功能令这些武林好手一招未交，便已身死？这简直不像人类的力量，而似恶魔的杰作！

南宫平定了定神，举步走入房中，房中的帐幔后，竟也卧着一具尸身，似乎是想逃避、躲藏，但终于还是被人刺死。

也是一杆红旗当胸插入，南宫平俯下身来，扶起此人的尸身，心头突地一动，只觉此人身上犹有微温，他试探着去推拿此人的穴道，既无中毒的征象，穴道也没有被人点正，那么如此多人为什么会眼睁睁地受死？难道这么多人竟无一人能还击一招？

又是一阵惊恐的疑云，自南宫平心头升起，突觉怀中的尸身微微一阵颤动，南宫平心头大喜，轻轻道：“朋友！振作些！”

这“红旗镖客”眼帘张开一线，微弱地开口道：“谁？……你是谁？”

南宫平道：“在下南宫平，与贵镖局有旧，只望你将凶手说出……”

他言犹未了，这“红旗镖客”面容突又一阵惨变，喃喃道：“南宫平……南宫……完……了……完了……”

南宫平大惊道：“完了！什么完了！”只见这“红旗镖客”目光呆呆凝

注着屋角，口中只是颤声道：“完了……完……”

“了”字还未说出，他身躯一硬，便永生再也无法言语。

南宫平黯然长叹一声，忍不住回首望去，只见那屋角竟是空无一物，他凝目再望一眼，才觉得那里似乎曾经放过箱子木器之类的东西，但此刻已被人取去。

“劫镖！”这一切看来都是被人劫了镖的景象，但这一切景象中，却又包涵着一种无法描摹的神秘而又恐怖的意味。

南宫平心念闪动，却也想不出这最后死去的一个“红旗镖客”临死前言语的意义，“难道此事与‘南宫世家’有什么关系？”

一念至此，他心中突然莫名所以地泛起一阵寒意。

回首望去，只见叶曼青亦已来到他身后，满面俱是沉思之色，口中沉吟道：“南宫……完了……”忽然抬起头来，轻轻道：“这‘红旗镖局’可是常为你们家护送财物么？”

南宫平颌首道：“不错。”

叶曼青道：“那么他们这次所护之镖，大约也是‘南宫世家’之物，所以他被人劫镖之后，在惭愧与痛苦之中，才会对你说出这样的话来。”

南宫平沉思半晌，竟然长长叹息了一声，意兴似乎十分落寞。

叶曼青道：“你叹什么气呢？‘南宫世家’即使被人劫走一些财物，也不过有如沧海之一粟，算得了什么。”

这句话中本来有些讥讽之意，但她却是情不自禁，诚心诚意地说出来的，无论多么恶劣尖刻的言语，只要是出自善意而诚恳之人的口中，让人听来，其意味便大不相同。

南宫平叹道：“我哪里会为此叹气。”但面上泛起一丝苦笑，接着道：“有些道理极为简单明显之事，我却偏偏要去用最最复杂困难的方法解释，岂非甚是愚蠢？”

叶曼青嫣然一笑，突听门外响起一片狗吠声，声音之威猛刚烈，远在常狗之上。

接着，门外金光一闪，一条满身金毛闪闪生光、身躯如弓、双目如灯、短耳长鼻、骤眼看来宛如一匹幼马的金色猛犬，急步走入房中。

这条猛犬不但吠声、气度俱与常犬大不相同，颈圈之上，竟满缀黄金明珠，虽不住俯首在地上嗅闻，但顾盼之间，却仍有犬中君王之势。一个鹰目鹞鼻、目光深沉的黑衣人，手中挽着一条黄金细链，跟在这猛犬之后，此人气度虽亦十分阴鸷机警，但一眼望去，反似一名犬奴。

门外人声嘈乱，议论纷纷，但都在说，“想不到这西河名捕‘金仙奴’今日居然会来到洵阳，有他在此，这件劫案大约已可破了。”

黑衣人目光扫了南宫平、叶曼青两人一眼，双眉微微一皱，回首道：“林店东，在我未来之前，你怎能容得闲杂人等来到这里！”

黑衣人冷“哼”一声，沉下脸来，叶曼青见这金色猛犬生相如此奇特，忍不住要伸手抚摸一下。哪知她手掌还未触及，这猛犬突地大吼一声，满身金毛，根根竖立。黑衣人变色道：“那女子快些退后，你难道不要命了么？”

叶曼青柳眉一扬，只觉南宫平轻轻一拉她衣袖，便不禁将已到口边的怒喝压了回去，只见黑衣人已俯下身子，轻拍着这猛犬的背脊，道：“不要生气，不要生气，他们再也不敢碰你的了。”神态间也宛如奴才伺候主子一般。

那猛犬口中低吼了两声，犬毛方自缓缓平落，黑衣人霍然站起身来，厉

声道：“你两人是谁？还站在这里作甚？”

叶曼青冷冷道：“我站在这里你管得着么？”

黑衣人冷笑一声，道：“好个无知的女子，你可知道我是什么人？竟敢妨害我的公务。”

叶曼青亦自冷笑一声，道：“我怎么不知道你是什么人，你左右不过是条小狗的奴才而已。”

她语声甚是高昂，门外众人听来，俱不禁面色大变，暗暗为她担心。

原来这条黄金猛犬，名叫“金仙”，不但凶猛矫健，普通武林中人，几难抵挡它一扑之势，而且嗅觉最是灵异，无论什么凶杀劫案，只要它能及时赶到，就凭一点气息，它便必定可以追出那些凶手或盗贼的去向及藏匿之处。

多年来被它侦破的凶案，已不知凡几，犬主黑衣人“金仙奴”，竟也因犬而成名，成为北六省六扇门中最有名的捕头。

只是他虽是人凭犬贵，而且自称“金仙奴”，却最忌讳别人提到此点，此刻叶曼青在无意中如此尖锐地刺到他隐痛之处，刹那间他本已苍白的面容便已变得一片铁青，回首大喝道：“来人呀，替我将这女刁民抓下去！”

叶曼青仰天冷笑数声，道：“本应狗是人奴，此刻却变了人是狗奴……嘿嘿，嘿嘿。”右掌突地一抬，目光冰冷地凝注着已自冲入门内的四个手举铁尺锁链的宫差身上，道：“你们若有谁敢再前进一步，我立刻便将你们毙在掌下。”

黑衣人“金仙奴”双眉一扬，暗中松开了掌中所挽的金链，道：“真的么？”

话声未了，南宫平已横步一掠，挡在叶曼青身前，道：“且慢！”

黑衣人抬眼一望，只见面前这少年容颜虽然十分憔悴，但神色间却自有一种清华高贵之气，手掌不禁向后一提，那猛犬也随之退了一步，他方才本有放犬伤人之意，此刻却不敢轻举妄动，只是沉声道：“你是什么人？难道也和这女……”

南宫平微微一笑，截口道：“在下久闻阁下乃是西河名捕，难道连忠奸善恶之分部分不清楚？”

金仙奴道：“凶杀之场，盗窃之地，岂有忠诚善良之人！”

南宫平面色一沉，道：“那么金捕头是否早已认定了在下等不是主谋，便是共犯，在下等在此间，便是专门等着金捕头前来捉拿于我？”

金仙奴四望一眼，只见到窗外的人群，都在留意着自己的言语，冷“哼”一声，道：“此刻虽尚不能决定，但片刻后便知分晓了。”手掌一松，俯身一拍，道：“金老二，要再麻烦你一次了。”

金链一脱，那名犬“金仙”便有如飞矢一般直窜出去，眨眼之间，便在这前后左右，大小四间房中绕了一圈，昂首低吠了三声，突地窜到南宫平及叶曼青足下，嗅了两嗅，突又窜开，以方才的速度，又在前后四间房中绕了一圈，昂首低吠三声，竟又绕着墙壁四下狂奔起来，越奔越缓。

金仙奴面上本是满带骄傲自信之色，但等到“金仙”第二次绕屋狂奔时，便已露出焦急、奇怪之意，“金仙”每奔一圈，他焦急奇怪之意便更强烈几分，到了后来他额上竟似已沁出汗珠，情不自禁地随着“金仙”绕屋急行，终于越行越缓，额上的汗珠却越流越急，口中喃喃道：“老二，还没有寻出来么？老二，还没有……”

叶曼青仰首望天，冷冷一笑，却见那名犬“金仙”突地停下步子，转向

门外走去，门外众人目光俱都凝注在这条名犬身上，此时立刻让开一条道路。

金仙奴长长松了口气，得意地斜瞟南宫平及叶曼青一眼，沉声道：“兄弟们，休要让这两人走了。”大步随之走去。

南宫平轻轻道：“他若是真的能察出这凶案的凶手，我倒要感激他了。”

叶曼青道：“跟去。”

那四个官差一抖铁链，道：“哪里去？”

叶曼青身形一转，手掌轻轻拂出，只听一连串“叮”声响，那四个官差掌中的铁尺锁链已一起掉在地上。

他们四人几曾见过这般惊人的武功，四个人一起为之怔住，眼睁睁地望着南宫平与叶曼青走出门外，谁也不敢动弹一下。

只见那猛犬“金仙”去到院中，略一盘旋，突然一挫、一跃，跳过了院墙，金仙奴毫不迟疑地随之掠过，“金仙”已在这院中的房门外狂吠起来。

金仙奴神情紧张，回首大喝道：“这院里住的是什么人？”

此刻众人已涌到院中，听到这一声呼喝，不约而同地一起转身望去，南宫平与叶曼青亦已缓步而来，恰巧迎着数十道惊讶的目光。

金仙奴喝道：“果然就是你两人住在这里！”

叶曼青道：“住在这里又怎样？”

金仙奴道：“那么你就是劫财的强盗，杀人的凶手。”

人群立刻哗然，那林姓店东一连退了三步，谁也不敢再站在两人身侧。

南宫平沉声道：“阁下的话，可是负责任的么？”

金仙奴道：“十余年来，在我金仙奴手下已不知多少凶手盗贼落网，不曾有一件失误，你两人还是乖乖束手就缚的好。”

南宫平目光一瞥那犹在狂吠不已的猛犬，突地想起了那贪财的神秘老人“钱痴”，面色不禁为之一变，赶上几步一掌推开了房门，只见房中空空，哪里还有那老人的影子！

金仙奴哈哈笑道：“你同党虽然早已溜走，但我只要抓住了你，何愁查不出你同党的下落。”手掌一反，自腰间扯下一条链子银枪，道：“你两人可是还想拒捕么？”手腕一抖，将鞭抖成一线，缓缓向南宫平走了过去。

本自立在院中的人群，一起退到了院外，林店东更是早已走得不知去向，南宫平双眉一皱，道：“阁下事未查明，便……”

金仙奴道：“有了我‘金仙’的鼻子，还要再查什么？”

银光闪处，搂头一鞭向南宫平击下，叶曼青只怕南宫平病势未愈，娇叱一声，方待出手，只听身后一阵劲风，方才还在昂首狂吠不已的猛犬“金仙”，此刻竟无声无息地向她扑了过来，来势之疾，丝毫不亚于武林中的轻功高手。

这猛犬本来就十分高大，双足人立，白牙红舌，恰巧对准了叶曼青的咽喉，四下人群惊唱一声，眼见如此清丽的女子。刹那间便要伤在森森犬齿之下。

叶曼青身形一侧，无比轻灵地溜开三尺，她这种身法几乎已和轻功中最称精奥的“移形换位”之术相似，哪知这猛犬“金仙”竟能如影附形般随之扑来，两条前足，左右闪动，宛如武夫掌中的两柄短剑，未至敌身，先闪敌目，叶曼青暗暗惊忖道：“难怪此犬能享盛名，身手看来真比一般练家子还要矫健灵活几分。”

她本无伤及此犬之心，此刻心中更有些爱惜，左手一挥，闪电般拍在“金仙”头顶之上，轻叱道：“退下去！”拧腰一转，只见南宫平虽是大病初愈，

但对付“金仙奴”掌中的一条银鞭，仍是绰绰有余，他以无比巧妙的步法闪动身形，那条虎虎生风的银鞭，根本沾不到他一片衣角。

众人此刻又是大惊，又在暗中窃窃私语：“这少年男女两人，看来当真就是那边凶杀劫案的凶手，否则他们怎会有这样的武功。”但等到“金仙”第二次往叶曼青身上扑去时，他们却又不禁发出一声惊呼。

叶曼青轻叱道：“畜牲！”回身一掌，这次她掌上已用了四成真力，哪知“金仙”低吠一声，竟避了开去，伏在地上，虎虎作势，似是不将叶曼青咬上一口，便绝不放手似的。

突听一阵嘈乱的脚步声，院外已奔来数十名官差，有的手持红樱长枪，有的拿着雪亮钢刀，南宫平双眉微皱，闪身避开了金仙奴一招“毒蛇寻穴”，沉声道：“你若再不住手，将事情查办清楚，莫怪……”

语声未了，突听一声厉喝：“住手！”

喝声有如晴天霹雳，已使众人心头一震，喝声未了，又有一阵疾风自天而降，一柄枪尖缚着一面血红旗帜的乌杆铁戟，“唰”地一声，自半空中直落下来，笔直地插入院中的泥地里，长达一丈的铁杆，入土几有三尺！

金仙奴一惊住手，转身奔入院中，只听远处一个苍老洪亮的声音道：“金捕头，凶手已查出了么？”

说到最后一字，一个银髯白发、高颧阔口的华服老人，已有如巨雕般带着一阵劲风掠入院中，金仙奴满面喜色，道：“司马老镖头来了，好了好了……”回身一指，“凶手便在那里！”

华服老人目光随着他手指望去，面上突地现出怒容，沉声道：“凶手便是他么？”

金仙奴道：“不错，但除了这男女二人之外，似乎还有共谋……”

华服老人突地大喝一声：“住口！”

金仙奴为之一怔，后退三步，华服老人已向南宫平迎了过去，歉然笑道：“老夫一步来迟，倒叫贤侄你受了冤枉气了。”

南宫平展颜一笑，躬身长揖了下去，道：“想不到老伯今日也会来到此间……”

华服老人伸手一拉他臂膀，面上笑容一敛，回首道：“金捕头，请过来一趟。”

金仙奴既觉惊奇，又觉茫然，一步一步地走了过来，掌中的银鞭低低垂在地上，像是条死蛇似的。

华服老人道：“你说的‘凶手’就是他么？”

方才那等骄狂的两河名捕，此刻似乎已被这华服老人的气度所慑，愣了半天，说不出话来。

华服老人沉声道：“若是你以前的办案方式，也和这次一样，倒真叫老夫担心得很。”

金仙奴瞧了那猛犬“金仙”一眼，这条猛犬自从见到这华服老人后竟亦变得十分温驯，金仙奴讷讷道：“晚辈也不敢深信，但事实……”

华服老人冷笑一声，道：“事实？你可知道他是谁么？”

他语声微微一顿，接口道：“他便是当今‘南宫世家’主人的长公子，武林第一名人‘不死神龙’的得意门徒南宫平！”

这几句话说得声节铿锵，金仙奴面色一变，目光开始发愣地望向南宫平。

南宫平微微一笑，道：“这本是……”

“是”字尚未说出，已见一道乌光自人群中击来，南宫平身形一闪，华服老人大喝一声，举手一掌，将那道乌光击得斜开一丈，双肩一耸，向人群中飞掠而去。叶曼青一言不发，纤掌一穿，也向人群中掠去，恰恰和华服老人不差先后同时到达了暗器射出的方向。

那猛犬“金仙”竟也跟在华服老人身后，人群一阵骚乱，华服老人与叶曼青同时落到地上，同时四望一眼，但见人头拥涌，人人俱是满面惊慌，哪里分辨得出谁是发射暗器之人！

两人一起微皱眉头，转过身来，叶曼青微微一笑，道：“老前辈可就是人称‘铁戟红旗震中州’的司马老英雄么？”

华服老人道：“不错。”目光上下一扫，接道：“姑娘可就是名满江湖的‘孔雀妃子’么？”

叶曼青含笑摇了摇头。

突听人群中一个长衫汉子，手指外面，喊道：“走了走了……”他喘了口气，惶声接道：“方才我亲眼看到他射出暗器，但不敢说，哪知他乘着……”

华服老人司马中天及叶曼青，不等他将话说完，早已随着他手指的方向，如飞掠去。

这长衫汉子目光中闪着一丝诡笑，悄悄自人群中退了开去，只见面前人影一花，南宫平已挡在他面前，冷冷道：“朋友这就要走了么？”

长衫汉子怔了一怔，南宫平道：“我与朋友你无冤无仇，素不相识，你为何无端要以暗器伤我？”他缓缓伸出手掌，掌上握着一方丝巾，丝巾上赫然竟有一只乌光灿灿、前尖后锐、似针非针、似梭非梭，形式极为奇特的暗器。南宫平接道，“如此绝毒的暗器，如非深仇大敌，为何轻易施用？”

长衫汉子神色骤变，道：“你说什么，我……我全不知道。”突地举手一掌，向南宫平直击过去！

南宫平冷笑一声，微一闪身避过，长衫汉子似也欺他体力太弱，进身上步，又是一掌。

哪知他这一掌招式还未用到，忽觉身后衣领一紧，他大惊之下，回目望去，只见“铁戟红旗震中州”面寒如水，立在他身后喝道：“鼠辈，竟敢在老夫面前弄鬼！”双臂一振，竟将此人从地上举了起来，远远抛了出去。

南宫平暗叹一声，忖道：“这老人到了这般年纪，怎地生性还是如此火爆，如将此人摔死，怎么还查得出他的来历。”他大病初愈，真力未复，虽有救人之心，却无救人之力。

就在这刹那之间，突地又有一条人影，电射而来，随着那被司马中天掷出的长衫汉子的去势，将之轻轻一托，同时掠开一丈，眼见已将撞上对面的屋檐，身形倏然一翻，将掌中的长衫汉，随手抛回。

“铁戟红旗震中州”司马中天不由自主，一把将之接住，叶曼青却已亭亭玉立在他身前。

司马中天道：“姑娘好俊的轻功，莫非是食竹女史丹凤仙子的门下么？”

叶曼青盈盈一笑，道：“老前辈神目如电，晚辈叶曼青正是丹凤仙子的门下。”

司马中天哈哈笑道：“姑娘身法轻灵有如凤舞九天，除了丹凤仙子外，谁有如此弟子。江湖之中，新人辈出，人人俱是一时俊杰，真教老夫高兴得很。”将掌中的长衫汉子，轻轻放在地上，只见此人早已面色如土，气息奄奄。

南宫平一步赶来，俯身道：“朋友，究竟是为了什么原因？受了何人指使而来暗算于我？只要朋友说出来，我绝不会难为你。”

长衫汉子接连喘了几口气，目光四望一眼，面上突地露出惊恐之色，咬紧牙关，不发一言。

金仙奴讪讪地走了过来，道：“小的倒有叫人吐实的方法，不知各位可要我试一试？”

司马中天冷“哼”一声，道：“此人定不会与劫案有关，你大可放心好了，世上强盗笨人虽多，但却也不会有人愚蠢至此，犯下巨案还等在这里，至于别的事么……哼哼，不劳金捕头你动手，老夫也自有方法问得出来。”

金仙奴愣了半晌，面上神色，阵青阵红，突地转身叱道：“谁叫你们来的，还等在这里干什么？”那些差役对望一眼，蜂涌着散了。

司马中天冷冷一笑，突地出手如风，捏住了那长衫汉子肩上关节之处，沉声道：“你受了谁的指使，快些从实说出。”话犹未了，这长衫汉子疼得满头冷汗，但仍然咬紧牙关，一言不发，司马中天浓眉轩处，手掌一紧，这汉子忍不住呻吟出声来。

南宫平微喟一声，道：“他既不肯说出，我也未受伤损，不如算了。”

司马中天道：“贤侄，你有所不知，南宫世家，此刻正遇着重重危难，此人前来暗算于你，幕后必有原因，怎能算了。”

南宫平微微变色道：“什么危难？”

司马中天长叹一声，眉宇间忧虑重重，道：“此事说来话长，幸好贤侄你已在启程回家……唉，到时你自会知道了。”

南宫平更是茫然，不知道家里究竟生出了什么变故，双眉一皱，垂下头去，俯首沉思了半晌，忽见一缕淡淡的白气，自地面升起，瞬即弥布众人脚底。

他心头一动，抬首只见红日当空，转念间不觉大惊喝道：“雾中有毒，快退！”身形一转，连迟数步，司马中天微微一愣，道：“什么事？”手掌不觉一松，那长衫汉子目光一亮，奋起余力，在地上连滚数滚，滚入了那淡淡的白雾中。

人群一乱，司马中天厉叱一声：“哪里逃？”飞快地追了过去。

南宫平微一顿足，道：“快离此院，迟则生变。”

叶曼青伸手一托他肩膀，轻轻掠上屋脊，放眼望去，只见那长衫汉子似乎已混入了杂乱的人群中。

司马中天长髯飘拂，游鱼般在人群中搜寻着，金仙奴又提起了那条金链，但链上的猛犬“金仙”，竟已不听他的指挥，低顺着跟在司马中天身后。

叶曼青轻轻道：“你留在这里，我去帮着司马老镖头将那人抓回。”

南宫平叹道：“不用了，此人的来历，我已知道了，想不到的是，这班人竟在短短一段日子里，便已将势力分布如此之广。”

叶曼青茫然道：“什么人？”忽见南宫平面色又自一变，顿足道：“不好。”转身一掠，但气力不济，险些跌倒。

叶曼青纵身扶住了他肩膀，问道：“你要到哪里去？唉！有些事你为什么总是不肯明白告诉我？”

南宫平叹道：“此事之变化究竟如何，我也猜测不到，但……唉，我此刻但愿能插翅飞回家里……”他心头忽然生出警兆，仿佛有许多种灾难已将降临到他和家人身上，想到那“风雨飘香牌”的党羽势力分布如此之迅速，

他心中忧虑不觉更深。

叶曼青幽幽一叹，道：“你要回家了么？”

南宫平道：“你……你……”

叶曼青眼波一亮，道：“你可是要我陪你回去？”

南宫平黯然点了点头，心头很是紊乱，除了对自身隐藏的忧虑外，又加了一份儿女情丝的困扰。

叶曼青喜道：“那么，我们快走。”拉起南宫平，飞快地掠去，只要有南宫平和她在一起，其他的事，她便都不再放在心上，这就是女子的心，大多数女子的心里，仅有足够的地方容纳爱情，别的事全都容纳不了。

白雾渐浓，人群由乱而散，“铁戟红旗震中州”司马中天双拳紧握，满面怒容，他一生闯荡江湖，却不料晚来屡生巨变，而此刻竟被一个江湖小卒自手掌中逃脱，他心中既是气恼，又觉惊异，回首望处，金仙奴犹自立在他身后，发愣地望着他，那猛犬“金仙”，也柔驯地依在他脚边。

他轻叹一声，拍了拍“金仙”的头顶，道：“江湖风险，金捕头，你难道还不想退休么？”

金仙奴垂下头去，讷讷道：“晚辈……”

司马中天道：“这条狗，你也该送回去了。”

金仙奴道：“金仙跟着我十余年，我……我实在……”

司马中天叹道：“人生无不散的筵席，何况……你可知道它的主人此刻比你还需要它。”他此刻只觉心中一片萧索，心中的豪气，体内的真力，却似已随风消失在这奇异的浓雾中。

金仙奴垂手木立了半晌，只见迷濛的雾气中，突地现出了五条人影，一个娇柔的语声轻笑着道：“司马前辈，你老人家还认得我么？”

司马中天凝目望去，只见一个明眸流波、巧笑嫣然的玄衫美妇姗姗走过来，大喜道：“老夫老眼未花，怎会不认得你，呀……好极好极，石世兄也来了，龙飞呢？他到哪里去了，你至今还未见着他？”

嫣然巧笑的正是郭玉霞，她笑容未敛，轻叹一声，道：“我……我到处找他，但是……唉，这都怪我，也许是我不知不觉地做了什么让他不高兴的事，否则……，唉，他怎么会……”她笑容终于完全消失，换了无比幽怨的神色。

司马中天浓眉一皱，道：“素素呢？莫非跟他在一起？”

郭玉霞轻轻点了点头，司马中天道：“咳，这孩子。”

立在郭玉霞身侧的，除了面容木然的石沉外，便是那气度从容、神态潇洒的“万里流香”任风萍，此刻他轻咳一声，道：“这位莫非就是名震天下的‘铁戟红旗’么？在下任风萍，拜见老前辈。”

司马中天道：“任风萍……哦，好极好极，不想今日竟能见着任大侠。”目光一转，忽见远远立在他三人身后，有如奴仆一般的，赫然竟是昔年镖局中的巨头，“七鹰堂”中的翠、黄双鹰，不禁一步赶了过去，大喜道：“黄兄、凌兄，你们难道不认得你这老兄弟了么？”

哪知“黄鹰”黄令天、“翠鹰”凌震天两人对望了一眼，竟似完全不认得他似的，木立当地。

司马中天呆了一呆，干咳道：“黄兄、凌兄……”黄令天、凌震天仍是不言不动，面上一片木然。

司马中天大喝道：“黄兄……”突地狠狠一跺脚，大声道：“红旗镖局

与七鹰堂虽是同行，走的却是两条路，想不到你兄弟气量竟是这般狭窄。”

凌震天、黄令天仍然有如未闻，郭玉霞、任风萍对望一眼，目光中闪过一丝得意的笑容，石沉却不禁露出一丝怜悯的神色。

郭玉霞轻轻一拉司马中天衣角，附在他耳畔，轻轻道：“司马前辈，有些朋友交不交都没有什么关系，你老人家说是么？”

司马中天大声道：“极是极是，有些朋友交不交都没有关系。”

郭玉霞秋波一转，道：“呀，你看这条狗多么神气，想来必定就是那条大名鼎鼎的‘金仙’了。”

金仙奴躬身一礼，道：“在下金仙奴，夫人如有差遣……”

司马中天突地一拍手掌，道：“我险些忘了告诉你，平儿也在这里！”

郭玉霞道：“南宫五弟么？”

司马中天道：“正是。”

转目望去，白雾似已渐稀，但院中却空无人迹，司马中天大声呼道：“平儿，平儿……”

郭玉霞轻轻一笑，道：“只怕他已走了。”

司马中天诧道：“走了？”

郭玉霞道：“最近老五不知为了什么，一看到我和三弟，就远远避开，其实……唉！他即使做了什么错事，我们同门兄弟，难道还不能原谅他么！”她语声微顿，幽幽叹道：“这孩子……”

又聪明，又能干，什么都好，我只望他将来能成一番大事业，哪知他……唉！”

司马中天双目一张，道：“他怎样了？”

郭玉霞道：“唉，他到底年纪轻，为了一个声名狼藉的女人，竟不惜犯下众怒，为了梅冷血，他竟将‘飞环’韦七韦老英雄都杀死了。”

司马中天既惊且怒，大喝道：“真的？”

郭玉霞垂首长叹一声。

任风萍摇头叹道：“色字头上一把刀……唉！”

司马中天双拳紧握，喃喃道：“南宫世家已是岌岌可危，他还要如此做法，他还要如此做法……”目光一抬，恨声道：“你可知道那姓梅的女子，拿着他的信物汉玉，将自此以北，西安附近许多家南宫分店中可以提调的银子全都取去了？”

郭玉霞目光轻轻瞟了任风萍一眼，瞬即做出茫然的神色，惊道：“真的么？”

司马中天道：“十数万两银子，在南宫世家看来，本非大事，但此刻……唉！”四望一眼，长叹着垂下头去。

郭玉霞秋波闪动，道：“难道南宫世家已遇着非常之变么？”

司马中天道：“非常之变，非常之变……大厦将倾，大厦将倾……”

突见一条黑衣劲装、背插红旗的大汉，发髻蓬乱，神色败坏，狂奔而入，“扑”地跪到地上，胸膛起伏，喘着气道：“总镖头，不好了……”

司马中天面色大变，厉声道：“什么事？”

那黑衣劲装的“红旗镖师”接口道：“武威、张掖、古浪、永登、新城、兰州六处的八家南宫店铺，一共卖了一百四十万两银子，小的们换成珠宝，方自运到秦安，就……就……”

司马中天须发皆张，跺足道：“就怎地了？”

黑衣大汉道：“就无影无踪地被人劫走了，除了小的因为在前面探路，其余的兄弟，全都，全都……被咱家自己的红旗插入要害死了，看情形他们似乎连手都没有还出一招。”

他话未说完，“铁戟红旗震中州”，已大喝一声，晕倒在地，犹未散尽的白雾，缭绕在他苍白的须发之间。

郭玉霞、任风萍面上竟也是一片惊骇之色，仿佛对这惊人的劫案也全然不知道。

过陕西，入鄂境，自洵阳，过白河，至堰城，一路上俱是野店荒村。

残阳已落，堰城郊外的一个小小村落里，炊烟四起，正是晚饭时分，五、六个褴褛赤足的汉子，正在这村里仅有的一个小吃摊子前，花一文钱买些花生，花两文钱买些炊饼，三文钱沽些白酒，四文钱秤两肥肉，箕踞在长凳上，就着肥肉花生，吃口炊饼，饮口白酒，谈论着天南地北，以及一些见不得人的事。

锅里的肉汤沸腾着，小摊的主人满意地望着面前的这些吃客，偶然慷慨地多切一片猪头肥肉，换取两句奉承的言语。

突然，有人目光一亮，轻轻道：“看，好漂亮的一对人物，老板，看来你的大买卖要上门了。”

老板目光一转，只见道路上大步行来一双少年男女，神情间虽然带着些疲倦憔悴，但气度却仍是潇洒而高贵的。卑微的老板咧嘴一笑，低语道：“人家才不会照顾到这里，我看你们……”

哪知他话还没有说完，这一双少年男女已笔直向他走了过来，那青丝翠衫、姿容如仙的少女，自怀中取出四枚制钱，轻轻道：“买四文钱的饼。”所有的人一起呆住了。

这四枚制钱是一条红色的丝织编住的，发呆的老板呆了半晌，赶紧包起一大片烙饼。

翠衫少女接了过来，轻轻道：“堰城快到了吧？”

许多张嘴巴一起开口道：“就在前面。”

翠衫少女轻轻道了谢，急急走了，过了许久，这些发愣的汉子才纷纷议论起来，而且看样子还要再议论几天。

翠衫少女将烙饼分成两半，大的一半，递给了那沉默、憔悴，但却十分英俊的少年，轻笑道：“想不到吧，四文钱可以买这么多饼。”她撕了一小块，津津有味地嚼了起来，仿佛在咀嚼着贫穷的滋味。

那少年垂首望着手里的饼，神色黯然叹道：“那四枚制钱，你本不应拿出来的。”

翠衫少女轻轻一笑，道：“为什么？我又不是偷来抢来的。”

少年道：“我知道那必定是你心爱的东西，但是我……”

翠衫少女嫣然道：“不要多说了，快吃了它，你可知道你现在最需要吃东西，好有力气赶路，到了堰城，我们就可以到你家店铺里去拿两匹马，一定还要多带些银子。”

少年感激地长叹一声，忽然轻轻道：“这些天，假如没有你，我……我……唉！”

翠衫少女的一双秋波，骤然明亮了起来，像是两粒方被洗过的明星，因为她目中的阴霾，此刻已被情感的雨露洗净。

堰城！夜市灯光通明，他们走上夜街，寻找着红黑交织的颜色，询问着：

“你可知道‘南宫世家’的店铺在哪里？”

“呀！南宫世家么，这城里本来有一家粮食店是他们家的，但是几天前却已盘给人了，店里的伙计，也早都星散！唉，真奇怪！”

别人俱在奇怪，南宫平心中更是何等地惊惶而焦急。

翠衫少女也愣了许久，但她瞧了瞧她身旁的少年，便又嫣然笑道：“这有什么奇怪，说不定南宫老爷又不想再做生意了。”她拉着那少年走出堰城，一面还笑道：“我真想去偷他一票，以后再加倍去还，可是……可是我又没有这份胆子。”

她的柔笑，她的慰语，却始终解不开那少年的紧皱的双眉。

他心中不住地暗问自己：“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无法猜测，更无法解释。苍穹昏暗，夜色低沉，他只觉寒生遍体，抬头望处，只见一堵山影，横亘在凄迷的夜色中，似乎已与苍穹相接，他暗中调息一遍，自觉尚有余力登山，胸膛一挺，当先走去。

他身侧的翠衫少女一蹙双眉，轻轻道：“你身子还未完全复元，只怕……”

这少年道：“无妨。”

翠衫少女道：“你自信可以越过去么？”

少年不作答，只是缓缓点了点头。

翠衫少女道：“你师门的内功，果然不同凡响。”展颜一笑，道，“上山去最好了，清风明月，山在野草，都是不要花钱的东西。”

这少年忽然长叹一声，缓缓道：“但愿天下富贵人，都能尝一尝贫穷的滋味……”

横亘在堰城郊外的山头，便是武当山脉，此处距离天下武术名门“武当派”的所在地“武当主岭”虽仍不近，但山势雄峻，已不失名山之气概。

夜色深沉，名山寂静，在一处向阳的山岭上，重拂的山藤间，却突地传出一声幽幽的叹息，一个少女的声音轻轻道：“这世界有时看来那么辽阔，有时看来却又那么窄小，有时看来是那么喧闹的拥挤，但此刻……天地间却仿佛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一双纤纤玉手，缓缓自山藤间穿出，山风乘势吹开了重拂的山藤，朦胧的星光便笔直地映入了山藤后的洞窟，映在一张冷艳而清丽的面庞上。

她身上的衣衫，被星光一洗，更见苍翠，微蹙的双眉，似愁似喜，她明亮的秋波，半带羞涩，终于轻轻转到她身后的少年身上……南宫平斜倚着潮湿的山壁，不知在想什么，他和叶曼青之间的距离，似乎很近，又似乎颇为遥远。

他已感受到叶曼青的娇羞与喜悦，因之他十分不愿说话。

叶曼青星眸微阖，轻轻又道：“你看，这山藤就像是珠帘一样，这山岭也像一座小楼，小楼珠帘半卷，确是一处风景绝佳的所在。”

南宫平轻轻苦笑一声，仍然默无一语。

叶曼青道：“你倦了，我们真该好好歇息一下……”一阵长久的静寂，突听南宫平腹中“咕噜”一声，叶曼青轻笑道：“呀，你又饿了。”

她伸手一掏，竟又从怀中掏出一角烙饼，道：“给你。”

南宫平只觉一阵感激堵住喉咙，讷讷道：“你……你没有……”

叶曼青道：“这两天我吃得太多了。”垂首一笑，接道：“我知道你不肯一个人吃的。”边说边将烙饼分成两半。

南宫平接了过来，缓缓咀嚼，只觉这烙饼的滋味既是辛酸，又是甜蜜，

若非多情人，又怎能尝得到这其中的滋味。

他甚至分辨不出自己此刻咽下肚里的，究竟是烙饼，抑或是感激与叹息。

叶曼青一笑道：“难怪那秃顶老人会变成财迷钱痴，原来金钱真的重要得很……”语声一顿，皱眉道：“你看那劫案，会不会就是他干的？”

南宫平道：“以他一人之力，怎能在片刻间杀死那些红旗镖局的镖师？”

叶曼青道：“那么，他为什么会偷偷跑掉呢？”

南宫平苦笑道：“我也不知道！”

叶曼青长长叹息道：“无论多么聪明的人，也无法猜到别人的心事，那秃顶老人所说的话，的确有些道理。”忽觉南宫平一把拉住她手腕，道：“噤声！”

只听一阵大笑之声，自上传来，自远而近，一人边笑边道：“我若没有重大的事，怎敢随意阻拦四位道长的大驾？”

叶曼青面色一变，轻轻道：“你听这口音像是谁的？”

南宫平毫不思索，道：“钱痴！”这口音满带山西土腔，入耳难忘。

叶曼青道：“他怎么也到了这里……”

南宫平道：“嘘……”

听见另一严肃沉重的口音道：“贫道有要事急待回山，施主若有什么话，就请快些说出。”

钱痴道：“我一路跟在道长后面，已有两日，为的就是要寻一个隐秘的说话之地。”

对方那人似乎愣了一愣，方自道：“上面那片山岭如何？”

钱痴道：“好极好极，就是上面那片山岭好了。”

南宫平、叶曼青心头一凛，屏住声息，只听嗖然几道清风声，掠上山岭。

两人不由自主地自垂拂的山藤间向外望去，只见四个青袍白袜、乌髻高髻、腰下佩着长剑、背后斜背着一双黄布包袱的道人，这霎那之间，已立在他们洞窟外的一片岩上。

那“钱痴”腋下仍然紧紧挟着那只麻袋，带着满面得意的诡笑，站在道人们对面，要知外明里暗，加以山藤颇密，南宫平与叶曼青虽可望见他们，他们却看不到南宫平。

四个青袍道人，年龄俱在五旬开外，神情更都十分严肃沉静，显见俱都大有来历，其中一人紫面修须，神情尤见威猛，此刻浓眉微皱，道：“施主的话，此刻已可说出了吧？”

“钱痴”举手一让，笑道：“坐，请坐。”自己先已盘膝坐了下来。

紫面道人道：“贫道们平生不喜与人玩笑。”

“钱痴”笑容一敛，道：“时间便是金钱，我也没有与人玩笑的工夫。”

四个青袍道人对望一眼，盘膝坐了下去，一个面色阴沉的道人手掌一翻，悄悄握住了腰间的剑柄，冷冷道：“施主究竟有何见教？”

“钱痴”目光一扫，道：“此刻仿佛已近三更，是么？”

紫面道人“哼”了一声，“钱痴”已接口道：“前夜三更……”

他方自说出四字，四个青袍道人已自面色大变，齐声叱道：“你说什么？”四双手掌，齐地握住了腰畔的剑柄。

南宫平心头骇然一动，只听“钱痴”哈哈笑道：“前夜三更，四位道长大展身手之际，只怕再也不会想到，还有人正在作壁上观吧！”

他语声微顿，不等别人答话，又道：“但我事先亦是再也不会想到，施

辣手、劫镖银的蒙面客，竟会是名闻天下，领袖武林，堂堂正正的‘武当派’门下，更不会想到居然是真武顶‘玄真观’的护院真人，‘武当四木’！”

叶曼青听到这里，一颗心几乎跳出腔来，只觉南宫平握住自己的手掌，也起了一阵颤抖。武当真人，居然作贼，这当真是骇人听闻之事。

“钱痴”话声方了，只听一声轻叱，几声龙吟，人影闪动，剑光缭绕，霎眼间这四个青袍道人“武当四木”已将“钱痴”围在中间，四柄精光耀目的长剑，距离“钱痴”的咽喉、脊椎不及半尺，但这奇异的秃顶老人“钱痴”却仍然盘膝端坐在地上，动也不动，神色间安详已极，缓缓道：“各位还是坐下的好，这岂是刀剑可以解决的事！”

紫面道人厉声道：“胡言乱语，含血喷人，难道你不信‘武当四木’，真有降魔伏凶的威力？顿时便能教你血溅当地！”

“钱痴”冷冷一笑，道：“胡言乱语，含血喷人……嘿嘿，请问四位背后的黄包袱里，包的是什么东西？”

四柄长剑，剑尖齐地一颤，夜色中只见这“武当四木”的面容，更是大变。

“钱痴”道：“四位道长俱是大智大慧之人，试想我孤身一人，若非早已准备后着，怎敢面对以剑术武功名闻天下的‘武当四木’说出此事，四位今夜若是伤了在下，不出五日，普天之下的武林中人便都知道一向号称名门正宗的武当派四弟子，嘿嘿，不过也是强盗！”

紫面人道：“你纵然说出，却也不会有人相信。”

“钱痴”仰天笑道：“空中怎会来风？事出必定有因，武林中人是否有人相信有，多少人相信，道长们也想必清楚得很！”

他目光环扫一眼，冷冷道：“依我之见，道长们是放下长剑的好。”

四柄长剑，果真缓缓垂落了下来。

“钱痴”道：“坐，请坐，凡事俱有商量之处，我‘钱痴’又岂是不通情理之人。”

“武当四木”一起缓缓坐了下来，四人面上，俱是一片惊愕之色，这四人虽有一身足以惊世骇俗的武功，却苦于江湖历练太少。

“钱痴”道：“我久闻江湖人道：‘阳春白雪，紫柏青松，云淡风清，独梧孤桐。’想见‘武当四木’必是风标清华的高士，若非亲见，我实也不敢相信竟会做出此事，想来四位必定也是初次出手，是以十分紧张，否则以四位的耳力目力，必定早已发现了我这壁上观客！”

“武当四木”目光凝注，默不作答，但神色之间显已默认。

“钱痴”微微一笑道：“四位既是初次出手，我也不愿毁了四位多年辛苦博来的名声，只要四位能答应我两件事情，我便永远不将此事说出。”

紫面道人正是“武当四木”之首“紫柏真人”，浓眉一皱，道：“什么事情？”

“钱痴”道：“此事说来并不十分困难，只要……”

“紫柏真人”突地冷冷截口道：“无论事情难易，只要贫道们力所能及，均无不可，但施主却不知该如何教贫道们相信施主日后永远不说此事！”

“钱痴”微一沉吟，道：“这个么……”突地长身而起，左掌护胸，右掌前拳，拇、食两指环扣，其余三指斜斜伸出，微一吸气，身形竟斗然暴长半尺，缓缓道：“我说的话，四位总可相信了吧！”

南宫平、叶曼青心头一凛，几乎惊呼出声来，只见他神气轩昂，目射精

光，当真威风凛凛，哪里还是方才的财迷钱痴！

“武当四木”面色更是大变，身躯各各一震，紫柏道人道：“前辈难道就是三十年前，在江湖中偶一现身，便已名震天下，盛极之时，却又突然退隐的‘风尘三友’其中之一人么？”

“钱痴”微微一笑，霎眼间便又恢复了方才猥琐的神态，缓缓坐了下去。

“紫柏道人”长叹一声，道：“前辈既是昔年力荡群魔、连创七恶的‘风尘三友’，贫道还有什么话说，无论前辈有何吩咐，贫道无不从命！”

声名赫赫，不可一世，几乎将与“武当派”当代掌门人“空竹道长”齐名的“武当四木”，竟会对三十年前，在武林中仅如昙花一现的“风尘三友”如此尊敬畏惧，想当年“风尘三友”盛极之时，声名该是如何显赫！

南宫平、叶曼青交换了个惊诧的眼色，只听“钱痴”缓缓道：“第一件事，四位请先将背后的包袱解下给我。”

“武当四木”愣了一愣，面面相觑，紫柏道人终于长叹一声，插剑入鞘，解下包袱，青松、独梧、孤桐三位道长，自也遵命做了。

“钱痴”道：“包在一起。”

“武当四木”一起解开包袱，只见珠光宝气，耀人眼目，南宫平、叶曼青心中一惊，轻轻向后退了一些，片刻间四包便已归做一袋。

“钱痴”一手接过，一面说道：“这些珠宝，可是‘南宫世家’交托给‘红旗镖局’护送的？”

南宫平手掌一颤。只听“紫柏道人”颌首道：“不错。”

“钱痴”双目中闪过一丝奇异的光芒，一字一字地问道：“第二件事，我且问你，你四人究竟为了什么，居然不惜身败名裂，前来抢夺这批珍宝？”

“武当四木”神色又是一阵大变！

“钱痴”缓缓道：“此间除我之外，再无别人！”

紫柏道人目光缓缓四下扫动一遍，夜色凄清，风吹林木。

南宫平紧紧握住叶曼青的手掌，两人掌心，俱是一片冰冷。

只听“紫柏道人”长长吐了口气，道：“群魔岛！前辈可曾听过‘群魔岛’这三个字么？”

“钱痴”霍然一震，道：“群魔岛！”声音中充满惊惧之意。

紫柏道人缓缓道：“不知若干年前，武林中便已有了‘群魔岛’的传说，也不知在若干年前，‘群魔岛’便已与……”

他语声十分缓慢，神情充满戒备，说到这里，突地大喝一声，手掌急扬，一道银光，带着一缕尖锐的风声，破空而出！

南宫平、叶曼青心头一凛，只见这道人高大的身躯，竟也随着这一道银光斜斜窜了起来。

银光没入树影，一双宿鸟，轻唳飞起，却另有一双宿鸟，自木叶中跌落。

紫柏道人双臂一振，脚尖轻点，倒掠而回，青松、独梧、孤桐各各在暗中喘了口气，“武当四木”果然名下无虚，数丈外宿鸟的动静，都逃不过他们的耳目，但他们却疏忽了近在咫尺间窃听的人。

“钱痴”忍不住道：“说下去。”

紫柏道人定了定神，接道：“也不知在若干年前，‘群魔岛’便已与武林中的七大门派订下秘约，‘群魔岛’中之人，绝不干涉七大门派中事，也绝不伤害七大门派的弟子，但这七大门派却都要答应为‘群魔岛’做一件事，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事情！”

他轻轻喘了口气，接道：“这秘约在少林、昆仑、崆峒、点苍、峨嵋、华山以及我武当派的掌门以及有数几个人口中，代代相传，也不知道传了多久，‘群魔岛’却始终未曾动过这权力，直到……”

他长叹一声，接道：“直到月余之前，‘群魔岛’突地派来传讯使者，令我们只要查出有‘南宫世家’的财物经过武当数百里周围以内，武当便要派人劫下，还要将护送财物之人，以他们自身所带信物标志杀死，至于那些财物，却可任凭我们处置。”

“钱痴”目光闪动，缓缓道：“南宫世家虽然已有百余年的基业，但除了与镖局接触外，从未听过与武林中人有任何来往，怎地会跟‘群魔岛’有了仇怨呢？”

紫柏道人叹道：“贫道们也都十分奇怪，想那‘群魔岛’与七大门派订下这秘约已有若干年，一直未曾使用权力，想必是对此极为看重，哪知他们此刻却用来对付与武林毫无关联的‘南宫世家’，只是敝派掌门人为了遵守前约，又实在不愿与‘群魔岛’为敌，在无可奈何之下，才命贫道们做出此事！”

“青松道人”接着叹道：“不但敝派如此，峨嵋、昆仑、崆峒等门派，想必也不会两样，只可叹‘南宫世家’不知与‘群魔岛’结下什么怨仇，他纵然富可敌国，却又怎能禁得住七大门派与之为敌？”

“钱痴”盘膝端坐，木无表情，四下有如死般静寂，突听山藤一阵轻响，一声娇唤：“你……”一个长身玉立的英俊少年，面容苍白而僵木，目光瞬也不瞬，自山壁后缓缓走出，一步一步地向“武当四木”走了过来。

“武当四木”齐地一惊，闪电般翻身站起，“钱痴”脱口道：“南宫平！”

紫柏道人惊道：“南宫平！”情不自禁地向后退了一步。

南宫平脚步不停，突然大喝一声，举步一掌，向紫柏道人劈去。

紫柏道人身形闪处，长袖一指，他因心有内疚，实在不愿与“南宫世家”中人动手，仅是随意挥出一招。

哪知他长袖方出，南宫平身躯一摇，便已倒在地上。

刹那间但见人影一闪，一个翠衫少女如飞掠来，扑在南宫平身上，惶声道：“喂……你……你……”突地抬起头来，大骂道：“南宫世家究竟与你有何怨仇，你……你们难道要把‘南宫世家’的人都害死么？”

话未说完，已有两行泪珠，夺眶而出，“武当四木”面面相觑，满面惶然。

“钱痴”仔细端详了南宫平两眼，又轻轻一把他的脉息，道：“不妨事的，他只是身体虚弱，心火上升，加以疲劳、惊恐、激怒，内外交攻，才会晕倒，并非受了内伤，只要将息两日，吃几贴药就会好了。”

叶曼青轻托起了南宫平的身躯，恨声道：“我只道，‘武当’乃是名门正派，哪知却是卑鄙无耻的小人，自今日起你们‘武当派’不但已与‘止郊山庄’结下深仇大恨，我还要教天下武林中人，都知道你们‘武当派’真正的面目！”

她心中悲愤填膺，话一说完，回头就走，只见面前人影一闪，“武当四木”已一排挡在她面前，孤桐人道：“姑娘慢走！”

叶曼青柳眉一扬，道：“你要做什么？”

紫柏道人长叹一声，道：“敝派此举，实是情非得已，但望姑娘能了解敝派的苦衷。”

叶曼青冷“哼”一声，道：“什么苦衷！为了自家苟安一时，居然与恶魔订约，随意做出这些不仁不义、不公不道的事，还敢厚颜来替自己解说，这岂非江湖下五门的行径！”

“武当四木”被她骂得目定口呆。

“钱痴”干咳一声，道：“姑娘……”

叶曼青霍然转过头，狠狠瞪了他一眼，道：“干你什么事，你不是只要有钱到手就心满意足了么？”

“钱痴”怔了一怔。

叶曼青目光四扫，道：“你们要么就乱剑齐下将我刺死在这里，要么就闪开道让姑娘下山去。”

孤桐道人道：“贫道们既不能伤及姑娘，也不能让姑娘下山，只得委屈姑娘，到一个地方暂住些时日，等到……”

叶曼青大喝道：“等到什么？你们这是在做梦，莫看你们‘武当四木’在江湖中颇有威风，我叶曼青却没有将你们放在眼里！”

突听山下“噗哧”一声轻笑，一个娇脆有如银铃般的声音吃吃笑道：“好厉害的小姑娘！”

众人齐地一惊，齐声叱道：“谁？”

山岩下“咯咯”笑道：“小妹妹！不要怕，是你的老姐姐来了。”

话声未了，山下已有如轻烟般掠上两条人影，并肩立在山岩的边缘，山风一过，他们的身形也随之摇了两摇，就像是风中的柔草一样。

“武当四木”心头一惊：“好高的轻功！”

只见这两人亦是一男一女，男的亦是英挺俊逸，只是神情间满带一片傲气，女的更是娇媚绝伦，艳光照人，让人不敢逼视。

叶曼青惊呼一声：“梅吟雪！”

“武当四木”又是一惊！

只听梅吟雪娇笑着道：“小妹妹，告诉我，是不是这几个老道士欺负了你！让老姐姐替你出气！”

叶曼青面色一沉，冷冷道：“不用费心，我的事我自己会料理。”

梅吟雪秋波一转，咯咯笑道：“哟，你看你这是在说什么？你手里还抱着个大男人，怎么会是这四个老道的敌手，若不是老姐姐恰巧经过这里，你这个娇滴滴的大姑娘，岂不是要被人欺负了。”

她边说边笑，娇躯有如花枝乱颤，眼波更是四下乱飞。

紫柏道人沉声道：“梅姑娘大名，贫道们虽然久已听闻，但天下武林中人，无论是谁，在贫道面前说话，也得放尊重些！”

梅吟雪“噗哧”一笑，侧目道：“东来，你听到没有，这四个老道的口气是不是太狂了些！”

战东来目光自始至终都在痴痴地望着她，此刻连连颌首道：“极是极是，的确是太狂妄了些！”

叶曼青冷冷道：“这里的事，和你们毫无关系，你们还是去……去吃点心好了。”双臂一缩，将南宫平抱得更紧了些。

梅吟雪笑道：“不管有没有关系，这件事我是管定了的，你要是不愿看到我这个老姐姐，你就快点走开好了。”

叶曼青心中暗叹一声，忖道：“她还是对他好的，无论怎样，都要帮他的忙。”口中冷冷道：“我早就要走了！”脚步一动，只听孤桐道人低叱一

声：“且慢！”

梅吟雪道：“人家大姑娘要走，你们老道拦住人家做什么？”

“武当四木”目光一扫，只见那奇异的老人，昔日的“风尘三友”，今日的“钱痴”竟已不知在何时走得无影无踪，孤桐道人脚步一错，轻轻滑到梅吟雪身前，冷冷道：“久闻姑娘武功融会百家，深不可测，此刻姑娘对贫道们如此说话，想必是要施展一下身手了。”

青松、独梧两个道人身形一转，品字形立在她身后，只有紫柏道人，面如凝霜，仍木立在叶曼青身前。

梅吟雪轻轻一笑，望也不望这三个道人一眼，侧首道：“东来，你看有人竟敢对我这样说话，你还不教训教训他们！”

战东来双眉一扬，大声道：“出家人如此无礼，正该教训他们一番。”

孤桐道人目光一凛，道：“无知竖子，竟敢在‘武当四木’面前说出教训两字。”

战东来微微一愕，道：“武当四木？”

孤桐道人道：“正是！”“呛啷”一声，长剑出鞘！

战东来突地大喝一声：“武当四木是什么东西。”身形一转，挥手一掌指向孤桐道人腋下，“武当”、“昆仑”虽有旧交，但这本就一意孤行的少年，此刻玉人在侧，更什么都不管了。

孤桐道人冷笑一声，叱道：“孽障！”错步回臂，抖手一剑，自腋下穿出，直削战东来的手腕，这一招招式迅快，部位刁钻，确是绝妙好招，战东来沉时扬掌，只见对方剑势一引，已向自己当胸刺来。

他身后便是削岩，眼看无处可退，孤桐道人冷笑道：“这等身手，也配……”

话声未了，只见这少年明明一脚踩空，身形反而斜斜飞起，凌空微一踢脚，双臂一沉，苍鹰般笔直扑将下来。

孤桐道人心头一惊，连退三步，沉声喝道：“你可是昆仑门下？”

战东来脚尖沾地，冷冷道：“昆仑门下又怎样？”左掌斜削，右掌横擎，连环拍出三掌，抢入剑光之中。

梅吟雪轻轻一笑，道：“好掌法，再加下一招‘三军齐发’，这老道便要招架不住了。”原来就在这短短数日之中，战东来为了博佳人青睐，已将“昆仑”绝技精华，全都告诉了她。

孤桐道人冷笑一声，道：“只怕未必！”剑势翻转，无比急迅地攻出三剑，看似三招，实是一招，最后一剑，宛如一片光墙般挡在自己身前。

梅吟雪笑道：“好一招‘坚壁清野’，但也挡不住人家的‘三军齐发’呀！”

娇笑声中，战东来拗步进身，右足忽地一圈，斜斜踢向孤桐道人持剑的手腕。

孤桐道人剑势一偏，战东来左掌已自剑光中穿出，直点他“期门”、“将台”两处大穴，孤桐道人挑剑分刺，哪知战东来右掌已向他肘间“曲池”大穴拍来，他大惊之下，身形一缩，只听“啪”地一声轻响，战东来双掌合拢，竟夹住了他的剑尖。

这一招四式，当真是一气呵成，快如闪电，孤桐道人惊怒之下，运劲回撤，只觉掌中的长剑，犹如插入生铁中一般，他用尽全力，竟也抽它不出。

梅吟雪“咯咯”笑道：“怎么样，我可是没骗你。”

战东来满面得色，轻喝一声：“起！”手掌一翻，竟将孤桐道人掌中长剑震飞出去，剑柄斜斜挑起，刹那间，只听“ ”一声清鸣，战东来得意的笑声尚未发出，但觉手腕一震，方自夺来的长剑，便又脱手飞出！

夜色中只见一溜青光，破云而上，孤桐道人手掌一穿，身形斜飞，去势其快如矢，道袍飏飏飞舞，长剑势道未衰，已被他接在手中。

青松道人一剑震飞了战东来掌中之剑，剑势不停，直削下来，削向战东来的手腕，独梧道人长剑出鞘，“唰”地一剑，刺向战东来的左肋。

梅吟雪道：“好不要脸……”突觉头顶上一缕尖风削下，孤桐道人身剑合一，凌空一剑削来。这一剑势道之强，有如霹雳闪电，便是顶尖高手，也万万不可力敌。

哪知梅吟雪居然不避不闪，孤桐道人心中一喜，突见梅吟雪身躯竟平空向后退缩一尺，几乎已立在危岩之外。

孤桐道人收势不及，只听“突”地一声，这一剑竟插入山石中。

“武当四木”，各有专长，但剑法轻功，却数“孤桐”为胜，他此刻偶一大意，竟连失两招，心中羞愤交集，手掌按住剑柄，身躯的溜一转，双足便已踢向梅吟雪前胸。

梅吟雪轻轻一笑，道：“这也是出家人用的招式么？”

开始说话时，她身躯竟笔直地向危岩下落了下去，但说到最后一字，她却又掠上了这高达三丈的危岩，身形之轻灵巧快，当真非言语所能形容。

孤桐道人心头一震，浊气骤升，“啪”地一声，长剑折为两段，剑柄崩出落到岩下。他凌空一个翻身，“飏飏”落在地上，望着插在地上的半截断剑出神，只听耳畔一声娇笑，一双纤手，已贴上了他背后的“灵台”大穴。

那边“青松”、“独梧”掌中的两柄长剑，已将战东来围在剑光之中，战东来挟技下山，此刻实已算得是武林中难见的高手，但此刻两个功力深湛、享名已久的武当剑客，竟施展出武当的镇山绝技“两仪剑法”！

他师兄弟两人同时习艺，两柄长剑配合得更得天衣无缝，但见剑光缭绕，剑花错落，战东来仅能勉强招架，哪里还有余力还手！

紫柏道人木立在叶曼青身前，他自恃身分，只要叶曼青不动，他也不会出手。

叶曼青道：“你真的不让我走么？”

紫柏道人道：“因为事属敝派一派声誉，贫道不得不如此做了。”

叶曼青垂首望了南宫平一眼，只见他双目紧闭，面容苍白，呼吸十分微弱，她又惊又怒，却又无可奈何，只得忍住满腔委屈，道：“若是我发誓此后绝不说出今日之事，你该让我走了吧！”

紫柏道人微一沉吟，忽地瞥见四师弟已被梅吟雪制住，心念一转，立刻道：“姑娘身出名门，贫道今日就信了姑娘的话。”

身形一闪，让开一边，举手道：“请！”

叶曼青怔了怔，但心中只顾念南宫平的安危，一言不发，大步走去。

梅吟雪一掌贴上了“孤桐道人”背上的“灵台”大穴，轻轻一笑，道：“三位道长可以住手了么？要是谁再动一动，那么……”突见叶曼青竟已走向山下，不禁一呆，顿住语声。

紫柏道人沉声道：“两位师弟住手！”

青松、独梧剑光一收，后退三步，紫柏道人大步走向梅吟雪，只见她目光呆呆地凝视着叶曼青的背影，心中一动，沉声道：“那位姑娘已经走了，

姑娘还要怎样？”

梅吟雪心中思潮乱得有如春天的帘织细雨，根本没有听到他的话，孤桐道人却是满腔悲愤！突地大喝一声，举手一掌，反挥而出。

叶曼青抱着南官平，掠下山巅，她这几日来又何尝不是劳累交加，疲乏不堪，身子方自落到地上，突觉真力已是不济，娇呼一声，跌倒在地。

这一声大喝，一声娇唤，几乎在同一刹那间发出。

梅吟雪一惊一震，本能地向前一推手掌，孤桐道人闷吭一声，行出数步，扑面跌倒，而梅吟雪此刻纤腰微拧，已掠下山岩。

紫柏、青松、独梧三人，惊呼一声，涌到孤桐道人身前，紫柏道人惶声道：“四师弟……你……你……”

“武当四木”虽非手足，但自幼同门，情感实如兄弟，他四人数十年来，从未受到伤挫，此刻孤桐重伤，紫柏、青松、独梧便不禁方寸大乱，紫柏道人更已急得说不出话来。

战东来目光四扫一眼，耸一耸肩膀，转身掠了下去，道：“吟雪，吟雪，我们该走了吧。”志得意满地向梅吟雪走了过去，这几日来他虽未能真个一亲芳泽，但佳人常在身畔，他已极为满意，对于来日，更是充满了信心。

只听那边山岩下叶曼青的口音冷冷道：“不用你费心，我还站得起来。”

战东来微一纵身，赶了过去，冷笑道：“你看这女子当真是无情无义，我们刚才解了她的围，她此刻就翻脸了。”

叶曼青虽已跌在地上，但怀中仍紧抱着南官平，此刻喘过了气，一跃而起，冷笑道：“方才是你们解的围么？哼哼！”

梅吟雪笑道：“小妹妹，我知道，是你自己走出来的。”

叶曼青道：“你知道便好。”转身又要走开。

梅吟雪道：“小妹妹，你要到哪里去？”

叶曼青冷冷道：“你我各行其道，你管我到哪里。”

战东来道：“谁愿意管你的事？”轻轻一拉梅吟雪衣袖，道：“她既不知好歹，我们还是走吧！”

梅吟雪笑容一顿，一甩手腕，轻叱道：“你少多话！”

战东来怔了一怔，梅吟雪瞧也不瞧他，转面向叶曼青道：“小妹妹，你怀里抱着一个病人，自己气力也不济，这里前不沾村，后不带店，你孤身一个女孩子，走得到哪里？”

叶曼青停下脚步，暗暗叹息了一声，梅吟雪又道：“何况他病况看来不轻，着是耽误了医治，说不定……说不定……唉！你放心，我并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因为他师傅待我不错，他又曾救过我，所以我说这些话。”

地面上虽仍带笑容，但心中却是一片委屈愁苦，要知她一生倔强冷傲，就连她自己做梦也未曾想到自己居然也会如此对人关心，居然向另一个女孩说出这样委屈求全的话来。

叶曼青缓缓垂下头来，又不禁地暗中长长叹息了一声，想到自己不但气力不济，而且身无分文，四望一眼，四下一片黑暗，她实在也觉得有些心寒，若是她孤身一人，她什么也不惧怕，但此刻为了南官平，她又怎能一意孤行呢？

良久，良久，她终于轻叹一声，道：“那么你要怎么办呢？”

梅吟雪道：“还是让我陪着你们，先医好他的病。”

战东来面色一变，大声道：“你要跟着他们走么？”

梅吟雪嘴角浮起一丝笑容，转过头来，道：“不可以么？”

战东来道：“我们两人走在一路，多么自在，加了这个病人，岂非讨厌！”

梅吟雪轻轻一笑，道：“谁要跟你走在一路，你早就可以走了，还站在这里干什么？”

战东来变色道：“你要我走？”

梅吟雪轻笑着点了点头。

战东来呆了一呆，大声道：“你不能跟他们走，你……你不能离开我。”

梅吟雪面色一沉，道：“你凭了什么？自以为可以来管我的事！”她笑容一敛，面上立刻有如严冬的霜雪般寒冷。

战东来道：“我什么都告诉你，什么都给了你，你……”

梅吟雪冷冷道：“什么都是你自愿的，难道我曾对你要过什么了？”

战东来呆了半晌，突地放声大喊道：“你不能走，我不能离开你……”双臂一张，和身扑了上去，想将梅吟雪紧紧抱在怀里。

梅吟雪双眉微皱，轻叱一声：“好贱的男人！”挥掌拍出一掌。

战东来竟不知闪避，只听“啪”地一声，这一掌着着实实击在他左肩之上，他大喝一声，飞出五尺，扑地倒下，当场晕厥。

梅吟雪目光满含轻蔑，再也不望他一眼，拉着叶曼青的手臂，道：“我们走！”

叶曼青回头一看，终于跟着她走去。

两人各有心事，俱是默无一言。

叶曼青忖道：“难怪人人说她冷血，她手段的确又冷又毒，但是……唉！她待南宫平，却也没有一丝一毫是‘冷血’的样子呀。”

只听梅吟雪轻轻一笑，道：“世上有些男人，的确可恨得很，他只要对你有一些好处，就想要从你的身体上收些什么回来，这是现在，若是早些年，那姓战的哪里会还有命在。”

叶曼青默然良久忍不住冷冷道：“难道别人就不会真的对你生出情感么？就正如你也会对别人生出情感一样！”

梅吟雪呆了一呆，喃喃道：“情感……情感……”

第一三章 都为情苦

无数柄雪亮的钢刀，有如乱雨一般落下，无数个恶魔的头颅，在无边烈火中飞舞、呼号！南宫平……南宫平……

南宫平大喝一声，翻身坐起，满头冷汗，涔涔而落，抬头一望，哪有烈火、恶魔、钢刀……柔和的灯光下，只有两个姿容绝世、面带惊惶焦急的绝色少女，并肩卓立在他身边。

叶曼青道：“你……”

梅吟雪道：“你……”

两人一起抢步走到床前，“你”字同时出口，却又同时住口，对望一眼，齐地后退一步。

南宫平愣愣地望着梅吟雪，道：“你……来……了……”

叶曼青黯然叹息一声，垂下头去。

过了两天，南宫平便已痊愈，这两天来他病榻缠绵，中宵反侧，既忧虑家里的变故，更为自己的情愁所苦。

叶曼青固是轻颦垂首，满怀幽怨，梅吟雪的娇笑声中，也有浓得化不开的悲愁，南宫平看在眼里，听在耳里，更是心乱如麻，不能自理。纸窗开了一缕，窗外清风入户，“波”的一声轻响，油尽灯灭，室中一片黑暗，梅吟雪与叶曼青早已悄然离开了他的房间，此刻她们在想什么？

他黯然长叹一声，推被而起，悄悄穿好了衣服，不告而别，虽然对她们不住，但除了不告而别，他还有什么别的路途。

他黯然推开了向南的窗户，心中亦不知是痛苦抑或是歉疚，也许这两种情感都有，也许他心里多的只是惆怅与萧索。

叶曼青斜倚在床边，云鬓蓬乱，她芳心也正如鬓发一样，“他爱的还是她，我又何必在当中苦苦折磨。”幽幽一叹，霍然站起，在室中缓缓走了两圈，一步走到窗前。

她黯然推开了向北的窗户，在心底暗自低语：“我走了，但愿你们永远幸福，只要你幸福，我……”眼帘一阖，落下两粒晶玉的泪珠。

一灯如豆，梅吟雪独自坐在灯畔，灯光洒满室内，她的悲哀，却已溢出窗外。

窗外有风无露。天地满是寂寞，她举手一拭面上的泪痕，暗中低语：“梅吟雪……梅吟雪，你为什么变得如此痴了，你年华已去，满身罪孽，怎么能配得上他，他的病已好，又有个多情的少女陪在身旁，你还留在这里做什么？”

她凄然地一叹，缓缓站了起来，“走吧，要走就走在此刻，再迟你就走不动了。”

她黯然推开了向东的窗户，轻轻道：“我走了，你不要怪我，我这是为了你好，其实……其实我又何尝不想永远陪着你……”语声未了，泪珠终于又自沾湿了地方自擦干的面颊。

穹苍阴冥，南宫平仰天低叹道：“吟雪，曼青，不要怪我，我走是为了你们的幸福，我家中已遇恶变，前途未卜吉凶，怎忍拖累了你们。”深深吸了口气，一掠出窗。

黑暗中突地传来一阵哀怨的歌声：“……他三人含泪各分西东，只唯愿往事都能成梦，是梦是真？是真是梦？到后来谁也分不清楚，问苍天‘情’

是何物，却叫人都为情苦……”

一个缕衣盲眼的老人，手拉胡琴，自阴暗的墙角下走过，一个苍白而憔悴的女孩子轻轻牵住他的衣角，这老人莫非也有过凄恻的往事？否则他怎能唱出如此动人的哀歌。

南宫平悄然落在他们身后，呆呆地望着他们的背影逐渐消失，心中只反复咀嚼着那两句哀歌：“情是何物，却叫人都为情苦……”

顿时间他只觉悲从中来，不能自己，长叹一声，迅速地奔入黑暗中，远处一点晨光方露。

夜色如墨，急风骤雨，一座高达三丈的门户，耸立在漆黑的夜色中，石门上满雕着微笑着的仙人与狰狞的恶兽，石门后是一条漫长而弯曲的道路，夹道的两行林木，在狂风中旋舞。

茁壮的树木桠枝，低垂在泥泞的道路上，庇护着树下的羊齿草，风铃草，有如壮汉强壮的臂膀。一条人影，飞快地掠入石门，踏上泥泞的道路。

一声雷震、一道闪电后，这人影微一顿足，前面夜色沉沉，看不到一丝亮光，他满身水湿，衣衫狼狈，自蓬乱的头发上流落的，亦不知是汗珠抑或是雨水，此刻他双眉深深一皱，目光在闪电下四下一扫……如此狼狈的少年，竟仍有如此明亮的目光。

凄厉的风声中，只听他暗中喃喃自语：“南宫平，南宫平，你终于回家了……”

语声在欣慰之中充满凄凉，想见他在这一路之上经历了多少艰难困苦。自北至南，一路上所有“南宫世家”的店铺，竟被一起变卖，使得这自生以来，一直受惯奉承的富贵少年，尝遍了世间所有的冷眼与轻蔑，他外面的长衫，也已换做了充饥的食物。

面对狂风，他挺起了胸膛，伸手一掠面上的水珠，再次往前奔去，又是一声雷震，雨旁的暗林中，突地响起一声厉叱：“停步。”

眩目的闪电中，两条人影交剪而出，南宫平身形骤顿，只见两条黑衣疾服的蒙面大汉，一人手持长剑，一人手持双笔，拦住道路，右面一人厉声道：“朋友竟敢夜闯‘南宫山庄’，莫非不要命了？”

左面一人大喝一声，道：“你既敢闯了进来，还打算再出去么？”剑光一闪，直刺南宫平咽喉，招式狠辣急快，一招便要夺人性命。

南宫平呆了一呆，身形急闪，沉声叱道：“两位住手！难道不认得在下是谁么……”

右面一人双笔交错，闪起两点寒芒，疾点南宫平左肋两大要穴，厉喝道：“无论是谁，在这三十日里，也不能擅入此间一步。”

南宫平左掌斜挥，后退三步，再次沉声道：“两位住手，在下便是南宫平。”

持剑大汉身形一顿，突地纵声狂笑起来，道：“南宫平，南宫平，你已是第四个假冒南宫平妄图混入此地的人了。”话声未了，剑光再展，霎眼间又自攻出三招。

南宫平怒道：“两位如不相信，南宫平只得闯上一闯了。”左手一领对方眼神，右掌抢人剑光，“呼”地一掌，击向对方肩上，这一掌招式虽凌厉，但仍无伤人之意，只是攻向对方不致命之处。

持笔大汉厉声道：“此刻这‘南宫山庄’，已被十七位武林高手护住，你纵有天大的本事，也难攻入此庄一步！”

此人语声沉重，招式激烈，每发一招，必是南宫平必先自救之处，那持剑大汉的招式却是飞扬灵挺，剑光闪闪，点水难入。

南宫平心中满是疑团，恨不能早些见着自己的爹爹，此刻偏又被这两人阻扰，他赤手空拳应付这三件兵器，一时之间，竟然脱身不开。

风声呼啸，泥水飞溅，石门外突又掠入三条黑影，持剑大汉眼神一扫，沉声道：“石老二，又有点子进来了！你快过去招呼。”

持笔大汉“石老二”皱眉道：“这三人身法不弱，你还是快发讯号……”

持剑大汉冷笑道：“我兄弟两人今夜若不能把守此处，以后还见得了人么？”突地手腕一扬，三道银光破空飞出，直击冒雨而来的三条人影。

石老二呆了一呆，亦拧身扑了上去，只见这三条人影当中一人手掌一挥，竟将这三道银光一起反震回来，石老二双笔一错，“叮叮叮”三声，将暗器击落，厉声道：“黑夜闯庄的朋友，快退回去。”

夜雨中只见这三条人影，亦是一身疾服，黑衣蒙面，左右两人手侍双刀，当中一人却是赤手空拳，蒙面的丝巾下，微微露出一截白须，三人齐地冷笑一声，疾攻而上。

石老二手腕震动间，双笔暴起十数点乌光，分击这三当胸大穴！

蒙面白须老人双臂一张，身形突顿，纵声道：“拦路的朋友可是‘点苍’双杰石氏昆仲么？”

石老二厉声道：“是又怎样？不是又怎样？若不退回，休怪我手下无情。”说话之间，笔势不停，“错落梅花”，连发三招。

蒙面白须老人冷笑一声，双臂振处，骨节一阵山响，沉声道：“两位退下，让老夫来见识见识点苍绝技！”

两个手持双刀的蒙面人，刀花一舞，齐地退下，蒙面老人已与石老二打在一处。三招一过，蒙面老人厉叱一声，手腕一反，掌中突地多了一条形状极为奇特的骨乌长鞭，只听一阵凌厉的呼啸划空而过，鞭势如风，“狂飙落木”、“风卷残云”，两招四式，霎眼间使将石老二卷入激烈的鞭风中。

石老二目光一凛，失声道：“任狂风。”

蒙面老人哈哈狂笑道：“不错！想不到归隐湖山二十年后，武林中还有人认得老夫。”

持剑大汉目光亦自一凛，他拼力缠住南宫平一双铁掌，已是吃力万分，此刻一听这蒙面老人竟是二十年前名震江湖的巨盗，心头更是大惊，左手一探衣襟，甩手抛出一道乌光，破空急上，只听“波”地一声，这道乌光竟凌空震散，散出一蓬火雨。

南宫平被他拼死缠住，心中更是惊疑，他两人若是护守庄院，为何行踪却又如此隐秘，蒙面藏形，显见是不愿被认出他们的身份，这任狂风洗手已有二十年，此来又为的什么？

心念一闪而过，只听石老二道：“任狂风，你不惜破了二十年前金盆洗手时发下的重誓，难道不怕‘风尘三友’等找你么？”

任狂风哈哈大笑道：“江湖间数十年未见‘风尘三友’踪迹，只怕他三人早已死了，老夫重誓已解，听到这里有百十万两银子，不觉又手痒了起来，奇怪的是大名鼎鼎的‘点苍双杰’，今日怎会为人看家护院，难道那百十万两银子里，也有你一份么？”

石老二冷笑道：“你若想来动这里的珍宝，你是做梦！”

双笔翻飞，只守不攻，但已被任狂风掌中这一条奇形长鞭，逼得透不过

气来。

南宫平剑眉一皱，大喝道：“住手。”

持剑大汉剑势一缓，南宫平突地翻身一掌，直劈任狂风的后背，这一掌风声虎虎，却已用了全力。

任狂风身形一扭，掌中长鞭，竟被这一掌震得荡开半尺。

石氏昆仲不禁怔了一怔，任狂风更是心头一惊，沉声道：“少年你这是干什么？老夫著是攻入此庄，那百十万两银子。少不得你也有一份。快些退后，将那石老大收拾下来！”

持剑大汉“石老大”讯号发出，援兵却未见到来，心下不禁暗暗着急，闻言大喝道：“朋友休要被他所骗，这姓任的有名心狠手辣，打家劫舍，有如狂风扫叶，半片不落，再也不会给你的，你若是助我将之击退，我兄弟两人倒可送你些盘缠。”

南宫平掌势如风，耳中听得这些人将自己家中的财宝分来分去，竟把自己看成个线上开扒的强盗，心中不知是笑是怒。他虽对石氏兄弟行迹颇为怀疑，但人家毕竟是在帮助“南宫世家”护守庄院，是友非敌，而这任狂风却显见是来谋劫财物。

十数招一过，他只觉这昔年横行江湖的巨盗，武功果有过人之处，一条鞭施展开来，当真有如怒飙狂风，教人难以抵挡。

那任狂风心头却更是骇异，这少年赤手空拳，居然能抵敌自己掌中这柄长鞭，丝毫不呈败象。

石老二身形已自退后，两人低语一句，身形齐展，向那两条手持双刀的蒙面人扑去，蒙面人双臂一振，震起漫天雪片似的刀花，向石氏昆仲当头压了下去，石老二冷笑道：“果然是太行山的‘花刀’李家兄弟。”

黑衣蒙面人嘿嘿冷笑道：“石老二好亮的招子。”右手刀一招“立劈五狱”削将出去，左手刀柄突地向上一挑，挑去了蒙面的黑巾，狂笑道：“我李铁虬就让你看看‘花刀’李大太爷的真面目。”

“雪刀”李飞虬亦自挑开蒙面巾，厉声道：“见不得人的鼠辈，你们看清楚，好在阎王爷面前告状。”

这兄弟两人俱是豹头环目，满面虬须，声音沉猛，身形高大，但掌中双刀，却是轻灵巧快，四柄刀配合得严丝合缝，望来当真如花如雪，漫天飞舞。

石家兄弟目光森寒，一言不发，南宫平掌御长鞭，心中暗忖：“这些人俱是武林中一等高手，此番齐地来到‘南宫山庄’，难道爹爹已将变卖各地店铺的银子，全部运到这里来了？他老人家如此做法，却又为的是什么？”

风声凄厉，雨更大了，两边暗林中，突地飞起了三蓬火雨，火光飞激，冲天而上。

接着，四下又响起了一阵尖锐凄厉的呼啸，不时又是兵刃相击声、厉声叱咤声，自风雨中隐隐传来，天地间立刻弥漫起一片杀气。

任狂风、“花刀”兄弟、石氏昆仲，目光俱是大变。

石老二沉声道：“那边的卡子上，想必也来了闯庄的人！”

石老大道：“任狂风，秦乱雨，一向焦不离孟，孟不离焦，你任狂风既然来了，想必秦乱雨自然也到了！”

任狂风哈哈笑道：“老实告诉你，十三省黑道上的好朋友，今日都已到了这‘南宫山庄’，你们还不如快将一批珍宝献出，又何苦为南宫常恕白白赔上一条性命！”

鞭梢划风，急攻三招。

南宫平此刻更是心急如焚：“爹爹不会武功，若被这班人攻了一个进去，如何是好。”他情急之下，长啸一声，凌空飞起。

南宫平啸声一顿，只见他身形凌空转折，双掌齐下，十指如钩，左掌一翻，闪电般抓住了任狂风的鞭梢，右掌夹颈切下，一招两式，势若神龙。

任狂风沉腰坐马，身形一缓，后退三步，运劲抽鞭，口中惊呼道：“神龙身法，止郊门下！”

石氏兄弟对望一眼，失声道：“果然是南宫平。”

南宫平脚踏实地，运劲于掌，那一条乌骨长鞭，被他两人运劲一拉，有如弓弦般绷得笔直。

两人俱是面色凝重，四双脚踏在泥泞的道路上，足踝俱已深陷入泥。

狂风急雨中，呼哨之声越来越急，越来越迫，林梢又冲起了两蓬火雨，几点四放的火星，随着狂风吹到南宫平身上。

满天火星中，突育一条人影，自暗林中冲霄而起，凌空一连翻了两个跟斗，一势“乳燕投林”，笔直地朝这里冲了下来！

石老大目光一亮，道：“好了。”

任狂风变色道：“点苍燕也在这里！”真气一懈。

南宫平厉叱一声，双足离地，向后一跳，那柄长鞭，竟被他生生夺过。

那冲天而下的人影“点苍燕”脚一踏地，立刻冷笑道：“任狂风果然在这里！”眼看到南宫平竟将任狂风长鞭夺过，失色道：“这位朋友是谁？”

石老二道：“此人便是南宫平，”

“点苍燕”道：“真的？”

石老二道：“正是神龙身法，再也不会错了。”

南宫平暗中松了口气，忖道：“这些人终于认出我了。”

微一抱拳，沉声道：“各位仗义来守‘南宫山庄’，南宫平心中感激，但望各位在此抵挡一阵，南宫平先进去看看家父。”

他手握长鞭，指缝中已微微沁出血丝，此刻微一抱拳，转身而去，哪知面前人影突地一花，“点苍燕”竟又拦在他面前。

南宫平奇道：“难道阁下不相信兄弟便是南宫平么？”

点苍燕面沉如水，冷冷道：“正因阁下是南宫平，是以更进去不得！”

南宫平怔了一怔，奇道：“这……这是为了什么？”

点苍燕道：“你多问无用，快退回去！”举手一掌，直击南宫平。

南宫平心中更是惊疑，拧身退步，突觉手腕一紧，长鞭又被任狂风抓住了一头，任狂风厉叱一声，全力夺回长鞭，搂头向南宫平扫下，点苍燕双掌翻飞，也白拍向南宫平胸膛。

这两人俱是武林顶尖高手，招式激厉，势不可挡，南宫平勉强避开一招，任狂风哈哈笑道：“我只当你‘点苍’派来保护‘南宫山庄’的，却不知你们也没有存好意……”

语声未了，点苍燕双掌齐出，左掌拍向南宫平，右掌竟全力击向任狂风。

任狂风怔了一怔，手腕一反，本是击向南宫平的一招，中途变向，“灵蛇乘风”，直扫“点苍燕”左肋之下。

南宫平左拳右掌，左拳直击，右掌横切，一击任狂风，一击“点苍燕”，他三人连环出手，彼此相击，南宫平忽而是以一敌二，忽而却又变了以二敌一，也不知这两人谁是自己朋友，谁是自己敌人，他心中早已乱了一团，实

在猜不透这其中究竟是怎么回事？

任狂风一条长鞭，左挥右扫，“点苍燕”一双铁掌，左击右打。

南宫平身形一缩，闪电般拧身向庄园里掠去，哪知任狂风、点苍燕却又一起拦住了他的去路，南宫平厉声道：“点苍燕，你系出名门，难道也变做劫人财物的强盗了么？”

点苍燕冷笑道：“谁要你的财物！”

任狂风接口道：“既然如此，为何又要挡老夫们的财路？”

南宫平亦自厉声道：“既然如此，怎不让我进去？”

点苍燕面沉如水，闭口不答，招式却更加激厉。

那边石氏昆仲力敌“花刀”兄弟，此刻渐渐占了上风，而暗林中的呼哨叱咤之声，却越来越近，其中还不时夹杂着一声声惨呼，显然是已有人负伤而死，只有山林深处的庄园那边，仍是夜色沉沉，没有一丝一毫动静。

突听一声惨叫，响在身旁，“雪刀”李飞虬刀光一乱，石老二乘势一招“回龙舞柳”，一剑刺中了他的左肩，鲜血激射而出，溅在石老大衣襟之上，李铁虬惊道：“二弟，你没事么？”

李飞虬牙根一咬，挺刀又上，刀法更是疯狂，突地飞起一脚，踢飞了石老大左掌中的判官铁笔，李铁虬狂吼一声，挥刀一斩，将石老大左臂划开一道血口，石老二反腕一剑，剑势如虹，又刺在李铁虬右臂之上。

刹那间四人身上俱已溅上鲜血，但谁都没有半分退缩之意，负伤而战，战况更是激烈。

任狂风大喝道：“你三人若非贪图财物，为何为南宫常恕如此拼命？”

南宫平怒道：“你三人若是助我‘南宫山庄’，为何不让我进去？”

点苍燕、石氏昆仲仍是一言不发，埋头苦战，雨水冲下了血水，流在泥泞的道路上，突听一声大喝，一声惨叫，一条人影，自暗林中翻流而出，胸前一道血口！点苍燕目光扫处，飞起一脚，将之踢开一丈。

李铁虬狂吼一声：“不好！‘猛虎’赵刚到了！”

石老二冷笑道：“再不退下，教你这班人一个也莫想生出此庄！”

语声未了，又是一条人影带着惨叫之声自暗林中冲出，笔直冲到李铁虬面前，掌中长剑拼力一挥，双目一翻，口中狂喷一口鲜血，扑地反身倒下，身上一无伤痕，竟被人以内家掌力击毙！

石老大变色道：“不好，五师弟被害了。”方待转向查看，李飞虬呼呼两刀，逼得他连退三步。

李铁虬冷笑道：“十三省道上朋友俱都在此，你‘点苍派’，今日只怕要全派覆没在这里了。”

石老二怒喝道：“放屁！”剑光闪闪，一连削出五剑！

天色更暗，似乎苍天也不忍再看地上这一番血战！

“点苍燕”面色越发沉重！

任狂风目光更是凄寒！

南宫平心念一转，突地甩下任狂风，一连向“点苍燕”攻出七掌，掌风激烈，全是进手招式。

任狂风精神一长，心想乘此机会先除去了“点苍燕”，长鞭狂风般扫下，“点苍燕”招式果然大乱，任狂风厉叱声中，一鞭扫中了他左时，“点苍燕”一代名手，虽败不乱，劈手夺住了他鞭梢，一脚踢在他左胯骨上。

南宫平目光扫处，再不迟疑，掌势一穿，横飞而起，全力掠向庄院深处！

第一四章 苦雨凄风

南宫平身形一起，石老大突地厉叱一声，拧腰转身，右掌急扬，掌中仅剩的一枝判官笔，脱手飞出，带着一股劲风，直击南宫平后身！南宫平头也不回，也不闪避，猛力前窜，这枝判官笔虽然打在他身上，却已是不能穿鲁缟的强弩之末了。

李飞虬目光一闪，杀机突起，此刻石老二剑削来，他竟不避不闪，刀光一转，一刀自石老大项头，劈到脊椎尽头，鲜血飞溅，俱都溅在面上。

石老大狂吼一声，反身扑上，李飞虬双刀一挺，生生自石老大腹中穿过，但石老大双掌箕张，也已勒注了他的咽喉，十指如钩，深入肉里，李飞虬双睛一凸，七窍之中，俱都流出了鲜血。

石老二惊怒交集，狂吼一声，一剑刺入了李飞虬的肋下，自左肋刺进，由右肋穿出，一柄三尺青锋，竟齐根而没。

李铁虬双刀劈下，一刀斩下了石老二右臂，厉声嘶道：“拿命来！”

嘶声未了，石老二亦自“砰”地一掌，着着实实拍在李铁虬胸膛上。

李铁虬狂吼着喷出一口鲜血，掌中双刀“呛啷”落地，石老二右臂齐根而断，却看也不看一眼，生像断去的不是他臂膀，一掌得手，接着飞起一脚，直踢李铁虬下阴“鼠裕”大穴！

只听李铁虬惨呼一声，身躯抛起一丈，“砰”地落入了暗林，再也无法活命，黑道名手，“太行双刀”，竟在刹那之间，一起丧命。

石老二身躯摇了两摇，嘴角泛起一丝凄侧的笑意，喃喃道：“老大，我为你报仇了。”语声方了，自己也当场晕了过去。

“点苍燕”被任狂风一鞭扫在左时上，只觉一阵剧痛，痛彻心骨，目光转处，见到石氏昆仲竟与对手同归于尽，面色更是大变，眨眼间满头冷汗拼落，暗叹一声：“罢了！”

抬目望去，只觉任狂风亦是面色铁青，他被“点苍燕”一脚踢中胯骨，亦是奇痛攻心，耳中听到“太行双刀”的厉吼惨呼，知道这兄弟两人已命丧此处。两人目光相望，任狂风大喝一声，挥鞭而上。

哪知“点苍燕”突地低叱一声：“住手！”

任狂风手腕一挫，长鞭回撤，“点苍燕”目光四扫，满地俱是血水，神色不禁一阵默然，暗中叹道：“掌门师兄，你休要怪我胆怯，但我又怎能令‘点苍’一派的精锐，俱都丧在这一役之中！”

转念至此，他牙关一咬，沉声道：“你‘风雨双鞭’今日召集了这许多黑道朋友来此，为的只是那一批财宝么？”

任狂风心中一动，虽然痛得满头冷汗，脸色丝毫不变，反而仰天狂笑道：“这班黑道朋友，若不为了财宝，不远千里而来，难道是疯了么？”

“点苍燕”咬牙道：“你等夺得了财物，若是立刻远离此地，快快分赃，快快回山，我公孙燕就放你等过去！”

任狂风狂笑不绝，道：“我等得手之后，自然拍掌就走，等在这里做什么，人道‘点苍燕’是个聪明人物，此刻怎会说出这样的呆话？”

公孙燕目光一闪，突地探手入怀，任狂风心头一惊，再退三步，只道他要施出暗器，哪知公孙燕手腕一扬，竟向天甩出三道乌光，只听“波、波、波”三声轻响，三蓬火而，飞激四散，只见十数丈方圆，俱是灿烂的火星。

任狂风心念转处，已知他是召回同门，立刻撮唇长啸一声。

刹那间只听暗林中响起一连串低叱：“住手……住手……”

一条高大无比的人影，当先飞奔而出，一面厉声问道：“任老大，怎地了？”此人满头白发，声如洪钟，但神色之间，亦是狼狈不堪，衣衫透湿，又是血水，又是雨水，掌中一条乌骨长鞭，鞭梢伶仃地持着一片惨白的皮肉，正是昔年名震天下的巨盗“风雨双鞭”中的老二秦乱雨！

任狂风眉梢一扬，缓缓道：“点苍燕撒手了！”

秦乱雨呆了一呆，嘿嘿笑道：“好，好……”见到地上“太行双刀”的尸身，笑声不禁一顿。

转瞬间两旁暗林中又有二十余人影飞奔而出，身躯有高有矮，身形有快有慢，其中十六条人影，目光一转，便即掠到“风雨双鞭”身后，另外四个高髻道人，三个持剑少年，却掠到公孙燕这边。

公孙燕目光一扫，神色更是黯然，一个紫面黑须的道人闪目望处，失声道：“石大哥，石二哥……竟……”语声颤抖，再也无法继续！

“点苍派”此番高手尽出，但此刻十七人中，竟死了九个！

秦乱雨目光一扫，神色也是一呆，喃喃道：“……十六……十七……十八……”瞠目大喝道：“林中还有人么？”

喝声凄厉，激荡在急风苦雨的暗林间，但四下却漫无回应！

黑须道人冷笑一声，扬剑道：“不必问了，贫道虽已久久未开杀戒，但今夜却也诛去了七个！”一串和着鲜血的雨水，自剑脊飞射而出。

秦乱雨大喝一声，道：“好个恶道，你……”

任狂风伸手一拉他的臂膀，道：“二弟住口！”转目一望，冷冷道：“久闻点苍‘黑天鹅’剑快如电，心狠手辣，今日一见，果然不错！”

黑须道人双目一张，厉声道：“不错，我天鹅道人便是心狠手辣又当怎地，今日要诛尽你这帮强盗！”

任狂风冷笑一声，公孙燕长叹道：“三弟，今日罢了！”

天鹅道人目光一凉，道：“什么罢了？”

公孙燕面沉如水，缓缓道：“让他们过去！”

天鹅道人面色一变，目光扫处，只见点苍门下，俱已神色狼狈，有的身上带伤，有的长剑失落。

这性如烈火的点苍剑手呆呆地怔了半晌，突又大喝道：“我点苍门下，焉有见强而畏之辈！今日便是全部战死在这里，也要和他拼上一拼。”

公孙燕面色一沉，叱声道：“住口！”手掌一扬，道：“让他们过去！”

天鹅道人双拳紧握，全身颤抖，只见任狂风呼哨一声，十八条黑道群豪，俱一起掠向庄院深处，天鹅道人颤声道：“二哥，你……你难道要将‘点苍派’声名一夕断送？”

公孙燕长叹一声，道：“三弟，你终是最不明白二哥的苦心……”

他目中突地闪过一阵杀机，接口道：“这帮黑道高手，到了庄院之中，岂非又是一场血战，到那时无无论谁胜谁败，必定是互有亏损，我们等在这里，以逸待劳。好好歇息一阵，无论是谁，只要运送那批财物出来，你二哥岂会让他们生出此庄？”

天鹅道人怔了怔，突地还剑入鞘，躬身道：“二哥深算，小弟不及，但望三哥恕小弟鲁莽之罪。”

公孙燕环顾一眼四下的点苍弟子，黯然叹道：“总之，为了那数十年前‘魔约’，今日我点苍门下若能有一人生还，已是不易，我……唉！我但求

那批财物，不被‘南宫世家，中人护送出去，今日虽死无憾，掌门师兄又……唉！只有三弟你正值英年，又是我‘点苍派’的第一高手，我点苍一派今后的生死存亡，就在你一人身上了。”

天鹅道人木然半晌，缓缓转过头去，不愿自己的泪光被人看见，四下的点苍弟子，谁也没有抬起头来。

只听凄厉的风声，在黑暗的林木中呼哨作响……急躁的雨点冲散了地上一滩滩眩目的鲜血……

夜更深了！

夜更深了。

南宫干冒雨狂奔，一阵阵冷风，像刀一样刮在湿透的衣衫上。

十数个起落之后，他目光已可接触到那个巍峨的屋脊，有如史前的猛兽般在黑暗中矗立着，而那雄奇的滴水飞溅，却像是它的一双巨翅，要在这漫天风雨中振翼飞起。

南宫平心神一振，心神更急，所有的一些不可理解的疑团在片刻后便将得到答案，而他的心却更像是一枝挂在绷紧了的弓弦上的长箭。

幢幢屋影中有几点昏暗的灯光，那和“南宫山庄”昔日的辉煌灯火是多么不同。

南宫平如风般扑上了一条长达二十余级的石阶——这是他自幼熟悉的地方，他脚尖接触到这冰冷而潮湿的石阶，心底却不禁升起了一阵温暖。

哪知就在这刹那之间，屋影中突地响起一声轻叱：“回去！”三点寒星，成“品”字形激射而出，两急一缓，两先一后。

南宫平目光指处，那原在后面的一点寒星，势道突地加急，南宫平大惊之下，拧身缩颈，只听“呼”地一声，一道风声自耳侧掠过，风声之激烈，几乎震破了他的耳鼓，而另两道寒星凌空一折，竟各各凭空划了道圆弧，飞虹般击向他左右双肩，南宫平脚底一蹬石阶，身形倒飞而起，一连打了几个跟斗，重又落到那一条长长的石阶下，只听“叮”的一声，两点寒星交击，拼出几点火花。

这暗器手法之妙，力道之强，竟是南宫平生平未见，他再也想不到山庄中竟还有功力如此深厚的武林高人！

只见屋中暗器一发，便重归寂静，也不知道一栋巨宅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陷藏着什么危机？

“爹爹和妈妈难道……难道已不在这屋里了么？”

南宫平不敢再想，身形一振，再次扑上，嘶声喝道：“屋里是哪位朋友！南宫平回家来了！”

喝声来了，只听屋中一声惊呼道：“是平儿么？”一条人形，其疾如电，随着呼声飞掠而出，南宫平还未来得及闪避，这人影已一把抓住了他的臂膀。南宫平一挣不脱，心头大震，闪目望去，只见此人鬓发蓬乱，一双眼睛，却是慈祥而明亮，赫然竟是他母亲！

他有生以来，做梦也未曾想到，他母亲竟有如此惊人的武功，只觉心中一呆，南宫夫人已一把将他拦入怀里，颤声道：“孩子，你回来了，你回来得正好！”一阵温暖慈祥的母爱，使得南宫平所有的劳累、饥渴、惊骇、疑惧，在这刹那之间，俱都获得了补偿。

厅中灯火昏暗，一盏孤寂的铜灯，几乎被那一阵方自乍开的厅门中骤然吹入的风雨吹熄。

灯火飘摇中，只见数十口红木箱子，高高堆在大厅中央，木箱子零乱地钉着一些暗器、弩箭，四边的靠椅上，狼狈地斜靠着数条劲装大汉，有的神情沮丧，满身鲜血，有的气喘咻咻；闭目养神，显见已曾经历过一场剧战，甚至已都负了重伤。

在这零乱狼狈的大厅口，却有一个神色仍然十分安详的华服老人负手而立，门外的风雨吹得他颌下的五柳长须丝丝拂动，却吹不动他恢宏的气度，坚定的目光。

南宫平轻呼一声：“爹爹”，一步掠了过去，扑地跪在这老人身前。

南宫常恕轻叹一声，伸手轻抚他爱子肩头，却久久说不出一句话来。

南宫夫人轻轻抽出一条丝巾，擦干了南宫平头上的雨水和汗水，柔声道：“孩子，这些日子来，苦了你了，以后只怕……只怕更要让你吃苦了。”

南宫常恕黯然一笑，仍是默然无语。

南宫平只见到他爹爹黯然的神色，见到他妈妈憔悴的容颜，再见到这乱成一团的厅堂，心里更已是惊疑，也顾不得和他久别的双亲再叙家常，翻身站起，脱口问道：“爹爹，你将江南所有家店一起卖去，是为了什么？那‘点苍派’与我们素无来往，此刻为何围注了‘南宫山庄’，仿佛是要守护‘南宫山庄’，但却又似对我们不怀好意，还有，那在武林中只闻传言，却无人见到的‘群魔岛’，又为什么要和咱们作对？爹爹，请你快说出来，孩儿真的急死了。”

他一口气说了出来，眼睁睁地望着他爹爹，南宫夫人幽幽一叹，道：“有话慢慢说，孩子，你怎么还是这样沉不住气。”

南宫常恕面色凝重，大步走到厅门，凝视半晌，突地转过身来，躬身一揖，道：“各位请恕在下无礼！”

众人俱部大奇，有的不禁挣扎站起，讷讷道：“这……这……”

话声未了，只见南宫常恕身形突地一闪，只见满厅人影拂动，四下的劲装大汉，已一起倒在椅上，晕睡过去，瞬间便发出了鼾声，竟似睡得极熟。

南宫平见他爹爹在举手之间，便将这些大汉的“睡穴”一起点住，心下不觉更是惊骇交集，脱口道：“爹爹，你竟是会武功的！”

原来普天之下，再无一人知道“南宫财团”的主人竟是武功绝世的江湖奇士，就连他儿子都是此刻第一次见到。

南宫常恕面壁而立，头也不回，沉声道：“平儿，你自幼锦衣玉食，凡事都由得你任性而为，即使犯了过失，你爹爹和你母亲也从未责骂过你一言半语，你可知这是为了什么？”

南宫平虽见不到他爹的面容，但见他爹爹双肩颤抖，显见心情激动已极，心下不觉骇然，惶声道：“孩儿……不知道！”扑地跪了下去，失声接道：“孩儿犯了过错，爹爹原该责打的。”

南宫夫人面容苍白，急走两步，突又顿住身形，掩面道：“大哥……这孩子为何如此命苦！”

南宫常恕仍未回头，但身躯的颤抖却更加剧烈，缓缓道：“我这样对你，只因你从今而后，非但不能再享受世上任何幸福温暖，还要吃尽世人所不能忍受的折磨困苦，你可愿忍受么？”

南宫平强忍着满眶的泪珠，颤声道：“孩儿为爹爹妈妈吃苦，本是应该的，但……爹爹你总该告诉我，这……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厅外，风雨敲窗，声声令人断肠……

南宫常恕十指渐渐收缩，渐渐握紧了双拳，语声也更是沉重。

“南宫世家，富甲天下，”他沉声道，“这财富是如何来的，你可知道么？”

南宫平心头一震，道：“难道……难道……”

南宫常恕接口道：“你的玄祖，本是个最穷困的人，他受尽了贫穷的折磨，发誓要成为天下的巨富，辛苦积下了一笔资本，随着一帮海客到海外经商。哪知船到中途，却遇见了风暴，你玄祖虽攀在一片船木，漂流到一个不知名的海岛上，侥幸未死，但却又变得双手空空，一无所有。

他紧握双拳，沉声接口道：“他老人家发觉自己壮志又复成空，不觉悲从中来，忍不住痛哭起来，哪知那海岛并非无人的荒岛，他老人家在绝望之中，忽然发觉这岛上竟有许多个身穿古代衣冠的老人，原表这不知名的海岛，竟是在武林中传说最久也最神秘的‘诸神之殿’。”

南宫平心头又是一震，只听他爹爹接道：“那些老人问过你玄祖的身世与经历，仔细将老人家端详了一遍，竟将他老人家留了下来，一晃三年，这三年中你玄祖受了许多折难，吃了许多苦，三年后那些人突然将你玄祖带到海边，海边上竟已停泊了一艘巨船，船上堆积着无数珍宝！”

他顿了一顿，又道：“你玄祖正看得目定口呆，哪知那些奇异的老人却将这艘海船送给了你玄祖，但是却要他老人家发下重誓，订下契约，此后‘南宫’一家，每隔一代，便要令长子带着一批银子，送到‘诸神殿’去，每过一代，银子便要增加一倍，除非南宫一族自绝后代，这契约便永远不能违背……”

南宫常恕接道：“到了你上一代，这些银子已堆成一个不可思议的数字，你祖父动用了所有能够动用的银子，才令你大伯将银子送去，那时……唉！我还未成婚，你大伯却已有了一个儿子。”

南宫平直到此刻，才听到自己家族这一段神秘的历史，听到这里，他已是全身颤抖，满头冷汗，忍不住嘶声道：“我那大伯父，此刻在哪里？我那堂兄又在哪里？”

南宫常恕身躯摇了一摇，道：“你大伯临去的那一天，竟将自己新婚妻子和方在襁褓中的婴儿，一起震断心脉。因为他已算出，再过一代后，‘南宫世家’便是卖出所有家财，也未见能将这一批银子凑满，他不忍心自己后代受苦，也不愿我再结婚生子，留下了一段沉痛的遗言，便带着银子去了，从此便再也没有他的下落消息……”

他说到这里，语声中的凄惨之意，已令人闻之心寒，世人只知道“南宫世家”富贵荣华，不可一世，又有谁知道“南宫世家”这一段充满悲哀、充满血泪、悲惨而神秘的历史。

南宫夫人以手掩面，哀呼道：“大哥，你……不要说了。”

南宫常恕面对墙壁，直如未闻，一字一字地接口道：“你大伯走了不久，你爷爷也去世了，我在家里守孝三年，就出去打听你大伯的下落，但是我们每代遵约将银子送去时，都是事先便有‘诸神殿’的使者传来一封飞柬，指定一个港口，然后带领前去，非但我们‘南宫世家’中人不知道那海岛真实的方位，茫茫人海中，更无人知道‘诸神殿’的所在。我在江湖中游荡了多年，到后来终于完全失望，却不想在这一段日子里，我遇着了你母亲。”

南宫夫人突地伸手一抹面上泪痕，走到南宫常恕身侧，轻轻握住了他手掌，缓缓道：“你一定要说，就由我来说吧！”

“我一遇见你爹爹，”南宫夫人道，“就和你爹爹发生了情感，但是你爹爹却总是躲着我，我又奇怪、又难受，一气之下，就决定要嫁给另外一个人，那人也是你爹爹的朋友，哪知有一天……有一天你爹爹被人暗算，中了剧毒，毒发之后，将这一段往事都告诉了我，我才知道他避着我，原来有着这么多苦衷，原来知道‘南宫世家’大厦将倾，不忍让我晚来吃苦，更不忍……更不忍让我们的孩子方一长成，就要替先人去还债，去吃苦！”

南宫常恕霍然转过身来，灯光下只见他面容铁青，目中却是热泪盈眶，沉声接道：“但是你母亲却不怕这些，更不怕贫穷，她一夜之内，将我背到天山，寻着了解药，于是我……我……”

南宫夫人缓缓倚到他身上，截口道：“于是我就再也离不开你爹爹，到后来，我们生下了你，原要你好好享受一生，不愿你辛苦学武，所以没有传你武功，哪知你却天性好武，我们又不忍违了你心愿，便如你愿将你送到‘神龙’门下，孩子……我们对不起你……”话犹未了，不禁又自低位起来。

南宫平悲泣一声，扑到双亲身上，凄风苦雨声中，他三人相互偎依，虽然心中充满悲苦，但却又充满了至情至意。

南宫常恕轻抚着他爱子头发，黯然道：“我只望‘诸神殿’的密柬迟些送来，是以我一直不愿你成婚。哪知这次他们似乎已算定了‘南宫世家’再无余财，竟不等你成婚生下后代，便将密柬送来，只要我们一家将银子凑齐，那使者还会再来，将你带走。孩子，这是你祖宗立下的誓，你爹爹……你爹爹，你妈妈虽然疼你，但是又……又怎能……”语声未了，老泪纵横而落。

南宫平突地挺起胸膛，道：“爹爹，妈妈，这是我们南宫一家该还的债，我们自然要还清……”

南宫夫人流泪道：“可是，孩子你……”

南宫平双目厉张，牙关紧咬，坚决他说道：“孩儿我一定会回来的，那‘诸神殿’无论多么神秘，孩儿也发誓要回来奉养你老人家，那里虽然有铜墙铁壁，也困不住孩儿，何况，那些人既有‘诸神’之名，又怎能强迫别人做不孝的人。”

南宫夫人凄然道：“好孩子……”

南宫常恕却黯然道：“只是这一次……唉！‘群魔岛’里的人，却又在江湖中出现了，而且立心不让我们将银子送到‘诸神殿’去。”

南宫平恍然道：“难怪他们以密约来强迫武林几大宗派的人，来强夺‘南宫世家’的镖银。”

南宫常恕颌首叹道：“此刻庄外的‘点苍派’门人，便是因为强夺这批财宝不成，是以留在庄外，乍看虽似在保护‘南宫山庄’，其实却是不让我们将财宝运送出去，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江湖中的剧盗，也想来发这一笔横财，数日来，这‘南宫山庄’已不知发生了多少争战，流出了多少鲜血，唉……财富，除了为我南宫一家带来烦恼痛苦之外，还有什么？孩子，你若是生在贫穷人家，又怎会有今日的痛苦？”

风雨敲窗更急，窗外突地有人长叹一声，道：“我错了！”

南宫平一惊之下，厉叱道：“什么人？”却见他爹爹身形已掠到窗前，扬手一掌，窗户震开，风雨穿窗而来。

南宫常恕手掌再扬，窗外又已叹道：“老大，你不认得我了么？”

南宫夫人惊呼一声：“鲁逸仙！”一步掠到窗前。

南宫常恕亦自惊呼道：“二弟，是你么？”语声之中，又惊又喜。

南宫平顿住身形，凝目望去，只见当窗而立的一人，秃顶锐目，神色黯然，赫然竟是那奇异的老人“钱痴”。

他再也未曾想到，这爱财惜命的老人，竟会是他爹爹的“二弟”，目光动处，不觉惊得呆了。

只见这老人垂首木立半晌，袍袖一指，宛如被风吹了进来似的，霎眼间便已掠入窗内，南宫常恕一把握住了他的肩头，道：“二弟，多年不见，你……你怎地变成了这般模样？”

“钱痴”目光痴痴，口中只是不住喃喃自语：“我错了，我错了……”

南宫夫人黯然道：“往事都已过去，你还提它作甚，我和大哥非但没有怪你，反觉……反觉有些对不起你。”

“钱痴”突地大喝一声：“我错了！”扑地跪在南宫常恕面前，目中流下泪来，道：“大哥，小弟对不起你，小弟对不起你……”

南宫常恕一面用手搀扶，一面亦自跪下，黯然道：“二弟，快起来……”

“钱痴”道：“小弟若不将话说出，死也不能起来，这些话，小弟已在心中闷了二十年。”

他仰天叹道：“二十年前，我只当三妹贪图‘南宫世家’的富贵荣华，是以才离开我，嫁给你，我却不知她早已爱上你，我却不知道她嫁给你非但不是为了享受富贵，反是为了要陪你忍受痛苦，我……竟不告而别，还引来一批仇家，来暗害你们……”

南宫常恕叹道：“二弟，我与三妹既然无恙，你又何苦还在自责？”

“钱痴”嘶声道：“我怎能不自责负疚，我不能心安，这些年来，我日日夜夜俱在暗中诅咒你们，我发狂地去寻找财富，除了没偷没抢之外，几乎不择任何手段。我隐姓埋名，省衣缩食，弄得人人俱当我是疯子，我发誓要聚下比‘南宫世家’还要多的财富，可是……”

他突地手掌一扬，将一直紧紧抱在怀中的麻袋抛在地上，悲嘶道：“我纵然积下了百万财富，又有何用？我今日才知道纵有百万财富，也买不来真挚的情感，纵有百万财富，也减不去人们的痛苦，大哥，我……我错了，我对不起你。”

南宫常恕黯然道：“你方才都听到了么？”

“钱痴”含泪点头。

南宫常恕轻轻扶起了他，道：“无论如何，今日你我三人，重又聚到一处，总是件可喜可贺之事。”展颜一笑，转首道，“平儿，快过来见你二叔父，这就是那昔日名震江湖，人称‘神行无影铜拳铁掌’的鲁逸仙鲁二叔父。”

一直愕在当地的南宫平，此刻方自会过意来，当即走了过去。

鲁逸仙一抹泪痕，破颜笑道：“孩子，想不到你还有这样一个不成材的叔父吧！”

南宫夫人眨了眨眼睛，面上亦不知是哭是笑，心里也不知是悲是喜，却有两滴泪珠流下面颊，哽咽道：“想不到我们终又重见到了你，更想不到最爱打扮的你会变成这副样子，你……你难道穷疯了么，连衣服也舍不得买一件。”

鲁逸仙泪痕未干，大笑道：“我不是穷疯了，却是小气疯就在我破麻袋里，虽然有百万钱财，我却舍不得动用一文。”

南宫常恕笑叹道：“你这样做全是为了她么，唉！真是南宫夫人嗔道：

“你看你，在孩子面前，说话也不知道放尊重些。”言犹未了，满带泪痕的脸上，又不禁展开了一丝微笑。

这三个老人虽然满心忧郁，但心中却又不禁充满了重逢的喜悦，刹那间，他们似又回到了那飞扬着的青春岁月，连骑纵横江湖，含笑叱咤武林。二十年的时光，有时虽然是那般漫长，有时却又仿佛觉得十分短暂。

南宫平里着他们三人含泪的欢笑，含笑的眼泪，只觉心中的悲哀，也随之冲淡不少，笑道：“二叔好酒量，可要小侄……”

言犹未了，突听窗外一声大喝，三枝长箭，带着一连串铃声穿窗而入，“夺”地一声，三双箭并排插入高堆的红木箱上。

鲁逸仙面色微变，却又笑道：“好极好极，想不到绿林强盗用的响剑，居然照顾到大哥的家里！”

南宫常恕一笑道：“射箭人腕力不弱，不知是哪一路好汉。”

只听窗外厉声喝道：“任狂风、秦乱雨率领三山十八寨各路好汉，前来向‘南宫山庄’南宫庄主讨些盘缠，是开门恭迎，是闭门不纳，任凭南宫庄主自便。”语声嘹亮，中气十足。

南宫常恕微一皱眉，道：“风雨双鞭怎地又出山了。”

鲁逸仙道：“若换了现下的黑道朋友，只怕连这一些过节都不愿再讲，人一到了，立刻动手。”

南宫夫人笑道：“难怪你已有百万家当，原来你对现下强盗行情如此熟悉……”含笑一望南宫平，倏然住口。

大敌当前，他三人却仍言笑自如，直似未将那横行一时的巨盗“风雨双鞭”看在眼里，南宫平暗暗忖道：“原来妈妈少年时也会说笑的。”

窗外又是一声大喝，道：“要好要歹，快些答复，喝声三响，弟兄们便要破门而入！”接着便有人叱道：“一！”

鲁逸仙双臂一振，身形暴长，横目笑道：“小弟还未老，老大你怎样？”

南宫常恕持须笑道：“哥哥我又何尝老了。”

鲁逸仙大笑道：“好好！”突地一拍腰畔，只听腰畔突地铃声一响，笑道：“现在么？”

南宫常恕道：“自然！”

南宫夫人轻笑道：“好好，你们兄弟的‘护花铃’，仍在，我这枝花却已老了。”

窗外又是一声大喝：“二！”

鲁逸仙狂笑道：“我兄弟未老，你怎会老了，老大，急先锋还是小弟么？”

南宫常恕道：“好。”

“好”字方自出口，鲁逸仙身形突地一跃而起，凌空一个翻身，落在南宫常恕伸起的双臂上。

南宫常恕猛地厉叱一声：“去！”双掌一翻、一送，鲁逸仙身形便有如离弦之箭般直飞出去。

只听“蓬”的一声，厅门四开，接着“叮”一响，一条金线，自门外飞入，又一线金线，自南宫常恕掌上飞出！

又是“叮”一响，两条金线纠结一处，南宫常恕大喝道：“来！”门外响起一声惊呼。

余音未了，“呼”地一声，鲁逸仙身躯便已笔直飞了回来，左掌之上，缠着一条金线，右掌却夹颈抓着一个身躯高大的老人，鲁逸仙手掌一甩，将

之重重甩在地上，赫然竟是“风雨双鞭”中的任狂风！

南宫平倒抽一口凉气，心中不知是惊？是佩？凝目望处，才知道那两条金线之上，两端各系有一双金色的小铃，鲁逸仙身形借着南宫常恕掌力飞出时，掌中金铃便已飞入，南宫常恕掌中金铃亦自飞出，两双金铃一搭，金线互结，南宫常恕掌力回收，鲁逸仙凌空一击而中，抓住任狂风，便已借势飞回，当真是其去如矢，其回如风，来去空空，急如闪电，对方纵是一流身手，却也要措手不及，无法防范。

南宫平只觉心头热血一涌，忍不住脱口道：“好个护花铃！”

厅外却又乱成一片，一个苍老的语声狂呼道：“厅里的可是‘风尘三友’么？”

南宫常恕、鲁逸仙相视一笑，只见任狂风已挣扎着翻身爬起，面色一片苍白，满带惊骇之色，颤声道：“果然是风尘三友！”

鲁逸仙笑道：“多年不见，难道你还认得我兄弟？”

任狂风颓然长叹一声，垂首道：“在下纵已不认得三位，但这一手‘惊虹击电，夺命金铃’的绝技，在下却再也不会忘记。”

鲁逸仙大笑道：“惊虹击电一金铃，铃声一振一消魂……哈哈！大哥，想不到你我偶然练成的游戏，倒被江湖中人说成了武林绝技，”笑声突地一顿，转首道：“你既然还记得我兄弟，难道便忘了昔年在我兄弟面前发下的重誓！”

任狂风垂首叹道：“在下若知道‘南宫山庄’的庄主，便是昔日风尘三友中的冷面青衫客，斗胆也不敢踏入‘南宫山庄’一步。”

鲁逸仙冷冷道：“如今你既知道了，此刻又当怎地！”

厅外长阶下仍然乱成一片，任狂风回首大喝道：“秦老二，快带弟兄们退出山庄一里之外，‘风尘三友’在这里！”

喝声方了，秦乱雨已一掠而上，目光转处，变色道：“果然是三位大侠，想不到我弟兄二十年苦练，却仍然挡不住鲁大侠的凌空一击！”

狂风骤雨中，只听阶下有人厉声喝道：“什么‘风尘三友’，我弟兄远道而来，难道就凭着这句话空手而回么？”十数条人影，一涌而上。

“风尘三友”面色凝重，默然不语。

秦乱雨霍然转身，道：“谁说的？”

两位目光闪烁、短小精悍的褐衣汉子，攘臂而出，左面一人冷冷道：“要好朋友走路，至少总得掏些真家伙出来，三言两语，就济得了事么？”

右面一人回首喝道：“各位弟兄，此话可说得是？”

众人杂乱地哄应一声，任狂风一笑道：“原来是白寨主，”含笑走到他两人身前，接着道：“如此说来，两位想要些什么呢？”

左面一人低声道：“弟兄们千里而来，最少总得混个千把两银子的盘缠钱，两位虽是前辈，也得照顾咱们这些苦弟兄。”

任狂风哈哈笑道：“一千两银子够了么？……拿去……”双掌一翻，只听“砰！砰！”两声，白氏兄弟惨呼一声，狂喷了一口鲜血，滚下了长阶，任狂风含笑道：“还有哪位兄弟要拿盘缠的？”

四下漫无回应，只听惨呼之声渐渐微弱，终于寂灭，只剩下风的呼啸，雨的滴落，十数条大汉站在一起，竟连大气都不敢喘。

任狂风面色一寒，厉叱道：“退下去！”十余条大汉一个个面如上色，齐地翻转身躯，蜂涌着奔下长阶，再无一人敢回头望上一眼。

“风雨双鞭”一起回转身来，南宫常恕叹道：“你我相识多年，两位未曾忘记我兄弟，说来彼此已可算是故人。只是我此刻已遇非常之变，不能以酒为两位洗尘，两位如有所需，我还可略助一二。”

任狂风垂首道：“庄主如不怪罪，我兄弟已感激不尽……”

南宫常恕道：“既是如此，我也不愿再多客套，今日就此别过。”双手一抬，拱手送客。

任狂风、秦乱雨恭身一揖，方待转身，鲁逸仙道：“且慢，两位方才由庄前进来，不知可曾遇着那些‘点苍’弟子？”

秦乱雨道：“点苍门下，此刻已伤残过半，除了点苍燕、黑天鹅两人外，能战的只怕不多了。”他微一思忖，已知鲁逸仙问话之意，说完之后，立刻躬身告退。这两人当真不愧是江湖大行家，见了眼色，便已知道别人心意。

鲁逸仙回到厅中，一抹面上雨水，沉声道：“外围既已空虚，大哥你何不乘此时机，将箱子运至庄外？”

南宫常恕惨然一笑，道：“诸神使者，已来过一次，但仍未说明交宝地点，箱子纵然运出，却要送到何处？”

鲁逸仙呆了半晌，突地仰天长笑，笑道：“无论何时，无论有多少人阻拦，凭我们几人，还怕闯不出去么！”

他身躯一动，掌中的金铃，便随之叮 作响，铃声清越，在风雨中仍可远远传出去。

南宫平望着他掌中的金铃，想到这三个老人方才的威风，反复低诵着“惊虹击电一金铃，铃声一振一消魂”这两句似诗非诗、似歌非歌的词句，心中豪气逸飞，目光也闪出了喜悦的光彩。

鲁逸仙笑道：“孩子，你可听出这铃声有什么奇异之处么？”

南宫平含笑摇头。

南宫夫人道：“这金铃本是你爹爹的传家之物，共有三对，别的似乎还无什么异处，但只要其中一对金铃一振，另两对便也会同时作响。古来高深乐理之中，载有‘共振’一词，这金铃虽非乐器，但这种现象却与音乐中的‘共振’相同。”

她自怀中取出一双金铃，南宫平伸手接过，鲁逸仙掌中金铃一振，南宫平掌中的金铃果然也发出了一种清越的“嗡嗡”声响。

南宫平不禁大奇，他却不知道天地之大，万物之奇，其中的确有许多是不能以常理解释的事物。

南宫常恕道：“昔年我三人闯荡江湖之际，只有你母亲武功最弱，我们生恐她落单遇险，是以便将这金铃每人分了一对，她一遇险，铃声一响，我们这两对金铃，便也会生出一种奇异的‘共振’感应，便可急往驰救……”

鲁逸仙大笑接口道：“是以你爹爹便将这金铃取了个奇妙而好听的名字，名曰：‘护花’……”

南宫常恕笑道：“这‘护花铃’三字，倒不是我杜撰而出，昔年，汉献帝爱花成性，唯恐飞雀残花，是以便在宫园中的花木上，系了无数金铃，只要雀鸟一落花上，金铃之声大震，而宫廷中的‘护花使者’，便即会来驱鸟。当时京朝中人，将这金铃称为‘护花铃’，后来诗人，也作有‘十万金铃常护花’之句，我取的这‘护花’两字，也不过是用的这个典故。”

南宫夫人轻轻一笑，道：“几十年前的事，还说它做什么，平儿，你若是喜欢，这一对金铃你就收着吧，以后你若是在江湖间……”她突地想起爱

子即将去不知名的远方，笑容一敛，立刻染上了一种沉重的忧郁。

南宫常恕微微一叹，将金铃交给南宫平，道：“这一双你收着吧，你爹爹妈妈再也没有别的东西给你，这两对金铃，你要好好珍惜，将来……”说到“将来”两字，他也不禁长叹一声，默然无言，目光沉重地投落到厅外的苦雨凄风之中，远处仍是一片黑暗。

南宫平手捧四只金铃，无言地垂下头去……

鲁逸仙目光一转，朗声笑道：“你父母都将金铃送给了你，我若再留下，莫教你将我这二叔看作当真这般小气，来，拿去，好生藏着，将来若是遇着合意的女子，不妨分给她一对！”

南宫平躬身接过。

南宫夫人强笑道：“无论如何，今日我们重逢，总该庆祝，我去做两样小菜，让你们小酌两杯，好在这里多了鲁老二和平儿，我也可以放一下心了。”

鲁逸仙道：“三妹……呀，大嫂，何需你自己动手？”

南宫夫人目光一阵黯然，嘴角却仍含笑道：“下人都早已打发走了……”语声之中，她身形已转出厅后。

南宫平见到妈妈竟自己操作起来，不禁暗中长叹一声，立定志愿，要将家业恢复，不让妈妈受苦。

南宫常恕解开了那些护镖而来、苦战受伤的大汉们的穴道，再三道歉，那班镖客见到达衣衫褴褛的秃顶老人，竟然就是昔年以轻功拳掌名震江湖的鲁逸仙，不禁大是惊异，见到南宫平这“神龙”门下的弟子，神情也颇为谦卑，知道这大厅中已无自己出力之处，再者也实在伤重疲乏，便到后房安歇了。

鲁逸仙望着他们的背影，微微叹道：“江湖中若是没有一些热血的义勇男儿，只怕再也无人愿教子弟学武了。”

酒菜简洁而精致，但众人心头却多感叹，南宫常恕持杯四望，缓缓道：“二弟，今后你我持杯同饮的机会，只怕又要多了。”

鲁逸仙道：“自然。”

南宫常恕道：“不知道江湖间还有多少人记得我们这风尘三友？”

鲁逸仙心头一动，道：“大哥你莫非又要重出江湖了么？”

南宫常恕以一丝微笑掩住了神色间的黯然，道：“这山庄我也卖了，月底便要迁出，日后少不得又要过一个四海为家的日子。”

南宫平变色道：“卖了？”

南宫常恕道：“卖了还不见得够数……”

鲁逸仙拾起了那只麻袋，朗声笑道：“我这只麻袋中便存百万财富，大哥你要用多少？”

南宫常恕仰天笑道：“我自幼及长，遍历人生，却始终不知道贫穷是何滋味，如今有了这个机会，怎肯轻轻放过，二弟，你且放下这些，先来痛饮三杯。”

南宫平见到他爹爹如此豪气，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鲁逸仙道：“贫穷滋味么？却也不是……”突地大喝一声：“什么人？”手扶桌沿，长身而起。

门外夜色沉沉，风雨交加，只听一阵沙沙之声，自长阶上响起，鲁逸仙立掌一扬，掌风过处，厅门立开，门外却见不到半条人影。

南宫父子、鲁逸仙面色齐地一变，一阵风扑面而来，风中似乎带着一种

奇异的腥臭之味。

南宫夫人恰巧端着一盘风鸡自厅后出来，目光转处，只见门外黑暗中突地亮起了两盏绿油油的灯火，心头一颤，脱口呼道：“蛇！”“啾”一声，手中瓷盘落到地上，跌得粉碎。

只见这两点绿火摇摇晃晃，自远而近。南宫平低叱一声，身形离凳而起，却被鲁逸仙一把拉了他的手腕，道：“且慢！”张口一喷，一股银线，激射而出，宛如一道银虹般，射向那两点奇异的绿火。

腥风之中，立刻弥漫了酒香，南宫平知道鲁逸仙这种以内力逼出的酒箭，威力非同小可，只见那两点绿火果然一闪而灭。

“哗”地一声，酒箭射在地上，听来宛如珍珠洒落玉盘一般。

南宫常恕皱眉道：“武林中自从‘万兽山庄，火焚之后，已未闻有能驱蛇役兽的高手，这条蛇岂非来得甚是奇怪！”

言犹未了，那两点绿火竟又冉冉升起，接着，远处突地响起了一阵乐声，自漫天风雨中袅袅传来，其声悠扬，非丝非竹，那两点绿光竟随着音乐声越升越高。

南宫常恕面色微变，一把抄起桌面的酒壶，随手一挥，一道酒泉，自脚边直落到门外，他左手又已拿起了铜灯，俯身一燃，只听“蓬”地一声，烈酒俱都燃起。

火光照耀中，只见门外石阶上，一条粗如海碗般的青鳞巨蛇，红信一闪，倒退了数尺。

鲁逸仙惊呼一声，却已远远退到厅角。

南宫夫人微微一笑，道：“想不到鲁老二还是如此怕蛇。”

鲁逸仙道：“你又何尝不怕！”

南宫平恍然忖道：“难怪他见到那帮关外恶鬼那般畏惧，原来他并非怕人，只是怕蛇而已。”

火光一闪而灭，乐声更复尖锐，南宫夫人素手一扬，两点银星，激射而出，绿火应手而灭，巨蛇一阵翻腾，自长阶上滚落了下去，乐声一变，突地由尖锐变为雄浑，接着竟是震天般的虎吼，一条白额猛虎，自长阶下直窜上来。

南宫平厉叱一声：“畜牲！”一个箭步，窜出厅外，那猛虎正自凌空扑了下来，南宫平身形一闪，便掠在猛虎身后，猛虎前爪落地，后爪一掀，南宫平拧腰错步，滑开七尺。

猛虎狂吼一声，只闻腥风漫天，震得厅中杯盏俱都落在地上，吼声之中，虎尾一剪。

南宫平耸肩一掠，掠起一丈，那猛虎一扑、一掀、一剪，俱都落空，气性已自没了大半。南宫平身形凌空一翻，头下脚上，一掌劈将下来，只听又是震天般一声虎吼，鲜血飞激，这一掌竟生生将虎首击碎。南宫平身形惜着手掌这一击之势，又自掠起，乘势一足，将猛虎踢落长阶下，左足之上，却已沾着一串虎血。

这一闪、一滑、一踹、一掌、一足，不但动作一气呵成，侠如闪电，而且姿势轻松美妙已极。

鲁逸仙目光转处，拊掌大笑道：“好身手呀好身手，毕竟不愧是‘神龙’子弟……”

话声未了，乐声又是一变，丝竹之声全寂，金鼓之声大震，霎眼之间，

风雨中充满了疯狂而原始的节奏，四条长大黑影，自黑暗中旋舞而出，跳跃着奔上石阶，竟是四只力可生擒虎豹的金毛猩猩。

朦胧光影中，只见这四只猩猩，满身金光闪闪，目中更散发着狰狞而丑恶的光芒，挥动着长臂，裂张着血口，发出一阵阵刺耳的呼啸，在石阶上不停跳跃、旋转，与那疯狂的鼓声，混合成一幅原始的画面。

南宫常恕变色低叱道：“平儿，回来。”

南宫平头也不回，双拳紧握，面对这四只猩猩。

只听暗林中突地响起一阵奇异的语声：“南宫常恕，你还死守着大厅作甚，还不赶快退去，神兽一至，你们便死无葬身之地了！”语声尖细，似有似无，自疯狂的鼓声中，缥缈传未。

南宫平大喝一声：“放屁！”呼呼两拳，直击而出。

两股拳劲，冲破风雨，笔直击向当中两只猩猩身上。

这两只猩猩怪啸一声，身子一翻，连翻两个跟斗，落下石阶，足爪方一点地，再翻两个跟斗，霍地又掠了上来，金睛闪闪，白牙森森，四条长臂一振，直朝南官平扑了上去。

南宫平拧腰转身，“双龙出云”，急地攻出两拳，哪知道两只猩猩形状虽笨拙，身手却灵活，竟似也懂得武功，怪啸声中，长臂挥动，竟将南宫平的身形笼罩在一片金色光影之中，举手投足间，居然暗合武功解数。

另两只猩猩龇牙一笑，踏着那疯狂的节奏，亦朝南官平直逼过来，长臂一舞，加入战围。

鼓声越来越急，这四只猩猩的身形越舞越急，只见一团金光，围着一条灰影，在风雨中往来旋转。

南宫常恕双眉微挑，一步掠出，呼呼攻出两拳，强劲的掌风，将一只猩猩击开一丈，滚倒地上。

鲁逸仙闪身一掠，突地撮口长啸起来。

啸声高亢，上冲霄汉，久久不绝，直震得四下木叶，簌簌飘落。

暗林中的鼓声，节奏一乱，那四只金毛猩猩顿时身法大乱。

南宫常恕掌势一圈，“砰”地一掌，击在一只猩猩的胸膛上，这一掌满蓄真力，便是巨石也要被他击成粉碎，只听这猩猩怪啸一声，喷出一口鲜血，翻滚着落下石阶。

鲁逸仙啸声不绝，双拳齐出，那猩猩仰身一躲，鲁逸仙急伸右足，轻轻一勾，“噗”地一声，猩猩翻身跌倒，鲁逸仙手掌疾沉，闪电般抄住了这猩猩的双足，猛地大喝一声，双臂展动，竟将这身长一丈的猩猩，“呼”地抡了起来，乘势一连抡了三圈，手掌一松，那猩猩便直飞了出去，远远落入暗林中。

南宫平精神一震，双拳一足，将另一只猩猩踢飞三丈。

此刻鼓虽又重震，但剩下的一只猩猩，却再也不敢恋战，连滚带爬地如飞逃去。

鲁逸仙伸手一拍南宫平肩头，哈哈笑道：“好孩子，好武功！”

南宫常恕面对风雨，朗声道：“各位朋友听真，此刻南宫山庄有的是巨万财宝，只要朋友们有意，尽管凭本领取去，又何苦偷偷躲在暗林中，却叫些不成气候的盲牲出来现丑！”

暗林中鼓声已然渐轻渐缓，丝竹之声又复响起。

乐声变成轻柔而美妙，鼓声低沉，更仿佛一声声敲在人心底。

一阵风吹过，风中不但已无腥臭，反而带着一种飘飘缈缈、不可捕捉的奇异香气，令人神智为之一荡，心族几乎不可自主，沉沉的夜色，凄凉的风雨，却仿佛染上了一层粉红的颜色。

突地，暗林中亮起了四道炫目的灯光，灯光连闪几闪，石阶前那一处方圆三丈的空地上，竟出现了六个身披纯白轻纱、头戴鲜花草笠的窈窕少女，踏着那轻柔而动人的旋律，轻回慢舞起来。

雨势不停，霎时间便将这六个少女身上的轻纱，淋得湿透。

于是纯白的轻纱，就变成了透明的颜色，若有若无地笼罩着那青春的胴体……

乐声更荡，少女们的舞姿也更撩人，南宫平剑眉一轩，回转头去，却听鲁逸仙朗声笑道：“平儿，你回头作甚？”

南宫平呆了一呆，不知该如何回答。

鲁逸仙笑道：“人生在世，什么事都该经历经历，这荡魄魔音，消魂艳舞，倒也不是经常可以看得到的，你如轻轻放过了，岂非可惜。”

南宫夫人笑道：“你怎地如此不正经，平儿年纪轻轻，你教他怎能有那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定力，不去看它，虽然着象，在他这样的年纪，也只得如此了。”

鲁逸仙哈哈笑道：“我教他看，正是要磨练他的心神定力，好教他日后再遇着这般局面，不致手足失措。”

南宫平见到这三个老人在如此狼狽邪淫的场合之中，仍有如此泰然自若的神情，若非有十分坦荡的胸襟，怎会有如此开阔的气度？心中不禁大是赞叹，微笑回首道：“孩儿只是见不得这种做作而已，其实又怎会被这般庸俗的脂粉所动？”

鲁逸仙大笑道：“正是正是，心中有了超尘绝俗的佳丽，又怎会再被这般庸俗脂粉所动！”

南宫平面颊微微一红，只听暗林中又自传出一阵语声：“艳红十丈中，多的是这些乐事，你的心可曾动了么？你只要不再固执，这些春花般的美女部可供你享受，你又何苦如此固执，硬要将金银财宝送给别人享受。”

南宫常怨面沉如水，微微皱眉道：“二弟，你可记得这种先以威逼恐吓、再以色诱的手段，武林中有谁最最惯用？”

鲁逸仙目光一转，沉吟道：“大哥之意，难道说的是昔年‘万兽山庄’的女主人，得意妃子？”

南宫常怨道：“‘得意妃子’自从‘万兽山庄’火焚之后，虽然久已消声灭迹，今日这，一些做作，也远不如昔年她的手段厉害，但方法作风却与她昔年同出一辙，你若不信，且看今日此人威吓色诱不成，必定立刻就要施出最后一手了。”

鲁逸仙亦不禁皱眉道：“今日之事，若与得意妃子有关，倒是的确可厌得很，但自从‘万兽山庄’火焚之后，江湖中便一直未有她的消息，难道这孤独的女魔头，昔年也曾收下了衣钵传人么？”

谈话声中，乐声又急，那六个轻纱少女的舞姿，也随着乐声变得十分热烈，举手投足间，有意无意地露出一些神秘之处，眉目之间，更是荡意撩人，显见她们自己竟也被乐声所惑。而灯光却渐渐昏暗，暗林中又袅娜行出四个一样装束的少女，抬着一顶较杠三挽手、流苏盖顶、云铜镶窗的自藤小轿。

软轿轻停，轿帘微启，前面两个轻纱少女，撑开了两柄红竹小伞，一个

身材婀娜、云鬓直挽、披着一件浅紫轻纱的少女，缓缓走下轿来，神情之间，仿佛绝美，却用一柄浅紫色的湘妃竹扇，遮住了娇靥，是以看不清面目。

南宫常恕微一变色，沉声道：“流苏小轿，浅紫轻纱，这正也是昔年‘得意夫人’的行径，难道‘得意夫人’又重复出江湖了么？”

鲁逸仙面色凝重，默然不语，突地大喝一声：“什么人？”转身望去，只见厅中黯淡的灯光下，高堆的木箱前，已多了数条人影。

就在刹那之间，鼓声转急，灯光又亮，那身披浅紫轻纱的少女，微微扭动了一下虽被轻纱笼罩，但却更是撩人的婀娜身躯，开始曼舞起来。

她这微微一扭，似乎便已胜过那些少女的诸般艳舞，竹扇轻移，娇靥半露，缓缓走上石阶。

另十个轻纱少女一排跟在她身后，亦自踏着舞步，走上石阶。素手轻挥，纱中飞扬，竟一丝丝、一缕缕，剥去了那本已透明的轻纱……

大厅中，木箱前，肃然木立的人影，身形一展，将木箱围住，当头两人，一个身材威猛，浓眉深目，一个身量颀长，面容清癯，竟是“点苍派”中武功最高的“点苍燕”与“黑天鹅”。

厅外的乐声舞姿虽然热烈撩人，但大厅中的气氛却骤然变得十分沉重，人人俱是面沉如水，目注对方，正是一触即发之势，里里外外，虽然只是一墙之隔，却显然是两个世界。

鲁逸仙冷笑一声，道：“我只当点苍派名门正宗，却原来干的也是偷鸡摸狗的勾当，三更半夜，偷入别人私宅，难道这就是点苍派的家法么？”

天鹅道人勃然大怒，点苍燕却望也不望他一眼，冷冷道：“贫道们只寻南宫庄主说话，”

南宫常恕冷冷道：“道长们如此行径，在下已觉得无话可说。”

天鹅道人浓眉扬处，“呛啷”一声，拔出剑来。

点苍燕神色不动，缓缓道：“庄主若听贫道良言相劝，最好且将这批箱子交给贫道寄存三年，三年之后，贫道必定原封不动，将之奉还……”

鲁逸仙冷笑道：“饿狗却来问人借包子，嘿嘿，可笑可笑，当真可笑。”

点苍燕只作未闻，接口道：“贫道可以‘点苍’一派的声名作保，绝不动这箱中财物分毫。”

鲁逸仙仰天冷笑道：“点苍派也有声名的么？区区倒是第一次听到。”

天鹅道人大喝一声，手腕舞处，剑光一闪，点苍燕道：“三弟且慢，听听南宫庄主如何答复。”

南宫常恕面色一沉，道：“在下的答复，还用说出来么？”

点苍燕道：“庄主若不听良言相劝，只怕今日……嘿嘿。”冷笑两声，倏然住口。

鲁逸仙道：“黑老道过来，我们要看看你这只天鹅是什么变的。”

话声未了，天鹅道人已一剑杀来，鲁逸仙身躯一闪，两人便战作一处。

厅外靡荡的乐声中，那十个少女已将走上长阶尽头，身上几乎已是不着寸缕，肤光皎皎，粉肌雪股，当真是令人心神动荡。那浅紫轻纱的高髻少女手摇竹扇，半遮娇靥，虽然未除衣衫，但却不时发出声声娇笑，神貌声音，更是荡人。

南宫平大喝一声：“下去！”

但这些少女轻笑曼舞，只作未闻，一双双满含荡意的眼波，更是直在南宫平身上打转，仿佛要将南宫平和水吞将下去。

南宫平只见这一层层乳波臀浪，缓缓涌上石阶，既不能进，亦不能退，他虽有一身武功，却又怎能向这些一丝不挂的少女出手。

天鹅道人目光森寒，剑法辛辣，招招式式，俱都不离鲁逸仙要害。点苍剑法，本已轻灵见长，这天鹅道人剑法更是专走偏锋，只见他一剑接着一剑，掌中一柄长剑，竟被他化作一条白练。

鲁逸仙身形游走，满面冷笑，这辛辣的剑招，竟沾不着他一片衣角，他存心戏弄，竟然不施煞手，虽然攻出一招，也只是天鹅道人肉厚之处，身形旋动，却将天鹅道人围在中间，如同狸猫戏鼠一般，口中不住冷笑道：“黑老道，你们点苍派几时训练出这一批舞伎出来的，我看她们的歌舞，倒当真比你的剑法高明些。”

天鹅道人闭口不语，剑法却更是辛辣，恨不得一剑便将鲁逸仙伤在剑下。

只见灯人闪闪，剑光如雨，森冷的剑气，逼人眉睫，突然“”地一声轻响，原来鲁逸仙随手抓了一只瓷盘，当做兵器施出，天鹅道人虽然一剑将之削得粉碎，但盘中的菜汁，却已溅得他一身一脸。

天鹅道人怒叱一声，一脚踢翻了桌面，哗然一声，杯盘碗盏碎了一地，桌上的铜灯，也倒了下来，灯火熄灭。

但此刻暗林中的四道灯火，却已照了上来，曼舞的裸女，也已舞上石阶……

南宫常怨双眉一皱，沉声道：“二弟，此刻是什么时候，还不认真出手！”鲁逸仙叱道：“好。”招式立变，“砰砰”五拳，已将天鹅道人逼在墙隅。

南宫常怨头也不回，沉声道：“夫人，你看着外面，厅里全交给我！”

南宫夫人又何尝不早已看到舞上石阶的裸女，只是她一时之间，却也不知道该如何应付。

此刻厅中看来杀机虽重，但其实厅外却更是凶险，脂粉肉阵，更凶于杀人利剑。

身披紫色轻纱的宫舍少女，纤腰一扭，便已舞到南宫平身前，南宫平只觉一阵荡人的香气，扑鼻而来，心神方自一荡，立刻厉声叱道：“退下去！”扬手一掌，直击而出，斜切这紫纱少女肩头上“肩井”大穴。

哪知这紫纱少女竟然不避不闪，娇笑一声，反将胸膛迎了上来，酥胸高耸，隐约可见。

南宫平急地缩回手掌，这一招怎击得出手。

南宫夫人皱眉道：“平儿闪开！”脚步一滑，身形方动，已有四个裸女，一排挡在她身前，另四个裸女，却将南宫平身形围住，颤抖着胸膛，莹白色的玉腿，几乎触着南宫平的衣衫。

他此刻当门而立，若是避让，势必要被这些裸女攻入大厅，若不避让，便已陷身脂粉阵中，他定力虽坚，但这靡荡之音，消魂裸舞，却也令他无法消受。只见这四个裸女身子越欺越近，眼波荡漾，散发着火一般的光彩……

天鹅道人长剑伸展，已由攻势变为守势，只见一道光墙，挡在他身前，一时之间，鲁逸仙竟难再攻入一步。

其余的点苍剑手，手持剑柄，早已蠢蠢欲动！

点苍燕目光凝注着南宫常怨，手腕一反，缓缓拔出了斜背在身后的精钢长剑，缓缓道：“今日并非比武，以众击寡，也算不得什么！”点苍剑手齐地厉叱一声，拔出长剑。

鲁逸仙只听身后风声响动，三柄长剑，一起向他削来。

天鹅道人浓眉一展，振腕一剑，回击而出。

南宫常恕道：“点苍派向不为恶，今日我本也不愿伤人，但你等如此做法，却怪不得我了。”突地回身一掌，一股强劲的掌风，直向围在南宫平身前的四个裸女推去，他虽未回头，但却眼观四路，知道南宫平心软面嫩，不愿对裸女出手，这一掌已施出九成真力，那裸女们如何禁受得住，齐地惊呼一声，已有两人被他震下石阶。

南宫平精神一振，道：“爹爹你在这里，孩儿对付那些点苍剑手！”

语声未了，南宫常恕又是一掌击出，紫纱少女身躯一震，南宫平脚步一滑，乘势回手，点向她肘间“曲池”大穴。

紫纱少女掌中竹扇一划，一招“玄雀划沙”，扇缘直划南宫平腕脉，眩目的灯光，立刻照在她如花娇靥之上。

南宫平目光一闪，心头突地大震，失声道：“你……你……”

他再也想不到这紫纱少女，竟是他的同门师姐古倚虹——王素素。

古倚虹满面痴笑，眼波荡然，随着乐声，又是一扇划出。

南宫平失色道：“四姐，你怎会这样——难道不认得我了么？大哥他此刻又在何处？”

古倚虹“咯咯”笑道：“谁认得你？谁是你大哥！”

裸女齐又围了上来，齐地“咯咯”笑道：“谁是你大哥？”

南宫平满心惊怔，连退数步，已自退到厅内，南宫常恕双眉微皱，目光一转，沉声道：“此女只怕已被药物迷却本性，你且闪开一边……”

言犹未了，点苍燕剑光已展，一剑杀来，南宫平大喝一声，旋身一足，直踢他持剑的手腕。

点苍燕冷冷道：“又是你么？”剑光霍霍，逢出三招。

南宫夫人虽然也是女子，但这鼎食之家的贵妇，面对那四个淫荡的裸女，一时之间，亦自征在当地，不知出手。

南宫常恕右掌一反，扯下了腰畔的丝绦，左掌连攻六招。

古倚虹身形闪动，南宫常恕右掌丝绦一挥，抖倒一个裸女，左掌突地并指如剑，一招“青龙点睛”，疾地点在古倚虹“笑腰”穴上，口中却厉声喝道：“夫人，当心他们的迷药！”

南宫夫人心头一惊，方自闭住气脉，这四个裸女果然齐地手腕一扬，指如春葱，十指尖尖，中指一扣。

只听“嗒”的一响，已有一般淡如轻烟、几乎目力难辨的粉雾，自中指之内弹出，南宫夫人柳眉微扬，袍袖一拂，袖角如云，直拂裸女们掌缘大穴。

那边鲁逸仙以一敌四，掌势如风，明明一招攻出，直击前面两人，哪知招式未老，突地一顿，两协齐张，“砰、砰”两个时拳，打在身后两人的胸膛之上，只听两声惊呼，两柄长剑落地。

鲁逸仙哈哈笑道：“黑老道，这一招怎样！”笑声未了，身后两人齐地喷出一口鲜血，直溅在他身上，黑天鹅乘势一剑，划破了他的衣角。

黑天鹅冷冷道：“这一剑怎样？”

鲁逸仙哈哈笑道：“不错，不错！”“呼呼”三拳，又将黑天鹅逼在屋角。

南宫平力敌点苍另两个劲装少年，心中却是又惊、又骇、又疑，既担心他大哥龙飞的下落，又担心古倚虹此刻的模样，心神一分招数更弱，只中却兀自大呼道：“爹爹莫伤了那紫纱少女！”

但此刻古倚虹却已被南宫常恕一指点在“笑腰”穴上，身子摇了两摇，似乎向石阶下直滚下去，南宫常恕手挥丝绦，又抖倒一个裸女，沉声道：“无妨，我只点了她……”

话声未了，暗林中突地一条人影，大喝而来，身形一起，便已扑上石阶，一把抄住了古倚虹的身子，只见他满身锦衣，身材高大，一口虬须，有如钢针般根根倒刺，赫然竟是龙飞。

南宫平闪目一看，惊呼道：“大哥……”

南宫常恕怔了一怔，道：“此人便是龙飞么？”

南宫平道：“正是！”急呼道：“大哥，小弟南宫平在这里。”

哪知龙飞亦是满面痴呆，有如未闻，一把抱起了古倚虹，身形便待向石阶下纵落。

南宫常恕道：“龙大侠留步！”一步掠到龙飞身前。

龙飞双目圆睁，一言不发，左手挟着古倚虹，右掌一招“云龙探爪”，五指箕张，直抓南宫常恕的面门。

南宫常恕微一拧身，龙飞却又飞起一脚，他招式虽凶猛，但身上空门均已大露，只是南宫常恕却不能伤他。

拧身避开了这一腿，哪知龙飞突地放下古倚虹，厉喝道：“我与你们这班恶贼拼了！”一脚踢飞了一个裸女，一掌向南宫常恕劈去。

南宫平惊呼道：“大哥，你……你怎么样了！……”只觉肩头一凉，已被点苍燕的长剑划破一条血口。

南宫常恕沉声道：“平儿你只管定心应敌，你师兄交给为父好了！”

南宫平不顾自己伤势，惶声道：“难道他被药物所述么？”

南宫常恕道：“看来定是如此！”

南宫平喝道：“好个点苍门徒，居然会用迷药！”手腕一勾，以三指挟住了一个点苍剑手的剑尖，“吧”地一声，长剑拆为两段，南宫平一脚踢开这点苍剑手，手腕一震，寒光错落，半截断剑直刺点苍燕。

那点苍剑手惨呼一声，滚开一丈，双手护在胸膛，两腿曲做一团，在地上杯盏碎片上连滚两滚，当场晕了过去，满身俱被碎瓷划破，满面俱是鲜血。

点苍燕恨声道：“好狠！”反子一把，抓住了那半截断剑，正待一足踢出，哪知南宫夫人已将那四个裸女穴道拂中，此刻正问身掠来，抬手一掌，轻轻拍在他背后“将台”大穴之上。

南宫平断剑乘势一送，笔直刺入点苍燕肩骨之下，点苍燕亦是一声惨呼，鲜血飞激而出。

南宫平精神一震，黑天鹅惊呼道：“二师兄，二师兄……”

点苍燕口喷鲜血，颤声道：“二弟，快……走……”扑地翻身跌倒。

只听黑暗中突地传来一阵急剧的马蹄声，一人遥遥大喝道：“南宫庄主，南宫兄，小弟司马中天一步来迟了。”

蹄声自远而近，晃眼便来到近前，“铁戟红旗震中州”司马中天，鲜衣怒马，手挥铁戟，狂呼而来，只见一串泥水飞溅。

这看满中州的老英雄一带马缰，竟飞马驰上了石阶，厉呼道：“南宫兄莫惊，司马中天来了！”挥子一戟，带着一股急风，直击龙飞。

南宫平目光望处，只见他座下怒马的马蹄，竟已将踏在古倚虹身上，惊呼一声，急窜而去，双掌急伸，竟生生托住了那两只马蹄！

怒马一声惊嘶，司马中天一戟微偏。

龙飞怒喝一声，反手抓住了朝头。

司马中天惊呼道：“龙……龙大侠……”这才看清与南宫常恕动手的竟是龙飞。

暗林中突地传来一声阴恻恻的长笑，四道灯火，骤然一起熄灭，乐声也随之寂然。

风雨呼啸，大地一片漆黑，几乎伸手难见五指！

就在这刹那之间——

南宫夫人一声惊呼，龙飞厉喝一声，回手一拉，将司马中天扯下马来，和身一滚，抱起古倚虹，向黑暗中狂奔而去。

南宫平双手托住马蹄，动也不敢动一动。

鲁逸仙微微一怔，黑天鹅长剑急挥，连环进手，一连攻出五剑，耸肩一跃，一脚踢开窗户，“唰”地窜了出去。

鲁逸仙只怕他在窗外埋伏，脚步动一动，终是没有追出。

黑暗中弥漫着杀机，众人心头，俱是大为警惕，谁也不敢妄动一步，这期间“铁朝红旗震中州”司马中天江湖历练最是老练，只听健马不住长嘶，突地翻身一跃，跃到马上，伸手一带马缰，南宫平和身一滚，健马已直冲入厅。

司马中大探怀取出了火把一连晃了两晃，哪知火把却已湿透，再也点它不着，“轰”地一声，他连人带马撞到高堆的木箱上，上面几只箱子，“砰”然落了下来，箱盖俱都震开，里面的珍宝，散得一地，黑暗中闪闪发光。

大厅中终于有了光亮，南宫夫妇、南宫平、鲁逸仙，身形展动，聚到一处。

司马中天手掌仍自紧紧握着马缰，翻身站了起来，轻轻拍了拍马鬃，低声道：“马儿马儿，你没事么？”

要知道这匹马随他闯江湖多年，的是万中选一的良驹，司马中天平日将它爱如性命，此刻不顾自己身上疼痛，倒先问起马儿的安危。

健马仰首一声长嘶，南宫平低低呼道：“大哥，大哥……”

南宫常恕一把掩住他的嘴巴，突见寒光一闪，一柄长剑，急地飞来，南宫常恕子掌一推，两人一起退开一步，“呼”地一声，长剑自他两人之间飞过，却笔直插入了马腹。

那健马方自立起，此刻惨呼一声，向厅外直窜出去，司马中天大惊之下，紧握马缰，哪知马缰竟断成了两段。

健马一冲而出，一个点苍剑手惨呼一声，竟被乱蹄踏死，他方才伤重之下，情急拼命，脱手掷出长剑，哪知剑未伤人，却伤了马，而他自己此刻竟也被马蹄踏死！

司马中天狂呼一声，举步追去，南宫常恕反手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沉声道：“司马兄，那匹马已是无救了。”

只见健马一步踏空，在长阶上直滚下去，嘶声渐渐微弱，终于寂绝无声。

司马中天呆呆地望着石阶，道：“马儿，马儿……”目中簌簌流下泪来。

“南宫平闪目四望，低低道：“大哥……”

南宫常恕沉声叹道：“他两人此刻本性已失，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只怕……”他虽然住口不言，但言下之意，自是在说他两人凶多吉少。

南宫平怔了半晌，目光闪动，突地一把抓起了“点苍燕”，恨声道：“你说，你说，你们‘点苍派’是以什么药物迷住我大哥的？”要知他除了师傅

之外，便最是敬服龙飞，此刻心中自是悲愤。

点苍燕嘴角满是鲜血，半截断剑，仍是插在肩骨之下，此刻已是气奄息息，微微张开一线眼帘，缓缓道：“点苍派中，从无使用迷药的人。”声音虽微弱，但语气却仍是截钉断铁。

南宫平怒道：“放屁，若不是你点苍派，是谁下的迷药？”

点苍燕阖上眼帘，闭口不语。

南宫平怒极之下，方待一掌击去，只听南宫常怒道：“平儿住手！”缓缓托起点苍燕的身子，沉声叹道：“我也知点苍弟子，绝非使用迷药之人，我更知道今日你们如此做法，实是情非得已……”

点苍燕闭目不语，但眼角却已泪光隐现。

南宫常怒接口道：“你点苍派今日，虽然大伤元气，但点苍派数百年的根基，又岂是一夕可毁！”

点苍燕嘴角牵动，似乎微笑了一下。

南宫常怒缓缓道：“将来点苍派重振基业之时，江湖中若有人说点苍弟子不过只是些专会施用迷药，又会以裸女色相……”

点苍燕突地张开眼来，叱道：“住口！”

南宫常怒道：“你若不愿你点苍派的名声被污，就该说出此中究竟，否则……唉！今日之事，有目共睹，我虽不信，却又不得不信了。”

点苍燕呆了一呆，目中光芒闪动，缓缓道：“我那三弟呢？”

鲁逸仙道：“你点苍派虽与我等为敌，但我等却并未以你等为仇，天鹅道人，我等已放他走了。”

点苍燕又自默然半晌，突地长叹一声，道：“今日你等着想生出南宫山庄，只怕是难如登天了。”

南宫常怒道：“此话怎讲？”

点苍燕道：“你们若要寻找生路，只有将这批珍宝，俱都送出，否则……”

南宫常怒变色道：“莫非‘群魔岛’已有人来么？”

点苍燕合上眼帘，缓缓点了头，满厅中人俱都面色大变。

南宫平惶声道：“如此说来，我大哥难道是落在‘群魔岛’的手中！”

点苍燕颌首道：“群魔岛中之人，本将你‘南宫山庄’太过低估，是以未曾派出高手前来，只令一个门下的侍者，带着那批女子及野兽，说是前来助我点苍派攻下此庄，哪知一向不露武功的南宫庄主夫妇，竟是如此高手，此刻他们暂息旗鼓，必定是在准备更厉害的后着。”说到这里，气息喘喘，似已不支。

司马中天反手一抹泪痕，大声道：“兵来将挡，水来土淹，我司马中天倒要看看‘群魔岛’中之人，有什么了不得的身手。”

南宫常怒却是忧形于色，长叹道：“多承道长明言，在下感激不尽，道长如不嫌弃，在下这里还有些救伤之药……”

点苍燕凄然一笑，截口道：“我已被尊夫人一掌震断心脉，即使令公子不补上这一剑，已是无救的了。”

南宫常怒黯然一叹，道：“这……这……”

点苍燕叹道：“庄主放心，我虽将死，却绝无记恨各位之意，否则我又怎肯说出这番话来，只望各位日后有机缘，能助我师弟重整点苍派的基业。”

他语声断续，气息更是微弱。

南宫平心头忽然一动，接口道：“那‘群魔岛’中之人，一击不成，纵

有后着，也要去约些援手，此刻山庄之外，必定十分空虚，我们不如乘机出去，总比在这里束手待毙要好得多。”

鲁逸仙立刻答应道：“正是，我们冲将出去之后，再设法与那‘诸神殿’的使者联络……”

司马中天道：“此计大妙，南宫兄，小弟外面还有十数匹铁骑接应，只是……”

南宫平目光一转，已知他言下之意，接口道：“司马前辈旗下的镖头，此刻正在后厅将息，小侄立可将他们寻出。”

司马中天冷“哼”一声，横目瞪了南宫平一眼，他听了郭玉霞的恶意中伤，此刻还对南宫平有些不满，只是此时此刻，不愿说出口来。

南宫平却未留意他的神色，话声方了，转身奔入后厅。

南宫常恕面沉如水，听他三人一句接着一句，似乎将事情安排得甚是如意，只是黯然叹息一声。

鲁逸仙道：“大哥大嫂，你们可还有什么东西要收拾的么？”

南宫夫人幽然一叹，缓缓说道：“我和你大哥此后已是无家可归的人了，还有什么东西好收拾的。”转目四望，只见四下一片黑暗凄凉，想到昔日的繁荣热闹，面色不禁更是黯然。

鲁逸仙怔了一怔，垂下头去，南宫常恕却仰天朗笑道：“夫人，这些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你平日最是豁达，今日怎地也落了俗套，只是……”

突听厅后南宫平惊呼一声，踉跄奔入厅来。

南宫常恕变色道：“什么事？”

南宫平满面俱是惊惶之色，道：“全部死了！”

众人俱都一震！

南宫平道：“他们人人俱已被人震断心脉而死，胸口似乎尚有微温，显见是方死未久。我震开窗户一望，四下却一无人影。”

众人面面相觑，心下俱都大是骇然，这些人就在厅后被人一起震死，大厅中这许多武林高手竟无一人听到消息。点苍燕缓缓张开眼来，颤声道：“迟了，迟了……武林群魔……已经……未了……”突地双睛一凸，一口气再也接不上来，脉息顿绝。

风仍狂，雨仍急，一阵风吹入厅来，将散落在地上的几粒明珠，远远吹到一滩鲜血中去……

第一十五章 长笑天君

风雨之中，人人心头俱是异样的沉重，南宫常恕缓缓放下了点苍燕的尸身。

南宫夫人取出一方丝巾，替南宫平扎起了臂上的伤口，轻轻道：“孩子，你挥一挥手，看有没有伤着筋骨。”

南宫平挥了挥手，只觉心中热血，俱已堵在一处，哽咽道：“没……有……”

鲁逸仙看到这母子相依之情，想到自己一生孤独，不禁黯然垂下头去，无言地拾起了脚边的一把酒壶，轻轻摇了两摇，听到壶中仿佛还剩有几滴余酒，掀开壶盖，仰首一吸而尽，举手一挥，将酒壶抛出厅外，“空空”一串声响，酒壶滚下了石阶。

司马中天双拳紧握，只听黑暗中又自响起一阵马蹄之声，听来似乎还不止一两匹马。

南宫常恕抬头道：“司马兄，可是你留在庄外接应的弟兄进来了？”

司马中天一步掠至阶头。

只见四匹健马，冒着风雨缓缓驰来，定睛一望，马鞍上却竟无一人，只有最后一匹马上，斜斜地插着一杆红旗，狂风一卷，连这杆红旗也都被风吹到地上，晃眼便被污泥染成赭色。

司马中天心头一震，倒退三步，身子摇了两摇，——手扶住门框，喃喃道：“完了……完了……”

南宫常恕失色道：“难道庄外的弟兄也遭了毒手么？……”

司马中天缓缓道：“有马无人，自是凶多吉少了……”突地双臂一振，仰天厉喝道：“群魔岛的鼠辈，匹夫！有种就出来与我司马中天一较高下，暗中伤人，算得是什么好汉！”

喝声之中，他一把抄起了方才落在石阶上的铁戟，狂挥着冲下石阶，戟风呼呼，将风雨都激得荡在一边，那四匹健马一声惊嘶，放蹄跑了开去！南宫常恕失声道：“司马兄……”

话声未了，只见暗林中突有三团黑影飞出，司马中天手腕一震，竟将这长达丈余的铁戟，震起三朵就花，“夺夺夺”三响。将三团黑影一起挑在铁戟尖锋之上。

南宫常恕大惊之下，亦自飞身掠下石阶，一把拉住司马中天肩头，沉声道：“司马兄，镇定些！”

司马中天连声厉叱，却身不由主地被他拉上石阶，众人目光望处，心头不禁又是一寒，那铁戟顶端三根尖锋之上，挑着的竟是三颗血淋淋的人头！

南宫常恕只怕司马中无情急神乱，手掌一挥，连拍他身上七处穴道。

司马中天只觉心头气血一畅，望着戟上的人头，呆呆地愣了半晌，颤声道：“果然是你们……”“”地一声，铁戟失手落在地上！

鲁逸仙以拳击掌，恨声道：“群魔岛中，难道当真都是只会暗中伤人的鼠辈……”

此时满厅中人，情绪俱都十分激动，鲁逸仙目光一扫，大声道：“我就不信他们都有三头六臂，就凭你这一身武功，难道……”

南宫常恕沉声道：“二弟。”他语声中似乎有一种镇定人心的力量，就只这轻轻一唤，鲁逸仙便立刻住口不语，南宫常恕道：“姑不论敌势强弱，

但敌暗我明，我等便已显然居于劣势。若再不能镇定一些，以静制动，今日之局，岂非不战便可分出胜负。”

南宫平垂下头去，目光凝注着血泊中的明珠。

鲁逸仙默然半晌，缓缓道：“如此等待，要等到何时为止呢？”

司马中天霍然回过头来，厉声道：“我宁可冲入黑暗，与他们一拼生死，也不愿这样等在这里，这当真比死还要难受。”

南宫平目光一转，笔直望向他爹爹，他口中虽未说话，但是他目中所闪动的那种兴奋的光彩，实已无异明显他说出了他心中的意向，宁可立刻决战生死，也不愿接受这难堪的忍耐。

南宫常怨苦叹一声，缓缓道：“生死之事小，失约之事大，我南宫一家，自始自终，从未有一人做过一件失约于人的事。今日我南宫世家虽已面临崩溃的边缘，却更不能失约于人，无论如何，也要等到那‘诸神殿’的使者到来，将这一批财物如约送去，否则我南宫常怨，死难瞑目。”

他说得异常缓慢，却也异常沉重，一字一句间，都含着一种令人不可违背的力量。他话一说完，便再无人开口，呆望着窗外的漫天风雨，各各心中俱是满腹的心事。

南宫夫人轻轻道：“平儿，可要换件干净的衣服？”她的注意之力，似乎永远都不离她爱子身上。

南宫平感激地摇了摇头，鲁逸仙哈哈笑道：“别人看了他这身衣裳，有谁相信他是南官庄主的独子，我看与我走在一起，反倒像些。”

南宫夫人轻轻一叹，道：“今日我和你大哥若有不测，你倒真该好生看顾这孩子才是，他……”

鲁逸仙双目一张，精光四射，仰天笑道：“你两人若有不测，我难道还会一人留在世上么？”

南宫夫人道：“你为何不能一人留在世上，这世上要你做的事还多得很呢！”

鲁逸仙道：“我为何要一人活着，世上的事虽多，我也管不着了，与你两人一起去死，黄泉路上，倒也热闹得很，总比我日后一人去做孤魂野鬼好得多，大哥，你说是么？”

南宫常怨叹息着微笑了一下，南宫平心中却不禁大是感慨，突见司马中天精神一振，大喝道：“来了……”

只听一阵轻微而缓慢的脚步声自风雨中传来，脚步声越来越近，众人心情也越来越是紧张。

南宫夫人悄悄倚到南官常怨身侧，却又反手握住了南官平的手掌。

鲁逸仙目光一望，眉宇间突有一丝黯然的神色闪过，他一步掠到厅门，一阵风雨打湿了他的面颊。

石阶上终于现出三条人影，一步一步地缓缓走了上来，来势竟似十分和缓，仿佛没有什么恶意。

鲁逸仙大喝道：“来人是谁？若不通名，便将你们当强盗对付了！”

这当中一条人影，轻轻咳嗽一声，黑色中只见他头颅光光，似是一个出家僧人，脚步一抬，忽然来到鲁逸仙面前，鲁逸仙愕了一愕，挺起胸膛不让半步。这僧人沉声道：“老衲不常走动江湖，便是说出名字，施主也不会认得的。”

鲁逸仙凝睛一望，只见他浑身水湿，白须斜飞，神色之间。似乎另有一

种庄严和穆之气，不禁立刻消除了几分敌意。另两人也随之而上，一人头戴笠帽，身穿蓑衣，手中倒提一口水淋淋的麻袋，笠帽一直压到眉下，黑暗中更看不出他的面目，一人高髻乌髻，蓝袍白袜，却是个道人。

这三人装束虽不同，但俱是白须皓然，神情间也似颇为安详。

鲁逸仙道：“此间时值非常，三位来此，是为了什么？”语气之间，显已大为和缓。

白发僧人双掌合十，微微一笑，道：“老衲此来，正是为了‘南宫山庄’的非常之变，施主若不怀疑，老衲进去后自当源本奉告。”

鲁逸仙微一迟疑，这三人已迈步走入了大厅。

南宫平心头一动，忖道：“此刻山庄外杀机重重，这三人怎会如此安详地走了进来？”心里不觉有些怀疑，抬眼一望，只见他爹爹面上却仍然是十分镇定，便也放下了心事。

白发僧人一步入厅，立刻高喧一声佛号，缓缓合上眼帘，似乎不忍看到厅中的血腥景象，敛眉垂目，缓缓道，“为了一些身外之物，伤了这么多人命，施主倒不觉罪孽太重么？”

南宫常恕叹道：“此举虽非在下本意，实乃无可奈何之事，但今日过后，在下必定要到我佛座前，忏悔许愿，洗去今日之血腥！”

白发僧人双目一张，道：“施主既有如此说法，显见还有一点善心未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施主你为何不将这些惹祸的根苗，化作我佛如来的香火钱，为子孙儿女结一结善缘。”

众人面色俱都微微一变，南宫常恕道：“在下虽有此意，只可惜这些钱财，早已不是在这样的了。”

白发僧人微笑道：“出家人戒打诳语，这些钱财明明还在施主身边，怎会早已不是施主的了？”

司马中天大喝一声，道：“就是他的，不化给你又当怎地，难道你还想强讨恶化么？”

白发僧人仍是面带微笑，不动声色，仰天笑道：“施主们若不愿来讨这个善缘，那么此间就非老衲的事了。”袍袖一拂，倒退三步，缓缓接口道：“但老衲与施主今日既有见面之缘，等到日后施主死了，老衲必定吟经超度施主们亡魂。”

众人面面相觑，司马中天厉喝道：“我死了也不要你管，快些与我出去……”

蓝袍道人哈哈一笑，道：“施主你印堂发暗，气色甚是不佳，万万不可妄动人气，否则必有血光之灾，切记切记。”

司马中天胸膛起伏，满面怒容。

那蓑衣老人缓缓走到他身前，突然伸手一掀笠帽，冷冷道：“你难道不信他的话么？”

司马中天怒道：“不信又怎……”抬目一望，只见这蓑衣老人鼻子以上，仿佛一只被切烂的西瓜，斑斑错错，俱是刀疤，头发眉毛，俱都刮得干干净净，双目之中，闪闪发出凶光，生相之狰狞凶恶，竟是自己平生未见，下面的话，不禁再也说不下去。

南宫夫妇、南宫平心头俱是一惊，鲁逸仙更是大为后悔，不该放这三个人进来。

蓑衣老人哈哈笑道：“莫怕莫怕，我长相虽然猛恶，心里却慈悲得很，

是个规规矩矩的生意人，他两人来此化缘，还是空手来打秋风，我却是带了货物，公公道道地来做生意的。”笑容一起，面目更是狰狞，笑声铮铮，有如铜槌打击在铁鼓之上。

南宫平、鲁逸仙、司马中天面色凝重，静观待变。

南宫常恕微微一笑，道：“阁下带了些什么货物，怎不拿出让大家看看。”

蓑衣老人道：“南宫庄主果然也是个生意人……”手掌一反，将麻袋中的东西俱都倒了出来，竟是一袋被雨水冲得有如腐肉般苍白的头颅。苍衣老人大笑道：“这货色保证新鲜，一颗头颅换一口箱子，你看这买卖可还做得！”笑声凄厉，令人心悸。

南宫常恕冷冷道：“一颗头颅，换一口箱子，这买卖倒也使得，只是这货色还不够新鲜。”

蓑衣老人道：“你可是要更新鲜些的？”

南宫常恕身子一闪，突然提起一口箱子，沉声道：“着是你立刻切下自己的头颅，这口箱子，便是你的！”

蓑衣老人哈哈笑道：“买卖不成仁义在，庄主又何苦要我的命呢？”双手乱摇，回身就走。

众人不禁一愣，只见蓑衣老人头也不回，突地左脚一勾，挑起一颗头颅，直击司马中天的面门，身躯乘势一转，右掌搭上南宫常恕的箱子，左掌斜劈南宫夫人的肩头，右腿一挑，又有一颗头颅飞起，“呼”地一声，笔直飞向鲁逸仙，风声虎虎，仿佛一柄流星铁槌。

司马中天方自一愣，只见一颗人头，直眉直眼地飞了过来，一时间竟不及闪避，抬手一掌，挥了过去，直将人头劈开数丈，飞出厅外，这才想起这头人的眉目似是熟悉，竟是自己旗下一个镖师，心头一凛，仿佛隔夜食物，都要呕吐而出，厉喝一声，“呼”地一拳击出。

鲁逸仙身躯一闪，滑开数尺，只听身侧风声掠过，“砰”地一声，一颗头颅击在墙上。

南宫常恕五指一紧，紧握掌上铜环，只觉一股大力，自箱上传来，急忙加劲反击。

南宫夫人拧腰错步，手掌反切蓑衣老人的手腕。

蓑衣老人哈哈一笑，身子倏然滑开，南宫常恕箱子推出，司马中天收拳不住，“砰”地一声，击在箱上，木箱四散，箱里的珍宝，洒满一地。

南宫平心头不禁暗中吃惊：“这老人手脚齐用，一招四式，连攻四人，仍有如此威力，武功端的令人骇异，怎地武林中却从未听过此人的来历。”

白发僧人微微一笑，道：“南宫檀越内力不错，南宫夫人掌势轻灵，若以文论武，两位已可算得上是举人进士间的人物，至于这位施主么……”他目光一望司马中天，笑道：“却不过只是方自启蒙的童生秀才而已，若想金榜题名，还得多下几年苦功夫。”

鲁逸仙冷冷道：“我呢？”身形一闪，一招击向白发僧人。

蓑衣老人道：“试官是我，你算找错人了。”一步拦在鲁逸仙身前，斜斜一掌，自鲁逸仙双掌中直穿而出。

鲁逸仙双拳一措，“铁锁封江”，蓑衣老人手肘若是被他两条铁臂锁住，怕不立刻生生折断。

白发僧人微笑道：“好！”

蓑衣老人手腕一抖，一双铁指，突地到了鲁逸仙的面前，双指如勾，直

夺鲁逸仙双目。

鲁逸仙双掌锁人不成，又被人家锁住，当下大喝一声，陡然一足飞起。

白发僧人摇头苦笑：“不好！”

只见蓑衣老人左掌一沉，急切鲁逸仙的足踝，鲁逸仙这一足本是攻人自救，此刻却又变成被攻，眼见便要残目伤足，哪知他突地阔口一张，两排森森利齿，竟向蓑衣老人的手指咬了过去。

蓑衣老人微微一愕，撤招变式。

白发僧人哈哈笑道：“不错，不错，就凭这一口，已可选得上一个孝廉。”

蓑衣老人道：“这算什么招式！”

鲁逸仙道：“你没有见过么？嘿嘿！当真是孤陋寡闻得很。”

言语之间，两人已战在一处，刹那间便已拆了十余招，鲁逸仙招式飞扬洒脱，虽然有些不合拳理，但招式却是犀利已极，蓑衣老人竟奈何不得，两人拳来足往，司马中天竟看得愕在当地。

蓝袍道人微微一叹，道：“想不到当今武林中，还有三五个这样的好手，叫我下手将他们杀死，实在有些于心不忍。”

南宫平突地冷冷道：“群魔岛上，若都是你们这样的角色，那么江湖中人人畏之如虎的‘群魔岛’，看来也未见有如传说中那般可怖。”

蓝袍道人双目一张，道：“少年人，你怎知道我们是来自群魔岛的！”

南宫平冷笑一声，道：“外貌善良，心肠歹毒，言语奸猾，武功不弱，又都老得可以进棺材了，若非来自群魔岛，却是来自何处？”

蓝袍道人哈哈笑道：“好好，少年人果然有些头脑……”语声未了，南宫平已拾起地上一柄长剑，振剑击来，蓝袍道人避不闪，袖袍一拂，竟待以流云铁袖，卷去南宫平手中的长剑。

哪知南宫平这一剑看似沉实，却是虚空，剑尖轻飘飘一颤，手腕急地向左偏去，剑尖却自右刺来。

蓝袍道人一招流云铁袖，竟只括着南宫平一片剑影，南宫平掌中长剑，已刺向他左面咽喉，他实未想到达血气方刚的少年人竟会施出这般空灵的剑法，袍袖一振，倏然退出五步。

白发僧人双眉一皱，面现惊诧之色，道：“阿弥陀佛，小檀越学武已有多久了？”

南宫平道：“你管不着！”剑光缭绕，旋回而上，乘势向那蓝袍道人攻去。

白须僧人造：“看小檀越这般年纪，这般智慧，这般武功，老袖实在动了怜才之心，著肯随我回去，十年后便不难名登魔宫金榜，二十年后，便可夺一夺榜眼状元了。”

南宫平道：“我南宫平堂堂丈夫，宁死不肯与群魔为伍！”

白须僧人一惊道：“南宫平，你便是‘南宫山庄’的长子么？”

南宫平大喝道：“不错！”突然剑尖向对方袍袖一扫，身不由主地倒退三步。

白须僧人面沉如水，缓缓道：“南宫檀越，老衲对今郎已动怜才之意，本愿将南宫一家，俱都接回岛去，共享富贵，但施主你若还要坚持己意，老袖既不愿这批财物被‘诸神殿’上那般老儿用来为恶，更不唐令郎这样的人才被那些无知的糊涂老儿利用，今日说不得要大开杀戒了。”

南宫常恕心念一动，突地沉声道：“二弟，平儿，住手！”

南宫平身形一挪，倒掠而口！

鲁逸仙已自气息喘喘，全力攻出数拳，将蓑衣老人逼开三步，身形一转，窜到南宫常恕身侧，厉声道：“大哥你千万不要被这和尚言语打动，‘群魔岛’上，收容的俱是大好大恶之徒，‘诸神殿’里，归隐的却是武林中的仁义豪士，不谈别的，单论此点，‘诸神’、‘群魔’两地，谁善谁恶，已是昭然若见。今日事已至此，我们只有与这班魔头拼了。”

司马中天双臂一振，道：“正是，拼了！”

南宫常恕道：“此两地谁善谁恶，俱是出于传说，你我怎能骤下定论。”

白须僧人目光一转道：“阿弥陀佛，南宫檀越之言，当真是持平之论。”

南宫常恕面色一沉，道：“但南宫世家与‘诸神殿’订约已百多年，无论谁善谁恶，在下也不能毁了祖宗之约，今日之事，在下义无反顾，但今日之局，胜负却在未可知之数，司马中天镖头与我二弟合力，决战这位朋友，胜负参半，拙荆与犬子联手，也未见负于这位道长，是以今日成败关键，仅在于在下与大师之间的武功强弱而已，你我胜负一分，局势便可断定！”

白须僧人合十道：“甫官檀越之分析，虽不中亦不远矣，但以檀越你的武功，却万万不是老衲敌手的。”

南宫常恕沉声接道：“局势既是如此，那么你我何必去学那等市井小人，杀砍拼命……”

自须僧人苍眉一扬，目光闪动，截口道：“如此说来，施主是要与老袖两人革浊较量较量了。”

南宫常恕道：“在下正是此意。”

蓑衣老人突地厉声道：“此法绝不可行……”

鲁逸仙道：“大哥，还是小弟出手的好！”

南宫平道：“孩儿在此，怎能还要爹爹你亲自出手！”

自须僧人微微一笑，道：“令弟与令郎生怕你有失闪，都说此法绝不可行，这也是他们的孝悌之心，南宫檀越你……”

南宫常恕截口道：“吾意已决，大师之意如何？”

白须僧人道：“你我分出胜负之后又当怎地？”

南宫常恕道：“只要在下输了，南宫一家，任凭大师处置。”他说来截钉断铁，竟似胜算在握。

鲁逸仙等人本觉这自须僧人武功必深不可测，此刻心中不禁俱都为之大奇，但众人俱知南宫常恕一生谨慎，绝不会做出毫无把握之事，是以各自心中虽然惊疑，却俱都闭口不语。

白须僧人目光一转，哈哈笑道：“老袖虽有意如此，怎奈我这两位伙计却未见得肯答应。”

蓝袍道人、蓑衣老人面色森严，齐声道：“绝不答应！”

鲁逸仙等人心中却又不禁大奇，此事明明于他们有利。而这两人此刻却严词加以拒绝。

南宫常恕双眉一展，仰天笑道：“果然在下猜得不错……”

白须僧人变色道：“什么不错？”

南宫常恕笑声一顿，缓缓道：“人道得意夫人易容之术，妙绝天下，今日一见，果然名下无虚，只可惜夫人你智者千虑，毕竟还是忘却了一事。”众人心头俱部一震，只见那自须僧人目光一闪，道：“忘记了什么？”

南宫常恕道：“夫人你虽然满口出家人的口语，却忘了出家僧人的头顶

之上，怎会没有受戒的香火戒痕，掌中不持佛珠，手掌不住合十，满身袈裟佛衣，脚下却穿着一双文士朱履，最不该是夫人虽将面容妆得满面庄严，目光却不住问动，哪里似个得道高僧。”

他语声微顿，厉声道：“夫人你虽然心智灵巧，样样皆能，但若是武功高些，在下也无法试出你究竟是谁，只可惜你自知武功稍弱，始终不敢与我动手，看来武林中人，纵有万般巧技，也是假的，只有武功深绝，才是根本之计。”

白须僧人怔了半晌，突地“咯咯”一笑，道：“这虽然怪我将你们的智慧估量得太低了些，是以略为大意，但你能看破我的假装，终也算是不容易的了，我先前又不该施出那还未练熟的‘荡魄魔音，销魂艳舞’，让你猜出得意夫人必在左近，最不该的是，我竟然装成一个和尚，普天之下，又有哪个和尚生着我这样一双眼睛呢！”

众人凝目望处，只见她面色虽然庄严，但眼波却是流荡已极，心中不禁俱各叹服，一是暗赞这“得意夫人”的易容之术，果然妙绝人间，再来却是叹服南宫常恕的目力，这和尚自入大厅，人人可见，怎地除了南宫常恕外，竟无一人看出他是“得意夫人”易容而成的呢。

只见她笑语声中，手掌一面在脸上轻轻勾动，突地双手一扬，那道貌岸然的白须僧人，便赫然变成了个艳光照人、徐娘未衰的中年美妇。

南宫常恕道：“夫人行藏既露，还不赶快退去，难道真想血溅此地么？”

得意夫人秋波一转，笑道：“我三人与你五人动手，实在较为弱些……”语声娇脆，与方才的苍老口音，截然而异。

南宫常恕冷笑道：“夫人分析局势，也当真是持平之论。”

得意夫人笑遣：“只可惜南宫庄主你智者千虑，却也毕竟忘了一事。”

南宫常恕道：“忘了什么？”

得意夫人“咯咯”娇笑道：“你忘了得意夫人除了易容变音之外，还有一件妙绝天下的绝技……”

南宫常恕心念一转，面色大变，脱口道：“施毒……”

得意夫人，道：“不错，又被你猜对了，只可惜你已猜得大迟了些……”

南宫常恕身形一迟，低叱道：“快闭住气。”

得意夫人笑道：“我说迟了，就是迟了，你们此刻，都早已吸入了我无味无形的毒气，不出半个时辰，便要全身溃烂而死，此刻再闭住呼吸，又有何用？‘得意夫人’一生得意，若是常常失意的话，江湖中人怎会将我称作‘得意夫人’呢？”

她伸手一拂鬓角，得意地娇笑道：“你们此刻若是立刻回心转意，乖乖地听我的话，我也许还会大发慈悲，解开你们的剧毒，否则的话，再过半个时辰，纵有华佗复生，也救不了啦。”

南宫常恕面上一片惨白，沉声道：“花言巧语，一派胡言，你纵然舌巧如簧，也难令人相信。”

得意夫人秋波一转，笑道：“你口上虽硬，其实心里早已相信了，是么？因为你早已听得江湖传言，得意夫人的‘得意散魂雾’，无色无味，若不早服解药，三丈方圆之内，无论人言，沾上了点都活不过一个时辰，只可惜这毒雾还不能及远，我辛辛苦苦化装成个慈眉善目的和尚，淋着大雨，一步一步地走来，为的就是要使你们不加防范，我才能不费吹灰之力地走入这间大厅，不费吹灰之力地把你们毒死。”她吐语如莺，娇柔甜美，眼波流转，

荡人心魄，南宫平心念一转，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郭玉霞来，暗忖道：“天下心肠狠毒的妇人，怎地全都是如此模样！”

只听鲁逸仙大喝一声：“好个毒妇，我和你拼了！”

司马中天亦俯身抄起了地上的铁戟，蓑衣老人、蓝袍造人身形一闪，拦在他们面前。

得意夫人冷冷道：“你们还不快些求我，难道不要命了么？”

司马中天身形微微一顿，突地想起了自己的妻子身家。

鲁逸仙厉声道：“我早已活得够了。”双拳雨点般击出。

得意夫人道：“你活得够了，难道别人也活够了么？”

鲁逸仙拳势一顿，倒退三步，转目望去，只见司马中天神情沮丧，南宫常恕面沉如水。

南宫夫人的目光，黯然望着她的爱子。

鲁逸仙只觉心头一寒，暗叹一声：“罢了。”忖道：“鲁逸仙呀鲁逸仙，你孤家寡人，无儿无女，自不将生死之事，放在心上，人家妻子俱全，又怎能和你一样？何况她正值盛年，你怎能凭一时冲动，害她丧身？”

要知他性情偏激，情感热烈，是以才会为了心上失意而隐姓埋名二十年，千方百计，弄来巨万家财，自己却衣食不全，此刻一念到此，但觉心头一片冰凉，垂手而立，再也说不出话来。

南宫夫人黯然忖道，“鲁老二为了我们忍气吞声，其实我又何尝将生死之事放在心上，只是平儿……”目光转向南宫常恕，夫妻两人目光相对，心意相通，一时之间，唯有暗中叹息。

南宫平暗叹忖道：“我虽有拼命之心，但又怎能轻举妄动，害了爹爹妈妈，只是我大哥的事，却不能不问。”抬起头来，大声道：“你怎地将我大哥龙飞害成那般模样？此刻他到哪里去了？”

得意夫人微笑道：“只要你乖乖听话，你大哥的事我自然会告诉你的。”秋波一转，接道：“此刻天已快亮了，毒性也即将发作，你们既不战，又不降，难道真的就在这里等死么？”

南宫常恕突地冷笑一声，道：“夫人且莫得意，普天之下，绝无不可解的毒药……”

得意夫人“咯咯”娇笑道：“你不要说了，我知道你兜着圈子说话，无非想套出我这毒药的来历，老实告诉你，我这毒药，普天之下只有两家，换句话说，天下也只有这两家的解药可救，但其中一家却远在塞外，你此刻纵然插翅飞去，也来不及了。”

南宫平心头突地一动，南宫夫人已缓缓叹道：“你到底要我们怎样，才肯将……”

话声未了，只听“咕”地一声，一只毛羽漆黑的“八哥”，穿窗飞了进来，落在一只箱角之上，两翼一振，抖落了身上的水珠，仰首“咕”地长鸣一声，其鸟虽小，神态却是十分神骏。

南宫常恕双眉突地一展，大喜道：“来了来了！”

只见那八哥微一展翅，轻轻落到南宫常恕肩上，学舌道：“来了来了……”石阶下“叮”的一响，厅门前突地出现了一条高大的人影，有如山岳般截断了门外吹入的风雨。

在这惊人魁伟的身躯上，穿着的是一件质料异常高贵的锦衣，但是他穿得却是那样漫不经心，对襟上七粒钮扣，只懒散地扣上了三粒，衣襟敞开，

露出了那铁石般壮健的胸膛，也露出了胸膛上乱草般生着的那一片黑茸的胸毛，正与他懒散地挽成一个发舍的漆黑头发，相映成趣。

发际之下，是两道剑一般的浓眉，左目上盖着一只漆黑的眼罩，更增加了他右目的魅力，左臂懒散地垂在膝上，右臂拄着一支漆黑的铁拐，右腿竟已齐膝断去，他发亮的眼睛只要轻轻一扫，世上任何事都似乎逃不过他眼底。

而此刻，他眼帘却是懒散地垂着的，这种懒散而漫不经心的神态，使得这铁一般的大汉更有了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

刹那间大厅中所有的目光俱被他吸引，得意夫人身躯一振，眼波中立刻泛起一种奇异的目光。

那八哥“咕”地一声，飞回他肩上。

南宫常恕微一抱拳，道：“候驾已久，快请进来。”

那大汉缓缓点了点头，道：“这就是令郎么？”目光一亮，霍地凝注到南宫平面上，光芒一闪，便又垂下，抬起手掌，轻轻抚摸着刮得发青的下巴，半张着眼道：“好好……是条汉子……”

得意夫人悄悄滑入了阴黯的角落，双手一垂，缩入袖里。

蓝袍道人、蓑衣老人身形木然，面色凝重，瞬也不瞬地望着这独眼巨人。

那大汉懒散地微笑一下，头也不回，缓缓道：“不要动手了，你那‘得意散魂雾’，对我是绝无用处的。”语声懒散而雄浑，有如天外鼓声一般，激荡在空阔而宽大的厅堂里。

得意夫人身子一震，袖管重落，那大汉铁拐“叮”地一点，巨大的身形，缓缓走了进来，颌首道：“好好，这些箱子都备齐了……”

那八哥咕咕叫道，“好好……”

蓝袍道人、蓑衣老人目光一错，交换了个眼色，齐地悄悄展动手形，向这大汉后背扑来。

那大汉头也不回，轻叱道：“莫动！”

蓝袍道人、蓑衣老人手掌虽已伸出，但身不由主地停了下来。

独眼大汉缓缓转身，懒懒笑道：“多年不见，你两人怎地还爱于这种鬼鬼祟祟的勾当……”

蓝袍道人干笑一声道：“多年不见，贫道只不过想对敌人打个招呼而已，怎会有暗算你之心呢？”

独眼大汉瞑目道：“好好……”伸手抚摸着那八哥的羽毛：“你两人总算也寻着‘群魔岛’了，那么，今日到这里来，定必是要和我作对的，是吗？”

蓑衣老人大声道：“不错！”脚步一缩，倒退一步，目光炯炯，再也不敢眨动一下。

独眼大汉淡淡地望了他一眼，晒然一笑，转身道：“南宫庄主，令郎既已来了，箱子又已备齐，若有好酒，不妨拿两缸来，吃了好走！”

蓑衣老人厉声道：“我知道你不将我们看在眼里，但今日若想将箱子搬出此地，却是难如登天。”

蓝袍道人咯咯笑道：“我两人武功虽不如你，但以二敌一，你却也未见得占什么便宜，何况……嘿嘿！南宫一家，说不定还是站在我们这边的。”

独眼大汉眼也不睁，缓缓道：“好好……你两人不论我也知道，但那大姑娘今日若不将解药乖乖送上，她还活着走出‘南宫山庄’么？”

得意夫人面色一变，却娇笑道：“哟！你不要我走，我就陪着你。”

独眼大汉懒懒笑道：“好好……无头翁、黑心客，你两人快将她抓过来，

待我让她舒服舒服。”

司马中天心头一惊，原来这两人竟是“无心双恶”，难怪武功如此精绝，手段如此毒辣。

风尘三友亦是微微色变，只有南官平入世不久，却不知道这百十年来，江湖上血腥最重的“无心双恶”的来历。

只见蓑衣老人无头翁阴恻恻笑道：“我两人将她抓来？……嘿嘿！你入了‘诸神殿’后，怎他说话都有点疯了。”

独眼大汉冷冷道：“你两人难道已活得不耐烦了，不想要解药了么？”

无头翁、黑心客齐地面色一变，齐声道：“你说什么？”

独眼大汉哈哈笑道：“原来你两人还不知道……好好，我且问你，你两人可曾先嗅过解药么？”

“无心双恶”心头一震，面色大变，独眼大汉大笑道：“你而人只当她故意说些话来吓唬南官家人的，其实没有真的施出毒雾来，只因你两人也未看出她是在何时施毒的，是么？”

黑心客面色越发铁青，无头翁头上的刀疤条条发出红光。

得意夫人轻笑道：“不要听他胡说。”笑声却已微微颤抖起来。

“无心双恶”一起霍然转身，黑心客道：“你真的施了毒么？”

得意夫人面容灰白道：“有……没有……”她不知该说“有”抑是该说“没有”，一时之间，再也无法得意起来。

无头翁脚步移动，一步步向她走了过去，一字字道：“拿解药来！”

独眼大汉仿佛笑得累了，斜斜倚在木箱上，缓缓道：“真的解药嗅过之后，会一连打七个喷嚏，你切莫被她骗了。”

得意夫人脚步后退，惶声道：“他……他骗你的！”

无头翁厉声道：“你若不拿出真的解药来，我就将你切成三十八块，一块块煮来下酒。”

黑心客冷冷道：“她嫩皮白肉，吃起来滋味定必不错。”

独眼大汉悠然笑道：“只可惜有些骚气，不过也将就吃得了。”

得意夫人花容失色，颤声道：“我拿……给你……”缓缓伸手入怀，突地手掌一扬，十数点寒星，暴射而出，她身躯一掠，已穿窗而去。

黑心客袍袖一扬，无头翁双掌齐挥，“呼”地两声锐风，震飞了暗器，脚下不停，大喝一声：“哪里走！”“嗖嗖”两声，跟踪而出，另一点寒星却斜斜击向南官平，南官平微一抬手，正待将这点寒星接住，看看这究竟是什么暗器！

突觉手腕一麻，“叮”地一响，寒星远远飞出，那独眼大汉不知何时，已来到他身畔，左手两指，轻轻一敲他手腕，右臂一抬，肋下铁拐一点，震飞了那点寒星，如此魁伟的身躯，来势竟比弯箭还快。

南官平怔了一怔！

独眼大汉又已恢复了懒散的神态，一点一点地走了回去，倚在木箱上，缓缓道：“那玩意碰不得的。”那八哥稳稳地站在他肩上，咕咕叫道：“动不得的。”

南官平茫然道：“动不得的？”

独眼大汉手摸下巴，嘻嘻一笑，道：“那位大姑娘虽然没有真的能施之无形的毒粉毒雾，但暗器之上，却是绝毒无比，是碰不得的，我这条腿就是在火焚‘万兽山庄’时沾着她老公的暗器一点，差点连老命都送掉了，到后

来还是要生生切了去。”

众人齐地一惊，司马中天脱口道：“你说什么？”

独眼大汉目中淡淡地露出一丝嘻弄嘲笑的光芒，缓缓笑道：“世上哪里会有完全无色无味、又能在别人完全不知不觉中放出的毒物，若有这种东西，那大姑娘莫非就可以横行天下了”

他目光轻轻扫过众人发愕的面容，接道：“得意散魂雾，只不过是一种淡淡的毒烟而已，仍然肉眼可见，我早已领教过了，方才我那般说法，只不过是要他们自己狗咬狗地先打一气，教那位大姑娘尝一尝‘无心双恶’抽筋剥皮的毒刑，哈哈！她哪里拿得出教人连打七个喷嚏的解药来，只是……这位大姑娘也不是好惹的，到头来‘无心双恶’只怕也占不到什么便宜。”

他满含嘲弄的笑声，荡漾在大厅中，使得这死气沉沉的厅堂，立刻有了生气。

司马中天浓眉一扬，仰天笑道：“好好，老夫竟险些叫她骗了。”

独眼大汉晒然望他一眼，冷冷道：“若是不怕死的人，她是骗不倒的。”

司马中天怔了一怔，大喝道：“你难道不怕死么？”

独眼大汉道：“谁说我不怕死，不怕死的人，都是呆子。”

司马中天怔了半晌，突地黯然垂下头去，喃喃道：“你是不怕死的……否则你又怎会只身夜闯‘万兽山庄’，火焚百兽，力劈伏兽山君……”刹那间仿佛老了许多。

独眼大汉仰天笑道：“那只是我少年时的勾当，人越老越好，今日我也不愿与人动手拼命了，只好使些手段，出些好计。”

南宫常恕微微笑道：“在下虽早知阁下武功惊人，却未想到前辈竟是风漫天风大侠，更想不到风大侠黄山会后，一隐多年，居然还在人间。”

风漫天笑道：“黄山一会，江湖中人只道那些老怪物都已死得干干净净，只剩下‘神龙丹凤’两人，却不知道这些人老而不死，不知多少人尚在人间，只是大多已去了‘诸神’、‘群魔’两地，认真说来，也和死了差不多了。”

南宫平惊道：“风大侠便是武林人称‘冒险君子，长笑天君’的么？”

风漫天仰天笑道：“这只是江湖中人胡乱称呼而已，我却不是‘君子’，只不过是真正的小人而已。”

他笑声一起，全身便充满了活力，笑声一顿，神情又变得懒散无力。此刻风雨稍住，窗外已微微有了些曙色。

南宫常恕、鲁逸仙将地上散落的珠宝，俱都聚到一起，装入那两口被震开箱盖的箱子里。

南宫夫人取出了一坛好酒，一件干衣，好酒给了风漫天，干衣却叫南宫平换过，本自漫在厅堂中的沉沉杀机，突地变成了一种凄凉忧愁的别离情绪。

风漫天、鲁逸仙一言不发，对面而坐，不住痛饮，那八哥也伸出铁喙，在杯里吸着酒，两人一鸟，片刻间便将那一缸美酒喝得干干净净。风漫天伸手一拍鲁逸仙肩头，乜眼笑道：“好酒量。”

鲁逸仙大笑道：“你酒量也大是不差，我真不懂你为何要到那‘诸神殿’去，留在红尘间多喝几缸美酒，岂非乐事？”

风漫天眼中的嘲弄神色，突地一闪而隐，仰天出神了半晌，霍然长身而起，喃喃道：“乐事乐事……咄！天下无不散的筵席，天光已亮，此刻不走，更待何时！”

南宫夫人身子一颤，凄然道：“要走了么？”

风漫天道：“乘那些戾物还未回来，早早走了，免得麻烦。”

南宫夫人黯然望了南宫平一眼，道：“地窖里还有几坛好酒，风大侠何妨喝了再走。”

风漫天眼帘一阖，沉声道：“酒终有喝完的时候，人终是要走的，夫人，你说是么？”

南宫夫人默然半晌，缓缓点了点头，道：“终是要走的……”缓缓伸出手来，为南宫平扣起一粒钮扣，道：“平儿，好生保重自己，对风老前辈要有礼貌，不要乖性使气……”

她语声极为缓慢，但话说完了，一粒钮扣却仍未扣好，要知天下慈母之心，俱是如此，在要离别爱子之时，能再拖一时半刻，也是好的，那慈母别子的名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便是形容这般情景，游子临行之时，慈母多缝一针，便可多见爱子一刻。

南宫平虽早已热泪盈眶，却仍然强颜笑道：“孩儿又不是初次离家，一路上自会小心的。”

鲁逸仙转过头去，不忍再看。

司马中天垂首坐在椅上，此刻若有人见了，谁也不信此人便是名满中原的铁戟红旗。

南宫夫人手掌簌簌颤抖，一粒钮扣，竟仿佛永远扣不好了。

南宫平突觉手背一凉，他不用看，便知道定是他母亲面上流下的泪珠。

一刹时他只觉心头热血冲至咽喉，突地大声道：“妈，你不用担心，孩儿发誓要回来的。”

鲁逸仙伸手一拍桌子，大声道：“好，有志气，世上再牢的笼子，也关不住有志气男儿的决心，风大侠，你说是么？”

风漫天懒散地张开眼来，道：“是么？不是么？是不是么？”

鲁逸仙呆了一呆，突也长叹道：“是么？不是么……”

南宫常恕缓缓道：“风大侠，这些箱子你两人怎能搬走？……”

风漫天道：“你们可是要送一程？好好，送一程，送一程……”仰天一笑，道：“纵然千里长亭，终有一别，但多送一程，还是好的，南宫庄主你说是么？”

那八哥咕咕叫道：“是么，不是么……”鸟语含糊，似乎也已醉了。

南宫常恕四望一眼，黯难道，“司马兄不知可否暂留此处，等这山庄的新主人来了再走。”

司马中天缓缓点了点头，道：“南宫兄只管放心，小弟虽然老了，这点事还能做的。”

南宫夫人展颜一笑，道：“如此就麻烦你了。”那粒钮扣立刻就扣好了。

司马中天道：“山庄外本有小弟留做接应的车马，此刻不知是否还在？”

鲁逸仙振衣而起，道：“我去。”“嗖”地掠了出去。

南宫平道：“二叔等我一步。”展动身形，立刻跟出，两人并肩飞掠到山道上，只见遍地断剑残刀，暗林中，乱草间，零乱地倒卧着一些尸身，尸身上的鲜血，却已被风雨冲得干干净净。

两人心底，不禁俱都升起一阵凭吊古战场般的寂寞，不约而同地放缓了脚步，转首望去，正有几匹无主的马，徜徉在林木间，健马无知，尝不到人间的凄惨滋味，却正在津津有味地咀嚼着新鲜的春草。

南宫平仰天吸了口清冷而潮湿的空气，与鲁逸仙一起步入林中，突听远

处草叶中，传来一声声凄厉的呻吟之声，两人对望一眼，一起纵身跃去，只见两株白杨，残枝败坏，树杆之上，竟似被人以内家真力抓得斑斑驳驳。

树下的花草，亦是一片狼藉，两人稳住心神，轻轻走了过去，突听一声惨笑，两条人影自草叶中霍然站起！

南官平一惊之下，低叱道：“什么人？”叱声方出，却已看清这两人赫然竟是“无心双恶”！

只见他两人衣衫狼藉，满身乱草，似是从树下一路滚过来的，面目之上，眼角、鼻孔、嘴角、耳下，俱是血迹殷殷，双睛凸出，满是凶光。南官平、鲁逸仙纵是胆大，见了这两人的形状，心头也不禁为之一寒，掌心忽然沁出冷汗。

无头翁厉声惨笑，嘶声道：“解药，解药，拿解药来……”双臂一张，和身扑了过来。

南官平一惊退步，哪知无头翁身子跃起一半，便已“噗”地跌倒。

黑心客大喝道：“赔我命来！”手掌一扬，亦自翻身跌倒，却有一道乌光，击向南官平，他临死之前，全身一击，力道果然惊人！

南官平拧腰错步，只觉一股香风，自耳边“嗖”地划过，风声强劲，刮得耳缘隐隐生痛。

乌光去势犹劲，远远撞在一株树杆上，竟是一方玉盒。

南官平、鲁逸仙凝神戒备，过了半晌，却见这两人仍无声息，走过一看，两人果已死了，双睛仍凸在眶外，显见是死不瞑目。

鲁逸仙看了看那方玉盒，长叹道：“那得意夫人果然手段毒辣，竟然取出这盒毒药，说是解药，‘无心双恶’虽然心计凶狡，但见她受刑之后，才被逼取出，以为不会是假，一嗅之下，便上了当了。”

他久历江湖，虽未眼见，猜得却是不错，只是却不知道“无心双恶”在嗅那毒药之前，已先逼得意夫人自己嗅上一些，见到得意夫人无事，两人便抢着嗅了。

哪知得意夫人却在暗中冷笑：“饶你奸似鬼，也要吃吃老娘的洗脚水。”原来她自己早已先嗅了解药。

那盒中毒粉，若是散在风中，足够致数十百人的死命，只要嗅着一点，已是性命难保，何况“无心双恶”两人生怕嗅得不够，一盒毒粉，几乎都被他两人吸了进去，他两人纵有绝顶内功，也是阻挡不了，当下大喝一声，倒在地上，其毒攻心，又酸又痛，宛如千百支利箭射在身上，只痛得这两人在地上翻滚抓爬，正如疯子一般，那树上的抓痕，地上的乱草，便是他两人毒发疯狂时所留下，得意夫人却乘此时偷偷跑了。

“无心双恶”虽然满手血腥，久著恶名，但南官平见到他两人死状如此之惨，心中也不禁为之侧然，当下折了些树枝乱草，草草盖住了他们的尸身，不忍再看一眼，走出林外，寻了几匹健马，套上山庄外的空车，匆匆赶了回去。

只见南官常恕、南官夫人、司马中天，一起负手立在长阶上，人人俱是满面悲哀愁苦之色，黑夜终于过去，日色虽已重回，但死去的人命却永远回不来了。

于是众人将箱子一起搬上马车，鲁逸仙拾起了那一日前还被他视为性命的麻袋，袋上亦是血渍斑斑，他想将这麻袋送给南官平，南官平却婉谢了，除了南官平外，别人自更不要。

鲁逸仙不禁苦笑几声，摇头道：“这袋中之物费了我数十年心血，哪知此刻送人都送不掉。”

要知财富一物，在不同的人们眼中，便有不同的价值，有人视金钱如粪土，有人却是锱铢必较。

司马中天与众人殷殷道别，神色更是黯然，到后来突然一把握住南宫平的手腕，长叹道：“色字头上一把刀，贤侄你切莫忘了。”他还是没有忘记郭玉霞在暗地中伤的言语。

南宫平怔了一怔，唯唯应了，却猜不出话里的含意，司马中天心灰意懒，壮志全消，也不愿多说，目送着车马启行，渐渐消失在冷风冷雨里，突然想起自己的生命又何尝不是如此。

车声辘辘，马声常嘶，二十七口红木箱子，分堆在两辆马车上，由浮梁笔直东行。鲁逸仙、风漫天箕踞在一辆车上，沿途痛饮，南宫父子三人，坐在另一辆车上，却是黯然无语。

道路颠簸，车行颇苦，但是南宫夫人却只希望这颠簸困苦的旅途，漫长得永无尽头，只因旅途一尽，便是她和爱子分离的时候，南宫平又何尝不是满心凄凉，但却都忍在心里，半点也不敢露出来，反而不时将自己这些年来所见所闻的可笑之事，说出来给他父母解闷。

别人只见他母子两人，一个含笑而言，一个含笑而听，只当他们必定十分欢愉，其实这慈母与孝子的心事，却是满怀悲凉愁苦。

到了晚间，歇在厅门，五人租了处跨院，将车马俱都赶在院里，风漫天在墙上扒下了块粉尘，在车篷上划了两个“关”字，铁杖一点，转身就走，那“八哥”双翅一张，高高飞到天上。

鲁逸仙道：“你不将箱子搬下来么……”

风漫天仰天笑道：“有了这个‘关’字划在车上，普天之下，还有谁敢正眼看它一眼。”

原来这两个龙飞凤舞、银钩铁划的“关”字，正是他昔年威震天下时的花押。有一次他为朋友自太行群盗手中讨还了三万两银子，堆在荒山之中，在银鞘上划了个“关”字，便赶回鲁东，只写了张纸束，叫主人自己去取。那主人一见之下，心里大惊，只当那辛辛苦苦要回来的银子，这一番又要被人偷走，虽然连夜赶去，却已隔了三日，哪知这三日三夜里，银子竟未短少分文。原来武林中人见了银鞘上的“关”字，不但没有下手，而且还在暗中为之守护。

这些雄风豪情虽已俱成往事，但风漫天乘着酒兴说了，仍听得鲁逸仙热血沸腾，豪兴逸飞，拍案大呼道：“酒来，酒来。”

南宫夫人微微一笑，道：“鲁二哥，你还记得我昔年为你兄弟调制的‘孔雀开屏’么？”

鲁逸仙长叹一声，道：“怎不记得，这些年来，我虽然尝遍了天下美酒，却始终觉得及不上你那‘孔雀开屏’之万一。”

风漫天大奇道：“什么‘孔雀开屏’？”

鲁逸仙笑道：“那便是我南官大嫂以十一种佳酿混合调制而成的美酒，酒虽俱是凡酒，但经她妙手一调，立时便成了仙酿，那当真有如昔年‘武圣’朱大先生所创的‘鸡尾万花拳’一般，虽是武林中常见的平凡招式，被他老人家随手一掇，编在拳式之中，立时便有点铁成金之妙。今日‘鸡尾万花拳’虽已失传，但这‘孔雀开屏’酒却仍调制有方，却也是你我不幸中的大幸了。”

好酒之人，怎么能听这般言语，鲁逸仙说得眉飞色舞，风漫天更是听得心痒难抓，连声道：“南宫夫人，南宫大嫂，如果方便的话，便请立刻一施妙手，让俺也尝一尝这妙绝天下的美酒”

他本是神情威猛，言语庄肃，但此刻却“夫人”、“大嫂”地叫了起来。南宫常恕、南宫平虽然满心愁苦，见了他这般神情，也不禁莞尔失笑。

南宫夫人微微一笑，当下说了十一种酒名，叫店伙送来，无非也只是“竹叶青”、“大曲”、“高粱”、“女儿红”……一类的凡酒，南宫夫人取了一个酒杓，在每种酒里，俱都构出一些，或多或少，份量不一，却都倒在一把铜壶中，轻轻摇了几摇，又滴入三滴清水，一滴浓茶。

风漫天伸手接了过来，道：“这就是‘孔雀开屏’么？”言下之意，似是有些失望，只觉这“孔雀开屏”，未免也太过平凡。

哪知他方才将壶盖一掀，便有一般浓烈的酒香，扑鼻而来，引口一吸，酒味之妙，更是用尽言语也难以形容。风漫天哪肯再放下壶柄，三口便将一壶酒喝得干干净净，抚腹大笑道：“痛快痛快……”

鲁逸仙笑道：“我可曾骗你，人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我却要说‘佳酒本天成’，但却要我南宫大嫂的妙手才能调制得出来。”

风漫天伸舌一抹嘴道：“这个却未必。这‘孔雀开屏’么，俺此刻也调制得出来了。”取了那柄酒杓，亦在每样酒中杓了一些，倾入铜壶，又滴下三滴清水，一滴浓茶，轻轻摇了几摇，大笑道：“这个不就是‘孔雀开屏’么！”引口一吸。

只见他双眉突地一扬，双目突地一张，吸入口中的酒，却再也喝不下去，只觉自己口中的酒又酸、又苦、又辣，哪里有半分方才的滋味。

鲁逸仙鼓掌大笑道：“怎地，喝不下去了么？老实告诉你，这个当我三十年前便已上过了，酒虽一样，但配制的份量，先后稍有不同，滋味也不可同日而语，这也正与武功一样，否则那‘鸡尾万花拳’，我鲁逸仙岂非也可创得出来了。”

风漫天勉强喝下了那口酒，却赶快将壶中的剩酒，倒得干干净净，双手端着酒壶，恭恭敬敬地送到南宫夫人面前，大笑道：“夫人，俺长笑天君这番当真服了你了，千祈夫人休怪，再替俺弄个几壶。”

南宫夫人含笑答应了，一连调了十几壶酒，道：“平儿，你也来喝些。”

南宫平道：“酒我不想多喝，孩儿只想能再吃几样你老人家亲手做的菜……”

话声未了，风漫天已自精神一震，拍案道：“夫人如此好手，菜必定也是做得好的……”

鲁逸仙亦自等不及似的截口道：“正是正是，菠菜豆腐、醋溜活鱼、干炸子鸡，这都是我大嫂的拿手杰作。”

风漫天哈哈笑道：“干炸子鸡犹还罢了，菠菜豆腐有什么吃头，我看你当真人穷志短，穷得连菠菜豆腐也是好的。”

鲁逸仙摇头道：“这个你又错了，要知天下万物之中，皆有妙理，同样的文字，由李杜元白一缀，便成妙句，你我便杀了头也做不出来。同样的菠菜豆腐，不同的人做出便有不同的滋味，这正如同样的一趟‘少林拳’，在‘无心大师’掌中施出，便有降龙伏虎的威力，在江湖卖艺的掌中施出，便一文不值。”

他语声微顿，痛饮一杯，接口道：“武功有火候、功力、天赋之分，两

人交手，胜负之判，还要看当时的天时、地利、人和，做菜调酒也是如此，一丝也差错不得，一丝也勉强不得。何况越是平凡之拳法，越能显出一人的功力，越是平凡的菜，也越能显出我大嫂的手艺，那菠菜豆腐正是妙不可言的美味，你若说没有吃头，等会儿你不吃好了。”

风漫天哈哈笑道：“你说得虽然头头是道，那菠菜豆腐么……哈哈，俺不吃也罢。”

南宫夫人只望在分离以前，多让南宫于快乐一些，竟真的亲自下了厨房。

南宫常怨望了望他爱妻，又望了望他爱子，心中百感交集，也不知是愁？是喜？是悲？是笑？此刻他良朋爱侣，俱在身旁，妻贤子孝，可称无憾，却怎奈会短离长，自更令人肠断。

只听厅外“咕”地一声，那“八哥”飞了进来，咕咕叫着说：“好香，好香……”一个店伙手端菜盘，走了进来，双眼直勾勾地望着盘中的菜，喉结上下滚动，原来也在咽着口水。

鲁逸仙一把先将一盘菠菜豆腐端了过来，笑道：“他既是不吃，平儿，只有我爷俩儿来享受了。”

风漫天斜眼望去，只见那一盘菠菜豆腐炒得有如翡翠白玉一般，一阵阵清香扑鼻，心里实是难忍，哈哈一笑，道：“说不吃么，其实还是要吃的。”伸出筷子，飞也似的夹了一筷。

这一口吃将下去，他更是再也难以放下筷子。

鲁逸仙道：“你说不吃，怎又吃了。”端起盘子，左避右闪。

风漫天道：“再吃一筷，再吃一筷。”一双筷子，出筷如风。

鲁逸仙手端菜盘，往来移动，一只盘子，看来竟有如一片光影，盘中的菜汁，却半点也未洒出。

风漫天手中一双筷子看来，却有如千百双筷子，只有光影旋砖，筷影闪动，鲁逸仙虽然用尽了手上功夫，刹那间一盘菜还是被风漫天吃得干干净净，半块豆腐、半根菠菜也没有了。

鲁逸仙放下盘子，仰天长叹一声，道：“好武功。”

风漫天放下筷子，仰天长叹一声，道：“好菠菜！”

两人对望一眼，不禁相对狂笑起来，那八哥在他两人头上往来盘旋，咕咕叫道，“好武功……好菠菜……”原来它方才也乘机啄了几口。

这一顿饭一直吃到三更，风漫天、鲁逸仙两人已是酩酊大醉，玉山颠倒，鞋子未脱，便倒下呼呼大睡。

月色清清，微风依依，南宫父子三人，却仍坐在明月下、清风中絮絮低语，说到后来，群星渐稀，月光渐落，微风渐寒，南宫常怨道：“明日还要赶路，平儿去睡吧！”

南宫夫人道：“孩儿是该睡了，爹爹妈妈也该去睡了。”

但直到第二日清晨，三人口中虽已数十句“睡吧”，却谁也未睡，对这短短的相见之期，他们是那么珍惜，只恨天下千千万万个能够终日相见的父母儿子，不知道珍惜他们相见的日子而已。

风漫天一觉醒来，见到这严义、慈母、孝子三人的神色，目光不禁一阵黯然，口中却哈哈笑道：“夫人昨夜的好酒好菜，吃得我此刻仍是口有余香，今日早些歇下，再好好吃上一顿，夫人可愿意么？”

南宫夫人大喜道：“自然！”只要能教她和爱子多见一刻，她无论做什么都是愿意，一路上她调制美酒，整治佳肴，叫风漫天天天吃得酩酊大醉，

风漫天面冷心热，行程越来越慢，本是数日的行程，至少走了三倍日子。

每过一地，风漫天必定要出去转上半天，回来时总是带着满满一车货物，大箱小箱，俱都关得严严实实，也不知里面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只见最大的箱子大如巨棺，最小的也有三尺长短，到后来珍宝越来越少，车子却越来越多。

由浮梁东行，一路上山区颇多，黄山、天目、七里泷、会稽一带，本是绿林强豪出没之地，这一行车马，自是引人眼红，一路上只见疾服佩刀的黑衣大汉，飞骑来去，但风漫天等人却漫不在意。

那绿林豪客见到他们的车尘，知道必定油水极多，自是人人心动，但数股人互相牵制，又奇怪他们身带巨万银子，却无一个镖师相随，不知究竟是何来历，是以一路下来，谁也不敢单独抢先出手。

这一日到了东阳，前面便是会稽、天台、四明三条山脉的会合之处。

未到黄昏，他们便投店住下，风漫天到街上转了一圈。第二日清晨，店门外突然人声嘈杂，纷纷惊语。

原来风漫天竟在东阳城里每家铁匠店里，都订了一、两个高有一丈、方回也有丈余的铁笼，共有二十余个之多，大小不一，形状参差。

铁笼送到栈门外，人人见了都惊疑不置，谁也不知道是用来做什么的。还有一个铁笼更是奇异，四面都密密地编着铁丝，风漫天将一些箱笼等物，俱都搬到铁笼里，又抬起铁笼放到车上，赶车启行。

踩盘子的绿林强人见到这般情况，心中都不禁暗笑，“你将金钥锁在笼子里，难道我们不会将笼子一起搬走么？这五个人看来仿佛有恃无恐，却原来想的只是这个主意。”心中不禁大为放心，决定今夜就下手。

走过几个村落，前面便是山区，道旁飞骑往来更频，一个直眉楞眼的彪形大汉，手挥马鞭，指指点点，那些车夫却吓得面白齿战，也在暗中商量好了，强盗一来，就双手抱头到路旁一蹲，其余的事死也不管。

南宫夫妇、鲁逸仙、南宫平也不知道风漫天买来这些铁笼有何用途，到后来实在忍不住，便问了出来。

风漫天哈哈笑道：“从前有个笑话，一个人拿了根竹竿进城，横也进不了城门，竖也进不了城门，到后来只有从城上抛过去。另一人见了，不禁哈哈大笑，道：‘此人真蠢，为什么他不将竹竿折为两段，这样不是方便得多。’”

鲁逸仙愣了一愣，还未会过意来，道：“为何不直着从城门穿过去……”

风漫天哈哈笑道：“若是直着进去，这就不是笑话了。”

南宫平忍不住“噗哧”一笑，风漫天道：“那些踩盘子的小强盗见我箱子搬进铁笼，一定在笑我和那位拿竹竿的仁兄一样的笨，‘他将箱子锁在笼子里，难道我们不会将箱子一起搬走么！’却不想拿竹竿的仁兄有时会忽然将竹竿直着穿进了城门，于是那班小强盗也笑不出来了。”

鲁逸仙一摸头顶，道：“你这些铁笼究竟有何用处？”

风漫天大笑道：“这用处若说出来，便不是笑话了。”那“八哥”“咕”地一声，直飞到天上，叫道：“笑话，笑话……”

突听“嗖、嗖、嗖”三响，三枚响箭，一枝接着一枝，划空而来，那八哥咕咕叫道：“笑话来了，笑话来了……”“嗖”地飞回风漫天肩上。

南宫常恕早已料到此着，他生性严谨，不动声色，招呼着将二十余辆马车围成一圈，那些车夫果然抱头蹲到道旁。

只听四侧马蹄声响，烟尘滚滚，东南西北四面，各自驰来数十匹健马。

东面为首一人，黑面虬髯，端坐马上，有如半截铁塔，呼啸一声，振臂大喝道：“天外飞来半截山在此，众家弟兄，先请停下！”

喝声之中，他只手一按马鞍，突地翻身站起，笔直地站在马鞍上，身形虽庞大，居然十分轻捷，围着车队奔了一圈，四面的马队，果然一起停了下来，一阵阵健马的长嘶声中，又有三条汉子，自四面马队中飞驰而出。

四匹马连袂而奔，马上人突地一跃而下马鞍，凑在一起，低声商议起来。

鲁逸仙微微一笑，道：“这批强盗倒是互相认得的，我本想看他们狗咬狗地自相残杀一场，哪知他们倒聪明得很，居然在商量如何分赃了，看来这场热闹是看不成了。”

风漫天轩眉突道：“热闹倒是有得看的，只要你们先莫动手，看我的意思行事就是了。”

话才说完，那四条汉子已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四人俱是神情剽悍，意气洋洋，大有不可一世之概，一个瘦小枯干、缩腮无肉的汉子，目光更是忸怩作态，扬声道：“车队的主人在哪里，请出来说话。”语声却有如洪铜一般。

风漫无故作茫然，四望道：“谁在说话？”

枯瘦汉子面色一沉，冷笑道：“便是区区！”

风漫天浓眉一皱，道：“在下与尊兄素昧平生，突加宠召，有何见教？”

枯瘦汉子哈哈一笑，道：“端台认得在下么？在下便是来自枫岭之腰、秋枫寨、落叶庄的‘秋风卷落叶’杜小玉……”

风漫天哈哈笑道：“秋枫寨，落时庄，好个风雅的名字。”

杜小玉道：“这三个一个是‘分水关’的左右双刀胡大侠，一个是……”

“天外飞来半截山”双眉一轩，厉声道：“杜兄还要与他噜嗦什么？朋友你也少在我铁大竿面前装蒜，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兄弟四人此刻的来意，你难道还不懂么，闲话少说，丢下买路赎命钱来，便饶你一命。”

风漫天以手捋髯，故作失色道：“在下只当杜郎君是来寻我吟诗作对，你怎地要起钱来！”

铁大竿目光一凛，狞笑道：“你要念诗么，老子就念首诗给你听听……此山是我开，此林是我栽，若从此路过，丢下买路钱，牙缝里崩出半个不字，一刀一个不管埋！”伸出海碗般大小的拳头，“砰”地一拳，击在一匹套车的马头上，那匹马惊嘶半声，横地而倒。

南宫常恕等人面不改容，杜小玉三人却对望一眼，失色道：“好神力。”

铁大竿仰天笑道：“老子的诗你们听得懂么？”

风漫天惊道：“我只当你们是郊游踏青的风雅之士，哪知道你们竟是截路打劫的强盗……”手肘悄悄一触南宫平，大声道：“强盗来了，镖师何在，还不来打强盗。”

南宫平心中暗笑，霍然长身而起，铁大竿四人听到那一声大喝，脚步微微一缩，抬目望去，却见这“镖师”不过只是个初出茅庐的少年，四人心里更定。铁大竿哈哈笑道：“这就是镖师么？哈哈！大镖师，你是哪个镖局的，听到老子们的名声，还没有吓出蛋黄么？”

话声未了，突听“吧”地一声，脸上已被南宫平着着实实扇了个大耳光子。铁大竿呆了一呆，怒吼道：“畜牲……”

声才出口，右面脸上也着了狠狠一记，被打得后退数步。铁大竿嘴角流血，顺手一抹，便要起身扑上，哪知杜小玉却已一拉他衣角，轻轻道：“且

慢！”朗声笑道：“这位镖师好俊的拳脚，不知高姓大名，拜在哪位老爷子门下，大家既然都是道上同源，说出来敢许还是一家人哩！”

南宫平朗声道：“在下便是神龙弟子南宫平！”

风漫天微微一怔，实未想到南宫平毫不迟疑地便说出自己的真名实姓，他却不知南宫平生性磊落，从不知隐姓藏名之事。

铁大竿、杜小玉、左右双刀胡振人，以及另一黑衣汉子，“阴阳斧”赵雄图面色齐都一变，四人对望一眼，失色道：“阁下真的是南宫平？”

南宫平冷哼一声，默然不语。四人上上下下看了他几眼，只见他卓立辕旁，神态轩昂，目光炯炯，当真是英姿飒爽，威风凛凛。

要知南宫平自从火拚快聚楼头，出入飞环庄院，声名早已传遍天下，这四人虽然俱是一方之雄，此刻也不禁心头打鼓。

“天外飞来半截山”手抚面颊，退到一边，三人俱都跟了过去，只见他挥手招来一条大汉，一把抓起那大汉的衣襟，恨声道：“我叫你详加打听，你说这车队中不是残废和老头子，便是秃子和小白脸，那么这南宫平是天上掉下来的，地上长出来的不成？”

那大汉身子一震，颤声道：“他……他便是南宫平么？”铁大竿反手一掌，将他击出数步。

赵雄图双眉一皱，沉声道：“既来之则安之，这南宫平虽然听说是把硬手，但双拳不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就凭我们四人，再加上几十条响的弟兄，难道怕了他么？”

胡振人道：“正是如此，就凭我们四人，难道还怕了他么？好歹也要拼上一拼！”

他四人在这里嘀嘀咕咕，暗中商量，鲁逸仙在那边微笑道：“想不到贤侄你竟也有了这么大的名声，只可惜你一下便将名字说了出来，莫要将这些强盗吓跑了，笑话岂非看不成了。”

南宫平微微一笑，只见铁大竿四人又并肩走了过来，只是神情之间，已远不及方才那般得意。

杜小玉目光一转，抢先道：“这趟镖既然是南宫公子你的，兄弟们无论是看在龙老爷子面上，抑是看在公子你的面上，本都该拍手就走，只是……嘿嘿，这三位朋友却还想领教领教公子的武功，也好让弟兄们死心。”

他轻轻两句话便将责任一起推到别人身上。南宫平冷笑一声，一步枪出，微微抱拳，道：“哪一位上来指教。”

杜小玉脚步一缩，远远退下，铁大竿、胡振人、赵雄图你望我，我望你，他三人有心群殴，却不敢独斗，尤其是铁大竿面上痛还未消，更是杀了头也不敢出手，他人虽鲁莽，玩命的事却是不敢做的，正是标标准准的欺弱怕恶之徒，当真是身子最大，胆子最小。

南宫夫妇见了他爱子如此威风，心中不禁得意。

只听杜小王冷冷道：“三位兄台虽不必抢着出手，却也不必太谦了。”

铁大竿等三人面颊齐地一红，他三人再是畏惧，但在许多兄弟面前，这个台却是坍不起的。

胡振人面上阵青阵红，回首冷笑道：“杜兄怎地忽然置身事外了，倒教小弟奇怪得很。”

杜小玉冷冷道：“胡兄不愿动手，自管站在旁边看看便是！”

胡振人大喝一声，道：“胡某也去领教领教又有何妨。”双掌一拍，自

背后抽出长刀，大步迎出。

风漫天突地摇手道：“且慢。”

胡振人脚步立顿，风漫天道：“南官镖头，这场架你是万万打不得的。”

南官平愣了愣。

风漫天道：“这场架打将下来，无论谁胜谁负，这班绿林好汉，定必要一涌而上的，那时乱刀齐下，连我这老残废的命都保不住了。我先前请你来保镖，只当就凭你的名头能将人吓跑，此刻既然事已至此，说不得我只有破财消灾，拿钱赎命了。”话得当真活灵活现。

胡振人大喜道：“老先生当真是位明达之士，既是如此，胡某负责没有人来难为你老。”

铁大竿胸膛一挺，大笑道：“算你见机得早。”他一听事情突地演变至此，立刻便又威风起来。

南官平心中暗笑，退回一边。

只见风漫天一本正经地说道：“我这些铁笼俱未上锁，各位好汉要什么只管拿，只要给我留下些路费就是了。”

南官平等人虽知此老此举必有玄妙，但直到此刻为止，却还猜不透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铁大竿等人却是满心欢喜，三人各各一招手，就要指挥兄弟前来搬箱子。

赵雄国突地面色一沉，道：“且慢！”

胡振人道：“什么事？”

赵雄图道：“亲兄弟，明算账，今日的买卖不小，我们虽是好弟兄，却也得把账算算清楚，这些箱子有大有小，箱子内的货物有贵有贱，你我手下的兄弟，若是胡乱一抢，那就乱了。”

胡振人道：“正是如此，小弟方才抢先动手，这批箱子自然该分水关的弟兄先动，至于杜兄么，嘿嘿，他既然早已置身事外，此刻也只好请他在旁边看看了。”

落叶庄群豪立刻一阵骚动，有几个立时就拔出兵刃，但杜小玉却是面含冷笑，不动声色，原来他早已看出此事必有蹊跷，即使事情真的这般容易，他也早已准备好了，只要分水关弟兄一得手，他便出手将胡振人击倒。这四人中他不但心计最深，武功也高人一筹，是以他算来算去，心里早有成竹在胸。

赵雄图面色一沉，冷笑道：“胡兄方才动了手么？铁兄，你可曾看到？小弟却是没有看到。”

铁大竿道：“若说动手的话，小弟倒是最先动手的，”想到自己方才一连吃了两个耳光，面上也不禁有些微微发红。

胡振人面色大变，一摆掌中双刀，大声道：“依两位之见，又当如何分配？”

铁大竿挺胸道：“自然是该我天台寨的兄弟先拿！”他胸膛一挺，便比其他两人高了一个头。

赵雄图冷笑道：“若是以身材大小为准，自然是该铁兄占先，只可惜有时身材再大也无济于事。”

铁大竿大怒道：“你小子说什么？”

胡振人一摆双刀，大声道：“凭哪点也轮不到你！”

赵雄图双目一转，道：“还是让杜兄分配好了，杜兄武功最高，落叶庄

兄弟最多，杜兄最精于计算，必定不会教别人吃亏的。”他一看自己占了下风，便赶紧先招上一个帮手。

杜小玉目光转处，只见南官平等入面上虽然不动声色，但目中却似有笑意，心念一动，缓缓笑道：“这货物小弟早已不想要了，怎能再为三位分配。”落叶庄群豪一阵大乱，杜小玉手掌一挥，竟真的远远退走。

铁大竿三人齐地一愕，突听风漫天笑道：“三位若是举决不定，老夫倒有个极好的办法。”

赵雄图生怕铁大竿、胡振人两人联合对付自己，闻声大喜道：“好极好极，老先生如此明达，想出来的方法必定是公平的。”

铁大竿、胡振人对望一眼，这两人心里其实也在互相猜疑，听到如此，也一起应了。

风漫天道：“我本来最怕流血，是以才会将借大财富拱手奉上，三位此刻既然应了，稍等可不准反悔，否则……”

他面色一沉，接口道：“我这位镖师若是发了脾气，于三位可都没有好处。”

三人心头一寒，赵雄图道：“只要你方法公平，我等自无异议！”

风漫无哈哈笑道：“自是极公平的，各位既然俱是绿林好汉，双手血腥越重，便越是英雄，此刻在这里的所有朋友俱都算上，只要每人说出一件人所共知的英雄之事，就可站在前面，我击掌为号，号令一出，各位便可自行选择一口箱子，若是说不出的，便请退到一边。”

他话声微顿，突然一拄铁拐，自铁笼外挑起一口箱子，接口道：“而且我还可告诉各位，离我越近的箱子，越是贵重，各位抢箱子的时候，便可各凭武功，来定贵贱了。”

众人听了他这离奇古怪的方法，心中本来大是疑惑，但等他一掀箱盖，只见箱子里珠光宝气，刹那间人人眼都红了，财欲蒙心，哪里还有人想到别的，羞耻之心，更是早已抛到一边。

铁大竿等三人，自恃武动身手，谅必稳稳可以抢得一箱最贵重的珠宝，又想到自家的兄弟，怕哪一个说不出件把两件“英雄之事”来，三人指望钱财快些到手，当下一无疑议，一起应了。

铁大竿一拍胸脯，大声道：“有一次老子在临海城一夜之间，连做七案，直杀得刀口都卷了起来，此事人人知道，不用我铁大竿再作吹嘘，想必可算得上是件英雄之事了。”说完仰天长笑。

胡振人哪甘示弱，立刻接口道：“这算得什么，有一日我在泰顺城外，光天化日之下，将数十个连袂至雁荡烧香的妇女，一起……”

这些人生怕来不及似的，一个接一个，将自己的“英雄之事”俱都说出，还生怕别人不信，俱都说出证据。一时之间，南官平等入只听满耳俱是奸淫屠杀、人神共愤之事，无论任何一事，都够资格上刑场砍头十次。

杜小玉冷眼旁观，越看越觉此事不大寻常，方才风漫天铁杖一点，他也听出了金铁之声，心念数转，只觉手足发冷，越退越远。落叶庄群豪，本是人人跃跃欲动，但这些人却最信服杜小玉，见到庄主未动，便也强自忍下，跟着杜小玉闭口不言，退到一边。

五六十条汉子，只说了约莫一个时辰，才将这些“光荣的历史”说完，你挤我，我挤你，都想挤到离得风漫天近些的铁笼前，数十双眼睛，有如饿狼一般，炯炯的凝注着笼中的箱子。

风漫天仰天笑道：“好好，各位果然都是英雄，我双掌一拍，各位便可大显身手了！”缓缓分开双掌，众人只见他双掌越离越近，心头也跳动得越来越快，一双眸子更是要突出眼眶来，谁也没有听出风漫天笑声中的杀机，目光中的寒意。

风漫天目光一凛，双掌一拍——

众人哄然一声，一哄而上，手脚舞动，张牙咧嘴，将人情礼义都抛在一边，当真有如一群野兽，拥向残尸——

南宫平、鲁逸仙听了那些人神共愤之事，心里早已气愤填膺，此刻更忍不住跃跃欲动。南宫常恕夫妇两人，却仍是声色不动，都知道风漫天这武林的奇人必定有出人意料之外的举动。

只见那数十条大汉刹那间俱都入了铁笼，风漫天突地轻叱一声道：“锁上笼子。”

南宫常恕四人身形一起展动，有如鹰隼一般凭空飞出！

那班人只顾眼前财宝，生怕落了人后，哪有时间注意别的，何况即便注意，也来不及了。

刹那间只听一连串落锁之声，南宫常恕等四人身法、手法是何等迅快，二十多个铁笼，一瞬间便已都锁上。

有几条汉子这才惊觉，失色呼道：“不好。”

风漫天浓眉一扬，放声一笑，突地撮口长啸起来，那“八哥”咕地一声，冲霄而上。

啸声一起，众人只觉心头一震，天地间都仿佛变了颜色。

只听啸声越来越是高亢，直震得天上浮云四散，地上木叶飘落，便是南宫常恕等人，亦是面目变色。那班绿林强盗，有的早已四肢软瘫，有的虽然尚能支持，但也是面青唇白，牙齿打战，就连站得远远的杜小玉，也无法抬起脚步。

啸声之中，二十多只铁笼里，俱有一两口箱子的箱盖，已经缓缓自动掀起，众人方才觉得一阵寒意涌上心头，突听震天般一声狮吼，一条猛狮，自一口巨箱中缓缓站起……

接着，虎吼之声亦随之大作，豹鸣、狼嚎，万兽齐鸣，声震天地，与啸声相合，更是震人心悸。有的铁笼中是狮虎怒啸，有的铁笼中是狼豺凶嚎，那四面编着铁丝的铁箱里，箱盖掀得最迟，也最慢，箱子里却涌出了百多条毒蛇，只见红信闪闪，蛇目如炬。四面的数十匹健马俱已口吐白沫，倒在地上。

方才还自像野兽一般要择肥而噬的人，此刻却已变成了俎上鱼肉，一个个浑身战栗，缩向铁笼角落。

长啸，兽吼，惨呼，天色低冥，本叶萧萧，天地间立刻满布杀机！

群兽被风漫天制住，困在箱中，此刻亦被啸声震醒，早已饿极，刹那间只见血肉横飞，当真是令人惨不忍睹。

就在此时，远远本有几条人影奔来，一听啸声响起，便倏然顿住脚步，其中一人身材窈窕，秋波盈盈，正是郭玉霞。

她身侧一左一右，两个男子，一个是潇潇洒洒的任风萍，一个是面容苍白的石沉，身后四个老人，却是江南七鹰中的兄弟。

郭玉霞柳眉一皱，道：“这会是谁，怎地……”

黑鹰堵住耳朵，颤声道：“听来像是昔年火焚‘万兽山庄’的风漫天，

以绝顶内力化成的‘破玉啸’。”

郭玉霞秋波一转，道：“风漫天，他难道还没有死么？”

任风萍道：“闻道那风漫天昔年曾以‘破玉啸’震慑万兽，是以才会大破‘万兽山庄’，啸声一起，比佛家的‘狮子吼’还具威力，今日听来，也不过如此而已。”

郭玉霞媚笑道：“那不过是我们离得还远而已。”轻轻一拉任风萍的腕子，道：“既然姓风的老怪在这里，就算我们倒霉白来一趟好了，快走为妙。”拉着任风萍，转身而行。

石沉目光瞬也不瞬地凝注着郭玉霞拉着任风萍的纤手，眉宇间亦不知是愤怒抑或是悲哀，但终于还是垂首跟在郭玉霞身后，如飞掠去，去得有如来时一般迅快。

这七人来而复返，那边的人自然全不知道，南宫夫人早已转过头去，不忍再看。

啸声渐渐低弱，有如萧声般袅袅，但却另有一种夺人神志的威力。

啸声之中，惨嚎也变为呻吟，夹杂着一片野兽咀嚼之声，南宫平只觉心头热血翻涌，再也忍受不得，他虽然明知这些人俱是十恶不赦之徒，对于善良的人来说，他们甚至比狼豺虎豹还要恶毒。

但他毕竟是人，南宫平忍不住动了侧隐之心，仁心一起，啸声对他便全无作用，他如飞掠到铁笼前，双手挥动，将铁笼一起打开，一步窜到风漫天身前，大喝道：“罢手，罢手。”

风漫天目光一闪，亦不知是惊奇抑或是喜悦，啸声一顿，突地仰天长笑起来。

笑声一起，亦有如洪钟大吕，万鼓齐鸣，不但有震人心弦之力，而且有惊天动地之威。

数十只猛狮一闻笑声，刹那间只见狮虎煞威，豺狼无力，有如遇到对头克星一般，连当前的血肉都顾不得了。

铁笼中还有二十余个侥幸未死、挣扎至今的汉子，一听这

笑声，却有如当头棒喝，一起震醒，连滚带爬地逃了出来，铁大竿右臂已被齐根咬去，赵雄图满身血迹淋漓，亦不知伤了多少处，胡振人却早已尸骨破碎，饱了狮吻。

刹那间所有的人俱都连滚带爬地逃得干干净净，杜小玉暗道一声：“侥幸。”也无声无息地走了。

风漫天铁杖一点，身形飞掠，只听一连串铁杖点地的“叮叮”声响，他随手在野兽身上一斫，夹头一把抓起，便将之抛入箱内，片刻间竟将数十只狮虎狼豹一起制住，一起抛入箱内，那百十条毒蛇，也像是蚯蚓一般地爬回箱子里，大地间又恢复了平静。若不是地上一片血肉狼藉，谁也看不出这里方才已发生过一幕令人不忍卒睹的人间惨剧。

风漫天仰天笑道：“你们饱餐了一顿恶人的血肉，又可乖乖地给我蹲上数十天了。”

南宫平道：“这便是你饲兽的方法么？”

风漫天笑道：“以恶徒来饲猛兽，岂非是天地间最合理之事，牛羊狗马是畜类，却远比这帮恶徒可怜得多，何况他们是自己送上门来了。”

南宫平木立半晌，只觉无言可对，但目中却已有莹莹泪光泛起。

鲁逸仙吐出一口长气，寻着酒葫芦，痛饮了几口，长叹道：

“我当真未曾想到你箱子里装的竟是这些东西，只奇怪这些猛兽藏在箱子里竟会如此服贴，我若非眼见，怎能相信？”

风漫天笑道：“此事说来，并无奇处，我制住这些猛兽的手法。正如武林高手点穴一般。野兽虽然不似人类有固定穴道，但周身血液循环，却和人类一样有固定系统，你只要算准时间，看清部位，在它血液流经之处一斫，使它血液立时凝住，便是再凶狠的野兽，一样也可被你制住。”

南宫常怨道：“如此说来，这手法岂非正如‘排教’中的‘下手’一样？”要知“下手”一法，虽与“点穴”之道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实手法却是大不相同！

风漫天拊掌道：“这正与排教中之‘下手’一样，只是当今江湖上，懂得此法的人已不太多了。”

他们在这里谈论着武林传言中说来比“点穴”更加玄妙的“下手”之法，南宫平却充耳不闻，心中在暗自思忖，如何埋葬铁笼里的残尸断体，如何收拾这一片血腥，只听身后轻轻一叹，南宫夫人道：“我来帮你。”他虽然一言未发，但南宫夫人却已看出了他的心意，当下众人便在山林中掘了一个大坑，将残尸断肢全都埋了下去，堆起一个高高的土坡，直到日后此事在江湖中传说开去，武林中人便将此地唤做“恶人家”。

半个时辰过后，马群才渐渐恢复常态，但数百匹健马，却已被吓死大半，车马再复前行，人人俱都不再说话，心头俱是十分沉重，会时越来越短，别时越来越近，二日后到了三门湾，极目远眺，已可见到那一片湛蓝的海水。

天水相连，碧波荡漾，南宫平初次见到大海，精神不觉一振，将两日前积郁心头的闷气，全部一扫而空。中华自唐代以来，海运已开，这三门湾一地，正是浙帮、皖帮、徽帮商人出口贸易的必经之路，是以市面倒也十分繁盛，只是街道上行走的人群，大多都带着几分粗犷之气，连微风吹到身上，都似乎带着些咸味。

黄昏一过，街上便充满了短衣赤足、敞胸露臂的船夫、渔翁，身上的海水犹未全干，发中犹自带着海水的盐粒，便三五成群，出来买醉。他们衣衫虽槛楼，囊中虽羞涩，但面上的笑容，却甚是开朗，久被大海薰洗的汉子，心胸自然开阔得多。

南宫平只觉这城市的风味与人物俱是这般新奇，不禁留在店门外，不忍遽入，但方自流连半晌，便已听得南宫夫人的呼唤之声。

风漫天肠胃中除酒之外，仿佛便别无他物，才一坐定，又喝将起来。一斤落肚，他突地自怀中取出一条长长的纸单，展在桌上。纸单上字迹零乱，大小不一，有的写得风致透逸，有的写得铁划银勾，有的写得力透纸背，有的却写得有如幼童涂鸦，有的是柳体，有的是颜体，有的是王草，有的是魏隶，有的是孩童体，有的却是谁也认不出是什么体来。

开头一行写的是“汞一百斤，铅三百斤”，接着是“棉线一百斤，精铁一千斤”，还写着一些零零碎碎千奇百怪之物，却原来是张货单，却又俱非日用之物，最后一节，开的货物竟是“猛虎、雄狮雌雄各一头，毒蛇一百二十条，狼、豹雌雄各两头”。众人心中不觉大是奇怪，不知道那百十年来一直被武林中人视为圣地的“诸神殿”，要这些东西作甚？

南宫平目光一扫，看到最后一行，写的竟是“恶人十名”四字，心头不禁又是一跳，脱口道：“恶人难道也算货物么，要来有何用处，你却又要到哪里买去？”

风漫无微微一笑，道：“你慢慢自然就会知道的。”笑容之间，隐含神秘，神秘之中，却又带着一些悲哀。

南官平猜不透他表情中的含意，却也没有再问。风漫天饱餐一顿，便去采购，却也不见他带有货物回未。

第一十六章 笑傲生死

到了晚间，风漫天摆上一桌极为丰盛的酒菜，开怀畅饮，高谈阔论，谈的俱是些风花雪月，以及他生平得意之事。他口才极佳，说得当真令人忘倦，俱都忘了问他何时启程，自何处启程，他也绝口不提有关“分手”之事。

不知不觉间，更漏已残，风漫天突地端起酒壶，为南宫常恕等四人各斟满一杯，举杯说道：“长亭十里，终有一别，天下无不散的筵席，风漫天再至江南，能见到各位如此风光霁月的朋友，实是高兴得很，只是聚日不多，别时已到，饮完了这一杯送别之酒，风某便该去了。”

众人只当他货物尚未办齐，在这里总该还有数日勾留，闻言不觉一震。

南宫夫人颤声道：“如此匆忙作什么，风大侠如不嫌弃，请再多留几日，待我为风大侠再整治一些酒菜……”

鲁逸仙道：“正是正是，人生聚散无常，你我一别，不知何时再能相见，何不留在这里，再痛饮几杯孔雀开屏？”

风漫天微笑不答，举杯道：“请、请。”众人对望一眼，仰首一饮而尽。

南宫夫人目光深深凝注着南宫平，道：“风大侠好歹也要等过了今日再走，今夜我好好做几样菜……”突觉头脑一阵晕眩，一句话竟然也说不下去！

刹那间人人都觉眼花缭乱，天旋地转，面前的杯、盘、碗、筷都像是风车一样的旋转起来，南宫夫人心念一动，为之大骇，呼道：“平……儿……”站起身子，往南宫平走去。

风漫天仰天长笑道：“人生本如黄粱一梦，生生死死，聚聚散散，等闲事耳，各位俱是达人，怎地也有这许多儿女俗态，咄……”

“咄”字方自出口，只听一阵杯盏跌倒声，众人竟都倒了下去。

南宫平只觉眼重心眩，再也支持不住，模模糊糊，朦朦胧胧间，他只看见他慈母的忧郁悲哀的眼波，像十月的秋水一样……终于，他的灵魂与肉身，都深深地坠入无边的黑暗，有如死亡一般的黑暗！

诸神殿，这虚无缥缈的神秘之地，莫非只是聪明人用来欺骗世上愚人的一个骗局？

莫非世上根本就没有“诸神殿”一地？

莫非“诸神殿”只是存在死亡中而已？

南宫平迷迷糊糊间到了一个岛屿，只见遍地俱是瑶花琼草，奇珍异果，闪亮的黄金，眩目的珠宝，满满铺了一地，他践踏着，就正如人们践踏泥土一样，绵羊与猛虎，共卧在一株梧桐树下，树上栖卧着一对美丽的凤凰，梧桐的叶子，却是整块的翠玉。

远处有一座高大的宫殿，白玉为阶，黄金作柱，金梁玉瓦建成的殿背，高耸入云，几与天齐，来往的人群，也都是仙风道骨，不带半分烟火气。他恍恍惚惚地信步而行，突地见到他父母双亲也杂在人群中行走，大喜之下，狂奔而去。

哪知脚步竟忽然不能动弹，仿佛突然被人点住穴道，他又惊又急，苦苦挣扎，刹那间只见到所有的珍宝花果都变作了恶臭垃圾，往来的人群也都化为了毒蛇猛兽，梅吟雪、叶曼青、王素素、龙飞，以及他的父母双亲，都被数十条毒蛇紧紧缠住，毒蛇的眼睛，却忽然都变成郭玉霞含笑的秋波……

他用尽全身之力，大喝一声，奋然跃起……张开眼来，眼前却只有一盏孤灯，散发着柔和的光辉，四下水声潺潺，他举手一掠，满头冷汗，汗透重

衣，才知道方才只不过是一场恶梦。

转目望处，四壁萧然，只有一床、一几、双椅，高处有一扇小小的窗户，窗外群星闪烁，原来他已睡了一天一夜。他定了定神，挣扎站起，只觉地面不住摇晃，再听到四下的流水声，他才突然发觉，他已置身海上。

就在方才昏睡之间，他已远离了红尘，远离了亲人，远离了他生长的地方，所有他熟悉与他深爱着的人们，此刻已与他远隔千里之外，而且时间每过一分，他和他们也就更远离一分。

一念至此，他只觉心胸欲裂，不禁悲从中来，突地重复坐下，热泪夺眶而出。难道他的生命真的从此便不再属于他自己了么？那岂非等于生命便从此结束？但父母师门之恩，俱都未报，红尘中他还要去做的事，更不知尚有多少？

也不知过了多久，他突地伸手一抹泪痕，奋然长身而起，自语道：“我还要回去的，我还要回去的……”

突听门外朗声一笑，风漫天推门而入，道：“你还要回去么？”

南宫平挺胸道：“正是！”

风漫天笑声一顿，长叹道：“好，好，你有此志气也好！”他手持巨壶，脚步踉跄，酒意更浓。

南宫平虽然有许多话要想问他，但见了如此神情，只得住口。过了半晌，海风突盛，强劲的风声，在船外呼啸而过，船行更急，却也更加摇晃。

但只有独腿的风漫天，在摇晃的船板上，却走得平平稳稳，他搬来许多酒食，与南宫平对坐而饮。转瞬间天光已亮，南宫平只听四下渐渐有了嘈杂的脚步与人语声，不时还夹着狮虎的吼声。

一线阳光，穿窗而入，风漫天突地长身而起，道：“随我来！”

两人一起出了船舱，南宫平一眼望去，只见海天极处，金光鳞鳞，四下天水相接，金光波影，景色当真壮观已极，但船板上却是说不出的齷齪零乱。四下满堆着箱笼杂物，后桅边却放着一排铁笼，笼中的狮虎豺狼，俱已自箱中放了出来，一见生人，便不住怒吼跃跃，张牙舞爪。

一个消瘦而沉默的汉子，敞着衣襟，立在后梢拿舵，另一个矮小臃肿的汉子，穿着一身油腻的衣衫，满头癫疮，立在他身边嘻嘻丑笑。

南宫平一见此人，心中便有说不出的厌恶，渔人船夫，虽然穷困，但大多俱是明朗而洁净的，此人却是既齷齪，又猥琐，笑声更是刺耳难闻。他忍不住问道：“此人是谁？”

风漫天道：“伙夫。”

南宫平呆了一呆，想到今后自己要吃的饭菜，竟是此人所做，胸口已不觉起了一阵恶心，皱眉道：“怎么寻来如此人物？”

风漫天哈哈一笑，道：“我能寻着这些船夫，却已大非易事，纵是生长海面之人，又有谁愿意跟着陌生的船飘洋过海。”

南宫平道：“那么前辈你又是如何找来的。”

风漫天突然张手一招，那八哥便远远飞了过来，风漫天道：“叫七哥来。”那“八哥”咕咕叫道：“七哥，七哥……”低低飞了一圈。甲板突地掀起一块，一个黝黑的汉子，自船板下一跃而出。

南宫平目光转处，心头不禁又是一跳，原来此人生相更是奇特，身材矮短宽阔，有如棺材一般，背脊弯曲，头陷入肩，行动却是轻捷灵敏无比，轻轻一步，便已到了风漫天身前，面目之丑恶，更是骇人听闻，獠牙阔口，下

颌突出，有如野兽般激动鲁莽之色，垂首道：“主人有……有何吩咐？”语声嘶哑缓慢，口齿极是不清。

风漫天哈哈一笑，道：“我与他两人，乘首一艘独木之船，飘洋过海，来到江南，此番回去，谁还愿意如此吃苦，何况又多了不知多少货物，自然要换只最大的船，自然要用许多船夫。”

南宫平道：“多少船夫？”

风漫天道：“莫约十一、二人，你可要见见他们？”

南宫平连声道：“不用了！”他见到这野兽般的“七哥”与那癞头汉子，心中已是作呕，哪里还愿再看别人，转开目光，望向笼中的猛兽，只觉那些狮虎豺狼虽然凶猛，却也比这两人看来顺眼得多。

这海船制作甚是坚固，只有一根船桅，确是难见的大船。此刻船帆俱都张起，便连后樯也已纵帆，都被海风涨满，蓝天碧海，万里无云，南宫平初次来过这种海上生活，不两日便已渐渐将胸中的不快忘去，反而充满新奇之感，只恨不得早日到这目的地，完成责任，那时用尽千方百计，也要重回江南。

船上船夫，大多形容古怪，面色阴沉，一个个不住以奇怪的目光，窥伺着南宫平，有如野兽窥伺猎物一般，完全不似海面常见的船夫，南宫平心中不觉暗中起了警惕，但风漫天却满不在意。

他每日清晨，阳光初升之际，都要站到船头，撮口长啸一番，直震得海天都掀起波澜。除此之外，便是终日坐在舱中饮酒，而且言语越来越少，有时甚至终日不发一言。

他不但自己饮酒，而且每餐每饭，还要强劝南宫平喝上几杯他那葫芦里的烈酒。南宫平每次见到那癞子端来菜饭时，心头都觉得十分难受，不喝几杯烈酒，当真是食难下咽。

那癞子厨师当真龌龊已极，连脸都未曾洗过一次，幸好船上清水甚是珍贵，他菜又烧得极好，虽然人人厌恶于他，却还可容忍。他终日唯有痴痴呆笑，更似乎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见到南宫平时，那咧嘴的一笑，使得南宫平每次一听见他的笑声，就赶紧将目光转过一边。

船行数日，举目四望，仍是海天茫茫，见不到一片陆地。

南宫平忍不住问道：“不远了么？”

风漫天却只是冷冷回答：“到了你自会知道！”

船行越久，他脸色就越阴沉，酒也喝得越多，这自是大违常情之事，只因无论是谁，离家渐近，心里总是该高兴的。

这一日风浪甚大，南宫平多喝了几杯，想起亲人，心头不觉甚是烦闷，悄悄出了舱门，走到船头，只见天上星群影入海中，天水相映，几乎令人分不出哪里是天，哪里是海。

他心神方觉一畅，突听甲板下传来一声痴笑，接着船板一阵轻响。

南宫平实是不愿见到此人，眉头一皱，身形闪动，轻轻掠至船舱旁的阴影中，只见两个船夫夹着那癞子伙夫跃上船面。南宫平本待闪身入舱，见到这三人行迹仿佛十分鬼祟，心念一转，手掌一搭，全身隐没在船舱边的短檐下。

只见那两个船夫，一个身形枯瘦，身材灵便，名叫“金松”，另一人却是阴沉的舵手“赵振东”，这两人船上生涯俱都十分精到，在船夫中仿佛甚有权威，是以南宫平都认得。

金松一上船面，四望一眼，轻轻道：“缺点子！”

赵振东冷冷道：“你再去四面踩踩盘子，掌舵的不是并肩子！”

他两人出口竟是江湖黑话，南宫平不禁更是疑云大起。

要知“缺点子”便是无人之意，“踩盘子”乃是探查，“并肩子”便是“朋友”，这几句话绿林豪强最是常用，南宫平虽非老江湖却也懂得。

金松果然展动身形，四下探查了一番，身形轻捷灵便，轻功竟似极有根基，“嗖”地自南宫平身侧掠过，摇头道：“没有动静，只有掌舵的那厢还在舱那边，而且伏在舵上，似已睡着了！”

赵振东微一颌首，将那癞子厨师拉到一堆货物下，那癞子跌跌撞撞，笑也笑不出来了。赵振东面色一沉，“嗖”地自靴里拔出了一柄解腕尖刀，在癞子面前一晃，阴恻恻笑道：“你要死要活？”

那癞子骇得缩成一团，结结巴巴他说道：“自……自然要活！”

赵振东道：“要活就得听老子们的话，老实告诉你，老子们都是杀人不眨眼的人物，你只要是在海面上混的，大概就听过老子们的名字，老子就是‘舟山海豹帮’的‘海豹’赵老大！”

那癞子不由一愣，苦着脸道：“大……大王有何……吩咐小人都听话。”他一骇之下，话更说不清了。

赵振东冷冷一笑，道：“谅你也不敢不听！”自怀中取出一个纸包，接道：“明天给我漂漂亮亮地做一锅海带鸡汤，把这个一半下在汤里，一半混在饭里！”

那癞子颤声道：“鸡汤里不用放胡椒面的！”

赵振东笑骂道：“呆子，这不是胡椒，告诉你，这就是杀人的毒药，无论是谁，吃下半点立刻七窍流血而死。你记着千万不要将它放入口里，事成之后，老子们发了财，少不得也要分你一点，但你若走漏一点消息，老子们就要把你大卸八块，抛下海里喂鱼，知道了么？”

那癞子点头如捣蒜，连声应了。金松轻轻一笑，道：“小弟这几日暗地观察，这一票油水就足够我兄弟快乐半辈子，只是不但那跛子跟那怪物有些扎手，那个漂漂亮亮的小白脸，手底下也有两下子。”

赵振东冷“哼”一声，道：“你当汪治、孙超，连那边掌舵的那死脸子李老三是好人么？我看这三人混上船来，也没有安着好心，八成也是黑道上的朋友，只是他们既然不是咱弟兄一路，明日索性连他们也做翻了算了！”

这两人轻言细语，直听得南宫平暗中心惊，心中暗道：“侥幸，天教我无意中窥破他们的阴谋，否则岂非要着了他们道儿。”

心念转动间，突听左面一声衣袂带风之声“嗖”地划过。

南宫平心头一惊，只见一条黑影人影一掠而来，冷冷道：“赵老大，你好狠心，连我兄弟你也要一起做翻喂鱼么？”

赵振东面色大变，翻身跃起，掌中紧握尖刀，轻叱道：“谁？”

黑影中缓步走出一人，死眉死眼，长脚大手，面上不带半分表情，正是被赵振东暗中唤做“死脸子”的李老三。

赵振东、金松如临大敌，虎视眈眈，李老三神情却仍是呆呆板板，缓步走了过去，道：“癞皮狗，快把毒药拿出来。”

那癞子缩在箱笼间，当真有几分像是癞皮狗，赵振东叱道：“你先把命拿来！”刀光一闪，便要扑上前去。

李老三道：“且慢动手，要知我令你们交出毒药，并无恶意，那跛子是

何等角色，岂是一包毒药就可以解决得了的，若是被他发觉，岂非打草惊蛇，坏了大事，快把毒药抛入海里，我自然另有好计来对付他们。”

赵振东果然停下脚步，但口中仍在发狠，道：“你是什么玩意，我‘海豹’赵老大要听你的！”

李老三冷冷道：“你不认得我么？我就是……”突然凑到赵振东耳边，轻轻说了几个字。

赵振东面色大变，身子一震，“”地一声，连掌中的尖刀都落到地上，颤声道：“你……你老人家怎……”

李老三道：“不要多话，快回到舱里睡觉，时候到了，我自会通知你，你‘海豹帮’显然辛苦了一趟，我也不会亏待你们。”

赵振东道，“是，是……”拉起金松就走。

那癞子畏缩跟在后面，“李老三”突然一把抓起他臂膀，厉声道：“好大胆的杀胚，你当太爷没有看出你是什么变的么！拿命来！”右掌一扬，立掌如刀，“唰”地一掌，向癞子天灵直劈而下！

南官平心中大奇：“难道这癞子也是个角色！”

那癞子却早已骇得瘫在地上，只见“李老三”一掌已将震破他头顶天灵，他却仍然动也不动，哪知“李老三”掌势突地一顿，只是在癞子肩头轻轻一拍，道：“不要怕，我只是试试你的，去吧！”

他无论做什么事，面上都丝毫不动声色，话一说完，转身回到舵边，那癞子爬起来爬下舱板，目光却在有心无意之间。望了望南官平隐身的短檐。

南官平不禁又是一惊，只听船舱上一只老鼠跑过，他方才只当那癞子发现他行藏，哪知那癞子只不过是看到了老鼠而已。

南官平哑然一笑，见到四下再无人影，轻轻掠下，一手拉开船舱之门，方待闪身而入……

哪知他目光一抬，黑暗中竟赫然有一双发亮的眼睛，瞬也不瞬地紧盯着他，仿佛早已隐在船舱门后，等着他进来似的。

南官平一惊之下，双掌一错，护胸防身，只见面前的不过只是那怪物“七哥”而已。

“七哥”咧开阔口，露出那一排森森白牙，朝他一笑，便转身走开，脚步间真当没有一丝声音。

南官平又惊又奇，忖道：“难道这怪物也听到了方才那些话么？怎地他却不动声色！”大步走入，找着风漫天，只见他仍在灯下喝酒，他从不睡觉，也不吃饭，老天生下他来，仿佛只是为了喝酒的。

他头也不回，缓缓道：“还没有睡么？可是要喝两杯？”

南官平沉声道：“前辈若再喝酒，以后只怕永远喝不成了！”

风漫天朗声一笑，道：“世上竟当真会有能令老夫喝不成酒的事么？如此说来，我倒当真要听上一听！”话说完，又满满喝了一口。

南官平道：“前辈可知道船上的船夫，全是杀人越货的海盗么？”他一口气将方才所见所闻全都说了出来。

哪知风漫天却全然不动声色，南官平皱着眉道：“晚辈虽也未将这些恶贼放在心上，但既已知道他们的阴谋，好歹也该有所举动……”

风漫天哈哈一笑，道：“你当我不知道么！自他认踏上此船那一刻开始，我便知道这些人里全无一个好人，只有那癞子痴痴呆呆，并非他们一路，是以我才要癞子来做伙夫。但我犹自放心不下，早已在酒中下了可解百毒之药，

是以我每餐都要你喝上几杯，便是防他一手，至于他们若要动武，哈哈，那便是他们死期到了。你看我终日饮酒，当我真的醉了？”

南宫平暗叹一声，道：“前辈之能，当真非人能及……”

风漫天大笑截口道：“我不过年老成精，看得较清楚而已，你若是到了我这样年纪，便知道世上的阴谋诡计俱都可笑得很，只是……那李老三看来倒是个角色，却不知道他是什么变的……”

南宫平道：“此人必定大有来历，但在前辈你的面前，只怕他也难施展了！”他此刻对风漫天已是心中钦服，绝非故意奉承。

风漫天大笑道：“不管他有什么来历，他要姓赵的那厮不要在酒菜中下毒，倒是聪明得很，无论是多高明的迷药，无论他下在何物之中，老夫若是看他不出，便算在活这七八十年了！”

南宫平道：“前辈难道不准备揭破他们的阴谋么？”

风漫天道：“我每日长啸，便是为了要唬住他们，否则他们只怕早已动手了，若是揭破阴谋，杀了他们，还有什么人来做船上的苦工。”他仰天一笑，道，“这帮恶人遇着老夫，只怕是合当倒霉了。”

南宫平心中突地一动，凛然道：“前辈货单上最后一项，难道便是要以他们充数么？”

风漫天笑道：“正是，我早知会有人自动送上门来，是以绝不费心去找，到了地头……到了地头……”笑声突地停顿，又痛饮起来。

南宫平暗叹一声，只觉这老人既是可敬，又是可怕，目光转处，只见他双眉突地紧紧皱在一处，心中竟似甚是忧闷，一杯接一杯，不住痛饮，忽又回过头来，道：“老夫生平唯有一件憾事，你可知道那是什么事么？”

南宫平摇头道，“不知。”

风漫天“吧”地一声，将掌中巨觥，重重放到桌上，长叹道：“老夫生平憾事，便是饮酒不醉，便是终日不断地喝，仍是清清楚楚，当真可悲可叹。”

南宫平大奇道：“千杯不醉，是为海量，乃是人人羡慕之事，有什么可悲可叹？”

风漫天道：“常言道：‘一醉解千愁’，世人饮酒，十之八九。多是为了消愁解忧。古往今来，圣贤豪杰，英雄诗人，有几个逃得开这个‘酒’字，便是为了人人心中俱有烦闷之事，‘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那曹阿瞒虽是大奸巨恶，这句话却是说得对的。那谪仙诗人李太白说得更妙，‘劝君更进一杯酒，与尔同消万古愁！’哈哈，万古愁，哈哈，好一个万古愁！这三字一个字便值得喝上一杯！”

他拿起巨觥，连尽三杯，方自接口道：“世人饮酒，俱是为了消愁，量浅之人喝上一点，便能将忧愁浑然忘却，岂非大妙，海量之人，久饮不醉，既费金钱，又耗时间，已是大大不幸，若似老夫这般，永远喝它不醉，更是不幸中之最不幸了，岂非可叹之事！”

这一番言论，南宫平真是闻所未闻，不禁大笑道：“话虽如此说法，但老前辈一生英雄，名满天下，晚来更能隐于武林中人心目中的天堂乐土‘诸神之殿’，可说是福寿双全，却又为了什么定要以酒消愁？”

风漫天呆呆地愣了半晌，喃喃道：“诸神之殿，诸神之殿……”突地挥手苦笑叹道：“我已有酒为伴，你去睡吧！”

南宫平直到入睡以前，心里还在奇怪，不知道风漫天为何如此愁苦。第二日他上到船面，只见赵振东、金松，以及那“李老三”等人仍是照常做事，

他自然也装作糊涂，但心中却又不禁为这些人的命运悲叹。要知他生长大富之家，幼有才子之名，长有英雄之誉，可说是个天之骄子，是以悲天悯人之心，便分外浓厚。

风漫天索性连日来的长啸都免却了，酒喝得更凶，南宫平见他精神似乎日渐萎颓，心头忧郁日渐沉重，就正如那笼中的狮虎一样。

要知海上食物清水最是珍贵，自无足够的饮食供给狮虎，再加以浪大船摇，狮虎豺狼虽是陆上之雄，到了海上，却也不惯。几日下来，这一群猛兽早已被折磨得无精打采，成风尽失，就连吼声听来俱是有气无力。

南宫平看看风漫天，看看这一群猛兽，不禁为之叹息。

四面仍是海天茫茫，连船舶的影子都看不到，入海自是极深了。“李老三”面如死水，坐在船边，拿了根钓竿钓起鱼来。

到了黄昏，风漫天拿着葫芦上了船板，倚在船桅上看他钓鱼，似乎看得津津有味。

南宫平笑道：“大海中钓鱼，可钓得着么？”

风漫天道：“只要有饵抛下水去，多少总会有一两条鱼来上钩的！”

话声未了，“李老三”钓竿一扬，果然钓上一条鱼来，满身细鳞，微带红色。

风漫天叹道：“这条鱼正是海鱼中最称美味的‘红鱼’，下酒最是佳妙，只可惜没有令堂那样的妙手烹调而已。”

提到南宫夫人，南宫平神色不禁一阵黯然，但瞬即展颜笑道：“在下的手艺，却也不差哩。”

风漫天大喜道：“真的么？”

南宫平笑道：“自是真的！”他为了要为这老人暂解愁绪，竟真的拿过那尾鲜鱼下舱做起菜来。

要知“烹饪”一道，其中亦有极深的功夫，极大的学问，火候、刀法、佐料，有一样差错一点，味道就大不相同。但南宫平天资绝顶，不但诗词书画，一学便精，就做菜，竟也无师自通。风漫天兴高采烈，看他做菜，那癞子也一直在旁痴痴呆笑。

片刻间便已做好，一条鱼端将出来，果然是色、香、味俱全，风漫天早已等不及了，一面喝酒，一面吃鱼，还未回到船舱，便已将鱼吃了大半，眼见一盘子里只剩下半段鱼尾，一个鱼头，方自讪讪笑道：“你做的菜，你也要吃上一点！”

南宫平含笑夹起一段鱼尾，慢慢咀嚼，他看到这老人的笑容，心里也甚是开心，风漫天回头一望，只见那怪物“七哥”也站在旁边咧嘴而笑，仿佛是羡慕，便含笑道：“你想吃么？鱼头拿去！”

那怪物“六哥”拿起鱼头，整个抛入口里，竟连皮带骨地大嚼起来，当真有如野兽一般。南宫平见了他的吃相，不禁暗中皱眉。

风漫天哈哈笑道：“好，好，有其母必有其子，想不到你居然也烧得一手——”语声、笑声，突地一起顿住，他语声本自越说越响，有如纸鸯越放越高，此刻笑声突顿，有如纸鸯被人一刀斩断长线，又被狂风呼地卷走。

只见他双目圆睁，面色渐渐发青，突地狂吼一声：“不好！”“呼”地一掌，五指箕张，笔直向南官平抓来！

南宫平惊愕之下，全然呆住。哪知风漫天一掌抓来，竟是劈手夺过了南宫于手中犹未完全吃净的半段鱼骨，厉喝道：“好畜牲，老夫竟上了你的当

了！”喝声凄厉，目眦皆张，手掌一扬，鱼骨“喇”地飞出，向立在船舱边、手中犹自拿着钓竿的“李老三”击去。

只听一缕尖风，破空而至！“李老三”阴阴一笑，掠开数尺。

“夺”地一声，鱼骨全部嵌入舱板里，风漫天大喝道：“鱼中有毒！快动手将这班恶徒全部杀净！”铁拐一点，飞身而起。

“七哥”仰天长啸一声，当真有如恶虎凶狼一般，十指箕张，抓向“海豹帮”中的一条汉子，那汉子早已被这一声狂啸骇倒，竟然不知躲闪，被他一把抓住，十只手指，全部插入胸骨之中，半声惨嚎未尽，已自气绝身死。

“七哥”随手一抖，将那人的心肝五脏俱都掏出，竟放到口中大嚼起来，只见他目闪凶光，满面鲜血，口中咀嚼有声，怪笑着扑向另一条汉子。

那汉子早已心裂胆寒，不敢回手，撒腿就跑，哪知，七哥一声怪笑还未笑完，突然两眼一翻，仰天跌倒，满口的鲜血，沿着嘴角流了出来。

南宫平一掌击毙了一条大汉，与“金松”交手方自一招，亦觉头脑晕眩，不能支持，心中暗道一声：“罢了！”他不愿落到这一群恶贼手中，身形一展，便要投海自绝！

哪知赵振东却突地一把拉住了他的腰带，狞笑道：“你想死得这么舒服么？真是做梦。”竟一把将他拉了回来，但他却也已不省人事了！

那边风漫天身形如风，扑向“李老三”，“李老三”见了如此神情，如此武功，亦是暗暗心惊，不敢招架，闪身而退，口中却冷笑道：“老匹夫，你还不倒下！”他身形虽快，风漫天更快得不可思议，巨掌一捞，闪电般抓住了“李老三”的衣衫。

“李老三”大惊之下，全力前冲，只听“嘶”地一声，衣衫撕作两半。“李老三”心胆皆丧，头也不回，“噗”地跳下海中。

风漫天霍然转身，铁拐一点，便到了一条彪形大汉身前。这大汉身材极为魁梧，面容更是凶恶，在贼党中有“大力鬼”之称，此刻还妄想招架一阵，哪知风漫天伸手一抓，便已将他庞大的身子举了起来，随手向外抛去，摔在船板之上。这大汉厉吼一声，天灵碎裂，脑浆直溅出五尺开外。

风漫天身形不停，扑向金松，他自知已中迷毒，便想将船上的恶贼全部杀净，哪知他中毒已深，所中的迷药，又是异品，纵然功力通神，却也支持不住，只觉目眩神迷，眼前赵振东的人影，由一变二，由二变四，刹那间竟似变成了无数条人影，在他身旁飞来舞去。

他自知再也无法支持，一代英雄，竟落于小人之手，他不禁狂吼一声：“恨煞我也！”挥手抛出了肋下的铁拐，便翻身跌倒，这最后一击，他不但用尽全身之力，便连胸中的悲愤之气，也随之发出，这力道是何等惊人！”

只听一阵狂风呼啸而来，金松呆呆地愕在当地，竟不知闪避，原来他早已被吓破了苦胆，只见一条铁拐，生生自他前胸穿入，后胸穿出，势力未歇，余力犹劲，“夺”地一声穿入舱板，竟将金松生生钉在舱板之上。

这一切发生俱在刹那之间，船板上侥幸未死的人，一个个早已骇得胆破心寒，呆如木鸡，双掌一捏，掌心俱是冷汗。

留在甲板下厨舱中的癞子，听到甲板上的响动、惨呼，连忙爬上甲板。

但这时南宫平、风漫天与那怪物“七哥”俱已昏倒在地，只有那“八哥”在船桅上飞来飞去，咕咕叫道：“笑话，笑话……”突然一头撞在船桅上，沿着船桅，跌落下来，只有海风依然，船行依然，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似的。

“李老三”水淋淋地自海中爬了上来，目光一扫，淡淡道：“还好还好，只死了四个！”挥手道：“快抛入海里，将甲板上洗干净，明日清晨我要好好款待这三条畜牲。”

经历了这许多变故，他面上还是声色不动，俯身在南宫平、风漫天，以及那怪物“七哥”身上，各各点了三处大穴，心里却还不放心，又以油浸的麻绳药制的牛筋，将他们绑得紧紧的，方自入舱更衣。

赵振东等人早已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遵命收拾甲板，原来他方才在鱼饵上下了极烈的迷药，那条鱼吃了鱼饵，便已满含迷毒。风漫天一时大意，只当自己眼见他自海上钓的鱼，又是南宫平亲手作的，更加以“李老三”本是极力拦阻别人下毒的人，这条鱼想必万万不会有毒，便放心吃得于干净净。

哪知道这条万万不会有毒的鱼里，下的却是天下无药可解的迷魂毒粉，等到风漫天自知中毒，再想以内力逼出的时候，已自来不及了，这一代英雄竟被人有如粽子似的捆在甲板上。

直过了一个对时，星月升起落下，天光又复大亮，“李老三”睡足了觉，令人在他们身上淋了三桶海水，三人方自悠悠醒来。

南宫平只觉一阵阳光刺目，一阵笑声刺耳，惊然醒来。

只听“李老三”冷冷笑道：“我三十六条计谋，只不过施出一计，你们便已着了我的道儿，倒教我失望得很。”口里虽说失望，但语气中却满是得意。

南宫平张眼望去，只见自己与风漫天以及那怪物“七哥”，俱都是被缚在一支铁笼的栏杆上，除了眼睛之外，全身上下不但丝毫不能动弹，而且麻木失去知觉。

甲板上早已洗得干干净净，像是一条鱼肚朝天的巨鲸，浸浴在海上明亮的阳光下，甲板上的人，却像是一群春天的蚱蜢，不住在各处跳来跳去，兴奋得片刻都无法安静。赵振东虽然立在船尾掌舵，但目光也不住地朝这边的箱笼打量。

“李老三”手里可多了一条长长的鞭子，他一扬鞭梢，笔直地指到风漫天的鼻子上，冷笑道：“风漫天，你还有什么话说，听说你武功之高，一时无两，但此刻你却也只好任凭我宰割。”

风漫天虽已醒来，但始终未曾张开眼来，此刻突地冷“哼”一声，缓缓道：“老夫早已活得够了，你要剁要割，任凭尊意。”

“李老三”道：“我等这机会已等了数十年了，今日你终于落到我的手中，我若是叫你舒舒服服地死去，实在有些对不起你。”他语声本是沙哑低沉，但说到最后两句，突地变得异常尖锐。

风漫天双目一张，容颜惨变，道：“你……你，竟然是你！”

“李老三”仰天笑道：“好好，你终于认出了我，只是，却已太迟了！”随手一鞭挥出，长长的鞭梢，呼啸着自风漫天山侧挥过。

南宫平只听身后一声虎吼，原来他身后的铁笼里竟关着一只猛虎。

那猛虎似乎正待跃起，但被“李老三”随手一鞭，打得再也不敢动弹，伏耳贴在地上，有如遇着对头克星一般。

南宫平听到这“李老三”的语声，见到他的伏虎之能，心头一动，突地想起一个人来，骇然道：“得意夫人！”

“李老三”哈哈笑道：“好好，连你也认出了我。”一面说话一面背过身去，话声一了，她霍然转回身来，一个面目蜡黄、死眉死眼的“李老三”，

便突地变成了年华虽去，但风姿犹存的“得意夫人”！

南官平暗叹一声，忖道：“难怪她面目阴沉，被人唤做‘死股子’，难怪她能在鲜鱼腹中下毒，又有伏虎之能，原来她竟是得意夫人易容而成，我今日既已落到此人手里……唉！”闭上眼睛，再也不发一言，因为他知道在得意夫人面前，说什么话都是多余的，一心唯有等死而已。

得意夫人走到风漫天面前，伸手在他面上轻轻一摸，轻笑道：“风老头子，我想你想了这么多年，今日我打算要怎样对付你，你可猜得出么？”

她手腕一转，掌中便已多了一只小小的丝囊，接口道：“你可知道我这囊中装的是什么？”

风漫天已合起眼睛，闭口不语。

得意夫人眼波一转，“咯咯”笑道：“我这丝囊中装的是天下至淫的媚药，任何人只要嗅上一点，立刻就欲火上冲，你可要嗅上一点！”

她易容时虽是“死脸子”，但此刻每说一句话，面上却有千百种表情，当真是风情万种，荡意撩人。赵振东远远望来，竟看得痴了。

风漫天容颜已是惨变，但仍闭目不语。得意夫人拈起丝囊荡笑着又道：“来，闻闻看，香不香，你嗅过之后，却又全身不能动弹，那种滋味一定舒服得很，保险比世上任何事却要舒服几倍……”

南官平心头一寒，这种令人闻所未闻的酷刑，当真比世上任何刑罚都要残酷数倍，他忍不住张眼望去。

只见得意夫人手里的丝囊已离风漫天鼻子越来越近，风漫天双目紧闭，满头俱是冷汗，这称雄一世的老英雄，此刻纵然用尽全力，却也无法将自己的鼻子移动半寸。

突听身后一声惊呼，那猛虎被惊得一声怒吼，将得意夫人的丝囊震得斜斜飞起一些。

得意夫人双眉一皱，倏然转身，只见那癞子睁大眼睛望着她，结结巴巴他说道：“你……你老人家怎么变成了女的！”

得意夫人秋波一转，突然娇笑道：“你看我生得漂亮么？”

那癞子不住点头道：“漂……漂亮！”

得意夫人笑道：“你居然也分得出别人漂亮不漂亮，好，快去给我做几样好吃的菜，我就让你多看几眼！”

那癞子咧开大嘴，连连痴笑，雀跃着爬回舱下去了。得意夫人伸手一抚鬓发，轻轻笑道：“风老头子，你看连他部知道我……”

秋波转处，突地发现她身侧一条大汉，目光赤红，野兽般望着她，脱口道：“你干什么？”

那大汉身子微微颤抖，满脸涨得通红，突地双臂一张，抱起了得意夫人的身子，大声道：“求求你，求求你，我……我受不了……”

原来方才丝囊被虎吼一震，囊中的药粉也震出一些，竟被这大汉顺风吸了进去：此刻正已被药性所迷，欲火焚身，不能自禁。

得意夫人再也想不到他敢抱起自己，一时不防，竟被这汉子两条铁一般的手臂抱在怀里，只觉这汉子浑身淫烫，充满了热力，心神竟也不禁随之激荡。她本就生性奇淫，此刻不怒而笑，“咯咯”笑道：“死人……”竟被那大汉和身压到地上。

赵振东目光一凛，“唰”地掠了过来，翻腕拔出一把匕首，“嗖”地一刀，直刺入那大汉的背脊上，厉声道：“你敢对夫人无礼！”

那大汉厉吼一声，翻身死去，得意夫人满面红晕，站了起来，道：“谁要你杀死他的？”

赵振东呆了呆，得意夫人轻笑道：“噢，我知道了，你是在吃醋！”笑语盈盈中，突地反手一掌，将赵振东打在地上滚了两滚。

得意夫人笑声顿住，目光冷冷一扫，她已在甲板上所有的汉子面上各各望了一眼，厉声道：“你们只要好生听话，我谁也不会亏待你们，但是谁也不能吃醋，知道了么？”走到赵振东面前，缓缓伸出手掌。

赵振东面色惨变，却不敢闪避。

哪知她竟是在他面上轻抚了一下，突又笑道：“将那厮尸体抛下海去，好生去掌舵，知道了么？”

赵振东如蒙大赦，唯唯去了！

南宫平将这一切看在眼里，心里不禁深深叹息一声，落在这种女人千里，当真是生不如死。

只见那癞子已捧着一面托盘，自舱底钻了出来，托盘上六碗菜肴，果真做得十分精美，浓烈的香气，飘荡在海风之间。

得意夫人道：“今日菜饭就开在甲板上，我要一面吃饭，一面来看风老头子的把戏。”

那几条大汉如奉纶音，立时间便摆好桌椅，得意夫人端起一杯酒，举到风漫天的面前，道：“香么？”又端起一盘菜，在南宫平等三人面前晃了一晃。

那怪物“七哥”白牙森森，眼中几乎冒出火来。

得意夫人将丝囊一摇，笑道：“不要怕，我此刻已变了主意，我要你们先受一受饥渴的折磨，然后再来尝那欲火焚身的滋味。”挥手道：“把舵且暂先缚在舷上，你们都来喝我的庆功之酒。”

此刻船上除了南宫平三人外，已只剩下七人，阖将过来，恰好坐满一桌。只是这些“海豹帮”的汉子平日虽然凶醋，但见到得意夫人这样的人物，哪里还敢落座，但目光偶一触及得意夫人的眼波，却又不禁心旌摇摇，不能自主。

海天遥澜，一碧万里，临风饮酒，本可以说是人生一大乐事，何况，得意夫人此刻竟将自己平生唯一的强仇大敌制住，心里更是乐不可支，举杯笑道：“风漫天呀风漫天，想当年你火焚‘万兽山庄’，赶得我无家可归，是何等的威风。两月前‘南官山庄’，你三言两语，便险些害得我一命丧身，又是何等的煞气。但今日你的威风煞气，又在哪里？想来我这得意夫人，生平还是得意事多，失意的事少哩！”她一面得意而言，三杯酒已入喉，双颊间隐现红晕，秋波中更是水光漾漾。

“海豹帮”那些吃大块肉、喝大碗酒的朋友，更是早已醉意醺然，畏惧之心被酒意一冲，便冲去了七分，行止之间，自就放肆起来。

那癞子爬上爬下，端菜取酒，虽然累得气喘咻咻，一双眼睛，却忘不了不时死盯着得意夫人两眼。

此时此景，此时此刻，南宫平心中当真是万念交集，亦不知是该痛哭一声，还是该狂笑几声。突见得意夫人一掠鬓发，缓步走到他身前，上下打量他几眼，娇笑道：“小弟弟，你今日有多大了？”

南宫平切齿不语。得意夫人笑道：“年纪轻轻地死了，岂非可惜得很，你若是肯乖乖地来听姐姐的话，说不定……”突听一阵“叮”乱响，杯盘

碗盏，俱都倾倒，那六条汉子，竟也都跌倒在地上，有如醉死了一般。

得意夫人眼波一转，笑道：“好没用的东西，三杯酒就醉倒了……”

言犹未了，突地变色道：“不好！”“嗖”地一步掠到那癫子身侧，纤掌如电，疾地刁住了那癫子的手腕。

那癫子道：“什……什么事？”

得意夫人厉声道：“好大胆的奴才，你竟敢在酒中下毒，快将解药拿出，否则……”

那癫子突地仰天一笑，道：“你终于也发觉了么？只是，却已太迟了！”

这正是得意夫人自己方才说出的话，她此刻自己听了，亦是容颜惨变。

南宫平、风漫天齐地精神一振。

只听那癫子笑道：“这本是你们给我的药，我再拿来给你们吃，岂非天经地义之事！”

狂笑声中，得意夫人的身子已倒在地上！

那癫子“咯咯”笑道：“得意夫人，你得意的时候，未免也太短了些。”但言行举止，仍是痴痴呆呆，胧胧瞳瞳。

南宫平暗叹忖道：“当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想不到这样一条猥琐的汉子，却有如此机智，但除了如此痴呆的汉子之外，又有谁能将精明的‘得意夫人’骗过。”

为何聪明人常会上呆子的当？为何呆子若要骗人，总是特别容易？只因人们若是太过聪明，别人见了他便要加意提防，但人们见了呆子，自然便不会再有防范之心。

南宫平此刻的心念，正是本着这个道理。

那癫子蹒跚着过来，为南宫平等三人解开了绳索，但南宫平等穴道被点，仍是动弹不得。

风漫天道：“大恩不敢言谢，但望阁下再为在下等解开穴道。”言语间十分恭谨。

那癫子却痴痴笑道：“什么穴道？”

风漫天长叹一声，道：“阁下既是真人不露相，在下也无法相强！”

南宫平忖道：“此人虽有一颗正直侠义之心，又偶然骗过了得意夫人，但终却不过只是个俗子而已，风漫天怎地定要说他是个高人？”

只听风漫天仔仔细细将解救穴道的方法说了出来，那癫子伏在南宫平身上，依样画葫芦，风漫天说一句，他便做一样，但饶是这样，他还是多费了许多冤枉手脚，累得气喘咻咻。

南宫平只觉一阵阵酸臭之气，扑鼻而来，实是令人不可忍受，那一双手掌，更是满藏油垢，他平生所见的脏人虽然不多，但此人却可算是第一，穴道一解，不由自主地，一掌将之推开。

那癫子踉跄后退几步，“噗”地坐到舱板上。

风漫天面色一沉，道：“你嫌他脏么？若没有他这样的脏人，你这样的聪明人早已喂了鱼了。”

那癫子连连赔笑道：“小的本来就脏，怨不得公子嫌弃。”

南宫平方才那一掌本非有意推出，此刻心里更大是羞愧，一面解开了风漫天的穴道，一面赶紧去扶起那癫子。

那癫子惶声道：“不敢当不敢当，莫要弄脏了公子的手。”

南宫平心里又是难受，又是惭愧。

风漫天也不理他，大声道：“我风漫天一生未曾向人下跪，但今日……”忽然脆到地上，向那癞子下拜。

那癞子惊惶之下，也拜了下去。

风漫天道：“我拜的不是阁下救了我的性命，而是拜的阁下使我不致羞辱而死！”

那癞子结结巴巴却说不出话来。

南宫平一生之中，心里从未有此刻这般惭愧，只因他一生之中，委实也未曾做过有背良心之事，当下亦自期期艾艾，感激了一番。

那癞子道：“不敢。”

那怪物“七哥”却提起了一条大汉的双足，拖向船舷。

南宫平道：“你要做什么？”

“七哥”道：“抛下海里喂鱼。”

南宫平道：“这又何苦，他们虽然……”

风漫天冷冷道：“你对仇人倒仁慈得很，只可惜对恩人却……哼哼。”冷哼两声，转首望向别处。

那癞子瞧了南宫平一眼，结巴着道：“杀了他们我也觉有些不忍，不如将他们放在般上的救命小船里，任凭他们在海上飘流，等他们药性醒了，是活是死，就全都靠他们的运气了，这样岂非好些。”

风漫天叹道：“阁下既有此意，自是好的。”他虽然本该将他们带回岛上，但此刻却绝口不提，于是三人一起放下了小船。

那癞子更跑上跑下，搬来许多食物清水，放下小船，海流激荡，大船与小船片刻间就离得很远，渐渐小船就只剩下一点黑影，渐渐连这点黑影也完全消失，谁也不知道这七男一女在这无情的大海上将会发生什么事。

自此风漫天再也不要那癞子下入伙舱，他自己面色虽越来越是阴沉，心情虽越来越坏，但对那癞子却越来越是尊敬。

他三人被制后，得意夫人便命转舵回航，此刻走的又是回头路，南宫平想来想去，也发现这癞子有许多异处，又忍不住问道：“在下不敢请问一句，不知阁下的高姓大名。”

那癞子痴笑道：“小人的名字哪里见得了人，但公子你的名字小人却早已听过，只因小人认得一人，是公子的朋友。”

南宫平大喜道：“真的么？”

那癞子遥望着海天深处，目光忽然一阵波动，缓缓道：“那人不但是公子的朋友，还是公子极好的朋友。”

南宫平喜道：“阁下莫非是认得我的龙大哥么？”

那癞子道：“不是！”

南宫平道：“那么必定是石四哥了！”

那癞子道：“也不是！”

南宫平道：“那么就是司马老镖头？……鲁三叔……”他一心想知道这癞子的来历，当下便将与自己略有交情的新知故友，一起说了出来。

那癞子连连摇头，南宫平心念一动：“莫非是女的？”脱口将郭玉霞、王素素，甚至连叶曼青的名字都说了出来。

那癞子仍是不住摇头，但目光却始终望向别处。

南宫平暗中忖道：“我大嫂素性风流，言语亲切，最善交际，王素素最是温柔，从来不会给人难堪，叶曼青虽然骄傲，但是她倜傥不群，为女则有

丈夫之气，她们虽然都是女子，但都还有结交此人的可能。”

他黯然一叹，又忖道：“除了这些人外，只有梅吟雪是我相知的人，但是她天性最是冷漠，又最喜欢干净，想她在棺中幽困十年，若换了别人，早已狼狈不堪了，但她自棺中出来时，一身衣服，却仍是洁白如雪，可称得上是天下最最喜欢干净的人了。此人就算真的是位风尘异人，她也绝不会和他说一句后的，此人若不是风尘异人，我又怎能在个凡夫俗子面前轻易说起她的名字。”

“梅吟雪”这三个字在南宫平心目中，永远是最最珍贵，也埋藏得最深，隐秘得最密的名字，他心念数转，道：“在下猜不出来。”

那癞子呆呆地望着远方，默然良久，方自缓缓道：“除了这些人外，公子就没有别的朋友了么？”

南宫平沉吟道：“没……有……了。”

那癞子又自呆了许久，突地痴笑道：“我知道了，想来那个人不过是想冒充公子的朋友罢了。”手抓帆绳，站了起来，走到舵边，垂下头，去看海里的波浪。

掌舵的风漫天，回头看了南宫平一眼，似乎想说什么，哪知那癞子突地惊呼一声：“不好了！”

风漫天惊道：“什么事不好了？”

那癞子一手指着船舱，风漫大俯身望了一眼，面上神情亦为之大变，原来船舱离开海面，已只剩下了三尺。

南宫平大骇道：“这船难道渐渐在往下沉么？”

风漫大闭口不答，卑足一点，庞大的身躯，“呼”地一声，掠下船舱，他铁拐虽然已被抛入水中，但行动却仍极是轻捷。

南宫平随后跟了过去，到了下舱，两人面面相觑，颜色俱都变得惨白，原来舱门缝间，已汨汨地沁出海水，门里水声淙淙，两人相顾失色之间，舱门已被海水冲开，一股碧绿的海水，激涌而出，这贮放食物货品的大舱，竟早已浸满海水，满舱的货物，随之而出。

水势急烈，霎眼间便已涨至南宫平腹下！

风漫天大喝道：“退！”

两人一起跃上甲板，攀在船桅上的“七哥”，也有如猿猴般揉下。

那癞子惶声道：“怎样了？”

风漫天沉声道：“船舱下有了裂口，海水已涌入舱中，大约再过半个时辰，这条船便要沉没了。”

那癞子茫然半晌，突地顿足道：“难怪，那得意夫人未露行藏前，每日都要到舱里去一次，想来必定早已在舱里购隐秘之处，弄了一个裂口，每日去堵上一次，她毒计若是成功，便将那裂口补好，毒计若是不成，就落得大家同归于尽，而此刻裂口上所堵之物，已被海水冲开，我们却都不知道。”

南宫平恨声道：“好狠毒的妇人，难怪她自称有三十六条毒计了，此刻我们可有什么补救之道？”

风漫天冷冷道：“除了弃船，还有什么别的方法？”

那癞子黯然叹道：“我若不提议将那救生小船，唉……我……我……”

风漫天仰天笑道：“我等性命，本是阁下所救，阁下叹息什么。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死又算得了什么，只是我终于还是死在那得意夫人手里，到了黄泉路上，还要看她得意，却实是难以甘心。”

南宫平转身道：“我且去看看，能不能……”

风漫天道：“还看什么？食物清水，俱已被水所浸，你我纵然能飘在海上，也要被活活饿死！渴死！”南宫平呆了一呆，顿住脚步。

那癞子突地轻轻叹道：“风老前辈，你当真有视死如归的豪气。”

风漫天狂笑道：“我早已活得不耐烦了，岂是当真有视死如归的豪气，七哥，你且去舱下的海水中找一我有无未曾开坛的酒，未死之前，我总要好好的痛饮一场，也算不虚此生。”

那怪物“七哥”脑海中生似完全没有生死的观念，果真下去寻上两坛酒来，道：“只剩两坛，别的都冲碎了！”

风漫天拍开缸盖，立即痛饮起来，船越沉越快，那些狮虎猛兽，虽然久已气息奄奄，但此刻似也本能地觉出死亡的危机，在笼中咆哮起来，风漫天端坐在舱板中央，眼望着连天的海水，对着坛口，仰天痛饮。

南宫平一面饮酒，一面却突然叹息了一声。

风漫天道：“你叹息什么？反正你到了诸伸殿上，亦是生不如死，此刻死了，反倒痛快得多。”

南宫平一时也没有体察出他言下之意，朗声道：“晚辈虽不才，却也不是贪生惜命之辈，只是突然想起一个人来，是以忍不住叹息，那人若是在这条船上，得意夫人的毒计就未必得逞了。”

那癞子眼睛突然一亮，道：“那人是谁？”

南宫平缓缓摇了摇头，缓缓道：“梅……”

那癞子身躯一震，脱口道：“梅吟雪。”

南宫平变色道：“你认得她？”

那癞子却不答话，颤声道：“此时此刻，你怎会想起她来？”

南宫平黯然叹道：“我怎会想起她来？……唉，我何曾忘记过她。”转目望去，突见那癞子全身不住颤抖，有如风中寒叶一般，目中亦是泪光盈盈。

南宫平奇道：“阁下怎地……”

那癞子颤声道：“我听了你这句话，就是死了，也……”

那怪物“七哥”深深吸了口气，嗅了嗅海风，突地大喜道：“陆地，陆地……”

风漫天双眉一扬，道：“什么事？”

“七哥”道：“前面便是陆地。”

那癞子顿住语声，改口道：“你怎会知道前面便是陆地？”

风漫天叹道：“人类虽是万物之灵，但嗅觉却远不及兽类灵敏，你看那些狮虎野兽此刻的神情也大不相同，你知道这些野兽也从海风中嗅出了陆地的气息。”

那癞子诧声道：“但是他……”

风漫天黯然一笑，道：“你问我他怎会自风中嗅出陆地的气味是么？这个……你不久就会知道了。”合上眼睛，再也不发一言。

那怪物“七哥”爬上船桅，看了一眼，又滑了下来，找了个铁桶，跃下船舱，船舷离水，此刻只剩下一尺多了。

他三人竟在死亡中突地发现了生机，这本是大大可喜可贺之事，但南宫平、风漫天以及那癞子面上却竟然全无半分喜色。

南宫平更是满心狐疑，忍不住问道：“你听了我那句后，便是死了，也怎样？”

那癞子呆了半晌，木然道：“便是死了，也觉得你可笑、可怜、可惜得很。”

南官平失望地叹息了一声，出神许久，又忍不住问道：“怎会可惜得很？”

那癞子长身而起，走到船头，道：“我方才听你说起你朋友的名字，俱都是武林中声名响亮的侠士，就连叶曼青、王素素她们，也都是温柔美丽的女子，但梅吟雪么……哼哼，她心肠冷酷，声名又劣，加上年龄比你大了许多，你临死前偏偏想起她来，岂非可笑、可怜、可惜得很。”

南官平面色大变，坐在地上，一言不发地连喝了几口酒，突地缓缓站了起来，缓缓走到那癞子身后，缓缓道：“无论你说什么，但我知道她是世上最最多情、最最温柔、最最伟大的女孩子。她为了要救别人，要保护别人，不惜自己受苦难受侮辱，她纵然声名不好，她年纪纵然比姝大上许多，但好她要能让我跪在她脚下，我已完全心满意足。”

那癞子身子震了一震，没有回过头来。

南官平目中一片深情，凝注着那癞子疮痕斑斑、肮脏丑怪的头顶，缓缓道：“她是个最爱干净的人，但为了我却不惜忍受污秽，她是个骄傲的人，但为了我却不惜忍受屈辱。她虽然对我千种柔情，万种体贴，但在我生存的时候却不告诉我，只是独自忍受着痛苦，只是有一次在我将死的时候，才露出了一些，这不过是为了……为了……”话未说完，已是热泪盈眶。

那癞子双肩抽动，晶莹的泪珠，簌簌地流过他那丑恶肮脏的面颊。

南官平伸手一抹面上泪痕，突地悲嘶着道：“吟雪，你为什么还要瞒住我，难道你为我牺牲得还不够多……还不够多么……”

那癞子突地惨然呼道：“平……”反身扑到南官平怀里。

南官平紧紧抱着他的身子，亲着他头上癞疮，再也看不到他的丑怪，嗅不到他的脏臭，因为他已知道这最脏、最丑、最臭的癞子，就是那最真、最香、最美的梅吟雪。

梅吟雪紧抱着南官平的身子，悲泣着道：“我再也不离开你了，从此以后，世上任何事我都不再放在心上，我就是又老又丑，就是别人口中的淫妇、毒妇，也要死跟着你，不管你讨不讨厌我。”

南官平满面泪痕，道：“我讨厌你，我讨厌你，你为什么不早些告诉我，你为什么要独自受苦？”

梅吟雪道：“你不知道有多少次我想撕开我外表那讨厌的假装，告诉你我一直是在你身边的，无论到天涯，到海角！”

风漫天仍然端坐不动，头也未回，但在这冷漠的老人紧紧闭着的眼帘中，却也已流出了两行泪珠。

他纵然铁石心肠，却也不禁被这其深如海的至情所动。突听“轰”然一声，船身蓦地一震，甲板上的酒坛，却都震得跳了起来，溅得满地俱是酒汁，原来船已搁浅，而距离那满布着头岩与黄沙的海岸，也已不及三十丈了——船里的海水，却仍未浸上甲板。

久别重逢的喜悦，误会冰释的喜悦，再加以死里逃生的喜悦，终是比深连真诚的爱情中必有的那一份忧郁愁痛浓烈得多。

南官平、梅吟雪双手互握，涉着海水，上了那无名而又无人的荒岛。

风漫天看到这两小的柔情蜜意，心中只觉又是欢喜甜蜜，又是悲哀痛苦，苍天为什么总是将浓烈真挚的爱情，安排在磨难重重、艰苦忧虑的生命中？难道平凡的生活，就不会培养不平凡的爱情么？

梅吟雪剥开了笼罩在她头上的易容药，露出了她那虽然稍觉憔悴却更添清丽的面容，这无人的荒岛上，便像是盛开起一朵纯白秀绝的仙桂幽兰。

只见海上碧波荡漾，岛上木叶青葱，湛蓝的苍穹，没有片云，更像是一颗透明的宝石一样，天地间满充着美丽的生机，柔情蜜意，花香鸟语，死亡、阴谋、毒杀……人间这一切丑恶的事，都像是已离他们很远了。

一株高高的椰子树下，他们在倾诉着彼此的相思。

另一株高高的椰子树下，风漫天却在啜饮着仅存的苦酒，一阵潮水涨起，将那艘三桅船冲上了海滩，甲板上的兽群，骤然见着陆地，便似又恢复了威风，各各在笼中咆哮不已。

那怪物“七哥”不知在何处寻来许多野果，又抬来一些椰子：但开壳一看，里面的水汁却已将干了，原来还是去年留下的。

梅吟雪倚在长长的树干上，口里嚼着一枚果子，轻笑道：“若是我们能永远在这里，我真不想回去了，只可惜这艘船可以补的，船补好了，唉……”

海涛拍岸，配着她梦一般的语声，当真有如音乐一般……

南宫平叹息道：“谁想回去……”

突见梅吟雪面色骤然一变，惊呼道：“不好！”翻身一掠，向风漫天奔去。

南宫平心头一震，这两日来他连听两次“不好”，一次是中了迷毒，一次是坐船将沉，两次俱是险死还生，两次都是十分侥幸才能逃离险境。此刻他第三次又听到这“不好”两字，实是心惊胆战，惊问一声：“什么事？”人也随之掠去。

梅吟雪一把拉住了“七哥”，惶声问道：“你方才那两坛酒是在何处寻得的？”

“七哥”瞪着一双野兽般的眼睛，瞬也不瞬地望着她，一言不发。

风漫天道：“梅姑娘向你问话，正一如老夫向你问话一样。”

那怪物“七哥”眼睛翻了两翻，道：“舱里海水冲激，水缸和酒坛都撞破了，只有那两坛酒，是另外放在一处高架上的。”他费了许多力气，才将这句话说完。

梅吟雪呆了一呆，恨声道：“好狠的得意夫人！”

风漫天面容木然，缓缓道：“我早已觉察出，但我唯愿你们在临死前这短短一段时期里，活得愉快一些，是以不忍说出来。”

南宫平茫然问道：“什么事？难道那两坛酒里，也下了毒么？”

梅吟雪黯然点了点头，道，“正是，那得意夫人算定船将沉时，风老前辈必定要寻酒来饮，她生怕大海还淹不死我们，便早已在这两坛酒里下了剧毒，唉……我怎地这样糊涂，一时竟没有想到她用的毒计，俱是连环而来的，一计不成，还有二计……”

她语声微顿，突然大声道：“风老前辈，得意夫人所施的迷药，虽然无法可解，但毒药与迷药的药性却是不大相同！”

南宫平忍不住道：“有何不同？”

梅吟雪道：“她所施的迷药以迷人神智为主，药性乃是行走于神经大脑之间，而且散布极速，便是有通大的内力，也无法可施。但这毒药的毒性，却是穿行胃腑，内服的毒性，虽比外伤的毒性厉害十倍，但内功若是到了风老前辈这样的火候，十之八九，可以内力将毒性逼出，风老前辈，你却连试都未曾试上一试，这是为了什么？”

风漫天垂目道：“老夫一个人活在这荒岛上，又有何意思。还不如陪你们一起死，大家在黄泉路上，也落得热闹些。”

梅吟雪呆了半晌，凄然一笑。

南宫平笑道：“我这条命本该早已死过许多次了，此刻不过是捡回来的，老天让我多活一段时候，让我见着了你们，让我们还能痛痛快快地享受这几个时辰，我还有什么不满意的。”他仰天一笑，又道，“何况，人生在世，若是堂堂正正地活了一生，又有风老前辈这样的英雄，和你这样的女子陪着一起去死，当真是可庆可幸之事，我南宫平夫复何求？”

风漫天张目望了他一眼，森严的目光中，第一次有了慈祥的笑意，喃喃道：“好好……”

梅吟雪垂下眼帘，偎向他身边，死亡虽已将至，但他们却毫无畏惧，反而含笑，携手迎接死亡！

死亡！你虽是千古以来最最可怖之事，但你有什么值得骄傲之处！

椰子树的阴影，静静地笼罩在他们身上，也不知过了多久，风漫天突地一拍大腿，大声道：“你们还等什么？”

梅吟雪、南宫平微微一呆，风漫天道：“你们两人彼此相爱之深，可说老夫生平仅见，既是同命鸳鸯，还不快些同结连理？”

南宫平道：“但……”

风漫天大声道：“但什么！此时此刻，父母之命，媒妁而言，一概可以免了，待老夫强作冰人，让你们临死前结为夫妻。”

南宫平、梅吟雪眼波交流，对望一眼，梅吟雪虽然豁达，此刻也不禁羞涩地垂下头去，眼波一转，面上突地现出幽怨之色，咬一咬牙，转身大步走了开去。

风漫天大奇道：“什么事，难道你不愿意？”

梅吟雪头也不回，道：“正是，我不愿意。”

南宫平大惊道：“你……你……”

风漫天心念一转，忖道：“是了，梅吟雪比南宫平大了许多，在武林中声名又不甚好，是以她暗中不免有了自卑之感，心里虽早已千肯万肯，但一提婚事，却又不免触及了她隐痛。”

这睿智的老人心念一转，便已将她这种患得患失矛盾到了极处的心情分析出来，当下冷笑一声，道：“梅姑娘，我先前只当你是个聪明的女子，哪知你却笨到极处，此时此刻，你竟然还想到这些。”

梅吟雪顿住脚步，却仍未回过头来。

风漫天道：“你如此做法，难道真要与南宫平含恨而终，在羞辱痛苦中死去么？”

梅吟雪双手扑面，放声痛哭起来，突地回身扑到南宫平身上，哭泣道：“我愿意嫁给你，只要你愿意，我愿意生生世世做你的妻子。”

南宫平颤声道：“我……我当然愿意……”语声未了，喜极而涕。

风漫天哈哈一笑，道：“两个孩子……”一手一个，将南宫平、梅吟雪两人强拉着跪了下来，接口道：“大喜的日子，你哭什么，皇天后土为证，天地君亲为证，今日我风漫天作主，令南宫平梅吟雪两人结为夫妻，生生世世，不得分离。”

他早已站起，此刻又换了个地方，大声道：“新郎官，新娘子行三拜礼，一拜天地，二拜鬼神，三拜父母……”忽然又移到南宫平、梅吟雪两人的身

前，大笑道：“第四拜还要拜一拜我这个媒人。”

他一身竟兼了主婚、媒人、司礼三职，南宫平、梅吟雪忍不住“噗哧”一声，笑了出声来。他两人面上泪痕未干，笑容又起，亦不知是哭是笑。

要知道两人的婚事，在为世俗难容，若不是两人一起来到这荒岛，若不是有风漫天这样的磊落英雄强作冰人，他俩纵然彼此相爱，却再也不能结为夫妻。只是此刻聚时已少，他两人的毒性已将发作，思想起来，又不禁令人伤感。

风漫天哈哈一笑，道：“大礼已成，新郎值新娘子，便该入洞房了。”

梅吟雪面颊一红，垂下头去。

风漫天大笑道：“新娘子还怕羞么？”

这老人兴致勃勃，将南宫平、梅吟雪两人拉起，指着一对高高的椰子树道：“这便是你两人的龙凤花烛，虽嫌太大了些，

但却威风得多，洞房里……”他以手敲额，喃喃道：“洞房在哪里，噢，有了有了，那船上的船舱反正未被海水浸湿，就权充你两人的洞房好了！”

那怪物“七哥”一直咧着大嘴在旁观望，此刻突然笑道：“等一等。”

众人都不知道他要做什么，只见他寻了一柄斧头，将船底的漏水处砍得更大了些，船中的海水，便自舱内流了出来，他又在船上拆下些木板，寻了些钉子，那艘船本已斜斜搁在海滩上，不一会舱中的海水全部流出，“七哥”便用木板将那船舱的破洞补好。大笑道：“我们陪新人一起上船，黄昏涨潮时这艘船便又可回到海上，我们一起死在海上，总要比死在这荒岛上好多了。”

风漫天含笑道，“近年来你果然聪明得多了……你们这对新人，还不快入洞房？”

南宫平、梅吟雪，两人双手紧握，互相偎依，心里既充满了柔情蜜意，也充满了悲怨凄凉。

风漫天眼望着这一双佳偶，心中又何尝不在暗暗叹息，忖道：“这两人男才女貌，当真是天成佳侣，今日良辰美景，我能眼见他两人结成连理，本是天大的喜事，怎奈会短离长，最多再过五、六个时辰，毒性便要发作了。”

“会短离长，会短离长……”他心中反反复复，只在咀嚼着这短短四个字里那长长的悲哀滋味，但却始终未曾说出口来，口中反而连声大笑着道：“今日万事大吉，只可惜少了两杯喜酒。”

他拉着南宫平、梅吟雪两人走到船上，送到舱门，笑道：“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两位切莫辜负了春宵。快些进去……”说到最后一句，他已将两人推了进去，“砰”地一声，关上了舱门，面上的笑容，也随着舱门一起关了进去。

他手扶舱门，瞑目低语，“别了，别了……”只因他知道这舱门一关，彼此就永无再见之期。他黯然叹息一声，踱了开去，他要独自去迎接死亡。他本是孤独地来，此刻又孤独地去，只是他绚烂的一生，却永将在人间流传佳话。在这刹那之间，他才真的苍老了起来。

他对“七哥”招了招手，道：“你过来……”

哪知他话犹未了，舱门又开，南宫平、梅吟雪携手走了出来。

风漫天瞪起眼睛，大声道：“你两人新婚夫妻，不入洞房，出来做什么？”

梅吟雪嫣然一笑，道：“出来陪你！”

风漫天道：“谁要你们来陪，快去快去……”南宫平、梅吟雪一言不发，

缓缓在他身边坐了下来。

黄昏已临，海潮涨起，“七哥”扬帆握舵，一艘船果然缓缓向大海中荡了出去……

第一十七章 断肠时节

绚烂的晚霞，片刻间便洒满了西方的天畔，海面上便也荡起千万片多彩的波浪，却又被一面孤帆片片撞碎。一只海鸥，冲天飞起，冲入了海天深处，像是人们的青春一般，一去不再回头。

彩霞、黄昏、青天、大海、鸥影、孤帆，天地间充满了画意。南宫平、梅吟雪，以及那磊落的老人风漫天，共坐在甲板上，默默地面对着这一幅图画，他们间的言语已越来越少，像是生怕那轻轻的语声，会击碎天地间的宁静。

南宫平、梅吟雪，紧紧依偎在一起，也不知过了多久，突见那怪物“七哥”长身而起，走到风漫天身前，恭恭敬敬地叩了三个头。

风漫天惨然一笑，道：“你要先去了么？”

“七哥”道：“我要先去了！”

风漫天道：“好好，这……”

四人中“七哥”武功最弱，是以毒性也发作最快，只见他一跃而起，向南宫平、梅吟雪含笑点头，双肩一震，纵飞而起，反手一掌，击在自己天灵盖上，人已掠入海中，他临死前全身肌肉已起了阵阵痉挛，面上的颜色，也已变成一片紫黑，牙关也已咬出血来。

南宫平、梅吟雪，双手握得更紧，他们知道这“七哥”是为了不能忍受毒发时的痛苦，是以早些自寻解脱。其实他两人心中又何尝没有此意，只是两人互相偎依，只要能多厮守一刻，也是好的。

南宫平想到剩下的这三人中，自己武功最弱，下一个必定就要轮到自已了，他已不必忍受眼见梅吟雪先死的痛苦，却又何尝忍心留下梅吟雪来忍受这种痛苦。

一念至此，满心怆然，哪知梅吟雪突地轻轻一笑，道：“好了，我也要先去了！”

南宫平身子一震，转目望去，只见梅吟雪苍白的面靥，也渐渐变了颜色，但他自己直到此刻，全无异状。

只听梅吟雪凄然笑道：“我生怕你比我先去，那痛苦我真的难以忍受，现在……我……我……”牙关一咬，不再言语，娇弱的身躯，有如风中寒叶一般地颤抖了起来，显见是毒性已发，痛苦难言。

南宫平热泪夺眶而出，紧紧将梅吟雪抱在怀里，只觉她全身火烫，有如烙铁一般，不禁大声道：“吟雪，吟雪……你等等我……”

风漫天突地手掌一伸，点住了梅吟雪的“睡穴”，他要让这多情的女子，甜睡着死在生平唯一最爱的人的怀里。

于是梅吟雪便甜甜的睡去了，她距离死亡，已越来越近，但是她娇媚的嘴角，却仍带着一丝淡淡的、凄切的微笑。

南宫平紧抱着她，无声地悲泣了半晌，抬头大声道：“风老前辈，求求你将我也……”

转目望去，心头不禁又为之一震，只见风漫天石像般僵直地坐着，双目紧闭，脸色也已变成一片黑紫。

南宫平大骇道：“风老前辈，你怎样了？”

风漫天跟皮一张，道：“我……”全身突地一阵收缩，口中竟掉出几粒碎齿，原来他早已毒发，只是咬紧牙关，忍受着痛苦，甚至将满口钢牙都咬

碎了，此刻乍一张口，碎齿便自落出。

南宫平大惊之下，不及思索，随手点住了这老人的“‘睡穴’”。

风漫天张口道：“谢……”谢字未曾出口，人已倒在地上。

天地茫茫，只剩下南宫平一个人了，南宫平仰天悲嘶道：“苍天呀苍天，我怎地还不死呢？”嘶声悲激，满布长天。

他紧抱着梅吟雪的身子，静待毒发。夜色渐临，无边的黑暗，无情地吞没了这一艘死亡之船。南宫平只觉天地间寒意越来越重，一直寒透他心底，但是他毒性却仍未发作。

他再也想不出这其中的原因，他却不知这就是造化弄人的残酷！

原来他在“南宫山庄”的树林中，曾吸入一丝得意夫人害死“无心双恶”的毒药，当时那玉盒劈面飞来，自他耳畔掠过时，他便曾嗅到一阵淡淡的香气，只是当时他却未曾注意。

那一丝毒药侵入他身子后，一直未曾发作，只因得意夫人这种毒药名为“阴魂”，乃是世上至阴之毒，是以南宫平自幼苦练不辍的纯阳真气，便在无意间将这一丝为量极少的毒性逼在心胸之间。

今日南宫平等人所中之毒，却是世上至阳之毒，名为“阳魄”，是以梅吟雪毒发之时，浑身火烫。

这“阴魂”、“阳魄”俱是世上至毒之药，中毒之后，无药可救，但这两种毒性，却有互相克制之力，南宫平身内的两种毒性，以毒攻毒，毒性互解，却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但此时此刻，南宫平却是生不如死，悲哀寂寞，黑暗，寒冷，使得他再也无法忍受，一艘孤独的船，行走在无边黑暗的大海上，本已是多么寂寞的事，何况这船上只有一个悲哀的人。

星光、月色，照在那苍白的帆上，南宫平站在梅吟雪、风漫天两人身前，喃喃道：“我也来了……”正待反掌震破自己天灵，突听一阵尖锐的啸声，自海面传来，一人呼道：“风漫天，你回来了么？”

这啸声是如此遥远，但传入南宫平耳中却又是如此清晰。

他心念一转，忖道：“诸神岛到了！”但是他心神已感麻木，全无半分喜悦之意，反而生怕自己遇着救星，只听啸声不绝，震人心魂，他掌势仍旧，急地拍在自己的头顶天灵之上！

此刻无边黑暗中，已有一点灯光，随着海波飘荡而来，飘向这一艘死亡之船上那一面孤独而苍白的巨帆。

海岛这一片突起的山崖上，孤零零地建着一栋崇高而阴森的屋宇，四面竟没有一扇窗户，有如巨人般俯看那无边的海洋，面对着遥远的烟波。

夜色凄清，屋宇中只有一点昏黄的灯光，有如鬼火般映着这宽阔的大厅。大厅四面，排列着一行桌子，桌上覆着纯黑的桌布，每隔三尺，便放着一个骨灰罐子，罐子前阴森地放着一具灵牌。

在这阴气森森的大厅中，临时放着一张斜榻，榻上卧的竟是一个绝色女子，面容苍白，双目紧闭，全无一丝知觉。昏黄的灯光，映在她的面颊上，她，赫然是那已中毒死去的梅吟雪。

孤灯飘摇，大厅中静得没有一丝声音，突地——斜榻上的梅吟雪竟轻轻动弹了起来，这里究竟是人间还是幽冥？

只见她竟又张开眼来，目中俱是惊骇恐怖之色，目光四下一扫，挣扎着自斜榻上爬起，她究竟是生？是死？是人？是鬼？

她脚步一个踉跄，冲到角落边，双手扶着桌沿，站稳了身子，沿着桌子看去，只见那一面灵牌上写的是：“七妙神君梅山民之位。”

她呆了一呆，只因她知道这名字昔年在武林中多么显赫，难道那罐子里便是这不可一世的英雄人物的骨灰么？这是什么地方，她怎会来到此处，急忖间已走了两步，只见两只罐子，并排放在一处，那灵位上写的却是：

“柳鹤亭陶纯纯夫妇之位。”

这名字她也极是熟悉，想不到的只是这三位一代英雄的灵位，怎会都在这里，难道这里已非人间么？一念至此，她不禁机伶伶打了个寒颤，只觉一阵寒意，自脚底升起。微微定了定神，她接着往下看，只见那一长串灵位，上面写的是：

“瘟煞魔君朱五绝之位。”

“千毒人魔西门豹之位。”

“孤星裴珏之位。”

“戮情公子徐元平之位。”

还有一长串名字，这些名字她有的听过，有的未曾听过，但她却知道这些都是数十年或是数百年以前，在武林中声威赫赫、雄踞一时的英雄人物。一瞬间她便已断定了此地必非人间，此地若是人间，怎会有这许多朝代不同、身分不同、门派亦不同的武林雄豪的骨灰与灵位！

她暗中不禁放下心事，此地既是幽冥，南官平既然不在此地，他必定未曾死了，她非但不怪他为何没有殉情而死，反而安慰他叹息一声，默祷苍天，保佑他平平安安地度过此生。只因她对南官平的情感十分信任，相信他无论生前死后，无论在人间幽冥，他都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就正如她自己也会永远不要忘记南官平一样。

于是她目光移向下一面灵位，目光转处，面容突地惨变，惊呼一声，“噗”地坐到地上，眼泪立刻滚滚流落，颤声道：“你也死了么？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那灵位之上，赫然写的竟是：“南官平……”这三字触及她的眼帘，当真有如三柄利刃，刺入她的心房。

刹那间她全身一片冰冷，只听“呀”地一声，大厅前的铜门，轻轻开了一线。一个形容枯瘦、须髻百结、颌下白须几乎长已过胸的麻衣老者，幽灵般滑了进来。他双目中虽然光芒四射，但却冰冰冷冷，没有一丝人类的情感，面上亦是冰冰冷冷，不带半分表情，便是新自坟墓中爬出的死人，也仿佛比他多着几分生气！

他目光一望梅吟雪，冷冷道：“你醒来了？”

梅吟雪道：“我醒来了……我难道没有死么？”心神一震，痛哭失声，她既是“醒来”，必定未死，她既然未死，南官平岂非死了！

麻衣老人望着她掩面痛哭，也不出声劝阻。

梅吟雪挣扎着扑了上去，悲嘶道：“他的尸身在哪里？我……要去和他死在一起！”

麻衣老人身形未动，人已移开三尺，冷冷道：“你可哭够了么？”

梅吟雪道：“南官平，你……你知道他……”

麻衣老人面色一沉，道：“你若是未曾哭够，大可以再哭一声，你若已经哭够，我便带你上船，别的话你也不必问了。”

他词色冰冰冷冷，完全是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样子。

梅吟雪伸手一抹眼泪，霍然站了起来，大声道：“你不愿回答，我自会去寻，也毋庸阁下费心带我上船。”悲愤之气，溢于言词，但面上也换了一片冷做神色。要知她本非弱女，此刻她虽有满腹悲哀，但见了这麻衣老人的神色，便强自忍在心里，再也不发作出来。天下武林中人，虽然人人称她“冷血”，但人人却都还要尊她一声“妃子”，几曾有人对她如此轻蔑冷淡。

她胸膛一挺，立刻向门外走了过去。

麻衣老人突又飘在她身前，冷冷道：“你走不得！”

梅吟雪冷笑一声，道：“我要走便走，谁说我走不得？”

麻衣老人冷冷道：“你若是在此岛上要走一步，便砍断你的双足。”他身形往来，飘忽如风，却丝毫不见作势，有如浮在水中般游走自如。

梅吟雪真气虽已逐渐自如，但用尽身法，这麻衣老人的身子，还是像石像般矗立在她身前，梅吟雪心中不禁暗骇，不知这幽灵般老人究竟是何来历？

要知她轻功在武林已是顶尖人物，这老人的身法岂非更是不可思议。

麻衣老人道：“片时之内，若不上船远离此地，莫怪老夫无礼了。”

梅吟雪秋波一转，突地嫣然一笑，道：“这么大年纪的男人，还要苦苦纠缠着一个年轻的女孩子，不害臊么？”笑语甜甜，刹那之间，便像是和方才换了个人似的。

麻衣老人呆了一呆，还未答话，梅吟雪突地身子一冲，风一般掠过他身侧，冲出那一扇半开的铜门。目光一振，此刻将近黎明，晨光蕉微中，只见山崖下一道清溪蜿蜒流去，溪旁林木葱郁，一片清绿间，幢幢屋影，隐约可见，万栋千梁，也不知究竟有多少屋宇。

她匆匆看了一眼，身形再也不敢停留，急地自山崖上飞掠而下，突听身后冷冷道：“好刁滑的女子……”眼前人影一花，那麻衣老人便又如一片云般自天而降，飘落在她面前，袖袍一指，道：“回去！”一股柔风，随袖而出。

袖风虽然柔和，但却强烈得不可抗拒，梅吟雪纤手一扬，只见一缕锐风，应指而出，风划为两半，自梅吟雪身子两旁掠过。

这年纪轻轻的女子竟然也有如此深厚的武功，那麻衣老人亦不禁为之一惊。

梅吟雪道：“看你道貌岸然，仿佛年高德重，想不到你却是个凶险的小人。”

麻衣老人怒道：“你说什么？”

梅吟雪道：“若非凶险小人，为什么毫无仁厚之心，如此欺负我一个可怜的未亡人……”说到“未亡人”三字，她心里真的捅起了阵强烈的悲哀，眼波流动，泪光莹然，娇躯柔弱，随风欲倒，当真是楚楚可怜。

麻衣老人神情一软，但立刻便又变得冰冰冷冷，无动于衷。

梅吟雪道：“他人已死了，你为什么还不让我看一看他的尸身，难道你真……的……这么……狠心……”语声断续，声随泪下，便是铁石心肠的人听了，也该一动恻隐之心。

哪知这麻衣老人却一无情感，仍然是无动于衷，双掌一拍，山岩下立刻如飞掠上一条大汉，只见他全身赤裸，仅在腰间围着一条豹皮短裙，遍身长着细毛，金光闪闪，耀人眼目，面上更是阔口獠牙，放眼望去，亦不知是人是兽，但听他口作人言道：“主人有何吩咐？”

麻衣老人道：“货物可曾全都卸下？”

那兽人垂手道：“还未曾！”他不但口作人言，神情也十分恭顺，但不知怎地，看来看去，却没有半分人味，人若见了，必定不由自主地生出一种恐怖、厌恶之感，有如见着蜥蜴蛇蝎一般了。

麻衣老人挥手道：“退下！”手势不停，突然闪电般点向梅吟雪腰畔“软麻穴”。

梅吟雪惊呼一声，翻身跌倒！

麻衣老人一手将她托起，送回那栋阴森恐怖的死亡之厅，放在那斜榻之上，冷冷道：“货一卸完，便将你送上船去，我以灵药救你一命，已非易事，你应该满足！”轻轻关上了铜门，扬长而去。

这老人既然如此冷酷，却又怎会以灵药救了梅吟雪的性命？此处究竟是什么地方？为何到处都弥漫着一种阴森神秘之意？

梅吟雪满心疑云，突地自斜榻上一跃而起，原来方才那麻衣老人手指还未触及她穴道时，她早有预防，将穴道闭住，等到麻衣老人的手指触及她衣衫，她又轻轻一闪、一让，她的动作是极其小心而奇妙的，但饶是这样，她身子仍不禁微微一麻，暗中将真气运行数遍，气血方能流行无阻，那麻衣老人指上若是再加三成真力，她便要真的无法动弹了。

一种强大的力量，使得她勉强压制住满心悲痛，如飞掠到那铜门前，伸手一推，哪知铜门却已在外面拴住，她竟无法动分毫。

四面的墙壁，竟也完全是紫铜所制，手指一碰，“叮叮”作响，除了这扇铜门以外，便再无别的窗户。刹那间她忽然似又重回到那具檀木棺的感觉，这阴森恐怖的死亡之厅，除了远较棺材大得多之外，实在和一具钉上棺盖的棺材没有两样。

无数次试探之后，她终于完全失望，她纵然坚强，却也不禁再次啜泣起来，重新寻着那面灵位，灵位后的骨灰罐子，在灯光中发着黝黑而丑恶的光彩，她心念突地一动：“船上的货物尚未卸完，他的尸身怎地已变作了骨灰？”凝目向那灵位望去，只见上面写的却是：

“南宫平漪之位！”

一目扫过，她那一颗悲哀的心便立刻从痛苦的深渊中飞扬起来。

“他没有死，他没有死，这只是别人的灵位！”她暗中欢呼，破颜为笑，只听铜门轻轻一响，她目光一扫，闪电般向灵位下钻了进去，长垂的桌布，像帘子似的挡住了她的身子。

接着，便有一阵轻微的脚步声步入大厅，只听那麻衣老人的口音“咦”了一声，道：“人呢？我就不信她能插翅飞出此厅！”另一人的语声接口道：“她若未插翅飞出此厅，难道是隐身不见了么？”语声雄浑，就发自梅吟雪隐身的桌子前面，却赫然竟是风漫天的声音。

麻衣老人冷冷道：“诸神岛上，百余年来，素无女子的足迹，这女子既是你带来的，还需你带出此地。”脚步移动，仿佛已向大厅外走了出去。

风漫天道：“慢走，她此刻人影不见，怎知不是你放走的。”

麻衣老人道：“她就在你挡住的桌子下面，哼哼！方才入门时这桌子不住摇动，你当我未曾看到么？你虽然赶去挡住，却已来不及了”

语声未了，只见桌布一掀，梅吟雪已一跃而出，一把揪住风漫天的膀子，颤声道：“他没有死么？此刻他在哪里？”

风漫天面容木然，动也不动，他手拄木杖，竟也已换了一身麻衣，那麻衣老人霍然转过身来，道：“不错，他确是未死，只是你今生再也休想见着

他了！”

梅吟雪心头一寒，道：“真的么，风老前辈，他说的是真的么？”

风漫天木然道：“不错！”

梅吟雪倏然放开了手掌，道：“他是我的夫婿，我为什么不能见他？”

风漫天凝目前望，不敢接触到梅吟雪的目光。麻衣老人负手而立，冷冷地望着梅吟雪。

梅吟雪冷笑一声，缓缓道：“风老前辈，我此刻对你说的话，你切莫误会，我绝非以救命恩人的身分对你说话，因为我有心想救的根本不是你，我只是站在一个曾经同船共渡的人那种地位向你说话。”

风漫天面上阵青阵红，梅吟雪接口道：“我一个弱女，又敌不过你们的武功，你们说什么，我自然无法反抗，我虽然不能活着见他，就请在我死后，将我的尸身带去见他。”

麻衣老人道：“你想死在这里么？”

梅吟雪道：“此刻我别的事不能做主，要死总是可以的吧。”

麻衣老人道：“你死了之后，我一样也是要将你的尸身送到船上，你死上十次，也是见不着他。”

梅吟雪人称“冷血”，但这麻衣老人的血却远比梅吟雪还要冷百倍。梅吟雪满腔悲愤，到了极处，口中轻轻一笑，道：“呀！你老人家真是位大英雄大丈夫！……’突地拼尽全力，踢足、拍掌、戳指，一招三式，其急如风，向那麻衣老人击去。

麻衣老人身形一滑，梅吟雪强攻而上，哪知风漫天突地抢步挡到她身前。

梅吟雪道：“好好，你们两位都是大英雄……”

风漫天突地大喊道，“跟我来！”

梅吟雪、麻衣老人齐地脱口道：“哪里去？”

风漫天沉声道：“我带你去见他！”

梅吟雪呆了一呆，大喜道：“真……真的？”

麻衣老人道：“不是真的！”

风漫天霍然转身，面对那麻衣老人，目中射出逼人的光彩，有如利剑一般刺在麻衣老人身上！

麻衣老人无动于衷，缓缓道：“绝情，绝欲，绝名，绝利！诸神岛代代相传的‘四绝戒令’，阁下难道已忘了么？”

风漫天道：“未曾忘记。”

麻衣老人道：“那么阁下为何……”

风漫天冷笑一声，道：“风某四十年前，心中已无名利色欲之念，但这‘情’之一字，却是再也绝不掉的，此番我带她前去。一切后果，自有我一力担当，不劳阁下费心。”

他目光瞬也不瞬地瞪着麻衣老人，麻衣老人的目光也冰冰冷冷地望着他，两人目光相对，良久良久，麻衣老人道：“你既要自寻苦恼，我也只得由你……”目光一闪，专向梅吟雪，冷冷道：“只怕你见着他后，更要伤心一些。”

后声一了，当先向门外定去，梅吟雪、风漫天跟着他走下山崖。只见他贴着山崖，向左一转，前行约莫十丈，突地顿住脚步。

风漫天一指他身旁的洞窟，道：“到了！”

梅吟雪喜极而呼，一步掠了过去，只见那阴湿黝黯的洞窟前，竟有一道

铜栅，南宫平赤足麻衣，盘膝坐在铜栅里，头顶之上，扎着白布，布上血渍殷殷。梅吟雪心痛如绞，悲嘶道：“你……犯了什么过错，他们要将你关在这里？”

南宫平面上肌肉，立刻起了一种痛苦的痉挛，但双目仍然紧紧闭在一起。

风漫天道：“无论是谁，一人此岛，都要在这洞窟里坐满百日，才能出去……”

梅吟雪双手抓住铜栅，道：“你……你怎么不张开眼来……是我，我来了……”

南宫平双目紧闭，一言不发。梅吟雪双手一阵摇晃，铜栅“叮”作响，泪珠簌簌流满面颊，颤声道：“你……为什么不睬我……”

麻衣老人道：“你既已见过他一面，他既已不愿理你，此刻你总该走了吧。”

梅吟雪霍然转过身来，道，“好，我走，但我却要问你一句，你解了我的毒，救了我的命，是否就是因为他发誓答应你永远不再理我？”

麻衣老人冷冷道：“你倒聪明得很。”

梅吟雪凄然一笑，望向南宫平，道：“小平，你错了，你难道不知道我宁愿和你死在一起，死在你的怀里，也不愿被这双脏手救活！”

南宫平面色又是一阵痉挛，只听那麻衣老人道：“你离开此岛后，死活都由得你，此刻你却必定要走了！”

话犹未了，突地一指点向梅吟雪“肩井”大穴。

风漫天大喝一声：“且慢！”掌中木杖一伸，挡住了麻衣老人的手指。

麻衣老人道：“风兄，你如此做，你难道忘了……”

风漫天望也不望他一眼，冷笑道：“忘了什么？”

麻衣老人道：“你难道忘了此岛的禁例，以你两人之力，便想和诸神岛的禁例对抗，岂非做梦！若是惊动了大殿上的长老，到那时你两人求生不得，求死也不能，不但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了。”

风漫天面色一阵惨变，缓缓垂下木杖。

梅吟雪道：“小平，你不是愿意和我死在一起的么？我们一起死了，也远比在这里受罪好得多，你若张开眼睛看我一眼，我死了也心甘情愿，你……”

哪知南宫平双目仍然闭在一起。

梅吟雪惨然道：“人生最大便是一死，你那誓言真有那么严重么？”

南宫平有如死了一般，麻衣老人冷笑道：“你一心想死，别人却不愿死哩。”

梅吟雪呆了半晌，突地反手一抹泪痕，道：“好！我走！”

麻衣老人道：“随我来！”两人一起向海边走了过去。

梅吟雪芳心寸断，再也未曾回头，目中的眼泪盛眶而转，却再也没有一滴流落下来。

南宫平只听她脚步之声，渐行渐远，紧闭的嘴唇，才微微开了线，颤声道：“吟雪，我……我对不起你……”两道鲜血，顺着嘴角流出，恰巧与颊上流下的眼泪混在一处。

风漫天木立当地，有如死了一般缓缓道：“但愿她能了解你我的苦衷……”

南宫平流泪道：“我知道她必将恨我一生，我也绝不怪她，但是……但

是我多么愿意她知道我这么对她，是为了什么！”

风漫天目光遥望云天深处，一字一字地缓缓道：“她永远也不会知道的……”

梅吟雪真的永远也不会知道么？她此刻已孤独地飘流在那茫茫的大海上，是生是死，都难以预测，只怕她也只是永远带着那颗破碎的心，直到生命的末日了！

但是，南宫平、风漫天，这两个顶天立地的男儿，却又为了什么，要如此做法呢？他们不是曾经都有那种含笑面迎死亡的侠心与傲气么？

洞窟中的阴湿黝黯，几乎令人难以忍受，四面满长着青苔，到了夏日，蚊纳虫蚁，到处横行，更是令人难堪。

南宫平死一般坐在洞中，先些日子他神色间还会露出许多痛苦的情感，到后来他情感好像是完全麻木。

洞外浮云悠悠，风吹草动，他望也不望一眼，季节由暮春而初夏，初夏而盛夏，他身上的麻衣，早已变得又酸又臭，到后来几乎变成破布，他也全不放在心上，每日由那“兽人”送来的一盘食物，更是粗粝不堪，几乎令人难以下咽，他却甘之如饴。

这期间他心绪和意志的变化是多么强烈，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只知道颌下渐渐生出了胡须，他的确是苍老了许多。

自那日后，他便再未见风漫天，也未曾见过麻衣老人。朝来暮去，也不知过了多久，有一日他静坐调息，渐入物我两忘之境，突听“咣”地一声，铜栅大开，那麻衣老人立在洞前，道：“恭喜阁下，正式成为诸神岛上一员。

他口中在说恭喜，语气中却无半分喜意。南宫平木然站了起来，眼角也不望他一眼，麻衣老人道：“自今日起，阁下便可换一个居处了。”

南宫平跟着他沿着清溪，走向繁林，只见这一条漫长的通路上，没有一块乱石，没有一片碎叶，走了半晌，林势一开，一片宽阔的空地上，围着四行木屋，每行约有二、三十间，每间木屋的门口，都笔直地坐着一个麻衣白发的老人！

这些老人高矮胖瘦不一，但面上的表情，却都是冰冰冷冷，全无一丝情感，有的呆坐望天，有的静着看书，数十人坐在一起，却听不到一丝语言之声，南宫平走过他们身边，他们看书的仍在看书，呆坐的仍然呆坐，没有任何一人转动一下目光，去看南宫平一眼。

麻衣老人将南宫平带到角落间木屋，只见门上写着两个大字：“止水。”麻衣老人道：“这便是你的居处。”抬手一指“止水”两字，接道：“这便是你的名字，到了时候，我自会带你入殿，但未到时候，你却不得走离此间一步。”

南宫平“哼”了一声，算作答话。

麻衣老人道：“你可有什么话要问我么？”

南宫平冷冷道：“没有！”

麻衣老人上下望了他一眼，道：“好！”转身走入浓林的更深之处。这里所有的老人身上麻衣，全是黄葛颜色，但他身上的麻衣，却染成了深紫，原来他是这岛上的执事人其中之一，是以他衣服的颜色，也和别人不同。

这岛上执事人只有七个，风漫天与他俱是其中之一，每个执事之人，都有一个弟子以供驱策，那怪物“七哥”与那“金毛兽人”也都是那七个弟子其中之一。

这些事南宫平自然要等到以后才会知道，此刻他轻启房门，只见房中四壁萧然，仅有一榻，一几，一凳，几上放着一袭麻衣，一双木筷，一个木碗，一本绢书，矮几下是一双麻鞋，那张床长不满五尺，上面一无被褥，只有一张薄薄的草席。他转眼凝望那些静坐如死的麻衣白发老人，暗忖道：“这难道就是武林中传说的圣地‘诸神殿’？这难道就是‘诸神殿’的生活？难怪风漫天离此地越近，忧郁便越重！只因此地除了他之外，再无一人有人类的情感！”

只是那百日绝情窟囚居，已使他学会忍耐，他搬起了凳子，拿起了绢书，竟也学那些老人一样，坐在木屋的门口，随手一翻那本绢书，他的心却不禁剧烈地跳动起来，只见书上赫然写着：

“达摩十八式。”

要知“达摩十八式”本是少林绝艺，当今武林中，见过这种绝技的人已是少之又少，会的更是绝无仅有，这本薄薄绢书若是出现于中原武林之中，立时便会掀起一阵巨浪，不知有多少武林高手，将为争夺此书而丧生，但此刻在诸神岛上，这本武林中人人梦寐以求的秘籍，却像是废纸一般地随处放置着。

南宫平目光再也不愿自书上移开，他全心全意都已沉迷于这种武功的奥秘中，到了中午，那“金毛兽人”提来两只铁桶，老人们便自屋中取出木碗木筷，每人盛了一碗，他们行路、进餐、进退、坐下，无论做什么事，全是没有一丝声音发出，彼此之间，谁也不向谁问上一句。

过了三日，还未黎明，那“金毛兽人”便将每人屋中的绢书换了一本，南宫平心中方自懊恼，哪知展开新换的绢书一看，都是“无影神拳谱”，更是久已绝传于世的武功秘技。

这样过了五、六十天，南宫平几乎已换过二十本书，每一本俱是武林罕见的武功秘籍，南宫平咬紧牙关，全都记了下来。

要知道这些老人未入诸神岛前，俱都有过一段辉煌的往事，俱都是曾经叱咤一时的武林高手，一入诸神岛后，谁也不能再活着离开这里，是以这些在人世无比尊贵的武功秘籍，在这里才会看得如此轻贱，有的人只是视为消遣，有的人根本不看。

朝来暮去，又不知过了多久，南宫平竟未听到一句人语，有时他甚至忍不住要猜这些老人俱是行尸走肉，根本已无生命。有一日骤然下雨，这些老人却浑如不觉，没有一个人入屋避雨，到了深秋，他们仍只穿一袭麻衣，谁也没有畏寒之态，但南宫平却不禁冷得发抖，只得暗中运气调息，三五日后，他居然也习惯了，他这才知道自己的武功已有惊人的进境，那些惊人的武功秘籍，已像是岛上那些粗粝的食物一样，在他身体里消化了。

于是他睡得更少，吃得也更少，但精神却更加健旺，有时夜深梦回，那些痛苦的往事，一起回到他心里，他也只是咬紧牙关，默默忍受，对于未来的前途，他心中只觉一片茫然。

一日清晨，他猝然发觉对面木屋中的老人已不在了，谁也不知道这老人去了哪里，谁也没有动问一句，生死之事，在这些老人心里，淡薄得就像是吃喝睡觉一样，似乎就算有人在他们面前失去首级，他们也不会抬起眼睛去望上一眼。

匆匆便又过了百日，清晨时，那麻衣老人突又在南宫平门口出现，道：“跟我来！”

甫宫平问也不问，站起身来就走，走过广场时，他突地发现那些老人中，竟有几人抬起头来，向他望了一眼，目中似乎微微露出一些羡慕的神色。南宫平不禁大奇：“原来这些人也有情感的，只不过大家都隐藏得很好而已。”转念又忖道：“羡慕什么？难道是我将去的地方？”

又是一条漫长而净洁的小径，风吹林木，簌簌作响，树叶已微微黄了，天地间更充满着萧杀神秘之意，南宫平知道自己这便要进入岛上的心脏地区——诸神之殿——心中也不禁有些紧张。

突听一阵皮鞭挥动之声，自树木深处传出，南宫平斜目望去，只见一株大树的横枝上，垂着一根白线，线上竟吊着风漫天庞大的身躯，“金毛兽人”手挥一根蟒鞭，不住在风漫天身上鞭打，口中喃喃数着：“二十八……二十九……”突地白线断了，风漫天“噗”地落到地上，“金毛兽人”一声不响，又在树上挂起一条白线，风漫天纵身一跃手握白线，悬空吊起，“金毛兽人”蟒鞭又复在他身上鞭打起来，口中道：“一……二……”竟然重新数起。

那白线又柔又细，蟒鞭却是又粗又大，风漫天纵有绝顶功力，能够悬在线上已大是不易，何况还要经受蟒鞭的鞭打？

南宫平顿足看了半晌，掌中已不禁沁出冷汗，但风漫天却面容木然，默默忍受，有如顽童忍受父母师长的鞭打一样。

鞭风呼啸，“吧吧”山响，南宫平实在不忍再看。

麻衣老人冷冷道：“每日三十六鞭，要打三百六十日，白线一断，重新来过，要在此地犯规的人，需得先问问自己，有无挨打的武功与勇气。”

南宫平闭紧嘴巴，一言不发，树林已到尽头，前面山峰阻路，却看不到屋影，只见麻衣老人伸手在山壁上一块圆石上轻拍三掌，一块山壁，便奇迹般转动起来，露出一条通路，南宫平大步而入，只听“啪”地一响，山壁又立刻合了起来。

秘道中弥漫着一种异样的腥臭之气，一盏钢灯，在一丈前的山壁上闪烁着黯淡的光芒，尽头处却是一扇铜门。

南宫平回首望去，那麻衣老人竟已踪影不见，这里的每一件事，俱都出乎常理之外，他索性处之泰然，大步向前走去，只听山腹中传出一阵尖锐的语声，道：“你来了么？”

语声未了，秘道尽头的铜门霍然大开，南宫平早已将什么都不放在心上，昂首走了进去。只见这铜门之中，又是一条南道，但雨道两旁，却蜂巢般开展着无数个石窟，上下两排，也不知共有多少，有的石窟中有人，有的石窟中无人，有的石窟中灯火明亮，有的却是阴森黑黯。

只听那尖锐的语声道：“一直走，莫回头！”南宫平大步而行，索性看也不看一眼，心中却不禁暗中叹息：“诸神殿！这就是‘诸神殿’，若叫武林中人见了，不知如何失望……”

心念尚未转完，只听一声：“这里！上来！”声音发自高处。

南宫平仰首望去，只见甬道尽头的山壁上，亦有一处石窟，离地竟有数丈，南宫平纵身一跃，他本待在中间寻个落足换气之处，哪知一跃便已到了洞口，他微一拧腰，“嗖”地掠了进去，他知道他已进入了控制着这神秘之岛的神秘人物的居处了。

石窟中的腥臭之气，更是浓烈，左首角落，垂着一道竹帘，竹帘前一张高大的石案后，露出一颗白发苍苍的头颅，深目狮鼻，目光如电，额角之宽大，几已占了面部一半，那两道厉电一般的目光，冰冷地凝注在南宫平身上。

南宫平只觉全身仿佛俱已侵入冰凉的海水里，不由自主地躬身道：“在下南宫平……”

白发老人轻叱一声，道：“止水，你名叫止水，记得么？你一入此岛，便与世俗红尘完全脱离，必须将以前所有的一切俱都忘去，知道么？”语声尖锐急快，另有一种神秘的魔力！

南宫平垂手不语，目光直望着白发老人，他心中一无所惧，是以目光亦甚是坦荡、明锐。

白发老人突地展颜一笑，道：“你能住在‘止水室’中，当真可喜可贺，你可知道‘止水室’以前的主人，便是神雕大侠……”

南宫平冷冷道：“世俗红尘中的声名荣誉，在下早已忘了。”

白发老人大笑道：“好好。”南宫平一入此岛后，第一次听到大笑之声，心中不觉甚是惊奇，只听他笑道：“就凭此话，该喝一杯！”双掌一拍，道：“酒来！”此地居然有酒，南宫平更是奇怪。

只见竹帘一掀，一个四肢细长弯曲、全身绑住白布、面目既不像人亦不像兽、仅有一堆灰发、一双碧眼和一张几乎无唇的阔口的“人”，手里托着一只木盘，盘上有杯有酒，轻轻走了出来，又轻轻走了回去。

南宫平心头立刻便又泛起那种厌恶恐惧之感，只见此“人”手掌竟只有两根指头，耳朵尖尖细细，满生细毛。

这些日子来他已见过许多半人半兽的怪物，但此刻这怪物却尤其可怖。白发老人见了他的面色，哈哈笑道：“你以前曾见过这样的人类么？”

南宫平道：“在下还未不幸到那种程度！”

白发老人手掌一挥，一杯酒便平平稳稳飞了过来，仿佛下面有人托着似的。

南宫平一饮而尽，酒味辛辣奇异。

白发老人笑道：“是了，你自然未曾见过，你可知道，这哪里是人，它根本就是只野兽……”

南宫平心头一寒，道：“如此说来，那‘七哥’以及那……”

白发老人纵声笑道：“那些也全都是野兽，老夫一生致力‘华佗神术’，费了数十年心血，才将十余只野兽创造成人……”

南宫平骇然道：“但……”

白发老人道：“百十年前，武林曾有一人，能将人类肢体随意移动，他能将你的手掌移植到头上，鼻子移植到手上，而且让它在那里生长，于是他便造成了不少妖物，他自己在世人眼中，也变成了妖物。”他得意地一笑，接着道：“但他这种技巧，与老天相比，却仍是望尘莫及，只因他这不过只是将皮肤甚至骨骼移植，造成畸形之人，而老夫却是将人类的生命赋予野兽，想来纵然华佗复生，也未见得能有老夫今日的成就！”

南宫平越听越是心寒，他这才知道风漫天将狮虎狼豹等野兽运到此间的用途，也明白了那腥臭之气的来源。

只见白发老人笑容一顿，面容突地变为阴森愤怒，缓缓道：“世人如此不幸，便因为世上庸医太多。老夫八十年前，便被庸医害了，是以不惜千辛万苦，寻得‘华佗神经’。二十年前，老夫已将山羊变为骡马，骡马变为山羊，今日老夫却已将改变它们的头脑与喉舌，赋予它们人类的声音与思想，换言之，老夫若要将人类变为野兽，自然更是容易得很……”

南宫平只觉四肢冰冰冷冷，他自入此岛后，见的怪事实在太多，虽然早

已见怪不怪，但此刻听了这闻所未闻、骇人听闻之事，仍不禁为之微微颤抖起来，仿佛自人间突地进入魔狱，几乎忍不住要夺门而出。

白发老人展颜一笑，道：“这些玄妙的道理我此刻对你说来，还嫌太早，但日后你自会懂的。这岛上之人，虽然人人俱曾是武林名人，能入此室，却并不多，数十年来，岛上的一切开支，均赖你南宫世家接济，是以老夫对你特别优待一些。”

南宫平道：“在下一入此间，一心已无别念，但却有一事，始终耿耿在心，只望能见到我那大伯父一面！”

他此话说来，表面上虽然平平静静，其实心中却激动异常，要知他那时不肯张开眼睛去看梅吟雪一眼，为的便是他大伯的安全。

原来那日，海面啸声一起，他心神大是分散，是以一掌仅将自己震晕，等到他醒来之时，只见船上已多了个麻衣老人。正为风漫天解救毒性，当时他心中大喜，一跃而起，道：“老前辈可有多余的解毒灵药么？”

那麻衣老人道：“你身未中毒，要这解毒灵药作甚？”

南宫平一指梅吟雪道：“但……”

那时他话尚未曾出口，麻衣老人便已冷冷道：“这女子与诸神岛一无关连，我为何要解救于她。”

南宫平再三哀求，麻衣老人却有如不闻不问，南宫平惶急之下，动手去夺，却又不是那麻衣老人的敌手，只得一把抱起梅吟雪的尸身，便要同梅吟雪死在一处。

麻衣老人那时面色才微微一变，道：“你既有与她同死的勇气，却不知你有无把她救活、牺牲自己的勇气？”

南宫平自是断然应了，麻衣老人道：“你若是答应此后永远效忠‘诸神岛’，再不理她，我便把她救活。”南宫平为了梅吟雪的性命，自然无不答应，哪知麻衣老人却又冷冷道：“你此刻虽然答应，但到你一听到她的声音，只怕立刻便将此刻所说的话忘了，你此刻虽然一心想要救活她的性命，但等到势必要与她分手之时，只怕又宁愿和她作一对同命鸳鸯，一起去死了。”

这老人虽然冰冰冷冷，但对少年男女的心理，却了解得甚是透彻，当下南宫平愣了愣，寻思半晌，竟答不出话来。

只听麻衣老人道：“但只要你发下重誓，老夫却不怕你违背誓言，只因在‘诸神岛’上若有一人违誓，那么他岛上所有的亲近之人，都要受到株连，你可知道你岛上有什么亲人么？”

南宫平道：“我岛上哪里有……”突地想到南宫世家中先他而来的大伯父，岂非是自己的骨肉亲人？立时改口道：“我知道。”

麻衣老人道：“知道便好。”当下南宫平便发下重誓。船至“诸神岛”后，麻衣老人为他扎好头顶伤口，令他换了衣服，便将他带到那山洞之中，等到梅吟雪来了，他虽然千百次想睁开眼睛，与梅吟雪共生共死，但他又怎忍为自己的私情，害得他嫡亲的大伯父去应那杀身重誓，他自己虽不将生死之事放在心上，但他对别人的生命，却看得甚是珍贵。

他心头有许多话，却要等到见着他大伯父时询问，此刻只听这“诸神岛”上神秘的主宰白发老人道：“你可是想见一见你的亲人么？”

南宫平道：“正是！”

白发老人冷冷一笑，道：“你既然已将往事全都忘去，却为何还想见你世俗中的亲人？”

南宫平愣了一愣，只见白发老人面色一沉，正色道：“你要知道，我要求‘诸神岛’上，人人俱都忘了一切，完全做到绝情、绝欲、绝名、绝利之境界，是为什么，而凡是被我邀入此岛上的人，却又全都是久经沧海的武林精英。”

南宫平冷冷道：“这道理何在，在下实是不知，也想不透前辈可以用什么话来解释！”

白发老人道：“只因我要在这‘诸神岛’上，建立许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业，我要求岛上每一个人，都能发挥他全部的力量，完全不受外物的扰乱。我这事业若是成功，古往今来的帝王名将的功业与我相比，都将要黯然失色，只可笑武林中人，却将这‘诸神殿’视作隐居避世之地。”

南宫平忍不住脱口问道：“什么事业？”

白发老人目光一亮，道：“每个人童年中俱有许多幻想，长大后这些幻想就会变得更加美丽，你童年时是否也曾幻想过炼铁成金、隐形来去，这些虚无缥缈的荒唐无稽之事？”

南宫平在心中微笑一下，道，“不错！”

白发老人道：“炼铁成金，隐身来去，这两件事已可说是人类最通俗的幻想。无论什么人，他一生之中，在他心底深处。必定都曾有过这种幻想，但有些事虽不如这两事那般通俗，想起来却更令人兴奋。有的人幻想不必读书，只要将书本烧成纸灰，和水吞下，便可成为博学通才；有些人幻想灯火毋庸油蜡，便可大放光明；有些人幻想车马能飞，任凭你遨游天下；

有些人幻想只要吃下一颗丸药，便可变成极为聪明，或是便可终年不吃食物。”

他语声微顿，接口道：“从前有个笑话，你必定听过，那人说若是眉毛生在手指上，便可以用来擦牙齿，若是鼻孔倒生，鼻涕便不会流出来，若是眼睛生得一前一后，便再也用不着回头，这笑话便是我的幻想，但这幻想却已变为事实，你此刻若想将眉毛移到手指上，鼻子位置倒转，老夫立时便可为你做到，不信你大可试上一试。”

他肩头一颤，似乎便想站起，南宫平道：“在下觉得还是让鼻涕流下好些，回头也不太麻烦。”

白发老人“吃吃”一笑，道：“不但老夫这幻想已自实现，便连那些虚无缥缈、荒唐无稽之事，此刻也都将实现。”

南宫平心头一跳，大骇道：“真是么？”

白发老人道：“我将那些人的俗尘全部洗净后，便要他们来研究这些工作……”他举手一指甬道两边的石窟，接道：“那些洞窟，便是他们的工作之处，你且瞑目想上一想，这些幻想实现之后，这功业岂非足以流传百世。”

南宫平呆呆地望着这老人，亦不知他究竟是超人抑或是疯子。

只见白发老人面色突又一沉，挥手道：“今日我话已说得太多，耽误了不少工作，你进入此间后，言语行动，已无限制，但每年却只能见着天光一次。此刻你不妨去四下看看，然后随意选个石室住，等到明日，我再唤你。”

南宫平满心惊愕，依言跃下，望着那两排石窟，想到这些石窟中正在进行的工作，他心中虽然充满好奇之心，却又不敢去面对他们，只因他实在不敢想象，这些幻想若是真的变成事实，到那时这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心念一转，又忖道：“难怪风漫天要买那许多奇怪的东西，难怪‘群魔岛’要极力阻止那批珍宝运来，想来‘群魔岛’必定已知道一些这里的消息，生怕他

们这些幻想真的成功，到那时‘群魔岛’上的人，岂非要变作‘诸神殿’的奴隶。”

思忖之间，他脚步不觉已走进第一间石窟，只见这石窟甚是宽大，昏黄的灯光下坐着两个老人，桌上满堆着书纸与木块，见了南宫平，也不觉惊奇，南宫平不敢问起他们以前的名字，只是期艾着问了问他们此刻的工作。

其中一个老人便耐心向他解释，他们是在研究一种建筑房屋的新法，先从屋顶开始，依次往下建筑，最后作地基，他又解释着说，这种方法和世间两种最精明的昆虫——蜜蜂和蜘蛛——的建筑方法完全相同。

南宫平茫然谢了，走到另一间石室，只见室中满堆着薄薄的面饼，和无数大小不同的瓦罐，两位埋头工作的老人告诉南宫平，他们已将研究出一种神秘的药水，再以笔蘸着这种药水，将经典书籍写在面饼上，然后绝食十日，吃下面饼，所有的知识，便会深入心里，十年寒窗的成就，你只要吃下几顿麦饼，便可代替，此时那药水的份量虽然还未完全配妥，绝食十日也不容易，但成功的日子，却已必定不远了。

南宫平又茫然谢了，另一间石室中，灯火通明，有如白昼，四下零乱地挂着无数个水晶瓶子，瓶中盛放着各种颜色的药水，一眼望去，但见四下五光十色，色彩缤纷，当真是美不胜收。

但在这石室中的老人，却是枯瘦憔悴不堪，宛如鬼魂一般，颌下白须，几乎已垂在地上。原来这老人苦心研究隐身之术，已有六十余年，一见南宫平，便拉着南宫平谈论隐身之道，那道理端的奇妙得无法形容，南宫平全神凝注，却也听不甚清，只知道他说若是能使人身完全透明，比水晶还要透明，那么别人便再也看不到他了。

出了这间石室，南宫平更是满心茫然，此后他又见到以洪炉炼金的术士、坐在黑暗中幻想的哲人，以及许多千奇百怪、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之事，他心中更是其乱如麻，哭笑不得，更不知这老人究竟是超人还是疯子，也不知这些工作究竟有没有实现的一天。

只是他心中却仍存有着一种不可抑止的好奇之心，不由自主地自下层石窟转至上层，他耸身一跃而入，只见这石室中阴森黝黯，仿佛无人迹，方待转身跃去，突听黑暗中响起一个低沉的语声，道：“谁？”

南宫平凝目望去，只见黑暗的角落里，有一条人影背墙而坐，墙角中也零乱地堆积着一些瓶罐。他心中暗暗忖道：“不知这个疯子又在研究什么？”当下简略的将来意说了出来。

只听那低沉而嘶哑的语声道：“我正在研究将空气变为食物，空气……你可知道空气是什么！空气便是存在于天地间的一种……”语声突地一顿，缓缓转过身来，颤声道：“平儿，可……是……你么……”

南宫平心头一震，倒退三步，道：“你……”突地一脚踏空，陡然落了下去，他猛提真气，凌空一个翻身，“嗖”地又跃了上来，只见黑暗中这条人影发髻蓬乱，目光炯炯，有如厉电一般，瞬也不瞬地望着自己。

这目光竟是如此熟悉，刻骨铭心的熟悉，南宫平凝注半晌，身子突地有如风吹寒叶般颤抖起来，道：“你……你……”大喝一声：“师傅！”和身扑了上去，“噗”地跪到地上——

坐在那阴暗的角落里的潦倒的老人，赫然竟是南宫平的恩师——那名倾天下、叱咤武林的江湖第一勇士“不死神龙”龙布诗！

此时此地，他师徒两人竟能重逢，当真是令人难以想象之事。

两人心中俱是又惊、又喜、又奇，有如做梦一般，甚至比梦境还要离奇，却又是如此真实。

南宫平道：“师傅，你老人家怎地到了这里？”

龙布诗道：“平儿，你怎会到了这里？”他心中的惊奇，当真比南宫平还胜三分，他再也想不到方自出道的南宫平，怎会到这退隐老人聚集的“诸神岛”来。

当下南宫平定了定神，将自己这些天的遭遇，源源本本说了出来，又道：“徒儿还有一事要上禀你老人家，徒儿已成婚了。”

龙布诗又惊又喜，问道：“那女子是谁？”

南宫平道：“梅吟雪！”

龙布诗更是惊奇，直到南宫平又将此事的经过完全说出，龙布诗方自长叹一声，道：“人道红颜多薄命，这女子却真是薄命人中最薄命的人，我只望她能有个安静幸福的暮年弥补她一生中所遭受的不幸与冤枉，哪知……”于咳一声，不再言语。

南宫平亦是满心怆然，师徒两人相对默坐，心中俱是悲哀愁苦，只因他两人生命中的情感生活，俱都充满了悲哀与痛苦。

南宫平抬眼望处，只见龙布诗凄然盘坐，满面忧伤，不知

比在华山之巅离别时苍老了多少，心中不禁也甚是难受，立刻错开话题，问：“徒儿曾见到那‘天帝留宾’四字，还以为你老人家已到了另外一处神秘的地方。不知那日在华山之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师傅你老人家又怎会到了这里？”

龙布诗眼帘一合，垂下头去，喃喃道：“华山之巅，华山之巅……”随手一抹眼角，默默无语。

南宫平知道他师傅自华山之巅来到此地的经过，必定充满了惊险、离奇之事，是以才错开话题，让他师傅借着谈话来忘去心中的忧郁，此刻见了他这般神情，才知道这段经过中充满的又只是悲哀与痛苦之处，是以他也不敢再问那“丹凤”叶秋白的下落。

也不知过了多久，只听龙布诗长叹一声，道：“四十年前，我初次听到‘诸神殿’三字的时候，便对此地充满了幻想，今日我已真的到了此地，却对此地失望得很，但……唉！却已迟了。”

南宫平心念一转，强笑问道：“师傅，那‘空气’，是否便是充沛于天地间的一种无形气体，你老人家却又能用什么方法将之变为食物？空气真能变为食物，那么天下岂非再无饥民了？”

龙布诗果然展颜一笑，道：“平儿，你可知道这岛上之人大多全是疯子，不是疯子的人，经过那数百日的幽禁，洗尘，过着那坟墓中死人一般的生活，只怕也差不多了……”

南宫平想到那些坐在木屋门口的麻衣白发老人，那种寂寞得不堪忍受的生活，不禁长叹一声。

龙布诗又道：“这些疯子中最大的疯子，便是那大头岛主。在此岛上，在他统辖之下，谁的心智清醒，谁便是疯子。为师到了这里，见到这般情况，实在无法整日面对着那些行尸走肉一般的老人，宁愿独自思索，便对那岛主大发荒谬的言论！”

南宫平笑问：“什么言论？”

龙布诗道：“为师对那岛主说，花草树木，之所以生长繁荣，便是因为

吸入了空气中的养份，人们若是将风露中的一种神秘物质提出凝固，做成食物，那当真不知要节省多少人力、物力，而且天地间满是风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亦不知可救活多少饥民。”

他语声微顿，大笑道：“那岛主听了为师这番言论，果然是兴奋，大表钦服，认为是空前未有的伟大计划，是以不经手续，便将为师请来这里，一切东西，都任凭为师取用，是以我这里才有许多美酒。”他虽然大笑不绝，但笑声中却充满了萧索与寂寞，这名满天下的武林第一勇士，于今竟然也借酒浇愁，南宫平虽想随他一起大笑，却无论如何也笑不出口。

这“诸神岛”上的人，是天才抑或是疯子，是自得其乐的强者，抑或是无可奈何的弱者，南宫平实在分不清楚。

龙布诗听他长叹了一声，笑声也为之一敛，正色道：“平凡，为师虽然日卧醉乡，但却始终未曾失望灰心，时时在伺机而动，那岛主若再唤你，你便可求他将你派来此地与为师一起研究这‘神秘的食物’，约莫再过数月，便是一个机会，那时我师徒能在一起，机会便更大了。”

南宫平精神一振，大喜应了。原来这诸神岛上，每年俱有一次狂欢之日，到那时，这些老人虽然仅有狂欢之名而无狂欢之实，却至少可以随意活动。第二日岛主果然又将南宫平唤去，他对南宫世家的子弟虽似乎另有安排，但听了南宫平也要去参与那“伟大的计划”，当下便立刻应了。

黝黯的洞窟中，日子当然过得分外缓慢，但南宫平此时却也早已学会忍耐，朝来暮去，也不知过了多久，他只觉一切都是那么平静，平静得丝毫没有变化，只有那岛主不时将他唤去，但只是出神地凝望他几眼，淡淡地询问几句。他发觉这奇异的岛主那明亮的眼神中，竟渐渐有了混乱与忧郁，而他每去一次，这种混乱与忧郁都已增加一分，他不禁又在暗中惊疑：“难道这岛主已发觉岛上潜伏的危机？”

这些日子里，龙布诗极少说话，对于即将来到的计划，他只说了“随机应变”四字。南宫平却默习着他已背熟的那些武功秘籍，他只觉目力渐明，身子渐轻，却也无法探测自己的武功究竟有了怎样的进境，有时他也会想起那些远在千里之外的故人，便不禁为之暗中叹息。

这一日他正在静坐之中，突听岛上响起了一片鼓声，接着微风飏然，那麻衣老人飘然而上，目光四下一扫，缓缓道：“日子到了！”

他面色星木然，但眼神中却似蕴藏着一种神秘的光芒，仿佛已看破了许多秘密。南宫平心头一震，脱口道：“什么日子到了？”

麻衣老人冷冷道：“随便要做什么，日子都已到了。”袍袖一指，飘身而下。

南宫平怔了一怔，喃喃自问：“他究竟已知道了多少？”

只听身后冷哼一声，龙布诗道：“无论他知道了多少，今日之后，他就要什么都知道了。”

南宫平栗然问道：“将他除去？”

龙布诗沉声道：“不错！”轻轻一拍南宫平肩头：“待机而动，随机应变，若是看不到船只木筏，便是游水也要离开此地！”

南宫平听得出他师傅语气中的决心，在有这种决心的人眼中看来，世上又有何难事？只见龙布诗双臂一振，骨骼山响，有如一只出押的猛虎般，掠出了这阴暗的洞窟，地道中已有许多个沉默的老人在无言地行走着，除了一双双明锐的眼睛外。这些老人当真有如一群方自坟墓中走出的行尸。

出窟的秘门，早已敞开，南宫平一脚踏出，清风扑面而来，这一阵清风，倏地激发了他生命的活力，游目四望，四下又是一片青葱。他暗中自誓，为了换取这一份享受生命的自由，他不惜牺牲一切。

然而那群老人，却仍是呆板而僵木的，只有他们颌下的长髯和绿叶一起在风中飞舞。

穿过绿叶苍苍的林木，又到了那一片竹屋，但此刻这些简陋的竹屋，景象却已大不相同。

这里并没有豪华的布置与珍宝的陈设，但在竹屋前的空地上，却堆满了食物与鲜花，熊熊的烈火上，正烤着整只的牛羊獐鹿，一阵花香与肉香，混合在清新的微风中，使得这本是死气沉沉的地方，突然变得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只因这才是这些老人真正需要的东西，世人所珍惜的豪华珍宝，在这些老人眼中，实是不值一顾——老人们对珍宝金银，虽通常都有一份不必要的贪婪，然而他们对于酒和美食的偏爱，却又通常在珍宝之上，何况世人所珍惜之物，在这里本是一无用处。

那低沉的鼓声突地停顿，“狂欢”的日子立刻开始，酒肉与生机的刺激，终于使得这些老人面上渐渐有了光彩，但他们彼此之间，却仍然绝不交谈，“言语”在这里，似乎已变为一种极为奢侈的享受。

南宫平放眼四望，突地发觉在一些衣衫较为洁净、也就是还未进入那山窟中去的老人的眼角间，似乎在彼此交换着一种奇异的目光，交换着一种不足为外人知道的秘密。南宫平心头一动：“难道这些老人也已不能忍受这种生活，而想借机逃走？”

于是他立刻发觉在这肉香与花香之间，竟隐藏着一种危机与杀气，他心房怦然跳动，转目四顾，龙布诗却已不知走到哪里去了。

他双眉一皱，悄然后退，想去寻找他师傅的行踪，哪知他方才退到树丛，突听树丛中轻轻一笑。

笑声在这岛上，当真比雷鸣兽吼还要震人心弦，比凤啸龙吟还要珍贵希罕。南宫平心头一震，霍然转身，只见风漫天斜斜倚在一株巨树下，他衣衫神情，俱已狼狈憔悴不堪，显见已不知受过多少日子的折磨，颌下的虬髯，也变得乱草般令人不快，但是，他的那一只未被眼罩遮盖的眼睛，却仍散发着逼人的光彩，锋利得一眼便能看入你心底深处。

南宫平心头一阵堵塞，他忽然发觉他终是还不能麻木自己的情感。他缓缓俯下身子，哽咽道：“前辈，为着我们，你受了苦了。”

风漫无微微一笑，缓缓道：“受苦？……”他笑容里突地充满了尖锐的讥讽，接道：“受些苦反而好，这些痛苦，已将我快要麻木的情感刺得复活了，这些痛苦，刺得我终于生出反抗的勇气！”

他仿佛在喃喃，但忽然间，他目光又变得利剑般敏锐。

他一把抓着南宫平的臂膀，兴奋他说道：“孩子你看，那边那些老人，你可看得出他们有什么异样么？”

南宫平觉察出他语声中的兴奋，也想起那些老人目光中的神秘之色，刹那间，他心头也怦然跳动起来，脱口道：“你们要……”

风漫天颌首道：“不错！我已偷偷地扇动起他们的怒火和野心，今天，就在今天，这岛上立刻就要有一场好戏，不是住在山窟里的那群疯子立刻滚到地狱里去，便是我们死！就算死，也要比这样不死不活地活下去好得多，

是么？”

南宫平赞同地点了点头，立刻便又想起一事：“船呢？这里有没有船……”

风漫天道：“船！要船做什么？”

南宫平怔了一怔，道：“没有船，怎能回去，难道有谁能插翅飞越这万丈汪洋不成？”

风漫天晒然一笑，冷冷地道：“回去？谁说要回去？”

南宫平又是一愣，只听风漫天长叹一声，道：“你可曾想过，若是让这些怪异的老人一起回到中原，那么武林中将会惹起怎样的风波？”南宫平默然垂下头去，他实在连想也不敢去想。

风漫天展颜一笑，振衣而起，他铁拐已失，此刻支着一枝短杖，笑道：“先去饮酒，静观好戏。”

南宫平道：“前辈……”

风漫天道：“你的心事，我已知道，只可惜无舟无船，你也无法回去的。”短杖一点，飘然出林。

南宫平木立在巨树的浓荫下，心事有如潮水一般突地涌起。过了半晌，突听鼙鼓之声又起，五个麻衣黄冠的老人，并肩前行，后面跟着五个半人半兽的侍者，十条金毛闪闪的手臂，高高举起，手托着一具石床，石床上盘膝端坐的，正是那锐目高额的诸神岛主。

日正中天，这诸神岛主的面色，在日光下惨白得有如透明一般，他似乎甚是畏惧阳光，是以便命那些兽人侍者将石床放在林边的浓荫下，石床方自放下，人群中便爆起了一阵狂笑之声。

在这岛上，笑声已是罕闻，何况如此放肆的狂笑。

诸神岛主眼神一扫，立刻捕捉住笑声的来源，沉声道：“守渊，你笑什么？”

风漫天短杖一点，“嗖”地自人群中窜出，大声道：“风乃祖宗公姓，漫天乃父母所名，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便是风漫天，谁叫守渊？”原来“守渊”两字，正是‘诸神岛’赐予风漫天之名，正如南宫平也被另外取了个名字一样。

这班老人想是因为已有多年来未曾听说如此豪快的言语，是以大家虽然俱已心如槁木，此刻神情也不禁露出了激动之色。

一点星火，落入死灰，使得死灰，也有复燃之势！

诸神岛主阴沉的面色却丝毫不变，缓缓道：“好！风漫天，你笑什么？”

风漫天仰天笑道：“可笑呀可笑，今日在这岛上的人物，想当年有哪个不是叱咤一时的英雄，但如今却俱都变成了走肉行尸，竟都要听命于一个半疯半痴、半残半废的怪物，此事若是说将出去，势必无人相信，岂非令人可笑！”

诸神岛主锋利的目光，瞬也不瞬地凝注在风漫天面上，他面色更是苍白，闭口不发一言。

风漫天胸膛一挺，笑声突顿，大声道：“我等来到此间，本是厌倦风尘，以求避世，却不是为了要来受你的虐待，过这囚犯一般的日子。我且问你，你有何德何能，要位居这一群天下武林精萃之上？”

老人们虽仍无言，但神情却更是激动，南宫平更是热血沸腾，不能自己，几乎要鼓掌喝起彩来。

诸神岛主目光不瞬，缓缓道：“好极，你此刻挺胸狂笑，放肆胡言，必定是有了几分把握，那么……”他目光突然厉电般一扫，道：“还有谁与他意见一样的，都请站出来！”

南宫平恰巧站在他身后的树林里，是以看不到他的目光。但只听得他语声中确实有一种慑人心神的力量，放眼望去，只见他目光扫过之后，立在他面前的一群老人，却都变得面如死灰，非但毫无前进之意，反而情不自禁地微微后退。

诸神岛主冷冷道：“就只你一人么？”

风漫天面色大变，霍然转身，大声道：“你们怕什么？我们多日来的商议，各位难道忘了么？”

老人们垂手而立，一言不发，风漫天面容渐渐苍白，缓缓转回身子，他手掌紧捏着木杖，指节也变得一如他面色般苍白。

诸神岛主面色一沉，冷冷道：“既是如此，想必只是你要来谋夺岛主之位，那也容易得很……”

他阴沉沉冷笑一声，五个麻衣黄冠的老人身形齐闪，围在风漫天四侧。

诸神岛主道：“我若令他们将你擒下，谅必你死了也难以心服，这些年来，你身为执事弟子之一，武功谅必未曾搁下，只要你能胜得了我，从此岛上之事，便任你策划！”

风漫天手掌越握越紧，指节越捏越白，只见他缓缓抬起手掌，掌中的木杖，杖头仿佛挑起了千钧之物，一寸一寸地缓缓抬起，突地手腕一震，杖身不动，杖头却有如蛇首一般，不住颤抖起来。

诸神岛主目光凝注着那颤动的杖头，亦有如猎人窥伺着蛇首，两人身形不动，但风漫天面上的神色却越来越见沉重，众人的目光，也越来越紧张。

要知他两人此刻正是以绝顶的武功在作生死的搏斗！风漫天杖头颤动虽然轻微，但每动一下，便无异发出一招，只要诸神岛主稍露破绽，胜负立可分出，正是武林高手之争，争在一招之间！

两人互寻对方的破绽，各各均想以自己的气势，震慑住对方的心神，这一仗不但是他两人生死之争，更关系着世上许多退隐了的武林高手的命运。

风漫天呼吸渐渐急促，他虽有许多次要待全力击出一招，怎奈诸神岛主全身一无破绽，他怎敢随意击出一招。

日色虽极盛，但大地上却弥漫着阴沉沉的杀机。

南宫平凝息而望，他心中反复告诉自己，不要忘了他师傅的吩咐：“待机而动！”龙布诗不知去向，南宫平怎敢随意出手！

此刻他胸中所学，已贯通百家，早已看出风漫天杖头每一颤动，都蕴着一记绝妙高招，含蕴不攻，意在招先，南宫平心领神会，固是欣喜，但却又不禁更是担心，只因这每一招发出来俱是石破天惊，而风漫天却仍不敢随意出手，那么这安坐不动的诸神岛主，武功岂非更是高得不可思议？

只见诸神岛主神态越来越见从容，风漫天神情却更是凝重！

到后来他宽阔的额角上，已沁出了豆大的汗珠，日光下有如珍珠般晶莹夺目，汗珠渐渐下流，流上了他乱草般的虬须……

风漫天暗叹一声：“罢了！”杖头一横，正待拼死发出一招！

突听林中大喝一声：“且慢！”南宫平一跃而出，只因他想起了风漫天对自己的许多好处，便再也顾不得别的。

众人微微一惊，南宫平朗声喝道：“南宫平也与风前辈站在一边！”双

臂一横，挡在风漫天身前。

诸神岛主双目一张，目中闪过一丝讥嘲之色，冷冷道：“你可是也来谋夺岛主之位么？”

南宫平昂然道：“错了！只是在下与风老前辈心意相同，若是心怀畏惧，不敢说出，实有如芒刺在背，骨鲠在喉！”

诸神岛主冷笑道，“好一个芒刺在背，骨鲠在喉，你可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此刻你眼中所见之人，哪一个不是震撼一时的武林高手！哪里有你说话之处！”

南宫平朗声道：“若是风老前辈言论错了，这里纵然俱是孺子老妇，我也袖手不管，若是风老前辈言论无错，这里纵然俱是武林高手，我也要挺身而出！在下行事，只问是非，不顾利害。在下武功虽不高，却比那些曾经震撼一时的武林高手，要问心无愧得多！”

神色木然的老人们麻木的面容上，也不禁泛起了一些羞愧之色。

诸神岛主流声道：“你年纪轻轻，难道不知爱惜生命么？”

南宫平大笑道：“与其苟且而生，不如慷慨赴死！”

风漫天大声喝道：“好男儿！”

诸神岛主目光一扫，冷冷道：“你如此做法，莫要后悔！”

南宫平道：“生死都早已置之度外，难道还会后悔么？”

突听远处又是一声大喝：“好男儿！”

一条人影，有如苍鹰般横飞而未，“嗖”地落在南宫平身侧，满面铁髯，目光如电，剑痕斑斑，往复交错，正是江湖第一勇士“不死神龙”龙布诗！

诸神岛主冷笑道：“你也来了！”

龙布诗厉声道：“不错，老夫也来了，平儿，风兄，闪开一边，待老夫来领教领教这名满天下的神秘角色，到底有何惊人绝技！”

他一句废话也不愿多说，随手取过了风漫天手中的短杖，双拳一抱，杖头上挑，厉声道：“请！”

诸神岛主似乎也未曾见过这样的人物，怔了一怔，道：“你要动手？”

龙布诗大喝道：“不错！”

喝声未了，“唰”地一杖当头劈下！

诸神岛主更未料到他与自己动手，也敢如此毫不迟疑地猝然出手，当下袍袖一指，身形不动，便已轻轻移开三尺！

龙布诗杖风激荡，有如剑风般锐利，身随杖走，刹那间连攻七招，七招发出，杖风更激，但树上的木叶，却丝毫不动，只因龙布诗杖上的真力，仅及诸神岛主之身而止，绝不肯无谓浪费一分一毫！

他招式之空灵飞幻，可称一时无两，但他出招之间，却绝无一般武林高手之小心顾虑。

风漫天长叹一声，道：“难怪武林人士，将令师称为江湖第一勇士，今日看来，果真名下无虚！”

南宫平展颜一笑。风漫天又道：“常言道强必胜弱，勇必胜怯，那岛主武功虽神奇，只怕也挡不住令师这种石破天惊的勇气！”

说话之间，龙布诗又已攻出数十招，他攻敌为先，自保为后，全然不顾及自身的安危，一片杖影之中，几乎已看不见诸神岛主的身形，只听诸神岛主道：“你果真不要命了？”

龙布诗横杖三击，大喝道：“不错！”

诸神岛主道：“你若死了，你那计划谁来完成？”

龙布诗大笑道：“什么计划，不过是骗骗小孩子的！”

诸神岛主怒叱一声，突地伸手一抄，抄住了杖头，左掌直击龙布诗前胸，众人大惊！只听“喀喇”一声，木杖断为三截，中间一截，凌空激起，“噗”地击入树干之中，深深入木。

龙布诗左掌捋住了诸神岛主手中的杖头，右掌之中半截杖尾，急刺而出，只听“砰”地一声，龙布诗被诸神岛主掌力击中前胸，仰面跌开丈余，但左掌却已夺过了诸神岛主手中的杖头，右掌中的杖尾，竟将诸神岛主肩头划破一条血口。

老人们不禁耸然动容，南宫平一掠而前，惊道：“师傅，你……”

龙布诗双臂一振，翻身跃起，怒喝道：“闪开！”“嗖”地一个箭步窜到那石床之前，两截断杖化为判官双笔，直打诸神岛主前胸、头顶、双肩的七处大穴！

诸神岛主见了他这种打法，也不禁微微变色，双肩一沉。双掌自肋下翻出，并掌直击，口中喝道：“回去！”

龙布诗甩肩滑步，以攻制攻，连击三招，怒喝道：“放屁！”

哪知他方一张口，便有一股鲜血，直射而出，原来他方才一掌，已受了内伤，血箭自诸神岛主耳侧掠过，星星点点，却都激射在诸神岛主头脸之上！

南宫平心头大震，只见他师傅仍然毫无畏色，全力进击，这一股鲜血，似乎又激动起那些老人的热情，三三两两纷纷拥了上来，只有那些本在山窟中的老人，却仍然远远站在一边袖手旁观。

风漫天双肩一耸，对南宫平沉声道：“你可看到，只要前面的老人群情一怒，这岛主便立刻陷入孤立之境，除了这几个执事老人，或许还会为他一战，后面的那些老人，身上的血早已冷透了。”

南宫平全神凝注着师傅的安危，答非所问，沉声道：“只到此刻，这岛主犹未站起身子，他若站起身子，家师只怕……”

风漫天冷笑道：“此人早年走火入魔，双腿已成残废，再也站不起来了。”

南宫平心头一动，突听“砰砰”两声，龙布诗再次翻身跌倒，诸神岛主的身子也摇了两摇，原来不死神龙与诸神岛主两人，又已各各中了对对方一掌，要知诸神岛主掌虽先发，但龙布诗不救自身，垂危出掌，是以才能击中对方，他若不拼得自己先挨一掌，又怎能击得中诸神岛主？

南宫平惊呼一声，奔到龙布诗身前，道：“师傅，你怎么样了？”

龙布诗面如金纸，惨然一笑，道：“你先看看那些人怎样了！”

南宫平回首望去，只见那些麻衣老人，竟在刹那间恢复了生气，齐地展动身形，将那诸神岛主围在中央。

诸神岛主瞑目端坐，面色更是苍白如死，过了半晌，突也张口喷出一股鲜血。风漫天双目一张，人呼道：“他也受了重伤！”

第一十八章 诸神岛主

诸神岛生缓缓睁开眼睛，只见面前的老人们，虽然既不呼喊，亦未动手，但双双眼睛却已都露出了愤怒之色，他们埋藏了多年的愤怒与情感，此刻都从目光中宣泄，那眼色是何等可怖，普通人若被这许多双眼睛望上一眼，也要心寒胆裂而死！

风漫天厉声道：“你本已半残半废，此刻又重受伤，你还有什么话说？”

诸神岛主缓缓道：“不错，我已受重伤，再无话说，只有让位了。”

他阴恻恻一笑，接道：“我非但让位，还要让出性命，只是你们应该让我先去料理一下后事。”

老人们闭口不言，风漫天正待说话，却听龙布诗呻吟着道：“让他去！”

风漫天自然从命，“诸神岛主”目光望向那五个麻衣黄冠的执事老人，道：“你们呢？”

执事老人对望一眼，一言不发，齐地转身远远走了开会。

诸神岛主惨然一笑，道：“好好，连你们也背弃我了……”

突听一声厉呼，五个金毛兽人，齐地纵身而起，扑向老人们之中，一个老人稍微大意，竟被他们生生裂为两半，惨呼一声，血肉横飞！

其余的老人惊怒之下，展动身形，但见他们手掌一扬，便有一股排山倒海般的掌风响起，接着又是两声凄厉无比的惨呼，两个金毛兽人身躯凌空抛起一丈，“噗”地跌在地上，跌得头断骨折！

诸神岛主大喝一声：“住手！”他直到此时此刻，喝声中仍有一种不可抗拒的慑人之力。

众人微一迟疑，果然齐齐住手，诸神岛主微一招手，剩下的三个兽人，一起跪了下来，诸神岛主道：“你们为我拼命，可是还愿意跟着我？”

兽人们垂首称是，诸神岛主微微一笑，长叹道：“想不到你们虽然没有完全成为人形，却有一颗人心，竟比他们还知道忠义两字。”

五个麻衣黄冠的执事老人，齐地垂下头去，诸神岛主朗声道：“好！抬我回去！”

三个金毛兽人抬起石床，走向山窟，诸神岛主道：“日落时便有回音！”

风漫天冷冷道：“怕你没有回音！”

诸神岛主冷笑一声，突地回头望了南宫平一眼，似乎想说什么，但终于一言未发，逐渐远去。

龙布诗此时面色已越发难看，甚至连呼吸都已渐渐微弱。

南宫平见了他师傅的伤势，满心怆痛，突地长身而起，厉声道：“各位昔日俱是英雄，怎地今日却变成了懦夫，各位若是肯早些动手，家师何至如此，他老人家为了要伤那岛主，不惜自己先挨一掌，各位见了，心中有何感想？”

众人木立当地，目光又变得黯然无光，南宫平仰天悲嘶道：“师傅呀师傅，你力不能胜，也就罢了，何苦以身为饵……”

龙布诗缓缓张开眼来，凄然笑道：“平儿，坐下来，听为师说个故事！”

南宫平愣了一愣，不知他师傅此刻怎有心情来说故事，但终于还是长叹一声，缓缓坐了下来。

此刻众人已被“不死神龙”的义勇所慑，人人俱是木然闭口，凝神倾听，微风穿林，花香满地，四下一无声息。

只听龙布诗缓缓道：“亘古时森林中还无人迹，百兽相依，既无争战，亦无凶斗，当真是舒适安乐的太平盛世……”

他面上也展露着一种幸福的憧憬，仿佛在期望这种日子的重新来临。

然后，他笑容突敛，接着道：“哪知这样的日子过未多久，森林中突然来了一只恶兽，每天要吃一只野兽，百兽惊乱，但却不能抵挡，只有任那恶兽摧残，到后来百兽实在无法忍受，便暗中集在一起，集会研讨。

“但这些弱兽想尽办法，却也想不出一条可以击倒平兽的妙计，只有一只兔子，说他有杀死恶兽的方法。

“百兽半信半疑，那兔子也不多话，回到家里，以极强的毒汁，涂遍自己全身，然而跑到那恶兽之处，以身进奉。那恶兽将它吃了，毒性立刻发作，翻滚着死了，森林重又太平，但大家心里，却都为那侠义的兔子难受。你说那兔子的牺牲，是不值得的么？”

他断续着说完了这个故事，四下更是寂无声息，南宫平垂下头去，泪珠簌然而落。

“不死神龙”龙布诗微微一笑，道：“我方才环视此岛，知道万难逃出，便决定学那兔子，牺牲自己，换取大家的幸福。

“方才那岛主一招‘赤手擒龙’，本是诱招，他算定我必可避过，哪知我不避不闪，却把握住那一发千钧、稍纵即逝的时机，一招将他击伤，平儿，为师虽也身受重伤，但你说这伤受得可值得么？”

南宫平手抹泪痕，却见四下的老人，面上俱是恭敬钦慕之色，心中亦不知是难受，抑或是得意。

风漫天道：“龙大侠，在下……在下……”他语气哽咽，无法继续，俯下身来，为龙布诗查看伤势，又有许多老人，取来些丹药，龙布诗虽然自知伤势难愈，却俱部含笑受了。

这些人虽然得到胜利，但胜利却来得这般凄苦，是以人人心中，俱都十分沉重。虽然满地俱是美食，却无一人享用。

月色渐渐偏西，晚霞染红了西方的天畔，是日落的时分了。

一个金毛兽人飞步而来，手中捧着一方素笺，风漫天接来一看，双眉微皱，朗声念道：

“余已决心让位，有意逐鹿岛主之位者，可随使者前来，公议岛主之位属谁。”

龙布诗此刻已被抬在一张铺满鲜花的床上，南宫平默坐在一旁，风漫天朗声念完，已走了过来。他此刻满心难受，只望龙布诗能伤愈而已，至于谁去继那岛主之位，他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金毛兽人等了许久，老人群中，才走出几个人来，那五个麻衣黄冠的执事老人，又是互望一眼，也一起自林中走出。

风漫天突地大喝一声，道：“无论谁做岛主，都莫要忘了龙大侠今日的牺牲，否则我风漫天便和他拼了！”

龙布诗缓缓道：“你原该去的……”

风漫天道：“经过这次事后，那岛主之位，只不过是虚名而已，此后凡事俱得公决，才不负龙大侠这番苦心！”

龙布诗微微一笑，只见那金毛兽人大步前行，后面无言地跟着一群老人。这些人里，有的是想去继那岛主之位，有的是想去一观动静，还有一些老人，神情已近于痴癫，还忘不了他们在山中所研究之事，是以便也跟着去了。

夜色渐深，方自过了半晌，突地一阵“轰隆”之声，自山窟那边响起，却如雷鸣一般，刹那间便又寂绝。

但风漫天以及剩下的老人们一听这阵响声，面色齐地大变，风漫天惊呼一声：“不好……！”一跃而起。

南宫平惊问道：“什么事？”

风漫天却已与那些老人一起飞身向响声发作之处掠去。

龙布诗道：“平儿，你去看看那边发生了什么事。”

南宫平应了，如飞赶了过去，他身怯之轻快，比昔日已不知胜过多少，刹那间便又到了那一片山壁前面，只见山窟的秘门紧闭，风漫天和一群老人满面惊惶，立在山壁之前，一个个呆如木鸡，也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之事！

南宫平愕然问道：“怎地了？”

风漫天以手扯须并顿着他新砍的木杖，恨声：“该死该死，我竟忘了这一关，想不到那厮心肠竟这般狠毒……”

南宫平见了他大失常态，心里也不觉甚是惶乱，又追问了一句，风漫天长叹一声，道：“这山窟本是前人乱世中避难之地，出入口处，也与宋末时那些死人墓一般，有一方断龙之石。此刻那岛主已放下断龙之石，出入通路，便完全封死，那些入了窟的朋友，势必也要随他一起活活闭死在这山窟之内了。我本已看出他失去岛主位后，已有必死之心，却想不到此人竟如此疯狂残酷，临死之际，还要拉上这许多殉葬之人！”

南宫平唏嘘半晌，想到那许多人在山窟中的绝望等死之情，心下不禁大是侧然，垂首道：“不知是否还有方法援救他们？”

风漫天摇头道：“断龙石一落，神仙也难出入，不但再也无法去救他们，便是我们的情况……唉！”

南宫平大惊问道：“怎地？”

风漫天道：“这岛上所有盐米日用之物，俱在山窟之内，岛上虽有飞禽走兽，但数量极是稀少，否则我也不必自中原将野兽带来，此后……”他苦笑一下：“我们只怕唯有以树皮草根充饥了！”

众人心情沉重，缓缓走了回去，南宫平心头一动，说道：“此岛既已无法居留，大家不如一起设法回去。”

风漫天道：“万里远洋，莫说不能插翅飞渡，便是勉强造些木筏小舟，又怎能禁得起巨浪冲激。”

南宫平道：“前辈你上次岂非也是自此岛渡至中原的，这次难道就……”

风漫天长叹道：“岛上本有十艘以万年铁木制成的‘接引舟’，巨浪所不能毁，以我等这样的武功，本可惜以飞渡，但……唉！那，接引之舟此刻已只剩下三艘，而剩下的三艘，也俱都在山窟之内！”

胜利的果实还未尝到，岛上便已密布起重重愁云。

在焦虑中过了三五日，龙布诗的伤势虽稍有起色，但仍极沉重，众人想尽了方法，甚至不惜耗费真气，为他诊治，但那诸神岛主的掌力，委实惊人，若非龙布诗这种由许多次死里逃生而磨练出的坚强意志，钢筋铁骨，只怕早已丧身在他这一掌之下！

岛上幸好还有一道流泉，可供众人饮用，但众人的心境，却似在沙漠中一般枯苦。龙布诗若是睡了，南宫平便与那些老人谈论些武功，他胸中藏有无数本妙绝天下的武功秘籍，再得到这种身经百战的武林高手指点，进境更

是惊人，但有时他想起自己一生或将终老此乡，即使学成盖世武功，又有何用？一念至此，不禁更为之唏嘘感叹，悲从中来。

过了数日，天气更是闷热，南宫平手里拿着柄纸扇，正为龙布诗驱着蚊蝇，龙布诗叹道：“平儿，苦了你了。”

南宫平黯然笑道：“苦的是你老人家，师傅，我真想不到你老人家怎会自华山之巅，到了这里？”

龙布诗长叹一声，道：“此事说来真是话长，那日，为师上了华山之巅，见到叶秋白她竟然未死，心里亦不知是惊是喜，一路上她弄了那些伎俩想来愚弄于我，我本是一时赌气，见了她之面，见到她那般憔悴，心里的闷气，早已无影无踪。”

南宫平暗叹忖道：“师傅虽是一世英雄，却也未免多情，而我对吟雪……唉！”

龙布诗接道：“在那刹那之间，我呆立在她面前，也不知要说什么，哪知……”话声未了，突听远处一阵大乱惊呼之声，此起彼落。

龙布诗变色道：“什么事？”

南宫平道：“徒儿去看。”拧身掠出了那小小的木屋，只见林中人影闪动，往来甚急！

又听风漫天厉声道：“四下查看，我守在这里！”

南宫平循声奔去，到了那一道流水之边，只见道旁倒卧着四具尸身，风漫天手拄木杖，面色铁青，卓立在尸身之旁。南宫平大惊之下，脱口问道：“他们怎会死了，难道那……”

风漫天沉声道：“你看！”

南宫平俯身望去，赫然见到那四具尸身，竟已变得通体乌黑，有如腐肉一般，奇臭难闻。他们身上并无伤痕，但四肢痉挛，面容扭曲，竟似中了剧毒的模样。南宫平骇然道：“莫非水中有毒！”

风漫天方待答话，已有一个老人如飞奔来，手里拿着一只银碗，往溪中勺了半碗溪水，银碗立即变为乌黑！

南宫平大惊道：“水中果真有毒！”

风漫天木立当地，有如死了一般，这岛上唯一的水源若已有毒，那么众人当真是不可设想！

三人一起呆在当地，只听流水之声，潺潺不绝。

南宫平突地大喝一声：“不要紧，这条溪水，乃是活水，他即使在源头下毒，毒水也有流尽之时，只要在溪头轮流看守。我们便不至渴死！”

风漫天精神一振，应道：“立时便去！”

此刻已有许多老人四下寻找过了，却空手而回，当下便有两人，奔去源头看守。

风漫天叹道：“幸好此溪乃是活水！可算不幸中之大幸，但此事并未结束，我们若不找出那下毒之人，此后便永无宁日了！”

众人面面相觑，谁也猜不出这下毒之人究竟是谁。

南宫平目光一转，面色突又大变，脱口惊呼道：“你看！”

众人目光，随着他手指望去，只见那边树林之中，赫然竟有一股浓烟冲起，浓烟中夹杂着火苗，一阵风吹过，火势立刻大盛！

风漫天惶然失色，大呼道：“果林失火！”

呼声未了，他人已冲出三丈开外，南宫平紧跟在他身后，两人并肩飞驰，

南宫平满心惊惶，也未发觉自己的武功怎已变得和风漫天相去无几，一霎时便已到了那着火的树林边。赤红的火焰，在浓烟中飞舞，众人立在林旁，火焰却已几乎逼上了他们的眉睫！

风助火威，火势更盛，长约里许的果林，刹那间使已变为一片火海，这果林此刻已是等于是他们日后的粮食来源，但此刻却都已变为焦木！

风漫天呆了半晌，仰天悲嘶道：“苍天呀！苍天……”

两个长髯老人，本自失神地站在他身旁，此刻突地仰天大笑道：“烧得好，烧得痛快……”一面大笑，一面竟在地上狂舞起来，原来这两人久过平凡生活，骤逢巨变，竟急得疯了！

风漫天咬一咬牙，双手疾伸，点住了他两人的穴道，哪知这边笑声方住，火林中竟响起几声凄厉的惨呼，一响而绝。

接着，两条人影，闪电般自火焰中窜出，赫然竟是方才寻查未归的老人，满身俱已着火，须发更早已燃起。

当先一人，立刻和身扑在地上，连滚数滚，南宫平身形一闪，这人便已自他身旁滚过，远远滚到一丈开外，滚灭了满身火焰，方自翻身掠起，戳指林内，道：“他……他……”一言未了，突又跌倒！

南宫平急问：“是谁？”掠前一看，只见此人满身衣衫肌肤，俱已被烧得有如焦炭一般，虽仗着深湛的内功，挣扎至今，但此刻却已气绝身死。南宫平无暇再顾，急地旋身，只见另一人仰天卧在地上，身上火焰，犹在燃烧，但人却早已身死！

风漫天面色焦急沉重，顿足道：“谁？是谁？”突地回转身子，目光直视着南宫平，一字一字地缓缓道：“会是她么？”

南宫平茫然道：“谁？”

风漫天道：“梅吟雪！她不但对岛上之人，都已深恶痛绝，便是对你，亦怀恨在心，像她这样的人，性情那般高傲倔强，对你用情又那般深厚，再加以她的智力与武功，说不定……”突地顿住语声，不住咳嗽道：“但愿我猜错了。”

南宫平木立当地，动弹不得，风漫天虽然怕他心里难受，没有再说下去，但伦却已想到，此事大有可能。

风漫天长叹数声，突又变色道：“快些回去，莫被敌人再坏了那边的房舍！”

话声未了，众人已一起闪电般向来路奔回，一路上南宫平只觉自己心房跳动，仿佛有什么不祥之兆，心下更是着急。

奔行一段，放眼望去，房舍仍是无恙，他心情稍定，大声唤道：“师傅……师傅……”如飞掠到龙布诗养病的竹屋前，探首一望，面色立变，身子摇了两摇，“噗”地坐到地上，嘶声叫道：“师傅……师傅……”竹屋中的“不死神龙”龙布诗，竟已赫然不知去向！

风漫天等人，亦是面色大变，顿足惊呼，风中带来一阵火焰的焦的，火焰的燃烧声，有如蚕食桑叶一般，“哔剥”作响。

风漫天沉声道：“龙大侠失踪，大家俱都有寻找之责，一半人留守此间，一半人随我……”

只听一人冷冷截口道：“你是什么东西！”五个发髻零乱的长髯老人，并肩而出，一排走到风漫天面前。为首一人接口道：“这岛上本是一片平和，人人都能安度天年，自从你回来之后，便弄得天下大乱，你早该自杀以谢众

人，还有什么资格在此发号施令！”

风漫天变色道：“你们难道愿意像幽灵死尸般被那疯狂的魔王控制？”

长髯老人冷冷道：“纵是那样，也比此刻眼看就要饿死渴死好得多了。”一面说话，一面向风漫天缓步走了过来。

风漫天厉声道：“你要怎样？”

长髯老人道：“杀了你！”轻飘飘一掌击向风漫天前胸！

风漫天道：“不知好歹，自甘为奴，早知你们俱是这样的人，我又何苦多事。”

说话之间，掌杖齐施，攻出七招，脚步丝毫未动，那老人招式虽奇诡，但内力却毫不强劲，七招之内，便已被风漫天攻退，原来他本在山窟中苦修丹炉黄老之术，烧铅炼汞，妄想能炼得金丹，以成大道，哪知他炼出的金丹服下去后，不但不能成仙，反而摧毁了他的内功！

另四个老人目光一转，齐地挥掌攻了上来，竟将风漫天围在中间，十掌连发，招式有如海浪一般，澎湃而未，连绵不绝。

风漫天武功虽高，却也抵挡不住，刹那间便已险象环生！

人群中突地响起一声轻叱，一个老人，飞掠而出，挥掌急攻，大声道：“宁可自由而死，不愿奴役而生，风兄，我来助你！”

有些人本已跃跃欲动，听到这句喝声，立刻振臂而起。

另一老人冷冷道：“好死不如歹活，老夫还未活够哩！”

于是又是许多人加入重围，与风漫天为敌，立刻间这许多俱曾光耀江湖一时的武林高手，竟成了混战之局，但见掌影如山，掌风往来冲激，有如闷雷一般，隆隆作响！

突听一声大喝；“住手！”接着又有两人叱道；“住手！住地！”三个白发老人，手里横抱着三具尸首，自外面飞步而来！

当先一人大声道：“方才又有三位朋友，被人暗算在乱草之间，满身紫涨而死，岛上险象环生，大家同心协力，还未见能度过难关，若再自相残杀，便当真要死无其所了！”

众人一起住手，面面相觑，目光中虽仍有愤恨之色，但果然绝无一人再启战端。突听南宫平朗声道：“天无绝人之路，此处上有青天，下有活土，以我众人之能，难道还会饿死在这里？”

风漫天道：“正是，只要找出那纵火放毒的罪魁祸首，此后再能同心协力，共谋生机，何难将荒山变为乐园。”

这几句话一句接着一句，说得俱是义正词严，掷地成声！

众人哪还有反驳，当下果然依了风漫天之意，留下一半看守，另一半四下分散，一面去探查敌踪，一面去寻找龙布诗的下落。

南宫平满胸悲痛，满心焦急，虽然担心的是他师傅的生死凶吉，却更怕这暗中的敌人便是梅吟雪，如若真是梅吟雪做出此事，那么又叫这恩怨分明的侠义男儿如何自己！只因梅吟雪对他虽然恩情并重，但此情此景，此时此刻，他仍不能将梅吟雪饶恕。

海涛拍岸，海风刮耳，南宫平行走在海边峥嵘的岸石间，那内中不知埋葬了多少武林英雄的黑屋，便矗立在他眼前！

他缅怀这些一代之雄的雄风豪迹，满心热血如沸，他用尽目力，遥视海面，海面上绝无船影。海面上若无船只，梅吟雪又是从何而来？莫非梅吟雪并未做出此事，那么这暗中的敌人又是谁呢？

他并无搜寻的方向，目光茫然四望，突地！他瞥见一只草鞋，遗留在乱石间，鞋头向东，鞋跟朝南，草鞋上有一滴血迹，滴落在草鞋的尖端。南宫平心念一动：“这难道是师傅他老人家留下来的！”当下再不迟疑，循着鞋尖所指的方向掠去！

约莫七八丈开外果然又有一只草鞋，鞋尖却斜斜指向偏西。

南宫平身形一折，追寻而去，只见一片黑色的崖岩，横亘在海边，山壁如削，下面便是滔滔的海水，他依稀估量，这片崖岩，仿佛便是已被断龙石封死的山窟所在，他用心探查了一遍，这片崖岩果然生似一片浑成，其中绝无通道。

夕阳西下，晚霞光照着海面，他无奈地在一方山石上坐了下来，突听一阵轻微的人语，自削壁下的海面上隐隐传来，赫然竟仿佛是那岛主的语声：“龙布诗脚上本有草鞋，此刻却是双足全赤，这其中必有古怪！”

语声乍起，南宫平便已闪身躲在一片山石之后。语声未注，削崖边果已露出了那诸神岛主宽阔的前额和蓬乱的头发！

南宫平凝息静气，只见诸神岛主伏在一个金毛兽人的背上，自削崖下飞身而上，那金毛兽人健步如飞，身形数闪，便已转入山岩之内。

南宫平毫不迟疑，立刻跃到他们上来之处，凝目一看，纵身而下，他此刻轻功已大非昔比，只要崖身有些许突出之处，他便可惜以落足，转瞬间便已直落而下，只见一片汪洋，辽阔万里，雪浪如山，生于足底，哪有存身之处？

他微一迟疑，面向山壁，再次攀上，目光四下搜索，突地发现崖壁上蔓生着一块藤罗，风吹藤罗，飕飕作响，不问可知，这藤罗之间必定有一处神秘的入口。

他掌上满蕴真力，拨分藤罗，枯枝纷纷分开，山壁上果然露出隙口，南宫平腾身而入，隙口的窟道，也仅可蛇身而行。

南宫平手足并用，前行了十数丈，地势忽宽，前面却是一个无人的洞窟，钟乳如林，五光十色，仿佛已至止境。南宫平心头一怔：“师傅怎会不在这里！”逡巡了半晌，突然奋身一跃，跃至角落，只见两只倒悬着的石乳之间，果然又有隙口，却被一面极厚的木墙所堵。南宫平举手一击，这面木墙，竟是坚如铁石，纹风不动。

他暗调一口真气，方待全力一掌击出，忽听顶上“咯”的一响，两只钟乳，缓缓升上，钟乳后闪电般跃出两条人影，一人在左，一人在右，“呼”地两掌，击向南宫平左右两肋，赫然竟是两个金毛兽人！

南宫平大喝一声，拧身错步，掌势横扫，他掌上本已满凝真力，只听“砰”地一声，右面一人，立刻被他击飞一丈，撞上石壁，口喷鲜血而死！

左面一人怪吼一声，左掌右拳，攻出三招，力道强劲，招式奇诡，举手投足间，更有一种疯狂的兽意，竟完全不顾自己的生死。南宫平倒退三步，心头暗暗吃惊，哪知三招过后，这兽人招式突地一顿：怪吼一声，和身扑上！

南宫平只见他双臂大张，空门尽露，哪里还是方才那般奇诡的招式，但南宫平却生怕他这一招之中，另藏精妙的后着，左掌一引，右掌斜斜劈去，亦是诱敌之招，却见那金毛兽人竟不知闪避变化。南宫平心头一动：“莫非他只学会三招？”掌势再不迟疑，并撞而出，那兽人双臂还未合拢，已被南宫平双掌击在胸前，“砰”然一声如中木石！

只见他身子摇了两摇，目中激厉着野兽般的光芒，竟仍立不倒，但满口

森森白齿之间，却沁出了一丝丝鲜血！

古洞阴森，光线阴黯，南宫平只见这兽人竟又一步一步向自己走了过来，神情有如恶魔一般，心头也不禁微微发寒，全力一掌击出。

他方才那一掌是何等力道，这兽人着着实实中了一掌，竟仍未死，他却不知道这兽人腑脏早已寸寸断裂，只是仗着天生的一种凶悍之气，延续至今，那能再禁得住一掌，掌势未至，那凌厉的掌风，已将他身子击飞，喷出一口鲜血，立时身死！

南宫平松了口气，定神望去，这才发现，方才堵注隙口的木壁，竟是一艘木艇，木艇直立，船底便有如木壁一般。他心念一闪，便已知道这木艇必定就是风漫天口中所说那铁木所制的接引之舟，心头不禁大喜，箭步掠入。进去便是一方石室，室中满堆着包裹水缸，角落里一张石床上，仰天卧着一人，胸膛不住起伏，仿佛熟睡未醒，却正是“不死神龙”龙布诗！

南宫平大喜唤道：“师傅……”

唤声未了，突听身后冷笑一声，道：“你也来了，好极好权！”

南宫平心头一震，霍然转身，诸神岛主掌中握着两支竹杖，伏在最后一个金毛兽人的身上，不知何时赶了回来。

阴暗的光线中，这老人一双眼睛却亮如明灯，目中竟也充满了疯狂的兽意，神情间更显示着疯狂与不安，哪里还像是南宫平初次见到时那镇静、睿智而情感麻木的老人。

南宫平知道这岛主幽居数十年，本已有些疯狂，失势的刺激，更使得他潜伏着的疯狂全部爆发出来，是以他才会做出这些疯狂和几乎灭绝人性之事。刹那间南宫平心头既是惊惶，又是愤怒，怒叱一声，厉声道：“那纵火、下毒、杀人之事，全是你做出的么？”

诸神岛主哈哈笑道：“除了老夫还有谁人，顺我者生，逆我者死，那些人既背叛了老夫，老夫就要叫他们死尽灭绝！”

疯狂的笑声，疯狂的语声，说到“死尽灭绝”四字，他目中的光芒，更有如毒蛇一般！

南宫平心头一震，缓缓退到龙布诗所卧的石床边，他每退一步，那金毛兽人便逼近一步，南宫平剑眉一轩，突地奋身扑上。

金毛兽人脚步一缩，退到木艇旁，诸神岛主道：“你也敢与我动手么？”

南宫平厉声道：“不但要与你动手，还要将你除去！”双掌飞扬，幻起一片掌影。

诸神岛主大笑道：“好！”掌中竹杖轻划，便已划入南宫平掌影之中。

南宫平奋起精神，全心全意地施出招式，虽以他自幼所习的神龙掌式为主，其中却夹杂着各门各派的武功精华，掌式之变化，飞灵空幻，当真有如天花缭绕，令人目不暇接。

诸神岛主笑道：“南宫家中，果然都是聪明男儿，老夫给了你几本死书，不想你便已可施出这般活招来。”竹杖一挑，连破七招！

那金毛兽人身形已十分巨大，他伏在兽人身上，更显得高高在上，十数招一过，南宫平心念一闪，掌招不攻诸神岛主，反而向兽人攻出。那兽人双手后托着诸神岛主背臀，空自怒吼连连，却无法还手，南宫平三招方出，他已退到了外面的石窟。

南宫平精神一振，掌式更见凌厉，曲时侧掌，一招“贯日长虹”，斜斜划去，这一招本是峨嵋掌法中的妙着，哪知他招式方出，前面已被一片杖影

封住。

诸神岛主道：“你连攻十五招，此刻轮到老夫了。”语声未了，那两条竹杖，已带着满天劲风，山岳般压了下来。

他竹杖由守化攻，南宫平只听竹杖丝丝划风之声，在他耳侧往来纵横，面前更满是青竹杖影，突地漫无风声，变作了一缕锐风，直点南宫平双眉之间。

南宫平心头一凛，后退七步，背后已是石壁，竹杖如形影跟踪而来，南宫平脚步一滑，贴着石壁，滑开数步，只听“叮”地一声，那轻轻一条竹杖，竟将坚如金铁的石壁，划开一条裂口。碎石纷飞，雨点般扫向南宫平的面目。

南宫平大惊之下，随手抄起了一具兽人的尸身，挡了过去！

“砰”的一声，碎石击上了尸体，那尸身血液尚未凝固，被力道如此强猛的碎石一击，鲜血立刻激射而出，竟溅得那金毛兽人一头一脸。

血腥之气，突地激发了这金毛兽人体内潜伏的凶残兽性！

只见它突地厉吼一声，一把抓住了那具尸身，双臂一分，生生将尸身裂为两半，抓出腑脏，放到口中，大嚼起来！

诸神岛主再也无法伏在这兽人背上，连声厉叱道：“放下，放下……”那兽人竟也不再听命于他。诸神岛主长叹一声，喃喃道，“野兽终归还是野兽。”举杖一点，点中了这兽人的穴道，凌空跃了下来，他双腿似乎完全瘫软，不能用力，只有以竹杖点地。

但是他身形方自站稳，南宫平已扑了上来，诸神岛主掌中两条竹杖，轮流点地，身形飞跃，换了两招，突然全力一杖扫来，南宫平难挡锐锋，闪身避过，眼前一花，诸神岛主已飞身掠入石室！

南宫平惊唤一声，随声而入，只见诸神岛主坐在石床上，掌中竹杖的尖端，紧抵着龙布诗的咽喉，冷冷道：“你还要你师傅的命么？”

南宫平心头一震，呆在地上，不敢再进一步！

诸神岛主缓缓道：“他已被我点了睡穴，动弹不得，此刻我举手之劳，便可将他杀死，除非……”

南宫平大声道：“除非怎样？”

诸神岛主道：“除非你乖乖地依照老夫的命令行事。”

南宫平怒骂道：“想不到你这样的身份，还会做出如此卑鄙之事！”

诸神岛主大笑道：“老夫久已年老成精，再也不会中你激将之计，你若不听话，也只得由你，但你师傅的性命，便要送在你的手上！”

南宫平呆了半晌，长叹道：“你要我怎样？”

诸神岛主面色一沉，道：“我座下侍者，全已被你害死，你自然要代他们服些劳役，限你一个时辰之内，将这大艇运至洞口，再将这洞中之物，全部运到艇上。你若延误一刻，或是妄想报讯于人，哼哼，后果如何，我不说你也该知道。”

南宫平大惊道：“你要离开此地？”

诸神岛主道：“不错，这岛上已成一片荒原，老夫难道也要像野人般留在这里，只可惜老夫的计划未能全部完成，但是……”他仰天狂笑道：“那些人虽然未死，活着的日子却也够他们受的！”

南宫平惊怒交集，木立当地，诸神岛主道：“但是你大可放心，老夫不但要将你师徒两人一起带走，或许还要将老夫数十年苦心研究的医术传授给你。你且瞑目试想一下，你手上若能掌握别人的生命，随意移植别人的身体

器官，那么是什么滋味！”

南宫平仍是动也不动，怒道：“谁要你……”

诸神岛主掌中竹杖轻轻向前一送，厉叱道：“还不动手！”

南宫平暗叹一声，他宁可受到再大的屈辱，却也不愿他师傅的性命受到伤害。

那木艇不但体积庞大，而且甚是沉重，南宫平费尽气力，才将所有东西全都运到洞口，洞口外便是万丈汪洋，原来这里另有一条通路，斜斜通下，直达海面。

等待他一切办妥，早已精疲力竭，满头大汗。

诸神岛主阴森森笑道：“做得好！现在你乖乖在洞口，不得妄动！”

南宫平无可奈何，只得应了，在洞口等了半晌，只见那诸神岛主肩上驮着龙布诗的身子，以竹杖点地而来，一面喝道：“将木艇推下海面，你自己后退三步！”

南宫平奋力推下了木艇，只听“嗖”地一声，诸神岛主已飞身上了木艇，喝道：“你也上来！”

南宫平若不上去，他师傅却已身在艇中，当下他只得咬紧牙关，跃上木艇，诸神岛主竹杖一点，木艇便远远荡开。

他竹杖在水中轻轻划动几下，便已离岸甚远，海涛如山，船只摇荡，诸神岛主面上的神色，突地变得十分黯然，沉声道：“拿起船上木桨，用力划船，老夫在这里为你掌稳了舵！”

南宫平看了看他面上的神色，缓缓道：“我本不愿留在此岛，但你已花了数十年心血在此岛上，如今舍得离开么？”

诸神岛主冷冷道：“舍不得！”

南宫平心头一喜，脱口道：“既然不舍，不如归去！”

诸神岛主道：“虽然不舍，也要走的。”

南宫平又何尝不想离开此岛，他不舍的只是此刻还留在岛上的朋友，当下只得暗叹一声，划动木桨。只见那诸神之岛，越来越小，到后来只剩下那栋黑色屋宇的屋顶，到后来连屋顶也隐没在海天深处。

诸神岛主竹杖仍然不离龙布诗的咽喉，但眼帘深垂，仿佛已睡着了。

南宫平心头一动，悄悄抬起掌中的木桨，当头向诸神岛主抡去！

哪知他手掌一动，诸神岛主便已霍然张开眼来，南宫平奋力抛下木桨，大怒道：“你到底要将我师徒两人怎样？”

诸神岛主冷笑道：“我要你在一年之内，学会我的医术，然后再以我移形之术，将我这两条残废的腿治好！”

南宫平怒道：“谁要学你那疯狂的医术！”

诸神岛主道：“不学也得学，要知这本非请求，而是命令，你若不学，哼哼！你师傅的两腿，也要终身和我一样了！”

南宫平惊问：“什么！难道你……”

诸神岛主道：“不错，我早以绝重的手法，将他双腿点为残废，你若想要将他医好，便得先学会我的医术，先将我双腿治好。”

南宫平大喝道，“我与你拼了！”方待奋身而起，只见诸神岛主掌中竹杖一点，冷冷道，“你敢妄动一动么？”

南宫平黯然长叹一声，垂首坐了下去，道：“你……你为何要这样做法！……”

诸神岛主道：“只因老夫自己虽有移形换体之能，但自己却无法替自己施行这移形换体之术。”

南宫平道：“岛上数十百人，你为何偏偏选中了我？”

诸神岛主微笑一下，缓缓道：“这其中自有原因，但此刻却不能告诉你！”

南宫平见到他面上的笑容甚是古怪，似乎在此事之中，又隐藏着一些秘密，一时之间，心间不觉大是疑惑，举起双桨，奋力向前划去！

也不知划了多远，他只觉掌心发热，心头思绪却渐渐平静，不时思索着脱身之计。

夜已颇深，星光映入海面，这一叶孤舟，飘荡在漆黑而辽阔的海面上，显得是那么寂寞而孤凄。

诸神岛主仰视星群，借以辨别着方向，在这凄凉的海面上，他日中的疯狂之色，也已渐渐变为沉重的忧郁，仿佛心中也藏着许多心事。

突地，海风渐劲，一阵狂风，吹来了一片乌云，掩住了天畔的十数点星光。

诸神岛主目光望处，面色大变，脱口呼道：“不好——”

南宫平道：“怎样了！”他实在不愿再听到这“不好”两字！

诸神岛主沉声道：“刹那之间，暴风立至！”语声未了，那片乌云，已扩大了数十百倍，转眼间竟将满天星光，一起淹没。

海风更劲，风中又夹杂了豆大的雨点，海浪也如山涌起。若换了普通的木船，立刻便是覆舟之祸。诸神岛主微一迟疑：随手拍开了龙布诗的穴道，将他扶了起来，龙布诗吐出一口长气。

南宫平大声唤道：“师傅，你老人家无恙么……”

龙布诗目光四扫一眼，惊怒交集，厉声道：“老夫怎地到了这里？”

诸神岛主沉声道：“此刻不是说话之时，此舟虽非凡木所制，但也禁不得这大的风浪，看这暴风来势，却仿佛是龙卷之风，你我只有施展‘千斤坠’的身法，压住此船！……”

就在他说这几句活的工夫，狂风暴雨，已漫天而来，四面的海浪，如山涌起，这小小一叶孤舟，便有如弹丸一般随浪抛起。

南宫平等三人大喝一声，同施内力，镇压着船只，那惊涛骇浪，一个接着一个打上木艇，四下更是一片漆黑，南宫平更是满身水湿，他寻着了一只铁桶，倒出艇中的海水，但海浪滔天，艇中海水，仍是有增无减！

情势的危急惊险，使得他们三人已抛去彼此间的私仇与成见，同心合力，来与风浪搏斗。

但这却是一场艰苦已极的战争，只因风浪越来越大，这木船虽非凡品，他们三人虽有一身卓绝的武功，但看来仍是凶多吉少。

海风呼啸，再加以暴雨声、海浪声，混成一种惊心动魄的乐章，弥漫了天地，比战场上千军万马的杀伐之声，还要令人心悸。

诸神岛主勉强睁开眼睛，大声呼喊道：“龙布诗、南宫平，我将你两人带来海上，你两人心里可在怨我？”

龙布诗、南宫平面色凝重，闭口不语。

诸神岛主突然长叹一声，道：“人力到底难与天争，我本想将这秘密一直隐藏下去，但此刻你我已是生死俄顷，随时都有舟毁人亡之祸，我也等不及了！”

龙布诗、南宫平心头齐地一怔，同时脱口道：“什么秘密？”

诸神岛主双手紧抓住船檐，手扶着船身，大声道：“你两人可知道我是谁么？”

南宫平呆了一呆，真力一懈，海浪立刻将木艇凌空抛上。

龙布诗牙关紧咬，身子一沉，厉声道：“你到底是谁？”

诸神岛主仰天大喊道：“南宫平，我便是你的怕父，龙布诗，我便是毁了你一生幸福的人！”

南宫平心头蓦地一震，许多件横亘在心中的疑团，恍然而解！

难怪他对我与众不同，难怪他一定要我传习他的医术！

他离家之时，杀了妻儿，心头自是十分悲哀沉痛，数十年寂寞忧伤的日子，更使得他心里的沉痛悲哀，变作了疯狂，是以他才会做出那种疯狂残酷之事！但是他又怎样会毁去龙布诗一生的幸福？

一时之间，南宫平心头亦不知是悲愤，是怜悯，是惊讶，抑或是愤怒！

只见龙布诗身子一震，面色大变，惊呼道：“你！你便是南宫永乐，你……你……你就是使得叶秋白恨我一生的——那青衫蒙面人！”

“诸神岛主”南宫永乐拼命抵抗着狂风海浪，他心中的思潮，也正如狂风海浪一般，汹涌起伏。

他嘶声说道：“不错，南宫永乐便是那青衫蒙面人，四十余年前，那时我初见叶秋白之面，便已深深爱上了她，竟忘了我已有了妻子”更忘了我即将要远离人间，来忍受这愁煞人的孤独寂寞。

“但那时你和叶秋白在江湖中已有璧人之称，我又妒又恨，便全心全意地去破坏你们。那些江湖中人，自然不会有人猜出是我做的，只因江湖中谁也不知道‘南宫世家’的大公子会有一身惊人的武功。

“你与叶秋白反目成仇之时，也正是我离家远赴海外之时，我内心愁苦，不可发泄，决心与人间完全隔离，便狠心杀了妻儿。”

一阵狂风刮过，他最后这句话便与震耳的海涛声一起发出。南宫平只觉一阵寒意，直上心头。

龙布诗恨声道：“你虽隔绝了人间，却害得我好苦！”新仇旧恨一起涌上心头，便要举掌击去！

南宫永乐大喝道：“且慢，你纵要动手，等我把话说完了不迟！”

他脸上一片水湿，亦不知是海浪抑或是泪珠，嘶声接口道：“但我到了岛上，却仍无法忘记人间之事，更无法忘记你们。日子过得越久，往事却更鲜明，叶秋白在我脑海中的印象，更令我永生难以忘却。”

龙布诗厉叱一声，南宫永乐道：“幸好南宫世家中人，世世代代俱是诸神岛主……”

南宫平心头一震，忍不住截口道：“你……你说什么？”

南宫永乐道：“这诸神之岛，本是‘南宫世家’所创，我‘南宫世家’，每代长子前来，便是要接传岛主之位，这始终是武林中最大的秘密，是以连你都不知道。你初来时我说另有任务给你，便是要待我百年之后，令你传我之位，你于今可知道了么？”

这许多太大的惊骇，已使得南宫平心头变得麻木木木，只觉眼前一片茫然，什么也看不到了！

龙布诗凄厉地狂笑一声，道：“你接了岛主之位，仍不放过我们，又令人到中原武林，来寻访我们的踪迹，终于在华山之巅寻着了我們，乘我心神

慌乱之间，立下毒手，点了我的穴道，将我送到此间，苦苦折磨……”

南宫永乐道：“我何时苦苦折磨过你，你撒下那弥天大谎，说要在风露中提取食物，我也装作信了。我要你来，只是……只是……唉！只是不愿你在中原和叶秋白终日相见，我却孤独寂寞地生活在这小岛上，看不到她的影子！”

龙布诗厉喝一声：“我且问你，你将叶秋白藏到哪里去了？”

南宫永乐木然呆了半晌，缓缓道：“叶秋白……她……她已堕下华山之巅，连尸骨都无法寻觅，我受了刺激之后，才会大失常态……”海涛风雨，使得他语声断续不清。

龙布诗大喝道：“你说什么？”

南宫永乐嘶声道：“她已死了！”

龙布诗身子一震，喃喃道：“死了……真的死了……”突地厉吼一声，手掌一撑船舷，和身扑了上去，一掌拍向南宫永乐头顶。

南宫永乐一把接过了他的手掌，惨然狂笑道：“好好，你我数十年的仇恨，今日解决了也好！”只听一阵砰砰之声，两人已换了七掌。

木艇一失平衡之势，立刻随浪抛起，海浪如山压下，船上 的包裹，俱都跌落到了海中。

南宫平双手紧抓船舷，嘶声呼道：“师傅！……伯父，住手……住手！……”

但这两个老人，哪里还听得到他的呼声，两人双腿俱都不能动弹，四掌却纠缠在一起，目光之中，更充满了火焰般的光芒。

南宫平又惊又怖，心胸欲裂，他既不能帮他师傅去杀死伯父，亦不能帮他伯父杀死师傅，海面狂风暴雨，他当真是呼地不应呼天不灵。

突听龙布诗、南宫永乐齐地大喝一声，接着，一个海浪抛起！

木艇一侧，南宫平一声惊呼尚未出口，便已落入海中！

接连几个海浪打来，打得他再也不能挣扎，心中惨然一叹：“别了”！许多亲人的身影，一起在他脑海中闪过，他人已沉入海水，半昏半醒之间，只觉掌上触着一物，他也不分辨那是什么，下意识地反手一把抓住，便再也不肯放松！

一片骄阳，映得海面上闪动着千万条黄金色的光芒，阵阵海风吹得海岸上千百株椰树婆娑作响。

一片黄金色的沙滩上，本来渺无人迹，但此刻那无情的海浪，竟突然多情地送上了一条躯体。只见这躯体牙关紧咬，双目紧闭，也不知是生是死，他颌下虽然生满了短须，但眉目间却仍甚是年少。他双掌紧紧抓着一只木箱，十指都已嵌入木里。

骄阳越升越高，酷热的阳光，笔直照在这少年的眼帘他缓缓睁开眼帘，阳光刺目，他想抬手去遮盖阳光，但是他手指嵌在木箱里，一时间竟挣脱不开。

他挣扎着坐起身于，吐出几口惨碧的海水，站了起来，环目四望一眼，面上仍是一片空白，只因已经过一次大的惊骇与刺激。

他，南宫平，又一次逃脱了死神的掌握，但是他已是精疲力竭，心如死灰，在这无人的荒岛上，还能有几分生机？

他挣扎着站了起来，极力不去回忆往事，他不敢去判断他师傅以及他怕父的生死，他更不敢猜测自己以后的生命会如何发展，只因命运似已注定了他要在一个无人的荒岛上做一个孤寂的野人，直到老死。生命中绚烂的色彩，

在他说来，似乎都已成了过去，此后有的只是一连串灰色黯淡的日子。

他不耐阳光，走向树荫，数十株椰树之后，有一个小小的山坡，山坡上是一片浓密的绿林。

南宫平踉跄而行，椰树林后沙滩已尽，那干燥的黄泥地上，浓密的树林边，赫然竟有一只长约三尺的奇形足印！

在这无人的荒岛上，竟有如此巨大的脚印，南宫平心头一惊，凝目望去，只见那足印只有三只尖尖的足趾，仿佛鸟爪，但足掌长方，脚跟浑圆，却又宛如人类，他忍不住急步掠去，想到那足印边，看个仔细。

哪知他脚步尚未站稳，泥地突地向下陷落，原来这足印边，竟有一个丈余方圆的陷阱，他双足踏空，心头大惊，双臂一震，手掌搭住了陷阱的边缘，身躯直跃而上。他不敢再在附近落足，猛提一口真气，“嗖”地窜入了树林，突觉足下一绊，两条树枝，蓦地自地上弹了起来，他真力方竭，这树枝又甚是强韧。他身不由己，直被弹起一丈开外！

大惊之下，他奋身一转，想落足到下面的一株巨树之上。

哪知他身形还未掠上，这株巨树浓密的木叶中，突地又射出一支木箭，原来左面树枝一弹，立刻震动了右面树上的一条柔枝，这条柔枝轻轻一扫，便扫在旁边一张以树枝为背、巨藤为弦的木弓的弓弦上，弓弦一响，木箭射出！

南宫平连遭惊险，连次纵身，气力实已不济，勉强躲过了这支木箭，斜斜落了下来，哪知他脚尖一点，便知道地上又是一个陷阱，他纵然用尽全力，也无力再次跃上，一声“不好”还未说出，他身形便已笔直落下了三尺，“噗通”一声，落入水中，原来这陷阱不但极深极阔，而且阱底还积着深约七尺的海水，纵是轻功高手，只要落入这陷阱之中，一时半刻之间，也无法能脱身而出。

那支射出的木箭，去势未绝，“砰”地一声，射在一块木板上，这块板向前一震，撞上了另一块木板的下端，第二块木板，便立刻向前倒了下来，“砰”然一声大震，重重地落到地上，竟是一面盖子，恰巧将陷阱盖得严丝合缝。

南宫平全身都已被海水淹没，勉强垫起足尖，头面才能露出，木板一盖，陷阱中便已成了漆黑一片。他心中惊疑交集，悚然忖道：“想不到这荒岛上竟有人类，看这陷阱机关重重，建造得如此精妙，显然不是用来捕捉野兽，而是用来对付身具一流轻功的武林高手，他不但将一切机关，都造得天衣无缝而且对来人身形起落的位置，都计算得清清楚楚，难道这陷阱便是用来对付我的，但又有谁知道我会到这荒岛上来，若非对付我的，这陷阱怎能制作得如此精确？”

要知他轻功若是再强几分，他便不会落入这陷阱里，他轻功若是再弱几分，纵然早就入伏，却也不会落入这个陷阱之中。

他再也猜不出制作这陷阱之人究竟是谁，更猜不出这陷阱究竟是为了对付何人而制，一时之间，他心头便不禁充满了猜疑和恐怖，神秘的暗中敌人，永远比世上任何强敌都要可怖。

突听一声刺耳的笑声传来，笑声尖锐，有如鸟啼，笑声中既是得意，又充满着怨气！

原来那木板“砰”然一声大震，传入浓林，浓林中一株巨树上，一间木板搭起的、有如鸟巢般的陋屋中，立刻如飞掠出一条人影。

只见这人影长发披肩，竟是个女子，但身上却只围着几片枯藤树叶结成的叶裙。她满身的肌肤，已被烈日灼得漆黑而干枯，十只手指，有如鸟爪一样，面上更是瘠黄干枯，颧骨高耸，只有一双眼睛，明亮而浑圆，但也发散着野兽般饥饿的光芒，令人见了，心头忍不住要生出一阵惊栗的寒意。

她疯狂地得意狂笑着，“咯咯”笑道：“今日你总该知道老娘的手段了……”

她身形飞跃虽急，却极是小心仔细，仿佛这浓林之中，到处都布置着恶毒的机关埋伏，直到她跃上了那陷阱的木盖上，她方自肆无忌惮的手舞足蹈起来，“咯咯”怪笑着道：“老娘的手段如何，早叫你乖乖听命于我，我还可饶你一命，此刻我却要等你精疲力竭，再将你一块块烤来吃了。”

南宫平听着这疯狂的笑声，狠毒的语声，心头只觉暗暗发冷，朗声大喝道：“上面是什么人？为何要对我出此恶计？”

语声方起，那身披树叶的长发怪异女子，笑声便突地停顿，那枯瘠黑瘦的面容，仿佛突然被人打了一记，奇形地扭曲了起来！

她灼亮的双目，也立刻泛出了惊骇诧异的光彩，突然跳了起来，厉声道：“你不是……你不是，你是什么人？”语声中的得意，倏然一扫而空，剩下的只有愤怒、怀恨、怨毒！

南宫平心头一松，知道自己并不是此人陷害的对象，但听了她的语声，心头又不觉一寒，只听“嗖”地一声，陷阱的方盖霍然掀了开来，一个丑怪得难以形容的长发女子，立在陷阱边，戳指大骂道：“混帐，贱人，死囚……”

世上所有恶毒的骂人名词，一连串自她口中骂了出来，南宫平大怒道：“我与你素不相识……”

那丑怪女子根本不听他的话，仍是恶骂道：“我花了无数心血，费了许多时间，算好了那贱人的身法，做出这陷阱，如今却被你这死囚毁了，我要吃你的肉，剥你的皮……”骂声一顿，突又狂笑起来。

南宫平又惊又怒，只见她狂笑了半晌，戟指道：“原来是你，原来是你……这陷阱捉住了你，也算没有白费我心血。”

南宫平心头一怔，不知道丑恶的女子，竟会认得自己？

只听那丑恶女子笑声一顿，嘶声道：“南宫平，你还认得我么？”

南宫平凝目望去，凝注着那一双恶毒的眼睛，心头突地一动，大骇道：“你……还未死？你……你可是得意夫人？”

丑恶女子放声狂笑道：“不错！我还未死，我就是得意夫人！我虽然被你们放逐在海上，但老娘却是渴不死，饿不死的！”

南宫平看着她的样子，不禁木然愣住，再也说不出话来！

原来得意夫人在海上飘流了许久，白天被烈日灼炙，夜晚受风霜之苦，早已被折磨得失了人形，与她一起被逐的男人，武功既不如她，心计更不如她狠毒，竟被她一个个杀来吃了！

她便仗着这些人的鲜血，挣扎了数十日，到后来飘流到这岛上，才算捡回一条性命。在岛上的日子，也充满了困苦惊险，到了冬天，更是凄惨，她又几乎被冻死、饿死！

这些日子的折磨，不但使得她完全变了原形，甚至使得她的声音都改变了，只有那一双眼睛，却仍和以前一样，只是更添加了不知多少怨毒和愤恨！

若不是这一双眼睛，南宫平便再也认不得这形容丑恶枯瘦、声音嘶哑粗粝、有如鸠形夜叉一般的女子，便是那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声音更甜如蜜

糖，能以姿色风情诱人的一代妖姬得意夫人！

当下，南宫平只有暗叹一声，闭口不语。

得意夫人“咯咯”笑道：“你怎地不说话了？”

南宫平昂然道：“既落你手，任凭处置！”

得意夫人道：“你可是要我杀你？”

南宫平道：“越快越好！”

得意夫人大笑道：“你要我杀你，我却舍不得杀你哩！”笑声不住，缓缓低下头来，一面接道：“你如今已成了活宝，我怎么舍得杀你，等你完全没有力气，我就会好好请你上来！”

南宫平又惊又怒，忖道：“这女人凶淫恶毒，我如今却已精疲力竭，若是落入她手被她侮辱，不如死了倒落得干净！”

一念到此，他再不迟疑，抬起手掌，便待往自己天灵死穴拍下！

突听得意夫人“咯咯”笑道：“你可是想自杀么？”

南宫平手掌一顿，得意夫人已自接道：“你可知道在这岛上，除我之外，还有谁在这里？”

南宫平心头一动，脱口道：“谁？”

得意夫人大笑道：“你再也想不到的，梅吟雪也在这里！”

南宫平蓦地一惊，手掌立刻垂了下来，仰面大喝道：“她怎会在这里？”

得意夫人道：“她乘了一艘破船，飘飘荡荡地到了这里，那艘船搁浅在岛那边的岩石上，船也破了，走不得了，她便只得上了岸来，那时我还不知道她就是害我的人，她也认不出我是谁了！但是……”

原来那日梅吟雪负气离岛登船，立刻扬帆而驶，她虽然识得航海之术，怎奈孤身一人，又怎能驾驶那艘特大的海船。

海天茫茫，她在海上漂流了许久，到后来竟也迷失了航线，“诸神岛”的人为她留在船上的一些清水和粮食，也告断绝！

饿还罢了，渴却难受，为饥渴所苦的梅吟雪，就感到失去了神智！

晕迷之中，她只觉船身一震，竟搁浅了，那艘船船底本有裂口，经此一撞，船身便渐渐倾斜，只是为海底岩石所阻，是以尚未沉没。

荒岛上的得意夫人，见到船来，本来大喜，当下到了船上，才发现这艘海船，便是风漫天、南宫平所乘的那艘，而船上却只剩下一个孤身的女子。她又惊又奇，又有些畏惧，只是孤岛上实在寂寞，有人作伴总是好的，当下便救醒了梅吟雪。

她形状大变，梅吟雪神智犹未清醒，自然认不出她便是得意夫人，但得意夫人却已断定她与风漫天、南宫平必有关系，心念数转，便试探着问道：“南宫平是你的什么人？”

梅吟雪怔了一怔，诧道：“你……你怎会知道我认得他的？”

得意夫人微微一笑，道：“你昏迷之中，总是不住在呼唤他的名字。”

梅吟雪凄然一笑，道：“他便是我的丈夫！”

得意夫人心中大奇，但表面却不动神色，淡淡地问道：“他此刻在哪里，怎会让你孤身一人漂流在海上？”

梅吟雪虽然觉得面前这女子甚是丑恶怪异，但却对这女子甚是感激，是以全无防范之心，当下便想简单他说出自己的遭遇，哪知她满腔幽怨，一经叙说，便不可抑止，竟流着眼泪将心事全部说了出来。

得意夫人面上越发不动神色，徐徐道：“你一个女子，怎会混到那艘全

是男人的船上去的？”

梅吟雪黯然笑道：“我为了要在暗中保护他，是以不惜易容为……”

得意夫人冷冷截口道：“易容成一个又脏又丑的癫子，是么？”

梅吟雪心头一震，大惊道：“你！……你怎会知道的？”

得意夫人大笑道：“我自然知道！”

梅吟雪骇然道：“难道你……你就是那得意夫人？……”

语声未了，得意夫人已出指点中了她的穴道，得意地在笑道：“天叫你送上门来，让我报仇，但是你尽管放心，我绝不会立刻杀死你，我要让你陪着我，受尽折磨之苦，我要日日夜夜地折磨你，教你也尝尝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滋味！”

她语声中满是怨毒，将这段往事说到这里，南宫平已听得满心惊骇，满头冷汗，嘶声道：“她现在哪里？你已将她折磨成什么样子了？”

得意夫人冷笑一声，接着道：“她现在成了什么样子，你一看就知道了，我将她恨之刻骨，恨不得将她千刀万剐，让她受尽活罪，但是……”

原来那日得意夫人将梅吟雪带回岛上，点了梅吟雪的气血交流之处，然后缚在树上，让她不能以真力争断山藤，但却能感觉出痛苦。

她想尽各种方法，去折磨凌辱梅吟雪，却又不让梅吟雪死。

她将梅吟雪缚在烈日之下，面前放了一钵清水，然后躲在暗中，来欣赏梅吟雪挣扎着去取清水，而又伸手不及时那种绝望的痛苦，烈日的灼炙，使得梅吟雪神智又似乎晕迷了，得意夫人大是得意，哪知梅吟雪早已发现得意夫人的藏身之处。

她眼帘睁开一线，目光一扫，更做着晕迷昏乱的模样，突地大声叱语道：“不！不！随便你怎么折磨我，我也不告诉你，让你得意……”然后昏昏乱乱的，又说了一些狂呓。

得意夫人心中一动，立刻给她灌下几口清水，大声道：“你有什么事藏在心里，不肯告诉我？”

梅吟雪故作茫然道：“没有什么！”

得意夫人笑道：“哼哼！你心里有什么事，还瞒得过老娘么？老实告诉你，你晕迷之中已将心事全部说出来了。”

梅吟雪惶然大色，道：“你！……你！……我绝对不能告诉你。”

得意夫人厉声道：“你若不说出来，我更加十倍的折磨你。”

梅吟雪道：“我落在你手里，早已不想活了，多受些折磨。少受些折磨，还不是一样的！”

得意夫人怔了一怔，大声道：“好，你说出我也不听了！”

当下她果然更加残忍地去折磨梅吟雪，梅吟雪咬紧牙关，死也不肯说出，得意夫人一人在岛上，终日胡思乱想，越想越是心痒难抓，实在想听一听梅吟雪到底有什么事，不肯说出口来。

听到这里，南宫平为梅吟雪所受的折磨，心里好像插了无数根尖针般痛苦，嘶声道：“她可曾说出了么？你后来对她怎么样了？”

得意夫人冷哼一声，闭口不语！

南宫平大骇道：“你将她杀死了么？”

得意夫人冷冷道：“没有！”

南宫平大声道：“带我去见她，带我去见她……”

得意夫人道：“哪有这般容易！”

南宫平黯然道：“只要你带我去见她，无论叫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得意夫人目光一转，道：“真的么？”

南宫平道：“你若不信，我可以发誓！”

得意夫人抛下一条枯藤，冷冷道：“把绳子系在腰上！”

南宫平立刻做了，得意夫人一把将他提了起来，随手点住了他的穴道，将他带到浓林深处，道：“你以前的武功比此刻相差千里，想必是你在诸神岛上，学到了一些武功秘诀……”

不等她话说完，南宫平已截口道：“我告诉你！”当下将一本南海剑诀，从头到尾，背了出来，得意夫人果非常人，听了数次，便已了然，大喜道：“想不到南海剑派，竟有如此精深绝奥的剑法诀要！”

南宫平道：“我已说出，你可带我去见她了！”

得意夫人哈哈笑道：“带你去见她？不错，我是要带你见她，但是……”

原来那日得意夫人想来想去，疑团难解，只得走到梅吟雪面前，低声下气他说道：“我虽然对你不好，但毕竟是你的救命恩人，是么？你有什么话，告诉我以后，我会对你好些。”

梅吟雪心头暗喜，口中却冷冷地道：“你要我说出也不难，但我说出之后，你却要放开我！”

得意夫人亦是心头暗喜，忖道：“你只要说出来，我不折磨得你更惨才怪！”口中却极其温柔地说道：“在这无人的荒岛上，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只要你说出来，我放了你！”

梅吟雪故意叹了口气，道：“你话说得虽好，但是我不信，除非……！”暗中付道：“此人要上钩了！”

得意夫人急忙道：“除非怎样？”心中忖道：“她若要我先放了她，就显见得根本没有什么秘密，只是故意玩个花样，要我上钩，哼哼！我是数十年的老滑头了，难道还会上你的当么？”

但梅吟雪只是徐徐地道：“除非你能发一个很重很重的誓，我才信得过你！”

得意夫人大喜忖道：“到底是个没见识的丫头，老娘平生发誓，不知发过多少次了，简直有如吃白菜一般，还怕什么！”

当下故意迟疑了半晌，才叹口气道：“我平生说话，说过就算，从来没有发过誓赌过咒，但是……唉！这次就依你。”

梅吟雪暗中大骂：“放屁，你若没发过誓，太阳就要从西边出了！”面上却作出十分相信的样子。

只见得意夫人果然跪了下去，发誓道：“我若失言了，就叫……就叫树枝将我戳死，蚂蚁将我尸首吃掉。”

梅吟雪冷笑暗忖道：“好一个牙疼咒。”

要知这两人俱是千灵百巧、心计极深的女子，面上虽然都是一本正经，肚里却都在弄鬼，你要骗我，我要骗你，也不知谁能将谁骗倒。

两人目光对望了一眼，梅吟雪长叹道：“你既然发下这样的重誓，我就告诉你，这个岛虽然荒凉，但将来有船只通过，那时你就可回到中原，绝不会老死在这荒岛上了……”

得意夫人大怒道：“你要说的，就是这句话么？”

梅吟雪微微一笑，道：“但是你已经变成这种模样，回到中原后，武林中人还会称你‘得意夫人’么，只怕要唤你作‘夜叉夫人’了！”

得意夫人大骂道：“你再说一句，我就将你脸上的皮撕下来。”

梅吟雪故意长叹道：“你不要我说了么？唉……可惜……我只得不说了！”

得意夫人怔了一怔，展颜笑道：“好妹子，快说出来，你这样漂亮的面孔，姐姐我连摸都舍不得摸的，怎么会撕下来！”

梅吟雪暗中大骂，口中笑道：“好姐姐，我渴死了，要喝水。”

得意夫人暗中骂得更凶，口中却也笑道：“好妹子，姐姐来替你拿！”一路骂不绝口，为梅吟雪拿来了一钵清水，两人口里姐姐妹妹，叫得越来越是亲热，暗中却将对方祖宗八代都骂了出来。

梅吟雪喝了水，道：“好姐姐，你猜我多少岁了？”

得意夫人道：“这个……十六七岁吧。”她为了要讨梅吟雪的欢心，故意又少说了几岁。

梅吟雪笑道：“你大概还不知道，我就是梅吟雪。”

得意夫人失声道：“呀，原来你就是孔雀妃子。”暗中骂道：“难怪这小狐狸这般狡猾，原来她竟是梅吟雪！”要知梅吟雪成名甚早，是以得意夫人自然也知道她的名字。

梅吟雪道：“我出道江湖，已有二十年了，如今算来，已是四十多岁的女人了。”她自己另有打算，是以又多说了几岁。

得意夫人呆了一呆，目光凝注了半晌，徐徐道：“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心念一动，突地大声道：“你难道学会了驻颜延年的内功？”

梅吟雪笑道：“我若不会那种内功，如今还会是这个样子么？”

得意夫人大喜道：“好妹子，快教给我，我想了好多年了！”

要知她虽是徐娘风姿，看来并没有她真实年纪那般苍老，其实只不过是平日摄生有道，保养得好，日日蛋清洗脸，珍珠粉冲茶，却不会那种武林中最秘密神奇的内功。爱美本为女子天性，何况她这种女子，更何况她如今已变成这般模样。

梅吟雪道：“像姐姐你这样的天资，这样的武功根基，只要勤练这种内功一两年，不但立刻就会还你本来颜色，而且还可永驻青春。”

得意夫人更是听得意动神驰，连声道：“好妹子，快说，快说……”

梅吟雪道：“我说出来，你一定放我。”

得意夫人暗忖道：“我这独门点穴，无人能解，何况这荒岛上根本无人，我即使解开她的山藤，她周身无力，连只鸡都拿不动了，还能玩出什么花样？不如落得大方些，让她好放心地将秘诀告诉我。”

她却不知道梅吟雪被龙布诗以那般厉害的手法，废去了全身功力，还能自己恢复过来，何况她此刻只不过是闭住了梅吟雪的气血，当下自以为得计，含笑道：“好妹子，你若不信，姐姐先解开你身上的束缚，让你可以舒服些。”

梅吟雪笑道：“姐姐，你真好。”

得意夫人暗骂道：“小狐狸，过一阵你就要骂我了。”面上满堆笑容，解开了梅吟雪身上的缚带，只留下两道山藤，缚在梅吟雪足上。

梅吟雪又笑着谢了，道：“姐姐，你好生听着。”竟真的将那驻颜内功的诀窍，缓缓的诵了出来，而且字字都不虚假，只因她知道她的对手不是等闲之辈，若是假的，决骗不到她。

得意夫人全心全意，凝神聆听，一面心中参详，一面忖道：“果然不是假的。”只是那秘诀内容精奥，字句艰深，得意夫人思索研究了许久，含笑

叹着气道：“好妹子，这秘诀太深奥了，一时我还弄不懂，你索性好人做到底，把练功的方法也教给我吧。”

梅吟雪笑道：“这秘诀我早年就已得到，但直到许多年后，我被人关在一个棺材里，什么事也不想，苦苦研究了半年，才算弄通，但一通之后，就很容易，你看，三花聚顶，五气朝元，这些内功的入门之术，你自然是知道的。”

得意夫人仿佛等不及似的，立刻盘坐了起来，道：“还有呢？”

梅吟雪道，“先将真气运行一周，然后聚至丹田……”

得意夫人果然照着做了一遍。

梅吟雪道：“内功本是修练内五行之术，如今要将它练到面目之外，就要……”她一连串说了许多练功的方法，当真字字句句俱非凡响。

得意夫人还怕她陷害自己，暗中又研究许久，看来去，那其中实在没有蹊跷，便用着做了。

过了许久，梅吟雪道：“此刻你是否觉得清气已渐渐升上颜面？”

得意夫人点了点头，梅吟雪道：“那么你已将真气运到太阳太阳里经肝胆脉下了，等到你真气由厥阴肝经下降到肝经下血海，然后经心经直下重楼，再由足厥阴经回到鸠尾下一寸的返魂穴时，你就可以完全确定我说的没有错了，你就该放了我了”

得意夫人暗中骂道：“放你去死。”

她一心一意地运气行动，口里虽没有说话，但还是微微点了点头。

梅吟雪凝目而望，又过了许久，突地见她面色大变，额上渐渐沁出了汗珠，浑身突地颤抖起来，颤声道：“你……你好！”原来她真气一下，便突地岔往别处，双腿立刻变成木石般毫无知觉。

梅吟雪倏然放声大笑起来，立刻挣开了脚上的山藤，退后一丈多远，嘻嘻笑道：“你现在舒服了么？”

得意夫人怒骂道：“你……你敢骗我！”

梅吟雪大笑道：“我不骗你骗谁，老实告诉你，这行动之法本是我自己上过当的，我已为它吃了一年的苦，否则又怎能骗得到你。”

得意夫人满怀愤恨，紧握双掌，突地发觉自己下半身虽已僵木，但双掌却仍可使力，心念一转，长叹道：“我既然已被你骗到了，只能怪我自己，我绝不怪你，只要你不杀我，我也不希望你告诉我复原的方法，快过来，让我为你解开穴道。”

梅吟雪道：“谢谢你。”向前走了一步，得意夫人方自大喜，她却已停住脚步，摇头道：“不行，不行，我现在全身还没有力气，若是走得近了，你就要一掌将我打死了。”

得意夫人柔声道：“事已至此，我为什么还要害你，妹子，你放心好了。”

梅吟雪哈哈笑道：“好姐姐，我却有些不放心，怎么办呢？只好等到我自己打通气血的时候，那时你若还没有饿死，我一定走到你身边，好好照顾你，比你对我还要再好十倍。”

得意夫人面上所有的温柔笑容，在刹那间一扫而空，放声大骂道：“好个忘恩负义的小贱人，我救了你的命，你忘了么？”

梅吟雪道：“没有忘，我也绝不杀死你。”隔着得意夫人两丈开外，远远绕了开去，得意夫人双手抓着地上的泥土，将世上狠毒的话全部骂了出来，怎奈梅吟雪不闻不问，将她完全当作疯狗一般。

但是梅吟雪转过了浓林，神色立刻紧张起来，她知道得意夫人双腿的僵木，三五日中便可恢复，只因为这是她亲身的经历。而她自己的气在何时能够解开，她却全然没有把握。

到了岛那边另一道树林，她四下量度一下地势，便在树林中，布下了许多埋伏，她涉水到船上，取来了一些工具，砍了数十根木棍，插在深可及膝的荒草里。

三天之中，她甚至不敢休息，累得筋疲力竭，方自罢手，但是她这三天中的辛劳，却未曾白费……

第十九章 荒林女神

得意夫人眼看梅吟雪身形消失，空自怒骂半晌，她心里的恨意愤怒，便化做了忧虑焦急，以手代足，一寸一寸地挣扎着爬进了树林。三天里她有时忍不住又放声怒骂，有时却不禁大声哀告，但无论她骂尽粗语，抑或是说尽好话，都得不到一丝回音。

她再也想不到第五日黄昏，她闭塞的真气竟然畅通，大喜之下，略微养了养神，便四下寻找梅吟雪，她发誓要找到梅吟雪，将满心怨毒宣泄。

漫天夕阳中，她寻找了梅吟雪存身的树林外，山岩边，一脚方自踏入草丛，只听“嘣”的一响，便有十数条树枝自木叶中弹起，十余块尖石，随着树枝暴射而出，乱雨般落将下来，风声锐厉，力量甚强。

得意夫人一惊之下，闪身避过。哪知她身形未定，突地又有十数块尖石，自地上弹起！她惊呼一声，身形闪电般退出林外，肩头却已被石块扫中，辛辣生疼，放声大骂道：“姓梅的贱人，你敢出来么？”

她惊魂未定，在林外骂了一阵，却终是不敢再进树林。

只听林中一阵冷笑，梅吟雪竟从长有尺余的荒草梢头漫步而来，衣袂飘风，长草也不住飞舞，她俏生生立在草上，有如凌波仙子一般。草上飞行，本已是绝顶轻功，但普通人也只能提着一口真气，自草上飞行掠过，似这般能在草上从容漫步的轻功，得意夫人当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刹那间她满心愤恨，又变作了惊怒，惶声道：“你……你……谁替你解开的穴道？”

梅吟雪笑道：“你可知道我一身功力，被龙布诗毁去之后，还能自行恢复，何况这次仅是被你点了穴道。”

她不但能在草上从容漫步，竟还能吐气开声，得意夫人更是大惊，她再也不敢想到，那草丛中早埋有数根十分坚固的木桩。

梅吟雪微笑又道：“我已在树林中布置好一个极阴凉处，你既然来了，便请进来歇息一阵如何？”

她内力未复，身子娇弱无力，虽然立在木桩上，也不禁摇摇欲坠。

得意夫人见了，越发以为她轻功妙到毫巅，哪里还敢进去，只是心里还有些怀疑，她内力既已恢复，为何说话这般的有气无力。

梅吟雪秋波一转，更是有气无力微微地笑道：“我内力还未十分恢复，连说话竟也没有力气，你若要和我谈天，就请进来坐坐，我这树林里也没有什么厉害的埋伏，绝对伤不到你的。”

得意夫人呆了半晌，梅吟雪越是请她进去，她越是不敢进去，暗忖道：“原来她说话装得有气无力，也是故意来骗我的。”

梅吟雪道：“请，请……”

得意夫人突地大笑道：“你这些话骗得了别人，却骗不了我，我才不上你的当哩！”得意地大笑数声，转身飞掠而去！

梅吟雪望着她身影消失，不禁反手一抹额头上的汗珠，暗暗一声：“侥幸！”她只是用了一手诸葛孔明的空城之计，便轻轻将得意夫人骗过。

这件事的经过，得意夫人叙说得自然没有如此周到。

她最后说道：“那日我回来之后，生怕贱人会偷偷来暗算于我，便在树上搭上了间木屋，又在四周布满了许多埋伏，哼哼！她虽然像狐狸般狡猾，老娘又何尝会输给她，老娘不敢去到那树林中去，她又何尝敢到这边来。”

南宫平听到梅吟雪无恙，不禁松了口气，忖道：“原来她这些陷阱埋伏，都是为梅吟雪做的，如此说来，我的轻功岂非已和梅吟雪一样了，是以才会落入陷阱之中。”

他却不知道他的轻功如今比梅吟雪强过几分，只因得意夫人将梅吟雪轻功估量过高，而南宫平又在体力不济的情况中。

得意夫人恨声道：“可恨的只是，那贱人竟占着了那艘破船，而且整日‘叮叮咚咚’的修补，我只怕她船修好了，便可脱困而去，而我只有终老在这天杀的荒岛上，可是……如今我有了你，便不怕她走了……”“啪”地一拍南宫平肩头，放声狂笑起来。

南宫平心头一懔，厉声道：“你这话是何用意？”

得意夫人道：“她那般多情的女子，既与你结成夫妻，怎舍得留下你这样英俊的少年，在这无人的荒岛上陪我？”

南宫平大怒道：“你是否要以我要挟于她？”

得意夫人笑道：“你倒聪明得很。”一把抱起南宫平，自林后掠去。

穿过这浓密的树林，便是一片黑岩。林中阴阴郁郁，虫鸟啁啾，到这里眼界突然一开，但见清风白雪，海涛之声，随风而来。

南宫平放眼望去，只见黑岩那边，又是一片丛林，他知道那丛林之内，便住着他朝思暮想的梅吟雪，一时间心房不觉“怦怦”跳动，方待出口呼唤，哪知得意夫人却又轻轻点了他的哑穴，道：“安静些！”

她将南宫平藏在一方岩石后，方自大步走到林边的黑石上，高声唤道：“梅吟雪……姓梅的，你快出来！”

呼声尖锐，惊逃了林中几只夜鸟，带着一种谴责意味的扑翅飞翔声，一飞冲天！

接着，林中响起一声长笑，梅吟雪手里拈着一条树枝，缓步而出，她身上穿着一件船帆制成的长袍，虽简陋，却清洁，像是荒林女神般，面上带着淡淡的微笑，淡淡笑道：“你又来了么，请进请进！”

得意夫人咯咯笑道：“好妹子，许久不见，你出落得更漂亮了。”

梅吟雪笑道：“我昨天逮了几只野兔，也美味得很，你可要去我那里吃一点？”

她两人言来语去，面上都带着温柔的笑容，话更说得亲热，但彼此心里，却恨不得一口将对方吞到肚子里去。

南宫平一听到梅吟雪的语声，心头更是悲喜交集，不能自己，只恨自己身不能动，口不能言，一时间心胸都已仿佛裂开。

梅吟雪秋波一转，笑道：“你今日这么高兴，可是有什么喜事么？”

得意夫人道：“不错，我听说你船快修好了，是以心里高兴得很。”

梅吟雪“咯咯”笑道：“呀，你真好，只可惜我一人乘船走了，你岂非更是寂寞，而且……等你死的时候，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说不定真会被蚂蚁吃了，唉！一想到这里，我心里就难受得很。”

得意夫人心中大骂道：“死贱人！”口中却轻笑道：“呀，妹子，你真是关心我，但是姐姐我绝对不会没有人收尸的。”

梅吟雪“嘻嘻”笑道：“我本想留在这里替你收尸，但你老是不死，我也等不及了，只好先走……”

得意夫人道：“好妹子，我知道你是说着玩的，你不会走的，你要将船留给我，让姐姐我一个人走，你说么？”

梅吟雪忍住笑道：“是极是极，真亏你怎么想得出来的。”终于还是忍耐不住，“噗哧”一声，笑出声来。她越想越觉好笑，直笑得花枝乱颤，眼泪都几乎流了下来。

得意夫人大笑着道：“这想法妙吧？好妹子，告诉你，这法子也不是姐姐我想出来的，而是我那里今天来的一个客人告诉我的。”

梅吟雪笑道：“哦？真的？你那位客人，必定也聪明得很，他是谁呀？”

得意夫人冷冷道：“南宫平！”

梅吟雪身子一震，笑声立顿，失声惊呼道：“南宫平？他来了？”

得意夫人缓缓抬起手来，理了理披肩的长发，悠然说道：“不错，他来了，你可要见见他么？他一心一意都在想着你哩。”

她动作和神态，仍有如昔日那般冶荡妖媚，只是她却忘了，她早已失去了昔日的颜色，一个夜叉般丑陋的女子，却偏偏要做出妖姬般的媚态，那样子当真是恶形恶状，令人见了，几乎连隔夜饭都要吐将出来。

梅吟雪心胸间一阵阵情感激动，但面上却丝毫不动声色。

得意夫人呆了一呆，大喊道：“怎么！你难道不想见他？”

梅吟雪心念数转，缓缓道：“我为什么不想见他？”

得意夫人“咯咯”一笑，道：“这就是了，我早就知道你必定是想着要见他的。”

梅吟雪突又缓缓道：“我为什么想着要见他，我心里早已将他当作死了，这种薄情男子，我见不见他，都是一样！”

这次便轮到得意夫人身子一震，笑声立顿，变色道：“你难道忘了你们两人的山盟海誓？你难道忘了你们已结为夫妻？你曾经告诉我，你始终对他一往情深，难道那些都是假话？”

梅吟雪冷冷道：“不错，我是曾经对他一往情深，但现在却已恨透了他，在那‘诸神岛’上，我求他张开眼来看我一眼，他都不肯，此刻我为什么定要见他，你说我为什么定要见他！”

她越说声调越高，心头似乎有满腔激愤！

得意夫人脸色大变，惶声道：“那时他必定有许多苦衷，是以才不愿见你，但他的的确确是个温柔多情的男子，而且的确确对你一往情深，你千万不能对不起他！”

她本来以为必定能以南宫平来要挟梅吟雪，使得梅吟雪听命于她，她满怀得意和希望而来，哪知梅吟雪却早已不将南宫平放在心上。

于是她希望变为失望，得意变为惶恐，竟口口声声，为南宫平辩护起来。

梅吟雪冷冷一笑，道：“你既然认为他是温柔多情的男子，就叫他陪着你好了，哼！有这样一个温柔多情的男子在荒岛上陪着你，我也好放心走了。”话未说完，便已转过身子。

得意夫人更是惶急，大喝道：“且慢！”

梅吟雪头也不回，冷冷道：“我将丈夫都让给你了，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事？你还有什么话说？”

得意夫人愁眉苦脸，再也没有半分得意的样子，愕声道：“我又老又丑，已是老太婆了，怎么配得过他，但你两人却是男才女貌，天成佳偶……”

梅吟雪冷冷道：“这便是你要说的话么？”

得意夫人大声道：“且慢，人家苦苦寻找于你，你无论如何也要看他一次。”

梅吟雪顿住脚步，道：“看不看他，都是一样，再看一次也无妨。”

得意夫人道：“你且稍等一会，我立刻将他带来。”如飞向后掠去，她想等梅吟雪苦苦哀求之后，再将南宫平带来，哪知此刻竟变为她要苦苦哀求梅吟雪，这岂非可怜可笑！

南宫平听着她两人的对话之声，心中忽悲忽喜，忽而失望，忽而愤慨。

他暗中忖道：“连得意夫人这样的女子都知道我心有苦衷，而吟雪她竟然丝毫不了解我。”心头一阵热血上涌，忽又转念忖道：“她心计极深，莫非这只是她早已看破得意夫人的用意，是以欲擒故纵，先发制人……”

他心中正自猜疑不定，得意夫人便已如飞掠来，俯下身子，为南宫平整了整身上的麻衣，理了理头上的乱发，口中却厉声道：“出去之后，赶快苦苦哀求于她，势必要打动她的心。求她原谅你，知道么，否则……哼哼！你心里清楚得很，老娘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

南宫平咬紧牙关，一言不发，得意夫人一把袍起了他，转出石外。

南宫平凝目望处，只见一条俏生生的人影，背向这边，站在密林浓阴中，刹那之间，心头如被巨石一撞，冲口道：“吟雪，我……”

梅吟雪身子仿佛微微颤抖了一下，却仍未回过头来！

得意夫人强笑道：“好妹子，你看，姐姐这不是将你的人儿带来了么？你看他为了想你，已憔悴成这副样子，连我看了都难受得很。”

梅吟雪过了许久，方自缓缓转过身来，面上仍是一片冷漠的神色。

得意夫人道：“你看，你看，你们小两口子，经过了那么多的变故，现在终于重又相见了，呀！这真的是可喜可贺之事，我太高兴了，太高兴了……”她口里连声说着太高兴了，面上却是愁眉苦脸，目光中更满含怨毒怀恨之意，哪有半点高兴的样子。

南宫平见到梅吟雪竟对自己如此冷漠，心里的千言万语，方待说出，便已一起哽住在喉间，化做了一块千钧巨石，重重地压了下去，压在心头。

得意夫人目光一转，扯了扯南宫平的衣袖，道：“你说话呀！见了她，你难道不高兴么？有话尽管说出来好了，难道还害臊么？”

梅吟雪突地面色一变，厉声道：“他还有什么话好说，我不见他之面还罢了，一见他之面，不由我恨满心头，你快些将他带回去！”

得意夫人大声道：“你与他真已恩义断绝？”

梅吟雪愤然道：“你说得对极了。”

得意夫人突地阴森森冷笑一声，道：“既是如此，我便要以五阴手法，点残他的奇经八脉，让他受尽痛苦折磨之后，口喷黑血而死，我倒要看看你，到底心痛不心痛？”果然抬手向南宫平残穴点去，眼角却偷偷瞟着梅吟雪，只望她出手相救。

梅吟雪冷笑道：“请便，请便，只希望你就在此地动手，也让我看看他受罪时的样子，同时你便可以知道我心痛不心痛了。”

得意夫人怔了一怔，倏地顿住手掌，身子跳了起来，顿足大骂道：“好个无情无义的贱人，居然忍心谋杀亲夫，难怪江湖中人称你冷血，你的心果然比毒蛇还毒！”

梅吟雪仰天大笑道：“承蒙过奖，多谢多谢，我若不冷血，早已不知死过多少次了……”

笑声突地一顿，自怀中取出一双小小的金铃，随手抛了过来，“叮”一声，落在南宫平足边，南宫平心头一震，只听她沉声道：“这便是你我成

亲之日你送我的信物，如今我还给你了，从今以后，我俩再无牵连，你莫要再来纠缠于我！”

南宫平心头有如被利刃当胸刺入，耳旁嗡然一响，喉头微微一顿。

得意夫人怒骂道：“好个无耻的贱人，你却休起丈夫来了，千古以来，狠毒无耻的女人虽多，却无一人比得上你。”

梅吟雪冷笑道：“真的么？我本来以为最狠毒无耻的女人是你哩。”

得意夫人气得暴跳如雷，顿足骂道：“南宫平，你怎地像个乌龟似的不说话呀，你……你……”碎石纷飞，地上的黑岩，都被她双足踩碎。

南宫平心头早已痛得麻木，木然道：“吟雪，我是对不起你，你这样对我，我也不怪你，你年纪还轻，还有许多寿命，只望你以后能找个正当的人，过正当的日子，不要……”

梅吟雪道：“不劳费心，世上男人多的是……”霍然转过身去，大笑道：“我船已修好，这便要去划了！”

狂笑声中，她如飞掠入浓林，然后，她的笑声立刻变作了悲泣，身子摇了两摇，痛哭低语：“小平，你该原谅我，我若不这样做法，必定迷不过得意夫人的毒手……”语声未了，仰首喷出一口鲜血。

她挣扎着走了几步，寻了个隐身之处，缓缓坐了下来，她深知得意夫人的凶残毒辣，是以伪装得对南宫平恩情断绝，好叫得意夫人失望。

但是她这伪装，却不知付出了多少代价，她使得南宫平伤心，心里更不知是多么痛苦，南宫平最后说出的话，更让她心房寸碎，直到碎心的痛苦无法忍受，便化做鲜血喷出。

她轻轻一抹血迹，嘴角处隐隐爬上了一丝微笑，只因她自己伪装得甚是成功，得意夫人纵然奸狡，却也被她骗过。她轻轻自语道：“得意大人，你来吧，我在林里正不知有多少埋伏在等着你呢！你以为我已要去了，你能不来么？”

她眼前似乎已泛出一幅图画……

得意夫人被倒吊在树上，呻吟而死，然后，她便可倒在南宫平怀里，那时，南宫平自然已知道她的苦心，那时，他们就会彼此流着眼泪，体味到自己的相思与痛苦，然后，他们便扬帆而去，然后，便是一连串幸福美满的日子，然后……

她心神交瘁，喷出一口鲜血后，周身更宛如全已脱力，此刻眼帘一阖，便在幸福的美梦之中，昏迷了过去……

南宫平目送着她身影消失，心头一阵激动，竟也忍不住喷出一口鲜血……

得意夫人连连顿足，不住怒骂，在南宫平身边走来走去，突地，她停下脚步，一掌拍开了南宫平的穴道，大声道：“无用的男人，还不快追过去，将那无耻的女人绑在树上，狠狠抽一顿鞭子……”

南宫平坐在地上，动也不动，喃喃道：“让她走吧……让她走吧……”

得意夫人怒骂道：“让她走吧，嘿！你还是个男子汉大丈夫么，你在这荒岛上受苦，却让她回去和别的男人寻欢作乐，别人若是知道她曾是你南宫平的妻子，不但你活着不能见人，死了不能见鬼，就连你师傅师兄，祖宗八代的人都被你丢光了，你对得起你的祖宗么？”

南宫平双拳紧握，牙关紧咬，霍然站了起来。

得意夫人只当这番话已将南宫平打动，大喜道：“去，快去！”她要南宫平先去闯开埋伏，然后她自己随之而入。

哪知南宫平呆了半晌，突又“噗”地坐在地上，得意夫人恨得咬牙切齿，在树林边转了几转，突又回手点了南宫平穴道，道：“走！那边去！”

南宫平已完全麻木了，她一指点来，竟也不知闪避。

她想到树林正面，埋伏必多，是以绕过一边，再穿林而入，截下梅吟雪。

她绕着树林走了半圈，只见一片黑岩，壁立而起，下面便是丛林，得意夫人微一思索，寻来两块火石，南宫平心头一凛，脱口道：“放火？”

得意夫人冷冷道：“不错，老娘烧光这一片树林，看她还有什么埋伏！”

要知她之所以迟迟不敢放火，便是因为生怕自己火攻梅吟雪，梅吟雪又何尝不能火攻自己，到那时全岛若是烧成一片荒地，两人岂非便要同归于尽。

但此刻她心中却已再无顾虑，当下寻来一些枯枝散叶，燃了起来，自山壁之上，抛了下去。

风急林燥，火势瞬即燃起，一股浓烟，冲天而上。

得意夫人哈哈笑道：“看你这次还有什么法子，除非……”

南宫平冷冷截口道：“她纵然本待多留半日，你放火一烧山林，她也要乘船走了，等到火势熄灭，你纵然进去，却已迟了。”

得意夫人心头一震，呆了半晌，突地放声狂笑道：“好好，大家一起死了，岂非干净……”左掌闪电般拍开了南宫平穴道，右掌急伸，将南宫平推下山岩，狂笑道：“冲呀！冲进去！……”

南宫平身形直冲而出，眼见便要落入烈火之中，便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手掌突地挽住了一块突出的山石，运气腾身，双足向后急扫，只听“砰”地一声，有如木石猛击，他右足已扫在得意夫人足跟胫骨之上。

得意夫人的狂笑未绝，放声惊呼一声，笔直滚下了山岩。

呼声尖锐、凄厉，历久不绝。

南宫平伸手一抹头上冷汗，凝目向下望去，只见得意夫人满身火星，自烈焰中一跃而起，发了狂似的向火势犹未燃起之处奔去。

哪知她方自狂奔十余丈远近，突又惊呼一声，扑面跌倒，接着，她身子便被一条巨藤倒悬而起，刹那之间，但见密叶之中箭如飞蝗，暴射而出，数十根树枝削成的木箭，竟有一半射在她身上。

南宫平瞑目暗叹一声，呆呆地怔了半晌，飞身朝来路奔回，放声大呼道：“吟雪，梅吟雪，她已中了你的埋伏，你看得见么？”

他心中犹存希望，梅吟雪方才若是在施欲擒故纵之计，此刻听了他的呼声，便该飞身奔出，但树林中却寂无应声，他自然再也不会想到，梅吟雪此刻已是昏迷不醒，放声呼唤了一阵，心头既是失望，又是悲愤，大喝一声，冲入树林。

他心情惶乱，竟又忘了这树林中处处俱是埋伏陷阱，入林未及一丈，他身子便已绊倒，只听“呼”地一声风声，一方巨石，自木叶中直落而下，砰然击在他后背之上，他再次喷出一口鲜血，当场晕绝过去。

海风强劲，火势越燃越大……

眼看不用多久时间，这无人的荒岛，就要变为一片火海，南宫平等三人，仍是昏迷不醒，而那闪耀的火焰，却有如无情的海浪，寸寸逼近，那凶猛的火舌，眼看在瞬息之间，便要将他三人吞没，他三人之间的恩怨、仇恨、情爱，在生前虽然纠结无已，但此刻却要随着他们的生命与躯体，永远埋葬于火窟之中……

长天一碧万里，海上波涛千重，一片斜帆，现于海天边处，这片帆颜色

非黄非白，竟是五色纷呈，七彩斑斓，仿佛是用无数块彩色锦缎拼凑而成，纵是航行海上多年的水手，也绝无一人见过如此奇异的风帆。

船上画栋雕梁，锦幔珠帘，富丽堂皇，眩人眼目，船上的船夫，身上穿的俱是片锦碎缎拼成的七彩锦衣，头上短发齐肩，仔细一看，竟然全都是女子，只是人人筋骨粗壮，身手矫健之处，比起一般大汉，犹胜三分。

一个短发健妇，叉手立在船舷边，突地放声呼道：“陆地！”

船舱中一个华服少年立刻自深重的珠帘中探身而出，一步掠到健妇身边。放眼望处，但见远处果然出现一片陆地的影子，双眉一展，挥手道：“转舵扬帆，全速前进！”船上健妇訇然应了。久航海上的水手，骤然见着陆地，心情自是十分兴奋。

珠帘中娇唤一声：“真的见着陆地了么？”

两位容光照人的明眸少女，自舱中并肩行出，一人浓装艳抹，身上穿的亦是七彩锦衣，头上青丝，高高挽起，环珮叮当，在风中不绝作响，看来有如初为人妇的新娘子一般。

另一人却是淡扫蛾眉，不施脂粉，更显窈窕。

这两人一清一艳，装束虽不同，但眉宇间却都有一种逼人的英气，只是那艳装少妇神色间喜气未消，那青衣少女目光中却含蕴着无限的幽怨与焦虑。

华服少年回首一笑，道：“不错，前面便是陆地！”

艳装少妇轻轻叹了口气，道：“但愿这就是那传说中的‘诸神岛’就好了，也省得我这位妹子整天担心，不到几天，也不知瘦了好多。”

华服少年道：“不但她心里着急，我……”语声未了，突见一股浓烟，自那岛上冲天而起，华服少年变色道：“岛上起火！”

艳装少妇道：“岛上既然有火，必定也有人迹，莫非这孤岛就是那‘诸神岛’所在之地么！”青衫少女柳眉一扬，冷漠的面容上，突地泛起了一阵激动的红晕之色。

华服少年扬臂喝道：“快，快，荒岛之上，火势蔓延极快，咱们定要在火势展开之前赶去，否则……否则……”

他心中似有一种不祥的预兆，但望了青衫少女一眼，便忍住没有说出口来。

大船顺风而驶，片刻间便驶到岸边，船未靠岸，华服少年、艳装少妇、青衫少女身子便已齐地一跃，有如三只凌波海燕般掠上了荒岛。

青衫少女神情最是焦急，脚尖一点岩石，便沿着火林飞掠而去。

华服少年、艳装少妇身形一展，跃上了一道危岩，放声大呼道：“岛上可有人么？”余音袅袅，消失在烈火燃烧的“哔剥”声中，但岛上却一无回应。

艳装少妇双眉一皱，道：“岛上若是有人，怎地无人回应，看来……”

语声未了，华服少年突地大喝一声：“你看，那边是什么？”

艳装少妇顺着他的手指望去，只见漫天火焰中，荒林里竟似有一条凌空摇曳的人影。两人对望一眼，华服少年蓦然脱下了长衫，包在头上，艳装少妇变色道：“危险，你……”

华服少年轻轻拍了拍手掌，微笑道：“我一生有哪次怕过危险，天下又有什么危险能伤得到我！”

他虽是微笑而言，但语气中却充满了豪气和自信。

艳装少妇轻轻一叹，道，“去吧，小心些……”

华服少年反腕自腰间撤下了一柄软杆银枪，震腕一抖，挽起了一片银芒、朵朵枪花，他矫健的身形便已乘势跃下岩石，投入火林！

但见一团银光，自火焰中穿林而入，艳装少妇满面关怀，凝注着他的身形。

华服少年扫目望处，只见一株巨树之上，竟然倒系着一个奇丑的妇人，身上鲜血淋漓，乱发长长挂了下来，发上已沾着几点火星，他若是迟来一步，这妇人便要烧成焦木。

他不暇思索，脚尖一点，刺断了悬人的粗藤，引臂接过了这妇人的身子，再次以银芒护体，飞身而出，“嗖”地窜上岩石。

艳装少妇双掌倏然拍出，为他拍灭身上几点火星，长长松了口气，道：“没有烧着你么？”

华服少年哈哈大笑道：“就凭这样的火势，也能烧得着我？”

艳装少妇展颜娇笑道：“你瞧你，总是这副天不怕地不怕的脾气，几时真该让你吃些亏才好！”语气虽似娇嗔，其实却充满了爱悦，秋波一转；又道：“这女人是谁？怎么生得这副样子！”

华服少年道：“不管此人是谁，岛上既然有人，就不会只有她一个，否则她难道是自己将自己吊在树枝上的么？”

艳装少妇道：“能问问她就好了，不知她已经死了没有？”

华服少年审视半晌，道：“虽然未死，也差不多了……”

语犹未了，突听那青衫少女的呼声遥遥传来，呼道：“在这里，南宫平，他……他真的在这里！”

华服少年、艳装少妇身子同时一震，大喜道：“她果然找着他了！”

说话之间，两人已如飞向呼声传来的方向飞掠而去，奔行了数十丈，只见那青衫少女怀里抱着一人，坐在一块突起的岩石上，面上又有喜色，又有泪珠，惶声呼道：“快来，他受了伤！”

华服少年、艳装少妇又是一惊，齐地脱口道：“伤得重么？”

青衫少女道：“伤得很重，幸好只是外伤，我已喂了他几粒丹药……”

华服少年道：“我来替他疗伤！”放下那长发丑妇——得意夫人的身子，两掌按住了南宫平的前胸，以内功来助南宫平活血通脉，发散药力。

艳装少妇掏出一块罗巾，擦了擦那青衫少女面上的泪珠，叹着气道：“傻妹子，人都寻到了，还哭什么？”

青衫少女道：“我……我不哭，我太……太高兴了！”

说是不哭，眼泪还是一粒粒地往下直落。

过了盞茶时分，那华服少年头上已是满头大汗，但南宫平却已悠然醒来，目光一转，望着面前的三张面孔，刹那之间，他只觉一阵强烈的悲哀与惊喜一起涌上了心头，几乎以为自己是在做梦。

青衫少女秋波一触南宫平的目光，身子便不禁为之颤抖起来，垂下了头，轻轻放开了紧抱着南宫平的手掌，晶莹的眼波中泛出了喜悦与娇羞。

南宫平缓缓抬起手来，覆在华服少年的手掌上，惨然笑道：“狄兄，一别经年，小弟今日能重见兄台，似已仿佛隔世了。”

华服少年仰面笑道：“普天之下，又有谁能杀得死你我兄弟，我与你离别之时，便已算定了你我必有重逢之日。”

华服少年仰面而笑，只因他不愿被人见到他目中的泪光，屡经巨变，故

人终又重逢，就凭这一份重逢的感慨与喜悦，已足以令铁石男儿泛出泪珠。

一时之间，南宫平百感交急，唏嘘不已，也不知该说什么？

艳装少妇目光一扫瞥见青衫少女面上已露出了幽怨和失望的神色，她眼波转处，突地冷笑道：“南宫平，叶姑娘辛辛苦苦，千山万水地寻找于你，救了你的性命，你难道没有看到她么？”

南宫平怔了一怔，目光转向青衫少女，讷讷道：“叶姑娘，在下……在下……”

青衫少女强颜一笑，幽幽道：“你伤势未好，还是不要多说话的好！”

南宫平心情一阵激动，长长叹息道：“叶姑娘，在下真不知该如何报答于你！”

华服少年大笑道：“你们这种交情，还说什么报答的话，来来来，南宫兄，待小弟为你引见一人。”

南宫平望了那艳装少妇一眼，讷讷道：“这位……这位……”

华服少年纵声笑道：“这位新娘子，就是你的弟妇，小弟的妻子……”

南宫平又自一怔，大喜道：“狄兄，小弟真没有想到狄兄已成亲了，当真是可喜可贺。”

原来这华服少年便是狄扬，青衫少女却是叶曼青。

只听狄扬大笑道：“小弟别的虽比不上你，但结婚却比你快了一步，你若不甘后人，也该快快成亲才是。”有意无意间，望了叶曼青一眼，回转目光，却见到南宫平脸色竟突地变得十分悲哀沉重，诧声道：“今日你我重逢，原该高兴才是，怎地……”

南宫平惨然一笑，道：“今生今世，小弟再也不敢结婚了。”

狄扬呆了一呆，瞬即大笑道：“大丈夫死且不怕，还怕成亲么？”

南宫平缓缓叹道：“只因小弟已经……已经早已成过亲了！”

叶曼青身子一震，狄扬、艳装少妇对望一眼，面色大变，过了半晌，狄扬方自强笑道：“噢……噢……恭喜南宫兄，大嫂在哪里，怎地……”

南宫平缓缓道：“她么……她……”突觉满腔悲愤，不可抑止，放声狂笑道：“她已掷还了我给她的盟定之物，她已对我恨入切骨，她从此不愿见我，我也从此不愿再见她了！”

且说梅吟雪晕迷之间，只觉全身奇热难挡，霍然张开眼，但见四下林木几乎已变为一片火海！

她大惊之下翻身跃起，咬牙骂着自己：“梅吟雪呀梅吟雪，你怎会晕了，南宫平若是受到一丝伤害，你还能活在世上么？”

她心头又急又痛，反来复去，到处都是南宫平的影子。

她一切都能牺牲，一切都能忍受，只要能永远伴着南宫平，她就是自己断去双手双足，她脸上还会有幸福的微笑。

她一心思念着南宫平的安危，飞奔绕出了火林，方待放声呼唤，哪知就在这刹那之间，她目光一动，突然发觉远处一块高高的岩石上，竟有许多人影，而她正痛切关心着的南宫平，此刻正安然躺在另一个女子的怀抱里。

她认得这女子便是叶曼青，刹那之间她只觉心上一阵剧痛，骤然缩回身子，隐藏了自己。

南宫平与狄扬的对话，她字字句句都听在耳里，听到最后两句：“……她从此不愿见我，我也从此不愿再见她了！”她只觉喉头一甜，心如刀割，暗问苍天：“苍天呀苍天，我究竟犯了什么过错，要让我受到如此报应，忍

受这些痛苦？”

只见南宫平狂笑不绝，狄扬等三人一起愣在当地。艳装少妇又冷冷道：“那女子既然对你如此无情，你还苦苦思念于她作甚？”

南宫平笑声突顿，垂首道，“我再也不会思念她了……”

艳装少妇大笑道：“你若不思念于她，就该对我这叶家妹子亲热一些，你可要知道，她为你受了多少罪，吃了多少苦？”

南宫平长叹一声，喃喃道：“我知道……我怎会不知道……”

狄扬笑道：“你知道就好，回到中原后，你却不可再辜负她了。”

南宫平唯有垂首叹息，默然无语。

听到这里，梅吟雪更是柔肠寸断，欲哭无泪，放眼望处，只见南宫平与叶曼青互相依偎，相对无语，当真是一对璧人，而自己却是满身褴褛，渐已憔悴，她如此受苦，为的全都是南宫平，但世上又有几人知道。

她目中不禁流下数行清泪，暗自忖道：“我在世上已有‘冷血’之名，我做的事，再也不会得到别人谅解，甚至他……他如今都说出这样的话来，而叶曼青却和他正是门当户对，俱是名门子弟，他俩人若是结成夫妇，武林中人定必甚是羡慕喜悦，而我呢……我又何苦插在他俩人之间，做他们的绊脚石呢？”

要知她对南宫平的痴情已到了极处，什么事都只知为南宫平着想，浑忘了自己，她心里只知要南宫平幸福，宁可自己孤独地忍受痛苦。

一念至此，她咬了咬牙，悄然转身，暗中默祷：“小平，但愿你能……幸福……”泪流满面，飞身而退。

她飞身掠入一处洞窟，洞窟中有几件简陋的木制桌椅，几件粗糙的木钵，还有些自船上取下的零星之物，日用器具。

就在这里，她曾经度过一连串凄苦寂寞的岁月，但是她却没有一刻忘记南宫平。

就在这里，她不知流过多少眼泪，但那时她心中还有希望，而此刻她却已完全绝望了。

外面火势更大，她没有停留，便向洞窟深处奔去，只因离岛的一切需要，她都早已准备好了，穿过一条阴森黝黯的山隙，外面是一处山口，四面高岩，中间一片浅滩，浅滩上平铺着数十根光滑的树木，那艘海船，便架在这片树木之上。

这便是她费了千辛万苦修船的地方，为了修船，她莹玉般的手掌已不知生出了多少厚茧。

她飞身撤去了船身两旁的支架，然后扯开捆着树木的枯藤。

那数十根的树木，就一直往下滚动了起来，只听一阵隆隆之声，船身随着滚动的树木，落入海中，浮了起来。

梅吟雪一跃上船，扬起布帆，她孤独的来，此刻又孤独的去，来时她没有带来什么，去时却带去了满心悲楚，满腹辛酸，满腔痛泪……

此时南宫平已能站起身来，但终是还要狄扬搀扶着他的手臂。

他也已知道那艳装少妇便是“幽灵群丐”中“穷魂”依风之妹，“艳魄”依露。

原来那日“艳魄”依露将狄扬连夜带回关外的“狱下之狱”，狄扬毒势虽重，但有道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依露终于将他救活，狄扬感激她的真心和恩情，便在“狱下之狱”里，和她结成了连理。

但狄扬侠骨热肠，却不愿久居关外，更思念着关内的朋友，而依露久居关外，也想看一看江南的旖旎风光、风流文采。

于是两人连袂入关，却在太湖之滨，遇见了满怀幽怨、临风独泣的叶曼青。

狄扬本与叶曼青有旧，他为人最是热情，见到叶曼青伤心，便一心想寻着南宫平。哪知此刻江湖风传，南宫平已扬帆出海，所要去的地方，竟是武林中最神秘之处“诸神殿”！

他三人再三商议，决定要买舟出海。“幽灵群丐”名虽为丐，却甚是富豪，“穷魂”依风心爱幼妹，添妆之资，自然极多，他三人俱是热血少年，说做就做，当下便买了艘豪华的海船，“艳魄”依露更是少年心情，竟在海船上缀了她自己的标帜。

但海上经年，一无所获，他三人又是失望，又是焦急，哪知那一股浓烟，却为他们指出了南宫平的讯息。

他们三言两语，简略地将一切经过俱都告诉了南宫平，只是狄扬不愿触及南宫平的伤心之处，是以没有问起南宫平这年来的奇遇。

他只是扶起南宫平，笑着道：“此岛已不可久留，海上生活也早已使我厌倦，还是快些上船，回家去吧！”

语声未了，只听身后一声呻吟，依露笑道：“你们忘了这里还有一个人呢！‘幽灵群丐’虽然又穷又丑，倒真还没有比得上这女子的。”

南宫平心头一震，回首望去，道：“她……她竟然还没有死……”

狄扬见到南宫平居然微微变色，心下大是诧异，脱口问道：“此人是谁？是敌是友？”

南宫平恨声道：“她害我三次，又救我一命，只是……只是我宁愿一死，也不愿被她救活。”

依露皱眉道：“她到底是谁？”

南宫平道：“得意夫人！”

狄扬、叶曼青齐地一怔！“艳魄”依露久居关外，却未曾听说过“得意夫人”的名字，忍不住笑道：“我看她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得意’之处，更没有半分像是‘夫人’的样子，为什么竟然会叫做‘得意夫人’呢？”

狄扬也不回答，只管叹气道：“幸好她已死了九成，实已回天乏术，否则……唉，我真不知道该不该将她救活。”

要知见死不救，本是侠义道中之忌，但救了恶人，却岂非等于害了善人，是以他见到得意夫人实已无救，心里倒不觉有些放心。

哪知他话声方了，得意夫人竟已缓缓张开眼来，目光四下一扫，道：“南宫平，梅吟雪……梅吟雪，她在哪里？”

南宫平咬紧牙关，闭口不语，狄扬、叶曼青齐地望了他一眼，恍然忖道：“原来梅吟雪也在岛上。”四只眼睛忍不住搜寻起来，要看梅吟雪是否真在这里。

得意夫人得不到他们的答复，不禁黯然叹息一声，道：“我一生横行江湖，一生中不知骗倒过多少英雄豪杰、大奸巨恶，想不到今日竟被这样一个小女子骗倒，梅吟雪呀梅吟雪，我总算服了你！”

她此刻说话已甚是吃力，但回光返照，竟一口气说到这里，方自闭起眼睛，喘了阵气。

“艳魄”依露冷笑道：“骗人者恒骗之，你骗过别人，别人骗骗你又有

何稀奇？”

得意大人眼帘霍然一张，怒道：“你是什么东西，也敢在老娘面前得意。”

依露咯咯笑道：“你既不能得意，我得意得意有什么关系？”

得意夫人怒道：“她虽然骗过了我，但我在跃下山岩那一刹那里，便已看出了她的诡计。她故意装成对南宫平冷淡无情，其实不过只是想骗过老娘，等到老娘中计被擒，她再出来与南宫平相会。”

南宫平神色大变，狄扬皱眉道，“只怕你猜错了吧？”

得意夫人冷笑道：“老娘怎会猜错，她腹中有几根肠子，老娘都已摸得清清楚楚……”

她喘了口气，立刻接过：“她明知老娘万万不会加害南宫平，是以才敢诸多张致，以她那样的脾气，她若是真的已对南宫平绝情绝义，一见南宫平之面，便会绝袂而去，绝对不肯再多说话，她若是真的对南宫平怀恨在心，一见南宫平之面，拼命也要将南宫平杀死，更不会将南宫平留在这里！”

南宫平想到梅吟雪的生性，听了得意夫人的言语，身子不禁微微颤抖起来，流泪道：“错了……错了……”

得意夫人道：“谁错了，谁若说我说错了，便是他根本不知道那贱人的脾气……”

南宫平颤声道：“吟雪……我错怪了你……我错怪了你……我错怪了你……”

得意夫人怔了一怔，道，“你……你……呆子，难道还不知道？”

南宫平泪流满面，有如呆了。

得意夫人切齿道：“我何必告诉你……让你恨死她岂非最好……”

语声未了，突地放声狂笑起来，嘶声笑道：“梅吟雪……好妹子……你再也想不到吧，普天之下，竟只有我一人是你的知己……”

狂笑声中，这武林中的一代妖姬，突地双眼一翻，全身抽搐，结束了她充满罪恶的一生。

她虽死了，但是她那讥讽而得意的笑声，却仿佛仍然回荡在众人耳畔……

众人面面相觑，谁也说不出来，良久良久，叶曼青垂首道：“她是对的……对的……”

南宫平突地大喝一声，挣脱了狄扬的手掌，嘶声道：“她一定还在这里……”脚步踉跄，竟要向火林中奔去。

狄扬大惊，一把抓住了他的臂膀，南宫平嘶声道：“放开我，我一定要找着她……”

依露目光一转，道：“她若还在岛上，怎地不出来见你。”

叶曼青幽幽长叹一声，道：“她必定又遇着什么变故……”

依露嘟了嘟嘴，心中暗气，忖道：“我是帮你说话，你倒帮她说起话来了，真是个呆头鹅。”要知她与梅吟雪素不相识，自然一心想帮着叶曼青和南宫平结为连理，只因叶曼青的痛苦相思，她都是亲眼看到的。

南宫平望着满林烈焰，颤声道：“变故……变故……”树林已成了一片火海，他还是想冲进去。

突地一个锦衣健妇飞步而来，满头汗珠，大声道：“姑爷、姑娘，出路也要被烈火封死了，再不离岛，就来不及了。”

狄扬面色凝重，沉声道，“站在一边，不要多话。”

那锦衣健妇应了，却仍咕嘟着道，“别人都乘船走了，姑娘你……”

狄扬面色一变，脱口道：“谁乘船走了？你看到了什么？”

锦衣健妇道：“方才我爬到船桅上，本想看看这岛上的光景，哪知只看到岛的那边，驶出一条大船，这岛上却全被烈火掩住……”

狄扬变色截口道：“船上是什么人？你可看清楚了么？”

锦衣健妇道：“那艘船顺风而驶，一会儿就走得远远的，连船都看不清，船上的人，怎看得清，我惦记姑娘，忍不住跑了上来。”

狄扬、依露、叶曼青三人面面相觑，心中不约而同的暗忖道：“梅吟雪走了！”六道目光一起望向南宫平，只见他面如死灰，木立当地，身子摇了两摇，竟又张口喷出一口鲜血，晕厥过去。

狄扬拦腰抱起了他，长叹道：“走吧！”

叶曼青望了望得意夫人的尸身，竟也将尸身抱了起来。

依露皱眉道：“脏死了，你抱她作甚？”

叶曼青叹道：“将她抛入海里，好歹也让她落个全尸！”

众人谁也不愿在这荒岛上多留一刻，齐地展动身形，掠到岩边，直到他们上船之后，仍没有人愿意回头望上一眼。

海船扬帆而驶，片刻间便远离了这孤独的海岛，海岛上烈火仍炽，却也没有人再去关心它了。

叶曼青点起三柱绵香，香烟缭绕中，她将得意夫人的尸身裹上白绫，抛入海里，暗中叹息自语：“多谢你救过南宫平一次，让我还能见着他，但愿你鬼魂能永远在海底安息。”

水花四溅，尸体沉没，叶曼青垂首走向船舱，狄扬夫妇正在照料着南宫平的伤势。

南宫平终于渐渐痊愈，这艘船却在海上四下搜寻，一来是希望能看到梅吟雪的船影，再来却期冀能发现龙布诗和南宫永乐的下落，这两个老人恩怨纠缠一生，却只到最后，才彼此说明，苍天若教他两人死在一起，岂非作弄世人太过。

船行一月，方自回航，南宫平已换上一身重孝，终日不言不语，别人说话，他也仿佛没有听到！

狄扬等三人自是忧心如焚，却也无法可施，只有在暗中希望时间能冲淡他的痛苦和悲哀。

船入近海，往来船只，便多了起来，别人见了如此奇怪的帆船，都忍不住多看几眼，但却以为这艘船有些古怪，是以谁也不敢驶近，远远看上几眼，立刻就转舵而驶。

狄扬测量方向，估量行程，知道毋用多久，便可靠岸，心情不觉有些欢畅起来，这一日正值月圆，海上明月千里，他备好一些酒菜，摆在船头，饮酒赏月，南宫平眼睛望着月亮，口里喝着烈酒，却仍是一语不发，有如老僧人一般。

依露忍不住轻叹一声，道：“南宫兄，我实在佩服你，三十多天来，你一言不发，若换了我，三天不说话就要疯了！”

南宫平不望她一眼，年余的幽居，使得他学会了世上最难学的本领——沉默，只是将痛苦隐藏在沉默里，痛苦却更加深邃。

狄扬哈哈一笑，道：“妹子，我说你倒真该学学南宫兄才是。”

依露娇嗔道：“怎么，我说话难道说得太多了么？”

狄扬嘻嘻笑道：“不多不多……你睡觉的时候……你睡觉的时候，的确

说话不多，但醒来的时候……”嘻嘻一笑，住口不语。

依露自然娇嗔不依，他两人打情骂俏，为的不过只是要散一散别人的心，哪知南宫平面上再无一丝笑容。

叶曼青看到别人夫妻的恩爱，想到自己身世的孤苦，更是满心酸楚，愁眉不展。

狄扬见到他两人的神情，哪里还笑得出来，暗暗叹息一声，极目四望，银色的月光下，竟有一面白帆，迎面而来。

两船迎面而驶，越来越近，那艘船非但没有退避之意，而且还仿佛是专门为了他们这艘船来的。

狄扬心中大是惊奇，喃喃道：“这难道是艘海盗船么，否则……！”

依露展颜笑道：“我倒真希望有条海盗船来，好歹也可以热闹一阵，这些天真闷死了。”

狄扬目注前方，片刻间那艘船已到近前，船头卓立着一条蓝衣汉子，手里展动着一条白巾，大呼：“来船上可是狄扬公子贤伉俪么？在下有事奉访，请落帆相会！”

狄扬双眉一皱，大奇道：“我们船还未到，此人怎会知道我在船上。”

思忖之间，依露却已扬声呼道：“不错，朋友是谁，有何见教？”

对面船上，已落下帆来，船行立缓，船头的长衫汉子摇手道：“但请落帆，在下这就过来。”

狄扬心念数转，挥手道：“落帆，打桨，定舵，减速！”四下哄然应了，“砰”的一声落下了船帆，般渐行渐缓，渐缓渐近。

那长衫汉子腾身一跃，“砰”地落到船头，目光四扫，凝神盯了南宫平几眼。

狄扬双眉一皱，厉声道：“狄某与朋友素不相识，朋友怎会知道狄某在这船上？”

长衫汉子微微一笑，目光霍然自南宫平身上收回，躬身道：“狄公子贤伉俪置棹泛海，武林中早已轰传，公子你这面七色锦帆还在百里之外时，岸上的武林朋友便知道公子泛海归来，在下见到这面锦帆，还会不知道狄公子贤伉俪的侠驾在这船上？”言语便捷，目光敏锐，竟仿佛又是“万里流香”任风萍一流人物。

狄扬冷“哼”一声，沉声道：“朋友如此注意在下夫妻，是为什么？”

长衫汉子微微一笑，也不回话，双掌“啪”的互击一下，那艘船上，立刻悬起了十数根竹竿，竿头钓着竹篮，隔送了过来，长衫汉子躬身笑道：“我家主人知道狄公子伉俪久泛海上，饮食难免欠缺，是以特地命在下兼程送来一些鲜肉蔬菜，为狄公子伉俪换一换口味。”

狄扬沉声道：“你家主人是谁？”

依露轻轻一笑，接口道：“他倒真孝顺得很。”

长衫汉子满面笑容，第二句话他只当没有听到，笑道：“在下主人在岸边恭候两位侠驾，两位一见便知道了。”倒退几步，躬身一礼，转身掠回他自己的船上。

狄扬朗声道：“朋友你着不说出你家主人的名姓，这礼物狄某万万不能收的。”

长衫汉子仍是满面笑容，道：“公子一见便知，我家主人只是令我传语公子，故人无恙归来，他实在高兴得很。”

那船上船夫身手甚是精熟，就只这几句活工夫，便已转舵驶开。

狄扬低叱道：“追！”心念转处，突又叹道：“不追也罢。”

依露笑道：“对了，人家孝顺的东西，你推也推不掉的，追他做什么？”

打开那十几只竹篮，篮中果然都是些鲜肉蔬菜，依露叹了口气，道：“可惜……”突地举起篮子，将十余篮鲜肉蔬果都抛入海中。

狄扬展颜突道：“我只当你嘴馋起来，就舍不得丢了！”

依露笑道：“我就馋成这副样子么？我倒要你猜猜，他那主人究竟是谁？是敌是友？”

狄扬道：“也许是敌，也许是友，说不定……”

依露截口笑道：“说不定还是个千娇百媚的大美人呢，是吗？”

狄扬笑道：“说不定又是什么帮帮主的妹子看中了，特地送些东西，来拍我的马屁。”

依露顿足笑道：“你要死了，叶家妹子，快帮我来撕他这张油嘴。”

这夫妻两人俱是一般生性，无论说什么严重之事，却不肯板起面孔说话，心里纵然有千百件心事，面上仍是嘻皮笑脸。

此刻他两人面上虽仍在打情骂俏，其实心中都是惊异交集，只因这长衫汉子虽然满面笑容，但在笑容后隐藏的来意是善是恶，却实令人难测。

他两人计议了一夜，除了静观待变，也研究不出什么计策！

哪知第二日清晨，他两人方自立在船头，却竟然又有一片风帆迎面驶来，狄扬沉声道：“昨夜那长衫汉子，今日若再上到这艘船上，嘿嘿！他就要来得去不得了。”

依露轻笑道：“好一个来得去不得。”

两艘船又自驶近，狄扬不等那边说话，便已落帆、定舵，立在船头，朗声笑道：“朋友你来得倒早，请过来这边说话！”

那边船上果然遥遥呼道：“来的可是狄扬狄公子贤伉俪么？”

狄扬仰天笑道：“除了我夫妇，海上船只，还有谁会用这七色锦帆，朋友，你岂非问得多余了。”

风重舟轻，瞬息间两舟相近，只见对面船头，亦卓立一条长衫大汉，但却绝非昨日寒暄送礼的长衫人。

这长衫大汉神情更是恭敬，送的礼也更见丰盛，狄扬口中不语，心中却大是奇怪，只听依露已忍不住问道，“昨日方蒙厚赠，今日又送礼来，你家的帮主，也未免太客气了些。”

长衫大汉愣了一愣，赔笑道：“敝帮今日才得到狄大侠贤伉俪重转中原的消息，便即刻赶来了。”

依露道：“昨日不是你们么？”

长衫大汉摇头沉吟，依露道：“你家帮主是谁，可以说出来么？”

长衫大汉道：“贤伉俪一到岸上，便知道了。”竟也不肯说出帮主的姓名，匆匆离船而去。

狄扬夫妇面面相觑，心里更是奇怪，依露笑道：“这算做什么？常言道君子不受非来之物，我们虽然不是君子，但这些没有来历的东西，还是吃不得的。”照样将这礼物全都抛入海中。

他夫妇二人，想来想去，也想不出这些送礼的人究竟是谁，为什么要送来这些礼物，却又偏偏不肯说出姓名来历。

哪知未过多久，竟又来了一艘江船，送来了许多新鲜的蔬果，送礼的人，

也是身穿长衫、故作斯文的江湖豪士。送完了礼，也是躬身一礼，匆匆而去，绝不肯透露一点姓名来历。

由清晨到下午，一共来了四批送礼的人，一个比一个客气，送的礼也一个比一个丰盛，但却也没有一人肯说出自己的来历，几乎都是异口同声他说：“贤伥伥到了岸上，便知道了，小的不敢多嘴！”除此之外，什么都不肯说了。

最怪的是，这些人和狄扬夫妇俱是素不相识，而且彼此之间，也没有来往，仿佛分别代表着五个门派，要拉拢狄扬夫妇。

依露心中又是奇怪，又是好笑，娇笑道：“看来我们竟仿佛是香宝宝了，人人都要拉拢我们。”

狄扬皱眉道：“我们与武林帮派，素无交往，他们如此大献殷情，只怕没有什么好事。”

依露道：“可会有什么坏事呢？”

狄扬沉声道：“令人难测。”

依露道：“这些本都出于常理之外，自然令人难测，我看你也不必费神去想了，反正一到岸上，就会知道。”

狄扬叹道：“上岸后才知道，只怕已来不及了。”

依露笑道：“你若是不敢上岸，那么我们就索性永远飘流在海上，做两对海上仙侣。”回首向叶曼青一笑道，“妹子，你说好么？”

时曼青面颊一红，转首望向窗外，南宫平仍是木然坐在椅上，仿佛世上无论发生任何事，都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似的。

过了许久，叶曼青突然沉声道：“此事还有个奇怪之处，你们都没有想到。”

依露笑道：“什么奇怪的事？”

叶曼青道：“连昨日送礼的五拨人，个个身手都十分矫健，但只不过是他们帮派中的执事弟子，由此可见，这五个帮派实力都不弱，但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江湖中有这样的五个帮派。”

狄扬道：“或者并非江湖派门，而是武林宗派。”

叶曼青略一沉默，摇头道：“不可能的，武林中自成一家的宗派，必定自恃身份，不会故意做出这样神秘的样子。”

狄扬皱眉道：“或是近年来，江湖中又有新的帮派崛起，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而已。”

叶曼青道：“一年之间，江湖中竟会崛起五个实力强盛的帮派，岂非更会令人奇怪么？”

突听依露轻轻一笑道：“已将靠岸了，事情立刻便知分晓，你们还猜什么？”

狄扬、叶曼青一起步出船舱，定睛望去，只见前面果已现出一片灰蒙蒙的陆地影子，衬着满天绚丽的夕阳，显得更是突出。

飘流海外经年的人，骤然见着家乡的陆地时，那种奇妙的兴奋感觉，的确令人难以描述。

狄扬等人只觉心头热血奔腾，把方才心里还在奇怪的事都忘了。

那些强壮的船娘，精神亦是为之大振，操作得更是卖力。

不到盍茶时分，陆地的轮廓，已变得极其清晰，海面上的渔船，方自辛劳了一口，此刻齐声高歌着渔歌晚唱，扬帆归去，准备去享受一日的丰收。

有些胆大的渔夫，见到这艘奇异的海船，都不免划到近前，来看个仔细。

漫天夕阳中，点缀着朵朵云帆，海风轻拂中，弥漫着渔歌晚唱——

这种壮丽而奇妙的景色，在久别家园的游子眼中，更有一种无比的亲切。

狄扬长叹一声，转目望去，只见依露眼中，已泛起了晶莹的泪光，她竟被这种震撼人心的美，感动得流下泪来。

两人目光相对，依露嫣然一笑，哽咽着道：“回到家后，我再也不愿出来了。”

狄扬轻轻握住了她的纤手，轻轻地发出一声幸福的叹息。

叶曼青感到他们的幸福，也感到自己的孤单，但觉有一阵不可抑止的悲哀涌上心头，一双秋波中，也不禁沾满了晶莹的泪珠。

自泪光中望过去，南宫平木然立在舱门，遥视着漫天夕阳，他在想什么？他在想什么——

突听一个船娘在身后笑道：“船未靠岸，送礼的人已有那么多，船靠了岸，在岸上迎接的人更不知有多少了。”

得意的笑声，象征着她也分享了一份主人的光荣。

狄扬面色突地变得十分凝重，依露笑道：“你又多想些什么？就凭我们几个人，难道还怕被人吃了不成？”

海船靠岸，岸上果然站着一群迎接的人，凝目一望，这些人竟然都是女子。

依露皱眉奇道：“这是怎么回事，难道那五帮的帮主，真都有一个妹妹要嫁给你么？”

狄扬忍不住失声一笑，却见岸上的女子，竟都挥手欢呼起来。

依露面上半分笑容也没有了，冷“哼”一声，道：“想不到你交游倒广阔得很，才出海没多久，就有这许多女人来欢迎你回来。”

狄扬忍不住笑道：“说不定是南宫平的朋友呢？”

依露道：“人家才不像你……”

话声未了，只见十数艘渔船靠岸后，船上的渔夫，便与岸上的女人拥抱在一起。要知海边礼教之防，远不如中原江南之重，是以男女间真情流露时，也没有什么太多顾忌。

狄扬哈哈大笑道：“好个会吃醋的婆娘，你看清楚了没有，人家是在等候出海捕鱼的丈夫，不是来欢迎我的。”

叶曼青纵有满心幽怨，此刻也忍不住“噗哧”笑出声来。

依露面颊微红，轻轻拍了狄扬一掌，道：“你还以为我是真的吃醋么，我只不过看到叶妹妹愁眉不展的，想逗她笑一笑而已。”

狄扬大笑道：“你嘴里这样说，其实心里是真的在吃醋的。”

只见渔舟都已靠岸，辛劳的渔夫，提着一天的收获，携儿带女，随着深铜色皮肤的健康妻子，回家去享受晚间的欢乐。

刹那间，岸上的人竟走得干干净净，一个不留。

狄扬大奇道：“送礼的人不来接船，这倒怪了。”

叶曼青道：“这其中到底有什么玄虚，连我也想不出来。”

依露道，“管他什么玄虚，事到临头，自会知道，我们先弄清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再说。”

四人一起上岸，只见这海市居然甚是繁荣，街道也甚是整齐，询问之下，才知道便是浙江名城乐清，距离他们出海地三门湾并不甚远，当下便要寻地

方投店打尖，琐碎之事自有许多，不必细说。

哪知他们到了这陌生的地方、陌生的客栈后，突地发现，客栈中的掌柜和店伙，竟仿佛对他们极为熟悉。狄扬一入店门，掌柜店伙便一拥而上，恭敬地道：“狄客官远来辛苦了。”

狄扬皱眉道：“你怎会知道我的姓名？”

掌柜的神秘一笑，不答所问：“小店中有五个跨院，俱都十分清爽，早已打扫过了，专等狄客官来到。”

依露道：“你们这大的店，难道没有别的生意么？我们只要两个院子就够了。”

掌柜的笑道：“小号虽不大，但在这附近几百里地内，却找不出第二家来。平日客人川流不息，但今日专等狄客官一家。”

狄扬心念一动，问道：“你一个跨院有多少间屋？”

掌柜的道：“每间跨院，都有十多间屋，不瞒客官，小店所占的地方，比皇宫也差不了多少。”

依露道：“这么大的院子，一个就够了，何必五个，咱们又不是海盗，又没有发财。”

掌柜的笑道：“原来客官还不知道么，今天来了五位英雄，每位订下了一个院子，都是为狄爷准备的，他们付了加倍的钱，逼着小的赶走原有的客人。小的方才还在奇怪，狄爷只有一家人，到底是住哪个院子好呢？”

狄扬夫妇对望一眼，依露道：“订房的人，可有留下话么？”

掌柜接口道：“只留下银子，没有留话。”

狄扬道：“可留下姓名？”

依露接口道：“自然不会了……掌柜的，我只望你将他留下的银子，拿来给我瞧瞧。”

那掌柜的微微一愕，终于不敢违抗，狄扬却忍不住问道：“那银子有什么可看之处？”

依露笑道：“这个你就不懂了，无论是从银子或是银票上。都可以看出一些他们的来历。只因为各地的银票，都造得有些不同，从这上面，至少可以看出他们是来自何处，假如是银条，就更容易看了。”

狄扬叹道：“想不到你懂得比我还多。”

他却不知道“幽灵丐帮”雄踞边外，专劫不义之财，来自各地的银子，他们都照抢不误。“艳魄”依露家学渊源，有关这一门的知识，自是丰富得很。

不到片刻，那掌柜的便捧出一具银箱，箱子里又有银子，又有银票，依露首先取出一锭银铤。

只见这银铤十两一锭，铸得甚是粗糙，但银子成色却是十足十足的。

她随意看了一眼便毫不迟疑他说道：“这银子必定是来自青、康、藏等边外之地，奇怪的是，那边又会有什么帮派来到此间呢？”

再取出四张银票，数额俱是不少，只有第一张乃是“汇丰”的票号，这种银票流通各地，连依露也看不出端倪，只得放下了。

第二张银票乃是蜀中所出，第三张银票却是在江南一带通常可见的。

依露叹道：“蜀中、江南都有人来，他们不远千里而来，是为的什么？我越看越糊涂了。”

俯首望去，只见那第四张银票，票面最是奇特，竟画着一圈黑、红两色

的花边。

狄扬、叶曼青目光动处，齐地一怔，“艳魄”依露亦面色微变，突见一只手伸来，抢去了她手中的那张奇特的银票。

始终木然不语的南官平，见到这张银票，面色突地变为惨白，一手抢了过来，目光直视在上面，只因为这张银票，本是“南宫世家”所有之物。

狄扬强笑一声，道：“想不到这些人手里有‘南宫世家’的银票！”心里大为奇怪，再也想不出，哪一帮会持有此物。

南官平面色铁青，一字字沉声道：“这银票是谁拿来的？”

那掌柜的见了他的神色则已骇得呆了，讷讷道：“是……是第二位……”

南官平截口道：“他订的房间在哪里？”

掌柜的颤声道：“小的带路……”

南官平随手将银票抛入箱里，沉声道：“走！”

掌柜的抱起银匣，踉跄而行，穿过一道走廊，开开一扇圆门，只见门中一座院落，居然也有些山石花木，果然比别家客栈大不相同。掌柜的赔笑道：“客官可要在这里歇下么？”

南官平冷冷道：“不错！”当先走入了厅房，“噗”地坐到地上，又呆呆地出起神来。

大家见了他的神色，谁也不敢对他说话，当下收拾行装。方自准备安歇，突听店门外一阵喧哗，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奔行而过。

狄扬、依露俱都好奇心重，忍不住走了出来，只见店外的长街上，人群骚乱，无论男女老少，手里都提着一些竹篮木桶，欢呼着奔向海岸那边。有的老年人脚步踉跄，却都全力狂奔，店里的伙计虽不敢随之奔去，但一个个面上俱都露出了跃跃欲试之色。

狄扬夫妇心中都不禁为之大奇，夫妇两人对望了一眼，两人心意相通，一起放开了脚步，随着人潮奔向海岸。

星光之下，只见海岸上更是挤满人群，不住地欢呼、争夺、嘻笑，有的青年男子早已脱下衣衫跃下海里。

狄扬道：“你留在这里，我去看看。”

依露道：“我为什么要留在这里！”两人一起拥入人群，目光转处，面色都不禁为之大变！

只见海潮奔流而来，海浪中银光闪闪，竟然都是一条条死鱼，成千上万，大小不一，直将海里都变为了鱼浪！海城里的居民听到这种奇异的消息，自然飞也似的赶来，拾取这不费吹灰之力便可得到的死鱼，他们虽然终年以打鱼为生，但一生中谁也没有看到过这么多鱼。

狄扬夫妇面面相觑，心头俱是一片沉重，只因他两人深知这奇异鱼浪是怎么来的。

四下的渔夫渔妇，见到他俩衣衫华丽，神态不凡，有的人便答讪道：“这是老天爷赐下的神鱼，吃了必定有福，两位何不也拾一条！”

狄扬强笑一下，拉起依露的手腕，挤出了人群，低声道：“你猜得不错，幸好我们没有吃那些送来的东西，否则……”心头一寒，住口不语。

他一看到这奇异的鱼浪，便知道必定是海里的鱼群，吃了他们抛下的蔬果，立刻毒发而死，随着海浪飘流到这里。

区区十几篓食物，竟能毒死成千上万的鱼，其毒之烈，可想而知，两人自是为之心寒。

依露依着狄扬的身子，双眉深皱，沉声道：“好狠的毒药。是什么人有这样毒辣的手段，用这样狠的毒药？”

狄扬默然半晌道：“总有一天会知道的。”

依露叹道：“即使我们知道了那五拨人是谁派来，也无法知道是谁下的毒，更不知道他们全都下了毒呢？还是只有一个人下了毒。”

狄扬道：“天下永远没有包得住火的纸，也没有瞒得住人的事，你放心好了。”

依露叹了一声，突然变色道：“不好！”

狄扬道：“什么事？”

依露惶声道，“这些鱼都是中毒而死的，本身也有了毒性，他们着是吃了这毒鱼，该怎么办呢？”

狄扬转目望去，只见海岸上也不知有多少人、多少鱼，这些平凡的渔夫，平日神权最盛，此刻已将毒鱼当做神鱼，眼见便是一场空前的劫难，更不知有多少人要死在这一场“鱼祸”上。

依露玉容惨变，连连道：“怎么办呢？怎么办呢？这么多人，我们再说，他们也不会相信的。”

狄扬亦是束手无计，只见有几个渔民手提竹篮，将满载而归，他情急之下，方待纵身跃去，突听一阵呼声，遥遥传来。

几个黄衣束发汉子，一路飞奔而来，连声大呼道：“老神仙传下法旨，这些鱼吃不得的！”

刹那之间，便有一群人围了上去，将那些黄衣束发的汉子分开，不住询问，正待归去的渔民，已停住了脚步，只见一个黄衣人飞奔而来，大呼道：“兄弟们，快将鱼带回埋在地下，万万吃不得的。”

有人问：“为什么吃不得？”

黄衣人道：“老神仙说鱼里有毒，是恶魔送来害人的，吃下之后，不到半天便会毒发而死。”

渔民们齐地面色大变，又有人说：“幸好有老神仙在这里，否则岂非都要送命。”

又有人说：“老神仙功德无量，愿老天保佑他老人家长命百岁。”

狄扬夫妇暗中松了口气，又不禁在暗中奇怪，不知道他们嘴里的“老神仙”究竟是何许人也，渔民们为什么会对他如此信服？

他两人忍不住拦了一位渔民问道：“请问兄台，那‘老神仙’是谁？”

这渔民上下打量了他们两眼，笑道：“两位必定是远道来客，所以连老神仙是谁都不知道。他老人家上通天文，下通地理，端的可称得上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天下找不出第二个来。”

狄扬道谢了，一路走向客栈，依露轻叹一声，道：“这位老神仙必定是异人，有时间我要去拜访拜访。”

狄扬道：“什么异人，左右不过是个神棍而已。”

依露道：“若是神棍，怎会知道鱼里有毒，令人不要煮食，这些渔民虽然神权极重，但却也不是傻子呀！”

狄扬不愿与她争论，只因每一次争论，自己都是落在下风。

回到客房，南宫平、叶曼青仍然对面坐在厅房里，两人默然相对，似乎一直没有说过话。

狄扬夫妇便将方才所见说了，订房的人，自不免又送来酒筵，但他们眼

见方才毒鱼之事，哪里再敢吃别人送来的东西。到街上买了两百个鸡蛋，用白水煮来吃了，盐盅都不敢沾上一沾。

那些船娘本待到岸上大吃一顿，此刻一个个叫苦连天，道：“姑娘、姑爷，还是早些回去吧！”

依露道：“回去！说不定永远回不去了。”

他们口中虽不言，但心里却知道事情越来越凶险，各人满怀心事，回到房中熄灯就寝。

南宫平通宵反侧，哪里睡得着觉。他面上虽已麻木，但心里却是思潮万端，想起了双亲，想起了故友，也想起了许多他不愿意想的事。只见蜡烛渐短，长夜渐去，他却仍然没有合过眼睛。

万籁俱寂之中，突听窗外响起了一阵衣袂带风之声，接着，只听“吱、吱”两声轻响！

他心头一震，霍然坐了起来，院外又是“吱、吱”两声，乍听有如虫鸣，但南宫平面色却为之大变！

他还记得这声音，他记得这声音正是他初入师门时，与同门弟兄，在夜凉如水的夏夜，以捉迷藏来练轻功时的暗号。

那时他们都还年幼，童心未泯的龙飞，带着他们在树林里捉迷藏，使得他们不觉是在练轻功，而仿佛是在游戏，这一份用心，是多么善良。

刹那间，他心头热血上涌，往日的记忆，在他脑海中又变得如此清晰。

他狂喜暗忖：“难道是大师兄来了么！”身形后耸，穿窗而出，只见一条黑影伏身檐上，见到他穿窗而出，便遥遥招了招手。

南宫平再不思索，飞掠而起，只见人影已跃到另一重院落，卓立在一株巨树的阴影下。

他一掠而前，目光凝注，暗影中，他依稀辨出这人竟是他的三师兄石沉。分别已久的同门师兄，骤然相逢，他只觉心头一阵狂喜，一把握住石沉的手掌，道：“三师兄，你……你……”喉头一阵哽咽，眼中泛起泪光，再也说不下去。

黑暗中，往昔英俊挺逸的石沉，此刻竟是神色颓败，面容憔悴，连双目都显得黯淡无光。

他再也不是往昔那英俊挺逸的石沉了，他仿佛已变成一具行尸走肉，忏悔着往昔的罪恶，等待着日后的死亡。

南宫平心头愕然，既悲又喜，只听石沉缓缓道：“我听说你在这里，就赶来了。”他语声沉重缓慢，语声中竟也失去了往昔的精神，有如自坟墓发出一样。

南宫平黯然道：“你既来了，为何不进去？”

石沉缓缓摇了摇头，空虚黯淡的目光中，流露出一种绝望的悲哀，缓缓道：“我不能进去，我只是来告诉你，不要听任何人的话，不要答应任何事，我……我说的就只能有这么多了。”

南宫平呆了半晌，惨然道：“你……你近来好么？这些日子你在哪里？是不是和大嫂在一起？”

石沉空虚绝望的目光，遥视着天畔的一颗孤星，出神许久，突然缓缓道：“我是个不祥的人，满身都是不可饶恕的罪孽，你……你……以后你万万不要再认我这个师兄，最好当我已经死了。”

南宫平忍不住泪珠满盈，颤声道：“师兄，无论如何，你都是我的师

兄……”

石沉摇了摇头，仰天叹了口气长长的气，突然伸手一抹眼帘，道：“多自珍重，我去了。”话声未落，他已拧转身形，如飞掠去。那消瘦的身影，在一刹那间，便被无边的黑暗完全吞没。

第二章 扑朔迷离

夜色清寂，夜风萧瑟，南宫平伫立在清冷空旷的院落中，无边的黑暗包围着他，沉重的心情，更加沉重了。

石沉是同门五人中最刚毅木讷的一个。

但是他那颓败的神色，憔悴的面容，早已失去了昔日俊逸挺秀的光彩！

要不是经历了一番惨痛而绝望的遭遇，决不会使他一变如斯！自从华山分手，师兄弟姐妹各自漂泊东西，将近一年半没见过面，石沉匆匆地来又匆匆地走，难道是逃避着什么？南宫平沉重的心情中不禁又加杂着悲愁与辛酸！

南宫平再也无法掩抑胸中那股悲愤的情感，犹如山洪爆发，满眶热泪，滚滚而下！

夜风吹过树梢，发出沙沙之声，树影掩映中，另一个孤瘦的身影悄悄地仁立在南宫平身后。

南宫平霍然转身，身后那人竟然是叶曼青，面上流露着些微的惊愕，她那秋水般的明亮双眸里，充满了幽怨而又关注的复杂情感。

“你哭了？”叶曼青问。

“没有！”

南宫平倔强地昂了昂头，勉强地一笑，但这些都无法掩饰他脸上狼藉的泪痕！

叶曼青缓步上前，轻声说道：“夜寒露重，你早点回房歇息吧！”

南宫平感激的瞥了她一眼，微微一叹，走向房内。

残烛摇曳，昏黄黯淡的烛光，映着南宫平那略带憔悴的面容。他枯坐桌前，两眼木然的望着闪烁不定的烛光，怔然出神。

长夜漫漫，四周寂寂，一时思潮汹涌，一连串的人影在他眼前不断的旋转，隐现——

伤心绝望的梅吟雪，满腔幽怨的叶曼青！

机智狡诈的任风萍，莫测高深的帅天帆！

聪颖机变、风流放荡的大师嫂郭玉霞！

被得意夫人迷失本性的龙飞和古倚虹！

以及被困“诸神殿”、性格豪爽的风漫天！

恩师“不死神龙”龙布诗和“诸神殿”主南宫永乐！

最后，他更想到了独倚柴扉、望子早归的慈祥双亲！

心绪像一捆紊乱的乱麻，竭尽智能，也无法在杂乱无章中，寻出头绪，决定何去何从！

一阵轻微细碎的脚步声自走廊上传来，南宫平眉心一皱，突然又闻叶曼青怒叱道：“好赋子！”

接着两条人影飞快地掠过屋脊，一前一后，向西而去。南宫平心中一动，扬掌将蜡烛熄灭，身形一长，也自穿窗而出，随后追去。

他在“诸神岛”上幽居一年，潜心养性，非但功力大进，轻功更是进境多多，眨眼之间已和前面两人追成首尾相接，凝目望去，在前一人是个劲装汉子，在后的那人身形瘦小，长发飘拂，正是叶曼青！

南宫平足下用劲，双方距离已不足十丈。

片刻之后，已追出里许，那劲装汉子陡地止住身形，卓立在一棵大树之

前，叶曼青飞扑而上，扬掌就劈！

她身手矫捷，不知与这劲装汉子有何深仇大恨，一上手就是狠攻狠打，招招杀着。

那劲装汉子功力亦似不弱，有攻有守，一时之间，叶曼青倒还奈何不得。

陡闻叶曼青怒叱一声，双掌一错，一招“嫦娥奔月”，径向那劲装汉子双肩拍去。

劲装汉子来不及撤招换式，已被砍中肩骨，疼痛如折，叶曼青杀机已起，左掌随后臂出，掌风虽缓，但潜力却大！

南宫平陡地舌绽春雷，大喝道：“叶姑娘且慢！”喝声才出。已迟了一步，那劲装汉子已遭叶曼青击中前胸，口喷鲜血，仆倒于地！

南宫平一个箭步窜上前，一探那汉子鼻息，业已气断身亡，不由惋惜一叹！

叶曼青满腹幽怨，此刻更是嗔怒交加，冷笑道：“想不到你竟会为这下三流的贼子叹惜！”

南宫平淡淡一笑，道：“我只想留个活口，一问究竟。”

叶曼青怫然道：“这种贼子还要问究竟？就这样让他死了，倒还便宜了他。”

南宫平不解地道：“到底是怎么回事？竟惹得你如此生气？”

叶曼青怒道：“你看看他怀里揣的是什么东西！”

南宫平俯下身去，自那劲装汉子怀里取出一物，竟然是个锡制的“鹤颈壶”，壶口还断断续续的飘出一股无色的淡淡异香，南宫平晒然笑道：“原来是个采花的淫贼！”

叶曼青冷笑道：“这种贼子你还要留活口么？”

南宫平突地神色一变，沉思片刻之后，才又摇头道：“事情决非这么简单，我们形迹早露，这贼子恐怕与那五拨送礼之人有关！”一语甫罢，旋又大声喝道：“不好！快回客栈！”说着身形纵起，展开轻功向来路如飞奔去。

叶曼青也顿然醒悟，毫不迟疑，随后追去。

南宫平奔回客栈，匆匆至狄扬夫妇房前，提气大声叫道：“狄兄！狄兄！……”叫了半天房内竟毫无回音。当下不再犹豫，挥掌破门而入。

房内空荡荡的，非但狄扬夫妇影踪全无，就连行李包裹兵刃等亦都不翼而飞！

叶曼青也匆匆奔入，诧然问道：“他们两人呢？”

南宫平剑眉微蹙，沉思不语。

叶曼青说道：“你闻闻看，房中似乎有股异香留存未散！”

南宫平点头道：“这事大有蹊跷，看来要想查个水落石出，确非易事！”

叶曼青道：“何不去问掌柜的，看看有没有什么形迹可疑的人物来过这里！”

南宫平道：“这批人显然事先已有过周密的计划，掌柜的哪会知道这些，适才若是不将那淫贼杀死，或可探出些许端倪。”

叶曼青娇靥飞红，讪讪道：“你也不早说，谁知道……”

南宫平截住她的话音，说道：“如果能查出那五拨送礼者和代订店房之人，抽丝剥茧，或许还可得知一二！”

叶曼青问道：“那么要怎样才能查出那送礼之人呢？”

南宫平苦笑一声，道：“这当然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话声一顿，

又接道：“现在已是二更将尽，站在这儿干着急也不是办法，还是早点回房歇息，明天再另思良策！”说着将残烛熄灭，各自回房就寝。

翌日清晨，二人商定由叶曼青暂留客栈，以观其变，南宫平则匆匆外出，期能查出一些蛛丝马迹。

直到晌午时分，南宫平才匆匆回栈，叶曼青急忙迎了上去，关切地问道：“找到一点头绪了么？”

南宫平道：“快拿你的‘龙吟神音’宝剑，跟我走！”

叶曼青柳眉微皱，不解地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南宫平道：“一会儿你就会知道了，快走吧！”

两人急急佩上随身宝剑，掩上房门，走出客栈，出得城外，展开脚程，向西奔去。

叶曼青满怀疑惑，问道：“我们现在是到哪儿去？”

南宫平一面奔行，一面答道，“据我所知，非但那几拨送礼和订房的人与任风萍有关，狄扬夫妇失踪亦与任风萍脱不了干系！”

叶曼青见他答非所问，不由柳眉紧蹙，说道：“任风萍原在西北，此刻怎会跑到江南来了？”

南宫平道：“在这一年内你敢保事情没有变化么？说不定任风萍所布置的潜力已遍及大江南北也未可知。”

叶曼青诧异地问道：“变化？任风萍的布置？你到底在说些什么？”

南宫平也不禁一愕，但继而转念一想，才恍然大悟，原来当年在长安城西北，任风萍吐露帅天帆有独霸武林的意图时，只有梅吟雪、狄扬和自己在场，任风萍心机深沉，深藏不露，只是在暗中行事，叶曼青故未得知。当下微微一笑，道：“这件事一时也难解释清楚，以后我再详细告诉你，现在我们赶快到南山去！”

叶曼青被他那“我们”二字说得心头一甜，不再多问，加快脚程，展开绝世轻功，向前飞奔，只消顿饭工夫，已入南山山脉，路径渐入崎岖，已有难行之感。

南宫平止住身形，向叶曼青说道：“此处乃去南山必经之路，狭窄崎岖，任风萍的手下人等，势必在此处歇脚，我们正好趁机出手，且先调息运气，恢复功力，说不定等一会有一场惊险的恶斗！”

说着走至一块嶙峋巨石之前，盘膝坐下，闭目调息起来。

叶曼青也自走到石旁坐下。

夜风呼啸，月冷星凄，在这荒凉的郊野山区，充满恐怖和凄凉的感觉。

约莫半个时辰之后，果听来路上车声辘辘，马声嘶嘶，渐行渐近！

南宫平、叶曼青二人，闻声知警，同时闪身至一座大石之后，隐去身形。

眨眼工夫，车马之声已近，南宫平在“诸神岛”一年潜居，功力大进，黑夜视物，如同白昼，此时凝目望去，只见七匹骏马飞驰而来，七匹骏马之后，是一辆黑篷双套马车！

眨眼之间，七匹骏马驰至南宫平所隐身之大石前三丈处停了下来，只见两名驾车大汉自车辕上一跃而下，奔至车旁，掀开重重的黑布帘，自车内挟出两个人来！

南宫平只看得心头狂震，原来那两人正是狄扬夫妇：

月光照映下，依露披头散发，那件锦色华衫被撕得褴褛不堪，几近半裸！狄扬更是满身血渍，神情颓败，往日那股神采飞扬的豪气，荡然无存！

南宫平心痛好友，又气又恨，陡地撮唇长啸，啸声中，人如巨鸟，“唰”地冲天飞起，身在空中，一个盘回旋转，翻腕间“叶上秋露”已拔在手中，吸腹拳腿，头下脚上，一招“甘霖普降”，银光万点，闪闪夺目，舞起漫天剑影，飞洒而下！

当先那五旬的高大老者暴喝一声，双手一拦，向后退去！

南宫平足落实地，也不打话，揉身欺上，“叶上秋露”猛劈猛削！

叶曼青也仗剑飞奔而出，直冲向那几个黑衣人，抡剑就是一阵狠攻！

七骑中为首之人，乃一五旬高大老者，一面闪躲南官平的猛烈狠厉剑招，一面高声叫道：“朋友！我们无怨无仇，你怎么横不讲理，动手就是狠杀狠打！”

南宫平双目喷火，长剑一紧，“唰唰唰”接连又是三招杀着！

五旬高大老者身躯一闪，向后退去，口中再度叫道：“要打要杀，把话说明白了也还不晚——”

南宫平声音沙哑，吼道：“少废话！我先宰了你再说！”

吼声中，“叶上秋露”再演绝学，竟施出在诸神岛学得的“南海剑法”，一阵猛攻。

五旬高大老者知道再多说也是白废，怒哼一声，自腰间撒下一条长达丈余的“锁骨连环鞭”，舞起漫天鞭影，鞭风霍霍，迎了上去！一招“云锁巫峰”，丈余长鞭有如灵蛇出洞，迅猛地缠向南宫平执剑右腕！这一招反守为攻，端的精妙无比。

南宫平料不到眼前这个老家伙身手竟然如此了得！

但南宫平一身武功亦已非昔年吴下阿蒙，左足一旋，侧身让过来势，右臂一抖，“叶上秋露”挟嘶嘶锐啸疾划而下，“叶上秋露”虽非神兵利器，但经南宫平贯注真力，剑气如芒，逼人生寒，剑锋尚未近身，已泛起一般冰凉之气。

老者知逢劲敌，不敢大意，身躯向后一仰，右臂撤回，手中“锁骨连环鞭”一摆一荡，向南宫平颈项扫去！

南宫平沉腰挫马，左臂一探，五指一屈一弹，数股柔缓而潜劲的指风，疾向鞭身弹去！右臂一沉，“叶上秋露”幻成一片白芒，拦腰削去。

五旬高大老者只觉长鞭一紧，锁骨连环鞭竟遭南宫平震开数尺，“唰”的一声，长剑也已拦腰扫至，不由魂飞魄散，心胆俱裂，被南宫平拦腰劈成两段！鲜血飞溅，洒得南宫平满面满身。

南宫平毫不迟疑，身形起处，迅若鹰鹫，向那群黑衣大汉扑去！

那群黑衣大汉力敌叶曼青已呈不支；南官平这一加入，登时大乱，顷刻之间，已有两人中剑身亡！

另两名驾车大汉分挟着狄扬和依露，原躲在篷车之后，这时一看情势危急，已生逃走之念。

南宫平长剑一紧，又有两名黑衣大汉洞穿胸腹而死，紧接着双足一点，直向那挟着狄扬夫妇的两名黑衣大汉扑去！

两名黑农大汉悚然大惊，不约而同向后暴退！

南宫平双足略一点地，正欲再度扑去，陡闻身后一声断喝：“住手！”

不由身形一顿，霍地回转身来，只见身后一文之处赫然站着四个高大的人影！

时正子初，月华如水，照亮了那四个人！当先一人竟然是“万里流香”

任风萍！左边两人却是“岷山二友”铁掌金剑独行害长孙单和惊魂双剑追风客长孙空。

右边那人却眼生得很，是个身穿黑长衫、头挽高髻的威猛老者！腰间插着一双长有四尺的金色短枪！

任风萍的到来，早在南宫平的意料之中，是以毫无惊异之感，倒是任风萍觉得有点意外，面上满是诧异神色，缓缓向南宫平走近，微笑道：“一别余年，南宫兄别来无恙！”

南宫平见风萍现身，心中一动，恢复原有的镇定和冷静，闻言冷冷笑道：“好说，好说，大难不死，小弟还算命长！”

任风萍道：“凡入诸神殿者，从未听说有主还的，南宫兄可谓大幸了！”

南宫平冷笑道：“在下要是死在诸神殿，任兄可就更加快意了！”

任风萍忙道：“兄弟绝无此意，南宫兄切莫误会，日下中原武林形同鼎沸，混乱纷歧，兄弟正想借重南宫兄，共举大事……”

一语未了，南宫平却冷冷地截道，“在下德薄能鲜，狂野成性，任兄恐怕找错人了！”

任风萍哈哈笑道：“南宫兄太过自谦了！想当年吾兄天长楼力败‘玉手纯阳’：独闯慕龙庄为‘天剑’狄扬索取解药，尔后只身涉险‘诸神殿’，诸般英勇事迹早已传遍了武林，兄台的武功、机智、胆识，帅先生更是仰慕非常，如能得南宫兄大力相助，兄弟敢说不出一年，中原武林唾手可得！”

陆闻叶曼青一声叱喝：“哪里走！”身形纵起，向前扑去！

南宫平面不改色，淡淡的转过头去，原来那两个挟持狄扬夫妇的黑衣大汉正想借机遁逃，一见叶曼青扑到，只得停留在当地，两只眼睛却向任风萍望去！

南宫平微微一笑，转头向任风萍说道：“不知那两位挟着‘天山神剑’狄扬和依露的黑衣汉子是否任兄属下？”言词之间淡漠异常，仿佛狄扬夫妇与他只有片面之交，此时只是随口发问而已！

任风萍尴尬地一笑，但随又消失，缓缓道：“不错！正是兄弟属下！”

南宫平神色变得十分黯然，叹道：“想当年‘天山神剑’，豪情万丈，神采飞扬，此刻却变得如此狼狈，骤然看去，谁敢相信他就是当年叱咤江湖的‘天山神剑’！”

叶曼青虽然十分不耐，但她深知南宫平心思缜密，此刻尽量避免谈及狄扬夫妇被擒之言词，定必另有用意！

任风萍道：“幽灵群丐已投效帅天帆麾下，共图大事，穷魂依风也欲其妹随行，故命兄弟前来，只要依露回至中原，立时带往依风处。”

南宫平冷笑道：“既然依风要依露也投身帅天帆处，任兄又何需使用迷香？此举实在令在下费解！”

任风萍淡然道：“此中原委并非三言两语就可解释清楚，兄弟恐言词之间发生误会，故不得不出此下策！”

南宫平冷哼一声，道：“那么狄扬何辜？竟也遭任兄属下擒去？”

任风萍道：“他二人既已结为夫妇，自然要同行！”

南宫平口噙冷笑，晒然道：“任兄可曾问过狄扬么？”

任风萍大笑道：“妇唱夫随乃人之常情，狄扬自无不愿之理！”南宫平轩眉笑道：“任兄谅必还记得，年前在长安城西北，狄扬掷丢任兄之‘风雨飘香’牌的一幕么？狄扬狂狷高做，岂肯依人帐下，任人支役！”

任风萍面色一变，默然不语。

南宫平又笑道：“狄扬、依露能结为连理，亦是任兄恩赐，他们二人虽已结婚年余，但却恩爱情深，不亚新婚，狄扬不肯，依露自然也无俯首之理！”

任风萍面色已恢复常态，非但毫无动怒之意，反而哈哈笑道：“南宫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当年狄扬身罹兄弟银雨奇毒，经依露全力施救始得生还，依露对狄扬有救命之大恩，依风肯投效帅天帆，依露自然不会不肯，依露俯首，狄扬岂会违背她的意志！”

南宫平大笑道：“幽灵群丐素来正直，其强讨恶化的对象，亦皆属为富不仁之辈！而且施贫济困，早已武林皆知，何况穷魂依风为人孤独矜直，冷漠高傲，岂有失身变节、投靠帅天帆帐下之理！”

叶曼青知道再舌战下去，必然引起战火，心系南宫平安危，竟不自觉的走近南宫平身旁。

任风萍目光流转，看了叶曼青一眼，淡淡地问道：“当初南宫兄出海时，冷血妃子亦同时失踪，江湖朋友都以为她随同南宫兄共赴诸神殿，孰料竟是叶姑娘同行返回，难道冷血妃子真的失踪了么？”

南宫平陡地放声长笑，笑罢说道：“任兄很失望，是么？哈哈！梅吟雪未与在下同行，致使任兄无法达到一网成擒之愿，未免有点可惜！”

任风萍面不改色，大笑道：“南宫兄言重了！兄弟斗胆，也不敢做如是之想！”

南宫平突然变得声色俱厉，面泛杀机，喝道：“任风萍！你连派五拨人化装成五路不同人马送浸过巨毒的酒食蔬果上船，想将狄扬毒死！谁知被狄扬识破毒计，你一计不成，又生二计，又用不同的银票订下整间客栈，事实上整间客栈内，全是你的爪牙！以致狄扬夫妇被擒，我和叶姑娘能幸以逃脱，只因你事先没想到我能够回来，没告诉他们，故尔他们不认得我：哈哈！谁知你的手下竟多了个成事不足却败事有余的采花淫贼！才被在下识破你的狡计……”

“住口！”任风萍脸色大变，暴然大喝！

南宫平毫不理会，双目情光如电，慑人心魄，逼视着任风萍，口角噙着一丝冷酷而满含杀机的笑意，继续说道：“但在下与狄扬兄已结为生死之交，任兄何不将在下一并擒去？”

任风萍正色道：“南宫兄言重了，兄弟斗胆，亦不敢如此！”

站在任风萍身旁诸人自始至终，始终没开过口，显然帅天帆纪律严明，而且他们亦必对任风萍敬畏十分。此刻站在任风萍右边那身穿黑长衫、头挽高髻、腰插一对金枪的威猛老者，业已按耐不住，向前疾跨一步，沉声喝道：“小子好生狂妄无礼，你道眼下真无能擒你之人么？”

南宫平睨视他一眼，笑向任风萍道，“这位兄台想必就是帅天帆依若左右手的‘戮天夺命双枪’戈中海戈大侠了？”

任风萍颌首道：“不错！正是戈老英雄！”

南宫平大笑道：“尝闻戈大侠‘戮天夺命双枪’有神鬼莫测之机，戮天夺命之能！今日得识，幸会，幸会！”

戈中海回头看了看任风萍一眼，似乎在动手之前要征得任风萍的同意！

任风萍脸上毫无表情，默然不语！

南宫平冷笑道：“任兄何不点点头？”

戈中海大喝一声，身形扑进，双掌左右拍出，一击“章门”，一击“藏

海”！

南宫平早已有备，身形卓立不动，双臂一圈，闪电般向他双腕扣去，飞起一腿，踢向戈中海“丹田”大穴！

这两招快捷无比，而且取时部位恰到好处！任风萍暗暗心惊，一年不见，南宫平一身武功又精进了不少！

戈中海满面凝重，却毫无惧色，身躯一侧，双掌疾翻，一招“腕底翻云”，反向南宫平双臂“曲池”穴拍去！

南宫平身形一闪，甩臂沉腕，一招“沉香劈月”，向戈中海胸前直击过去！

陡闻一声娇叱，叶曼青已与“岷山二友”故在一处！

戈中海微感一惊，大喝一声，右腕一沉，左臂募缩，才又倏地一起劈出，硬接南宫平一掌！

“轰”然一暴响，双方掌力接实，地上沙石飞扬，尘土弥漫！南宫平只觉对方内力绵绵不绝，双腕疼痛如折，暴退一丈！戈中海仅上身晃动，马步依然钉立如桩，但他心中亦自暗暗一惊，普天之下能接他双掌一击者，寥寥可数，南宫平年方弱冠。竟能硬接一掌，而直立无恙！

南宫平脸泛青白，气血翻腾，喉头一甜，咯出一口鲜血，显然受伤不轻！但他微一咬牙，旋又飞身扑上，双掌一错，向戈中海猛攻而去！

戈中海冷冷一哼，双掌翻飞，迎住来势！

南宫平这次扑上，招式一变，竟施出幽居“诸神殿”时，在木屋中所学的“达摩十八式”！左掌斜出，右掌直劈，招名“苦海普渡”，疾攻过去！

戈中海身形一闪，左掌封出，右掌疾拍南宫平“肩井”！

谁知南宫平这竟是虚招，沉肘挫腕，左掌改削中盘，右掌并指如就，疾点戈中海前胸“七坎”大穴！，戈中海骇然大惊，疾退五步，双掌“如封似闭”同时封出！

南宫平虽然只把“达摩十八式”牢记心中，却没有时间去仔细揣摩其中繁杂精奥之变化，此刻临敌施为，一面恩忖，一面出招，这套武林绝技，依然深具威力，十招之内，将“戳天夺命双枪”戈中海连连逼退了一丈远近！

一旁观战的任风萍双眉深锁，沉恩俄顷，不禁惊叫出声——“达摩十八式！”

南宫平一面进招，一面冷笑道：“不错！正是‘达摩十八式’，！要是胆怯的话，现在放掉狄扬夫妇还来得及！”

“戳天夺命双枪”业已额角见汗，浓眉紧蜜，方在寻思破解之策！

蓦闻“岷山二友”发出震天暴喝，原来叶曼青已逞不支之状，“龙吟神音”左招右架，节节败退！

只听长孙单狞笑一声，叫道：“看你还能支持几招！”

叫声中双剑微绞，右足前探，一招“极逸沧波”，双剑划出一道银弧，迅捷地向她执剑右腕削去！

长孙空却足下一滑，闪到叶曼青身后，“飞星逐月”，疾点叶曼青背心！

叶曼青腹背受敌，险象环生，掌中剑疾封而出，娇躯向左闪去！但她早已真力不继，气血浮动，身形一个踉跄，被长孙单一剑刺中右肩，闷哼一声，龙吟剑又被长孙主双剑所中，虎口一麻，脱手飞出！

长孙空剑交左手，欺身上前，伸手间，连点中她“大赫”、“商曲”二穴，叶曼青两穴受制，娇躯随之倒地不起。

“岷山二友”更不停顿，飞掠过来，与戈中海联手围攻南宫平！

南宫平急怒交并，右手一探，呛然龙吟，“叶上秋露”已拔在手中，一招“天地分光”，剑芒颤动，森森剑气，幻起一圈剑网。

戈中海冷冷一笑，亦自撤下腰间金色双枪，一抖攻上！

南宫平大喝一声，“叶上秋露”振腕攻出，幻出三朵剑花，分袭“岷山二友”及戈中海！

岷山二友武功虽高，与南宫平相较却相形见绌，南宫平这诡异的一招，迫得两人连退三步！

戈中海双枪疾出，左手金枪硬架来势，右手金枪“春云乍展”，疾逾星火地挑向南宫平右肩！

南宫平知道今天想要全身而退，已不可能，看出“岷山二友”中，铁掌金剑独行客又较惊魂双剑追风客略差半筹，因此他避重就轻，“叶上秋露”尽向长孙单身上猛施杀手！

戈中海与长孙空何尝看不出来？两人心中似有默契，不约而同，加紧抢攻！

数十招一过，南宫平已逞不支之状，两个一流高手和一个顶尖高手，联手抢攻，南宫平武功再高，也只能左右招架，毫无还手之力，月光映照下，任风萍面露喜色，嘴角时而噙着一丝阴鸷而得意的微笑！

戈中海断喝一声，双枪一紧，“狂鹰振翅”，右手金枪自下而上，猛刺左肋，左手金枪闪电般向南宫平执剑右腕挑去，“岷山二友”的二支长剑，齐地罩向南宫平周身要害！

南宫平虎目喷火，额角上豆大汗珠滚滚而下，脸色苍白，但却洋溢着坚毅而倔傲神情，“叶上秋露”连演绝学，“金灵飞火”，“葦渡三过”，“分水摆荷”，“唰唰唰”，接连三剑，封挡了三人凌厉的攻势。

戈中海闪身欺近，双枪疾刺而出，一点“幽门”，一点“咽喉”！“岷山二友”亦旋身扑进，三支长剑交错递出。

南宫平三剑攻出之后，真力已经不支，但他神智未乱，霍地足下旋转，闪开戈中海的双枪，奋力一剑朝长孙单胸前疾刺而去！

这一剑又疾又狠，长孙单想要抽身退避，已嫌太迟，惨叫一声，“叶上秋露”贯胸穿过！

南宫平惨厉一笑，方把“叶上秋露”拔出，长孙空双剑已自他左肩划下一道深有寸许、可见白骨的血沟，长至脊柱，殷红的鲜血飞喷而出！就这时，戈中海的金枪也正刺中南宫平右大腿上！

南宫平牙关怒咬，长剑一挥，将正欲重下杀手的长孙空和戈中海逼退五步，戈中海金枪犹未拔出，依然插在南宫平腿上，令人触目心惊！

戈中海从未见过有如此潜力之人，不禁愕在当地！

长孙空痛弟身亡，怒吼一声，再度扑上！

南宫平厉声大喝：“不死神龙，神龙不死！”

喝声中，伸手拔下大腿上的金枪，看也不看，反臂向他甩出。

长孙空的死，使得长孙空恨火攻心，此刻出手，丝毫没有防备，何况他认为南宫平必定已无还手之力，金枪竟插入左肩，登时扑地不起！

戈中海摇头叹道：“真不愧为神龙弟子！”缓步向长孙空走去！

任风萍神色黯然，也唱叹道：“不死神龙第二，能得如此豪杰相助，何愁天下不定？”

南宫平喝道：“你今生做梦也休想！”

话才出口，又咯出一大口鲜血，身形栽个跟头，最后终于不支，扑倒在地！

任风萍一跃上前，右掌缓缓拍下，他的脸上充满了可惜的神情，就在他右掌离南宫平头颅不足三寸之时，蓦然身后响起一声闷雷似的大喝：“住手！”

喝声宏亮，响彻四野，显然中气充沛！

任风萍惊愕的转过身躯，只见身后数尺之遥，站着一个身形矮小、其貌不扬的中年人。

中年人向前跨进一步，沉声道：“这人我要带走！”

戈中海已从长孙空身旁一跃而至，手中握着两柄金枪，大声喝道：“小子！你是谁？”

中年人睨视他一眼，随口吟道：“远山高大！”

任风萍、戈中海霍然一惊，连忙同声接道，“风雨飘香！”

中年人自怀中掏出一只紫檀香木的精致小牌，扬了一扬，接着喝道：“两位可认识此牌？”

任风萍低首道：“弟子认得！”

中年人道：“见牌如见人！这人我要带走，两位有何异议？”

任风萍黯然道：“弟子不敢！”

中年人冷冷一哼，走近南宫平身旁，俯下身去，将南宫平抱在怀中，头也不回，大步向前走去！

直到中年人的矮小身影被漫漫的黑暗吞没，任风萍才摇头叹道：“帅先生不知何时又新收了这一号人物，我们为何都不认识。”

戈中海道：“我们出来半年多了，帅天帆吸收的新血，未经介绍，我们自然不认识！”

中年人抱着南宫平健步如飞，奔了将近一个时辰左右，到了一片枝极浓密的树林前。

月光照映下，在一颗合抱的大树旁，两匹长程健马正俯啃着野草，马旁却仁立着一位风华绝代、美艳出尘的少女，蛾眉紧蹙，满面优急之色！

她正是梅吟雪！

中年人才一走近，梅吟雪已奔了上来，看了他怀中的南宫平一眼，问道：“他的伤势很重么？”

中年人颌首道：“真力消耗殆尽，血流过多，还好我早到一步，否则就要死在任风萍掌下了！”

南宫平星目紧闭，面色苍白，背上和腿上的血仍然一滴一滴的淌下，被中年人抱在怀中，奄奄一息，身躯僵挺，除了胸部还有一些极其轻微的起伏外，简直和死去无二！

梅吟雪目泛泪光，黯然道：“他伤重如此，不知是否还能活着见他的师傅！”

中年人也自叹道：“看他不是天寿之相，相信必有奇迹，将他救活！”

梅吟雪默然不语，伸出皓腕自中年人怀中接过南宫平。

中年人道：“姑娘珍重，我要走了，那块木牌——”

梅吟雪道：“那块木牌送给你吧，反正我留着也没用！”

中年人谢了一声，飞身上马，扬尘驰去。

梅吟雪也跨上马背，将南宫平抱在怀中，一咬银牙，催开坐骑，顺着官

道，向前奔去。

黎明时分，梅吟雪已经赶到三门湾！直驰到一家客栈前，这才下马走入客栈中。

匆匆跨进一间房内，房内有三张床，其中有两张竟赫然分别躺着“不死神龙”龙布诗和“诸神岛主”南宫永乐！

此刻两人都已醒来，四只眼睛都透着焦灼的神色，一见梅吟雪抱着奄奄一息的南宫平推门而入时，俱不禁大吃一惊，龙布诗首先问道：“平儿受伤了？”

梅吟雪略点螭首，一言不发地将南宫平面孔朝上放在另一张床上。

南宫永乐接问道：“是谁把他打伤的？”

两人说话的语声，都很柔弱轻微，仿佛是大病未愈一般。

梅吟雪没有回答，风目一闭，两行清泪滚滚流下。

南宫永乐挣扎着爬起来，察看了南宫平的伤势一番，有气无力地道：“他伤势很重，但有我在，这倒不用担心，只要用移植大法，保管他在两天之内就可痊愈！”

龙布诗声音沙哑地吼道：“不行，你不准碰他一根汗毛，”

南宫永乐也是怒容满面，声音微弱的吼道：“我碰他关你何事！你在那里鬼叫什么？”

龙布诗叫道：“他是我的徒弟！我就是不许你碰他！”

南宫永乐也叫道：“他是我的侄儿！我偏要碰他。”

梅吟雪泪流满面，哀声道：“他已是奄奄待毙之人了，两位前辈还作无谓之争，难道真要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去么？”

两个老人相互怒视一眼，终于缄默不语！

良久，南宫永乐转脸向忧心如焚的梅吟雪道：“这十几天来，我已将我全部医术，包括移植大法在内传授给你，我看你冰雪聪明，何不冒险一试？”

梅吟雪说道：“我只学得心法，还未实际动过手，恐怕——”

南宫永乐道：“有我在旁给你指点，你尽管大胆动手！”

梅吟雪委决不下，一时沉吟不语！

南宫永乐道：“他已命在旦夕，不能犹豫不决了。”

梅吟雪转头看了龙布诗一眼，龙布诗却默然不语！当下一咬银牙，毅然道：“好！事已至此，我只好冒险一试！”

南宫永乐面现微笑，道：“你先去买支大针和一瓶烈酒以及一卷细麻线回来，即刻动手！”

梅吟雪依言匆匆上街将所需之物买回。

南宫永乐道：“先将大针和细麻线泡在酒里，用酒洗净伤处，再点他胸前‘凤尾’、‘七坎’两穴和背后‘命门’、‘带脉’两穴，并用真力护住他一口丹田之气，然后用烈酒洗一洗我的大腿肌肉，用你的佩剑割下一块与他伤口同长同宽的腿肌，移植上去，再用细麻线缝合，两天之后，他就会痊愈了。”

梅吟雪一面聆听，一面动手，两个时辰不到，业已大功告成，果然顺利无碍！

南宫永乐却因活生生的被割去一块腿肌，一时元气大伤，痛彻骨髓，闭上双目，沉沉睡去！

龙布诗不禁为之动容，叹道：“四十年来，你简直和疯人无二，但自从

脱离了‘诸神殿’后，想不到你个性又大变特变，在你临死之前，还做了一件有人性的事情！”

梅吟雪彻夜未眠，心神交瘁，直到此刻芳心才放宽一点，一时疲惫万分，竟也伏在南宫平床边，沉沉睡去！

南宫平轻轻挪动了一下身躯，并发出一丝轻微的呻吟，梅吟雪霍然醒转！

南宫平睁开眼睛，一眼看见身边的梅吟雪，不禁惊喜莫名的脱口叫道：“吟雪！是你……”话才出口，已牵动伤处，脸上肌肉痛苦地抽搐一下。

梅吟雪怜悯心痛，急道：“你大伤未愈，不宜开口说话，快闭上眼睛养神！”

南宫平骤见梅吟雪，真是又惊喜又兴奋，若非不能动弹，他真会跳起来将梅吟雪紧紧的搂在怀里，哪里还会闭上眼睛养神，当下轻声问道：“吟雪！这不是梦吧？”

梅吟雪强抑着心中激动的感情，柔声说道：“不要再说话了，快好好休息吧！”

南宫平又看见了另一张床上躺着的龙布诗，情绪更加激动，道：“师傅也回来了，吟雪，快告诉我这是怎么一回事？”

梅吟雪道：“这话一言难尽，等你伤好了后，再慢慢告诉你，你现在快休息吧！”伸手点了他的睡穴。

南宫平双目一闭，又沉沉睡去。

龙布诗直到此刻才睁开眼来，看了沉睡的南宫平一眼，喟然长叹！

梅吟雪道：“老前辈见了你，只应高兴才对，怎么——”

龙布诗叹道：“我和南宫老儿在暴风雨的海上力拚千招，我打了他七拳，他劈中我六掌，双方真力耗尽，真元已散，想不到漂泊在海上竟会巧遇姑娘，将我们救返中原！唉！我‘不死神龙’，一生之中，出生入死不下百次，想不到这一次就要真正的死去。老夫固然并不怕死，但是还有数桩心愿未了，不愿如此平平白白地死去！”

梅吟雪道：“江湖上传言灵丹妙药能生死人而肉白骨，前辈这点内伤，只要能得到真正的所谓灵丹服用，想要痊愈也并非一件难事。”

龙布诗叹道：“据老夫所知，江湖圣医‘救命郎中’蒲丹炼有七颗起死回生的‘回天救命护心丹’，但蒲老儿珍逾生命，又岂肯随便与人！”

正说间，店伙已在门外敲门道：“客官！用午饭啦。”原来已时届晌午！

梅吟雪道：“送进来吧！”

店伙推门而入，端着两个大食盘。三人用罢，龙布诗道：“梅姑娘昨晚彻夜未眠，今天又劳累了一个早上，早点回房去休息吧！平儿我会照顾他的！”

梅吟雪也觉十分困倦，依言走向自己房内！

龙布诗也正欲闭目憩息，突闻一阵衣袂振风之声，从窗户突然飞进一人！竟是他多年至交——铁戟红旗震中州司马中天！

不禁惊喜十分，叫道：“司马兄别来无恙，怎知小弟在此？”

司马中天叹道：“唉！一言难尽！自从华山较技后，你已在江湖上失了踪影，武林中更是传说纷坛，有的说已败在‘丹凤’，手下自绝而亡，有的说你破世情，隐名潜居，更有的说你去了‘诸神殿’！莫衷一是，不知你到底去了哪里？”

龙布诗遂将诸般遭遇，简单扼要的讲出。

司马中天叹道：“这事传扬出去，势必轰动武林！”

龙布诗问道：“司马兄怎会到此？”

司马中天黯然一叹，也将自己镖局冰消瓦解，以及那几件轰动武林的大事逐一说出，最后叹道：“南宫世家也完了！南宫常恕隐居太湖湖滨，南宫夫人托小弟来此，打探南宫平的下落，途中巧遇南宫世家以前的食客万达，告诉小弟南宫平早已归来在此，是以小弟便匆匆赶来！”

龙布诗听罢，摇头叹道：“想不到短短两年之中，江湖上竟掀起如此巨变！”

司马中天压低了声音，说道：“小弟在途中发现不少江湖人物往此处集结，不知此处将有何重大事故发生！”

一语甫罢，蓦闻窗外有人发出一声轻微的冷笑，两人不由霍然色变！

司马中天喝道：“是谁敢在司马中天面前鬼鬼祟祟！”话方出口，人已迅捷无比地穿窗而出。

龙布诗不能动弹，只好空自发出一声浩叹！

蓦见梅吟雪匆匆推门而入，急道：“老前辈，我们此刻处境凶险十分……”

龙布诗浓眉一轩，抢着问道：“姑娘，有何重大事故发生，使你这样惊惶？”

梅吟雪还没来得及细说原委，突闻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不由神色一变，随手抓起南宫平床边的“叶上秋露”，走至门边，沉声喝道：“进来！”

房门“呀”然而开，只见门口站着一个年约五旬、身着灰布长袍、长相奇特、双手长及膝的老者！

梅吟雪沉声问道：“你是谁？有什么事？”

老者干笑一声，道：“敢问姑娘，房内是否住的‘不死神龙，龙布诗和‘诸神殿主’？”

梅吟雪柳眉一扬，道：“不错！”

老者肃容道：“我家主人有请！”说着，自宽大袍袖内拿出一张黑色的柬帖。

梅吟雪眉峰一皱，将柬帖接过，冷冷道：“不知你家主人是何方高人，贸然赴约，有嫌冒犯，如果贵主人方便，何不移驾屋内一谈！”

老者愣了一愣，随即干笑道：“这个……待小的请示敝主人再行定夺！”拱手一揖，转身走开！

梅吟雪关上房门，拿着请柬，走至龙布诗床前，双手递过。她虽称“冷血妃子”，但对龙布诗却是状至恭谨！

龙布诗打开请柬一看，不禁霍然动容，神情激动，只见请柬上赫然写着龙飞凤舞的八个大字……

“诸神瓦解，神龙授命！”

龙布诗激动的情绪突又在片刻间变得异常的平静，哈哈大笑道：“好个神龙授命！我倒要看看是何方高人能叫龙某授命！”

话声方住，敲门之声又复响起，梅吟雪手执“叶上秋露”卓立门旁，龙布诗沉声喝道：“请进！”

房门开处，只见一群人正欲鱼贯而入，梅吟雪长剑一横，挡在门前，高声说道：“哪个是带头的？进来！”

当先一个面皮白皙、长相英俊但目带邪光的中年文士微微一笑，大步走进！

梅吟雪随即将房门“砰”然关上！

中年文士走至龙布诗床前，说道：“敢问尊驾就是‘不死神龙’龙布诗？”

龙布诗微笑道：“不敢，正是龙某，请教尊驾大名？”

中年文士笑道：“小可孙仲玉，乃‘群魔岛’主之子！”

他虽然笑着说话，但神情倨傲无比，仿佛目中无人，唯我独尊！

房内诸人均心中一动，他果然是群魔岛的人！

孙仲玉回头看了看卓立门边、眈眈虎视的梅吟雪一眼，也不待招呼，即在床边一只木椅上，大马金刀的坐下！

龙布诗浓眉一扬，傲然问道：“龙某与‘群魔岛’素无交往，孙少岛主束邀龙某不知有何赐教？”

孙仲玉大笑道：“别无大事，只不过小可奉家父之命前来中原向龙大侠索借一物！”

龙布诗浓眉一轩，大声道：“索借何物，少岛主但请言明！”

孙仲玉阴鹜一笑，道：“索借龙大侠项上六阳魁首！”

龙布诗朗声笑道：“不知今尊素借龙某这颗项上人头有何用途？”

孙仲玉怔了怔，随即说道：“小可只是奉命行事，至于家父要来有何用途，却是不知！”

龙布诗大笑道：“人生百年，终归一死，少岛主你说是吗？”

孙仲玉冷笑道：“不错！”

龙布诗神色一变，声色俱厉，道：“但令尊妄想索借龙某首级，你说龙某是该双手奉上，或是拒死一拚？”字字铿锵，令人心神一震！

龙布诗那满是剑疤刀痕的脸上，一片神光湛然，宛如一个凛然不可侵犯的神圣，一股慑人而又令人心折的威仪，像是一支利刃，直戳入孙仲玉心坎深处！

孙仲玉如冷水浇头，神色颓败，盾目间那股不可一世的倨傲之气，荡然无存！

孙仲玉黯然叹道：“龙大侠果真英雄豪杰，江湖传言果然不虚！”

一语甫罢，蓦听门外有人提气高声叫道：“少岛主别受他巧言所惑，难道你忘了岛主谆谆告诫的话吗？”

话音刚落，陡闻“砰”然声响，房门已遭人劈开，门外那群人已轰拥而入！

梅吟雪娇叱一声，“叶上秋露”幻出朵朵剑花，拦住门口。喝道：“站住！”

只见一个身材矮小之人排众而出，冷笑道：“你以为一剑在手，就能将我古萨挡在门外么？”

梅吟雪睨他一眼，亦自冷笑道：“不信你就闯进来试试！”

古萨纵声狂笑！一抡双拿，正欲动手，蓦闻“群魔岛”少岛主孙仲玉断然喝道：“住手！未得我的允许，怎能在此胡闹！”

古萨像是对他十分畏服，讷讷道：“我只是为少岛主的安全着想——”

孙仲玉叱道：“在我未招呼你们之前，不得擅入此房一步违者严处！去吧！”

众人轰应一声，相继退下！

孙仲玉转对龙布诗赔笑道：“他们乃家父属下‘十大常侍’，此次追随小可远涉中原，不精礼教，惹得龙大侠见笑！”

龙布诗笑道：“不敢！不敢！”

孙仲玉眼波流转，瞟了梅吟雪一眼，问道：“这位姑娘丽质天生，美艳绝伦，不知芳名能否见告？”

梅吟雪心念数转，粉面上怒意全消，嫣然笑道：“我叫梅吟雪，人称冷血妃子！”

孙仲玉一惊，随即笑道：“原来大名鼎鼎的‘冷血妃子’，就是姑娘，小可久仰得很！”

梅吟雪轻笑道：“少岛主初莅中原，怎会久仰呢？”

孙仲玉朗声道：“冷血妃子名扬宇内，在下初入中原，就已听江湖人士谈及！”

梅吟雪蕙质兰心，聪颖绝伦，想到帅天帆、任风萍等独霸江湖，问鼎武林之野心已昭然若揭，而中原武林人材凋零，“丹凤”已死，“神龙”又身罹重伤，能够领导中原武林人士挺身而出、相为颌顽之人已是凤毛麟角。这“群魔岛”少岛主，以及他所带来的“十大常侍”，武功想必是武林罕见，若能略施小计，稍加利用，岂不是一大助力？两害相较取其轻，梅吟雪已在心中暗暗下了一个毅然的决定！

正忖念间，孙仲玉已转对龙布诗道：“家父此次命小可远涉中原，向龙大侠索借首级，若不能如命回覆，必造重处，龙大侠可否为小可寻思一万全之策？”

龙布诗朗声笑道：“不知‘群魔岛主’借龙某首级有何用途，少岛主若能言明，龙某衡量轻重，如属万分必要，龙某双手奉上就是！”

孙仲玉冷笑一声，道：“如果不属万分必要，家父也不至于命小可远涉中原了！”

龙布诗哈哈笑道：“龙某倒要看看少岛主有何手段，能借得了老夫的人头！”

孙仲玉冷冷接道：“小可惜龙大侠的首级，可谓探囊取物……”

蓦听窗外响起一雄浑苍劲的口音，道：“小子别太狂妄，你的首级还在我的手中呢！”

话声甫落，一条人影已迅疾无比、毫无声息地穿窗而入，赫然是司马中天！

孙仲玉目光连转，自讨不吃眼前亏，当下冷冷提议道：“离此不远的西方郊野中有一座荒废的古寺，小可今晚二更在彼候驾！”

说罢站起身来，也不待回答，大步向门口走去。

梅吟雪竟然绽颜一笑，推开房门站在一侧。

孙仲玉心中一喜，也自对梅吟雪含情的笑了一笑，出房而去。

梅吟雪随手将房门关上，龙布诗突地脸色大变，一片惨白，接着咯出一大口鲜血——

司马中天与梅吟雪同时一惊，不约而同急跃上前，司马中天叫道：“龙——兄”只觉喉头一塞，下面的话哽顺着说不出来。

龙布诗摇摇头，苦笑道：“适才放情言语，早已牵动内腑伤势，五脏破碎，看来寓死已不远了！”

司马中天黯然劝慰道：“龙兄，今后别再妄动真气，待小弟护送你回止郊山庄后，小弟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找到蒲老儿，将你治愈！”

龙布诗惨然一笑道：“此刻小弟已是奄奄一息，油尽灯枯。只因还有一

桩心愿未了，所以一直不愿死去，待平儿醒来，我了却这桩心愿之后，就该瞑目安息了。”

这段话出自龙布诗口中，缓缓道来，使人更觉英雄迟暮，凄凉可悲！

躺在另一张床上的南宫平此时已由昏迷中逐渐醒转，发出一丝轻微的呻吟！

梅吟雪急步上前，轻声唤道：“小平！小平！”

南宫平从床上爬起来，踉踉跄跄的走至龙布诗床前，神情激动地喊道：“师傅，你怎么了？”

龙布诗尽了最大的努力，才使嘴角泛出一丝勉强的笑意，淡淡道：“没什么，只是受了一点伤，平儿，师父有一句话要问你，你必须好好的答复！”

南宫平茫然的点点头。

龙布诗神色凝重，肃容道：“要是师傅一旦永远的离开了你，你打算怎么办？”

南宫平心中一惊，愕然道：“师傅——”

龙布诗摇头道：“不要多说话，冷静地想一想，再回答我这个问题！”

南宫平心中紊乱如麻，但是他的面上却是异常的冷静，沉吟片刻，肃容答道：“徒儿首先找到杀死师傅的人，为师傅报仇，然后节哀顺变，重建止郊山庄，与几位师兄师姐，同心合力，光大神龙门户！为武林主持正义！”

龙布诗虎目中泛起欣慰而带着做意的光彩，说道：“不错！为师的一番苦心，到底没有白费，只是那报仇一举，却是大可不必！”

南宫平诧异道：“师傅此话怎讲？”

龙布诗苦笑道：“为师是死在你大伯父手中！”

“啊！”南宫平惊叫出声，龙布诗的一句话，使他紊乱的思维，此刻更加紊乱了！

龙布诗又道：“我在临死之前还有一桩心愿未了，此刻我已仅存最后一口丹元真气，平儿！为师只好成全你了！”

南宫平茫然不解，只得静默不语。

龙布诗叹道：“练武一道，招式精妙，固然能杀敌致果，但如无精湛之内力相辅，亦难臻大成，是以为师以最后一口真气，强提数十年之内力修为，为你打通任督二脉，冲破生死玄关！”

南宫平心中一震，想起师恩浩荡，不禁热泪盈眶，摇头说道：“师傅，此举大可不必……”

龙布诗怒道：“在我临死之前，你还惹我生气？过来！”

南宫平卓立不动，流泪叫道：“师傅……”

龙布诗浩然长叹道：“强敌环伺，群魔西来，中原武林已岌岌可危，平儿，你可知你所负之重大责任？”

南宫平心头一凛，望着龙布诗那伤疤累累而神光湛然的老脸，一时百感丛生，不知何去何从！

龙布诗浓眉一轩，大声喝道：“平儿过来！”

南宫平惨然一叹，只得向前迈进一步！

龙布诗挣扎着从床上坐起，说道：“坐在床边！”

南宫平一双星目呆呆地望着龙布诗，他本是意志坚定之人，但此刻胸中情感激动，有如浪涛澎湃，直欲破腔冲出，禁不住又流下两行眼泪！

房内的梅吟雪及司马中天，也觉心中黯然，该然欲位！

龙布诗发出一阵朗朗的狂放笑声，大声道：“男儿有泪不轻弹！大丈夫当叱咤武林，怎能轻现儿女之态！平儿！坐下！”

南宫平一咬牙关，依言在床边坐下！

龙布诗笑向司马中天与梅吟雪二人道：“行功之时，但请两位暂为守护，两个时辰之后，即可功德圆满，届时龙某恐怕来不及向二位辞别，此刻就先行向二位道别，来生再见！”

他虽然乃是笑语相向，但语音凄凉，扣人心弦！

两人心头像是被一块巨石室塞住，黯然无言，只得轻轻点头。

龙布诗毫不怠慢，左手按住南宫平天灵盖上，右掌顶住他背心命门，沉声说道：“平儿，抱元守一，万流归宗，凝神了！”

南宫平屏诸杂念，眼观鼻、鼻观心、心神合一，灵台一片空灵静朗！片刻之后，顶门上冒起一缕蒸蒸热气，脸色已由苍白而转为红润！

龙布诗原就苍白的脸，此刻更加惨白了，浑身上下，也发出一阵轻微的颤抖……

司马中天与梅吟雪四只眼睛睁得大大的，瞬也不瞬地望着这师徒二人。

一个时辰已无声无息的过去，房内情景一无变化，要是有，那就是龙布诗身躯的颤抖且已由轻微而变为剧烈！

蓦地——

一声“砰”然巨响，房门竟披震开，司马中天和梅吟雪同时一惊，举目望去，只见一群人鱼贯而入！

当先两人，赫然竟是“万里流香”任风萍，以及“戳天夺命双枪”戈中海，随后诸人，却是神情木然的“天虹七鹰”！

梅吟雪拔出“叶上秋露”，司马中天也取下背后一只铁戟，两人并排而立，护在床前。

任风萍口噙笑意，手摇折扇，缓步上前，微微笑道：“梅姑娘别来无恙？”

梅吟雪也绽颜一笑道：“好说，好说！托任大侠的福！”

任风萍眼光流转，瞥见了龙布诗与南宫平师徒二人，脸上微露惊异之色，但旋又消失，依然笑道：“任某曾在高屏县见过南宫平一面，怎会又转到三门湾来与龙大侠相聚？脚程当真快得很！”

梅吟雪故作黯然道：“他遭人打成重伤，此刻龙大侠正运功为他疗伤！”

任风萍愕然道：“江湖人传言‘不死神龙，龙布诗身患重疾，怎么——”

梅吟雪笑道：“江湖流言，岂可深信，龙大侠非但身体健康，而且功力精进多多，已非昔日可比！”她原是心细如发、聪颖绝伦的女子，知道时间珍贵，能拖延就尽量拖延，而且还撒了一个大谎，果然使任风萍心中有了几分忌惮！

任风萍语锋一转，笑问道：“年前在长安城外，任某相托之事，不知梅姑娘是否已经三思，此刻能否回复？”

梅吟雪嫣然笑道：“小女子一介女流，帅先生与任大侠一代英彦，何况此乃庞大之组织与计划，梅吟雪实不便参入！”

她原就娇美如花，此刻嫣然微笑，更如百合初放，沁心醉人，就连任风萍这等人物，心中亦都不自觉的一荡！

任风萍道：“可是梅姑娘已收下了帅先生的信物——风雨飘香牌！”

梅吟雪娇笑道：“此牌已不慎遗失！”

戈中海蓦地欺前一步，沉声喝道：“若将此牌遗失，你就得抵命！”

梅吟雪瞅了戈中海一眼，笑对任风萍道：“不知任大侠何时多养了一条野狗？”

戈中海勃然大怒，暴喝一声，身形扑进，双掌猛地攻出。

梅吟雪冷冷一笑，“叶上秋露”急削而出，一招“凌风抖羽”，削向戈中海双腕！

戈中海双掌一错，右掌斜拍而出，左掌五指微屈，闪电般扣向梅吟雪执剑右腕！

梅吟雪毫不闪避，娇躯一侧，右腕一沉，剑尖扬起，一招“野火烧天”，便捷地刺向戈中海咽喉！

戈中海心中微微一惊，身躯一闪，躲过咽喉一剑，凶猛无伦地展开绝技，眨眼工夫，攻出十六七拳之多！

梅吟雪长剑在手，竟还占不了赤手空拳的戈中海上风，不由得一股羞愤之意袭上心头，娇叱一声，纳剑归鞘，也凭一双肉掌与其相搏！

但闻“波”然一响，双方掌力接实，梅吟雪粉脸骤变，一片苍白，娇躯微晃，咯出一大口鲜血，显然受伤不轻！但她脚下却未曾移动半步！

戈中海冷哼一声，双掌一错，再度疾攻而上！

梅吟雪柳眉一扬，暗中略一调息，又复挥掌封出！

戈中海的武功原要较梅吟雪高出甚多，但梅吟雪此刻已有拚死之心，一时之间，双方还难分轩轻。

任风萍微一皱眉，朝着“天虹七鹰”喝道：“你们还站在这儿干什么！”

司马中天钢牙怒咬，环眼圆睁，一声虎吼，铁敦挟呼啸锐声，猛扫而去！

“天虹七鹰”神情木然，但闻任风萍之声后，立时迅疾无比地向司马中天扑去！

“天虹七鹰”仿佛遭药物迷失本性，站成一个半圆，将司马中天围在核心，一阵狂攻狂打！

司马中天当然不惧，但罩住了周身上下，却罩不住翠、蓝、红、黑四鹰劈出的掌风，前胸登时如受千斤重锤，一张口，一蓬血雨，喷向白鹰，白鹰猝不及防，被喷得满头满脸，一件白缎长袍，全片殷红，犹如血人一般！

司马中天仗着内力雄浑精湛，虽然挨了一掌，但却乘白鹰骇然转身之际，双臂连挥，戟影如山，密密层层，向功力最弱的红鹰攻去！

红鹰洪哮天大吃一惊，措手不及，竟活生生被砍破头颅，血雨横飞，脑浆迸溅，惨号一声，栽地身亡！

其他六鹰却视若无睹，依然抢攻如故，司马中天立时遭劈中三掌，又咯出一大口鲜血！但他愈战愈勇，不顾本身伤势，铁戟一抖，一招“火树银花”，凶猛无俦地攻向翠鹰“七坎”、“气门”二穴！

翠鹰凌震天侧身欲闪，但司马中天双朝已如流星般刺到。只得双掌齐地臂出，司马中天大喝一声，竟将他劈来的双掌视若未见，铁戟加速向前一送，但闻惨叫声起，翠鹰身上多了两个血洞，扑倒于地。

司马中天却遭他双掌劈中左肩，登时血气受阻，左臂麻木不灵，左手铁戟“”的一声失手落在地上！

其余五鹰毫不迟疑，同时揉身扑上，司马中天右手铁戟一抡，接住又战！

蓦闻戈中海大喝一声，双掌连环攻出六掌。

梅吟雪真力不继，登时被他一掌劈中，喷出一大口鲜血，身形踉跄，坐倒地上！

戈中海狞声一笑，右掌扬起，正待劈下，忽闻一声暴喝道：“住手！”

声如宏钟，入耳嗡嗡作响，戈中海猛一旋身，只见身后站着一个面目俊秀的中年文士，正是那群魔岛少岛主孙仲玉！

这厢方自停手，蓦闻司马中天惨叫一声，口中狂喷鲜血，栽倒地上，接着紫鹰也倒了下未，腹部上插着一支尚在抖动的铁戟，血流如注：

其余四鹰，齐向前迈进一步，扬掌就要向龙布诗及南宫平劈下！

梅吟雪急叱一声，强提一口真气，从地上跃起，挡在二人之前，硬接四鹰联手攻击，樱口一张，又再喷出一蓬血雨，风目紧闭，呼吸急促，娇躯剧烈的晃了两晃，但脚步依却然钉立如棒，没有倒下！

孙仲玉心中大痛，怒喝一声，急跃而上，双掌连环劈出，硬将四鹰震退五步，与梅吟雪并肩而立！

梅吟雪凤目微启，瞥了他一眼，嘴角极其勉强的泛起一丝感激的笑意。

孙仲玉低声道：“姑娘伤很重么？”

梅吟雪张口欲言，但话还没说出，却又咯出一口殷红的鲜血！

孙仲玉心头大急，忙提气大喝：“十大常侍何在！”

喝声甫落，门外立即响起一阵轰喏之声，接着由古萨当先，十大常侍鱼贯而入！

任风萍悚然一惊，估量自己的实力，“天虹七鹰”，死了三鹰，剩下的四鹰亦都消耗真力过甚，疲惫不堪，“戳天夺命双枪”戈中海武功虽高，但亦双拳难敌四手！衡量轻重之后，已存退却之心，当下冷笑道：“尊驾原来倚仗人多势众，任某倒失敬了，只是我们素无仇怨，如此火拚，非但不值得，而且还惹人耻笑！”

孙仲玉狂笑道：“阁下如果胆寒，现在就滚！”

“戳天夺命双枪”戈中海面现愤恨之色，双手按在腰间双枪柄上，大有拚死一搏之意，任风萍启口欲言，突闻院中响起一阵宏亮的朗吟之声，道：“远山高大，风雨飘香！”余音袅袅，荡漾不绝！

任风萍心头一震，大喜过望，话锋一变，转向孙仲玉怒道：“此房狭窄，不便动手，尊驾如真要架此梁子，我们不妨到院落中央决一高下。”

孙仲玉狂笑道：“在哪里动手都是一样，请！”

任风萍阴鸷一笑，毫不迟疑，大步向门外走去，天虹“四鹰”挟起另三鹰的尸体，随后跟去！“戳天夺命双枪”戈中海冷哼一声，亦随四鹰之后，走到院落之中。

孙仲玉微微一笑，亦率十大常侍，缓步走向院落之中。

梅吟雪见他们一走，精神稍一松懈，那股神奇而能支持她卓立不倒的力量，也随之消去，只觉头昏目眩，眼前发黑，“噗通”一声，已栽倒在床前！

院落中站着一个身材高大、虬髯满面的威猛大汉，任风萍大步上前，威猛大汉扬声道：“天风银雨三十六杰待令！”

任风萍面露笑容，叹道：“帅先生果真神人也！”

孙仲玉已率十大常侍走至院落中站定，任风萍有恃无恐，缓步上前说道：“我们无怨无仇，如此火拚，姑不论谁胜谁败，俱皆太不值得！我们何不化敌为友，同心协力，闯荡江湖，于一番轰轰烈烈之大事！阁下但请三思！”

孙仲玉乃“群魔岛”少岛主，骄纵狂傲已惯，他率十大常侍远涉中原，除了执行“群魔岛”主之命令外，他最大的野心，却是要在中原扬名立万，任风萍这番话，更使他激起万丈雄心，当下狂放地笑道：“欺善怕恶，以众

凌寡之辈，小可向来最为不齿，阁下毋庸多言，亮开兵刃决一高下吧！”

任风萍阴鸷的一笑，冷冷道：“你死在临头，尚且执迷不悟，别怪我心狠手辣了！”

蓦地提气大声喝道：“无风银雨，武林一鼎！”

喝声方起，只见前后左右，各间房中相继走出一群黑衣大汉，每人手中都提着一个其大如球、色作银白、球上附刺的奇形兵刃——“链子流星单锤”！

这群黑衣大汉每三人一组，一人在前，二人在后，共有一十二组之多，分四面八方，缓缓包围而至！每个人行走之间，步履十分缓慢，但沉稳至极！

孙仲玉和十大常侍均看得心中微微一惊，难怪任风萍有恃无恐，原来果真有点门道。

片刻之间，这群黑衣大汉已将十大常侍及孙仲玉围在核心，每人脸上神情木然，均毫无表情！

任风萍道：“此刻如果尊驾回心转意还来得及，再迟恐怕你们全都要丧生在这‘天风银雨’大阵之中！”

孙仲玉神情凝重，满面肃穆之色，那股骄狂之气，早已荡然无存，此刻双眉紧皱，像是正在寻思如何破解之法，对任风萍的话却听若未见，十大常侍环列他的左右，成为一个空心的圆形，每人脸上都沉重十分，一如他们沉重的心情一样！

一群黑衣大汉沉稳的脚步依然缓慢地向前迈进。

任风萍放声长笑，双足点处，身形后掠五尺，右臂却缓缓地扬起！

孙仲玉剑眉一扬，微微一哼，伸手自腰间取出一支精钢打铸的缅铁软剑，剑身细长，足有五尺，剑尖却又分为二，与一般普通长剑迥然而异，剑身泛着一股淡淡的青色光华！

其余十大常侍，亦纷纷取出随身兵刃，全神戒备，凝神地准备应付这场即将爆发的生死大战！

黑衣大汉们脚步都已止住，数十双眼睛，目注场中，一瞬不瞬，左手抓着链尾，右手抓着离锤头四尺之处，锤头离地三尺！每人所抓的部位均一致无二，个个屹立如山，显然训练有素，只看得孙仲玉身后环列的十大常侍的心中又是微微一惊！

任风萍意气飞扬的环顾左右一眼，满面轻蔑与骄傲之意，突又发出一阵高亢而冷削的笑声！

黑衣大汉右腕微抖，铁链发出一阵“叮”之声！

任风萍陡地一声清叱：“天！”

黑衣大汉三人一组中的前面一人手臂齐扬，只听“呼呼”风声响起，十二道寒光突地自最前一个黑衣大汉掌中冲天飞起！

任风萍接连喝道：“地！”

这十二道寒光未落，又是数十道强风自黑衣大汉群中飞出，一起击在孙仲玉及十大常侍的身前！

孙仲玉大喝一声，手腕一抖，身形展动，剑上青色光华骤然暴长，一片冥冥青光，向前卷去！

十大常侍，亦自纷纷舞动兵刃，护住周身！

陡闻任风萍又是一声低叱：“风！”

“呼”地一声，这一圈银光突地飞起，本待飞起的一圈银光却宛如闪电般击下！

耀目的银光，强烈的风声，再加以铁链挥动时的“叮”之声，威势端的不同凡响！

一个手使九节钢鞭的常侍按捺不住，暴喝一声，身形冲起，舞动一片鞭风，直向那寒光中扑去，打算冲出重围！

孙仲玉手挥奇形长剑，撩开迎面击来的三柄银锤，眼波一转，已瞥见那“冲动”的常侍，不由得惊叫出声：“使不得！”

话声未了，那手舞钢鞭的常侍已被六柄银锤同时击中，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登时血雨横飞，血肉模糊，尸身糜烂！

古萨乃十大常侍之首，站在孙仲玉的左侧，一面挥动手中的三寸夺，一面低声问道：“少岛主，现下形势对我们大为不利，看样子，只能拚力一搏，冲出重围！”

孙仲玉摇头道：“坚守毋躁，静观其变！”

蓦闻两声惨号响起，十大常侍又有两人同时被三柄银锤击中，有一个脑浆迸溅，横尸当场，另一个浑身浴血，满地乱滚，口中惨号连连，状至痛苦，想来那银锤之上，还附有奇毒！

孙仲玉心中一紧，长剑略缓，六柄银锤又同时分左右上下攻到，当下一定心神，左掌劈出掌风，右手掌中奇形长剑横削而出，但听“”然脆响，又有两柄银锤遭他的奇形长剑把铁链削断。

站在圈外的任风萍一皱双眉，陡又低声叱道：“雨！”

喝声才出，黑衣大汉的阵势修地一变，寒光交剪，劲风呼呼，专攻上下二盘，数十柄链子流星单锤，幻起漫天银涛，铺天盖地般席卷而至！

转眼工夫，又有两名常侍被银锤击中，立时尸横当场！

十大常侍已倒五个，防守的威力顿时锐减，余下的六人犹自苦苦支持。

日已斜西，骄阳无力，一个时辰早已过去！

在房内的神龙师徒业已行功完毕，南宫平霍然睁开眼睛，房内的景象使他大大的吃了一惊！

南宫平一跃而起！掠至梅吟雪身旁，一探鼻息，气犹未断，不由宽心大放！再掠至司马中天身旁，只见他怒目圆睁，双手紧握，却是早已身亡。

陡听背后“砰”然巨响，南宫平回头一看，龙布诗已颓废的倒在床上！不由又是心头一紧，连忙掠至床前，忘情地吼道：“师傅！师傅……”

龙布诗无力地睁开一丝眼缝，但随即又无力地闭上，嘴角抽搐，喉间发出了阵极为轻微而嘶哑的声音道：“我……我不行了！平……儿，你要……好……自……为……”之字尚未出口，他已经气绝身亡了！

南宫平心中大痛，他真想大哭一场，但是，他没有，他只是紧咬着牙关，紧抿着嘴唇，嘴角的肌肉却在不停地抽动，显然他正强自压抑着眼泪，也强自压抑着胸中那股如火山爆发前一般汹涌冲动的极度悲痛之情！

突地——

梅吟雪发出一阵极其轻微的呻吟，虽然那呻吟之声细如蚊蝇，但是已足以使南宫平自茫然中找回自己的存在！他霍然转过身躯，掠至梅吟雪的身旁，俯下身躯，把她抱在怀里！轻声唤道：“吟雪！吟雪！”

梅吟雪缓缓地撑开那有如千钧重般的眼帘，终于笑了，虽然那只是嘴角些微的掀动，但这已足以代表她内心的安慰与满足！

南宫平柔声问道：“吟雪，你伤势很重么？”

梅吟雪没有说什么，也没有表示什么，却轻轻的阖上双目！

院落中，突然传来两声凄厉的惨号！梅吟雪突然浑身发出一阵轻微的颤抖，南宫平双臂用力，却将她搂抱得更紧了！

梅吟雪力不从心的急促说道：“小平！放开我，快去救院落中那批与任风萍交手的人！”说完话，已是娇喘连连，柔弱不胜了！南宫平愕然道：“吟雪！这是为什么？”梅吟雪柔弱的说道：“不要问原由，快点去吧！”一语未毕，惨叫之声，再度传来！

第二章 奇遇奇逢

南宫平情知局势危急，轻轻地点了点头，把梅吟雪抱至床边放好，迅捷地点了她“气门”、“七坎”、“期门”、“玄机”四大重穴，以护住她胸中一口真气不致散失！

他又迅速抱起司马中天的尸体，与龙布诗并排放好，又替他们盖上一条白布，默默地流下两滴眼泪！然后，他抓起地上的“叶上秋露”，一咬牙，“嗖”地一声，已如闪电般穿窗而出！

院落中的景象，使他大大的吃了一惊，数十条大汉所围成的阵势，是他曾领教过的“无风银雨阵”！只是人数似乎比上次少了许多，但是威力却比以前增加了几十倍！显然他们又重新组训过一次！

被围在核心的只剩下三个人了，一个是孙仲玉，一个是古萨，另一个是身躯伟岸的高大老者！

三人俱是须发凌乱，长衫破碎，浑身浴血，大汗淋漓，神情狼狈不堪，犹作困兽之斗！

黑衣大汉也躺下了不少，但阵式却毫无一丝凌乱之象。

南宫平舌绽春雷，暴然大喝：“住手！”

任风萍回头一看，来人竟是南宫平，不由得惊愕交加，暗道一声：“不妙！”

南宫平身形不停，身法快捷得惊人，掠过任风萍身侧，看也不看他一眼，直向那群黑衣人闪电般扑去，手中“叶上秋露”舞起一招“天外来虹”，剑光弥漫，剑气森森，三名黑衣大汉已一起被拦腰劈成两截，血雨横飞，溅得南宫平满身是血。

南宫平毫不稍停，足尖点处，身形再度掠起，右臂一挥，剑光暴长，又有三名黑衣大汉中剑身亡！

这六名黑衣大汉一倒下，阵式大露空门，被围在中央的三人，立时乘机纵起，冲出重围！

南宫平两招之内将配合严密的“天风银雨阵”破去，立时震慑住在场诸人！

戈中海暴喝一声，直向南宫平扑到，双掌连扬，两股威势无情、刚猛绝伦的掌风已席卷攻至！

南宫平晒然一笑，左掌斜拍而出，右手沉时挫腕，剑尖上扬，反向戈中海咽喉点去！

戈中海双足轻点，后飘五尺，当南宫平跟纵进击时，他已取下腰间双枪，与南宫平战在一处！

那边孙仲玉、古萨，以及另一个身躯伟岸的高大老者冲出重围之后，毫不停留，舞动兵刃，直向任风萍立身之处扑去！

三人已将任风萍恨之入骨，此时扑进，又快又疾，直欲将任风萍置诸死地而后才甘心似的！

任风萍亦非泛泛易与之辈，冷冷一笑，手中描金扇张合之间，拍出一股扇风，逼向古萨！左掌斜出，一招“斜取龙骸”，扣向孙仲玉右腕！

任风萍身旁的那个神情威猛的大汉也自腰间抽出一把错铁快刀，舞起一片刀墙，接住伟岸老者的猛烈攻势！

数招才过，二人已被逼得左招右架，险象环生！陡听任风萍突地大声喝

道：“天虹七鹰何在？”

仁立一旁的天虹“四”鹰神情木然地应声加入战圈！顿时局势立成平手！

另一面，戈中海与南宫平已战至激烈之处，只见金光闪闪，枪影纵横，银光耀目，剑幕如山！

南宫平心念梅吟雪安危，早已立下决心，速战速决，是以一上手，便是连番快打狠攻！他已被龙布诗打通“任、督”二脉，冲破生死玄关，内力有若长江大河，滔滔不绝，原来就已甚是精妙奇奥的剑招，此刻因有充沛的内力相辅，更具威力，一交手便已制先机，处处主动，占尽优势！

戈中海却是越战越心惊，被南宫平步步进逼，一直处在挨打地位！

南宫平陡地清叱一声，“叶上秋露”连演绝学，“七星巧渡”、“怒海泛舟”、“飞虹戏日”，“唰唰唰”，接连三招又狠又快，罩住戈中海“天井”、“气门”、“将台”三大要穴！

戈中海惊然心惊，如此情形之下闪无可闪，避无可避，唯一之途，只有孤注一掷，于是身形微晃，一对金枪扬手飞出，掷向南宫平“肩井”双穴！

南宫平冷哼一声，双臂一抖，面孔朝上，与地一线，避过双枪，足尖又疾又猛的踢向戈中海面门与前胸。

戈中海双足猛顿，向后跃退开去！

南宫平早已立下必杀此人之决心，哪还能容他逃去？猛地一沉真气，身躯一直，足尖轻点地面，“叶上秋露”前举，有如鬼魅般，神奇地飘身欺进！

戈中海双枪已失，只得运集平生功力，双掌挟狂风怒啸，猛推而出！

南宫平凛然不惧，但面上却是十分凝重，左掌也由前胸缓缓推出！

双方掌力甫一接实，南宫平立时内劲外吐，内力宛如浩瀚大海，绵绵不绝，滔滔而出！

陡闻轰然一声大震，登时飞沙走石，尘土弥漫，戈中海面色惨变，“噤噤噤”，连退五步，方才拿桩站稳。南宫平仅是上身略一摇晃，别无大碍，立时雄心大炽，轻啸一声，向前扑进！右臂一挥，立把这个帅天帆依为左右手的“戳天夺命双枪”戈中海，拦腰斩成两段！

南宫平毫不迟疑，足尖点处，身形暴长，又向任风萍等人扑去！

孙仲玉亦疾攻一招，奇形长剑招演“银河天汉”，横削而至！

任风萍左右受敌，只得双足猛点，向后跃退。

南宫平身形展动，再次扑进，同时真力贯注剑身，“叶上秋露”顿时光华暴涨，剑尖泛起森森剑气，逼人肤发，透骨生寒。

孙仲玉亦恨任风萍的“天风银雨阵”将他所带来的十大常侍毁去八人，亦白怒喝一声，奇形长剑抖腕攻出！

任风萍心知不能再退，否则就只有永处劣势，不能挽回，于是足下一旋，身躯微闪，让开孙仲玉攻来一剑，右臂一带，描金康点向南宫平肘间“天芬”穴！

南宫平一声低叱，“叶上秋露”振腕刺出，突破任风萍拍来的扇风，径向他右臂刺去！

任风萍大吃一惊，右臂募缩，想要抽招换式，还是依然迟了一步，但听“嗤”的一声，右袖裂开，右手小臂上也被划开一道深有三分、长达五寸的血槽，鲜血汨汨，痛彻心脾，手中描金扇亦几乎脱手掉下。

南宫平长剑一紧，又自迅捷猛厉地刺出三剑，孙仲玉也大喝一声，由侧面疾攻而至！

两人此刻心意相同，都是要置任风萍于死地而后才甘心，因此攻势亦都同样地猛厉辛辣，招招杀着。

任风萍眼看大势已去，但却苦无脱身之策！此刻一面招架，心中却一面苦苦思忖。

蓦听一声惨叫声起，黄鹰黄今天已被古萨的三寸夺斫中，鲜血飞洒，倒地身亡。

任风萍灵机一动，心中闪过一丝狠毒的念头！于是横下心肠，突地向前欺进一大步，左掌握拳，当胸捣出，右掌描金扇疾点而出，攻向南宫平“欺门”重穴！

南宫平与孙仲玉不禁齐地一愕，想不到他竟不顾自身安危，全力抢攻，不约而同怔了一怔！

谁知任风萍竟不再欺近抢攻，反而双足猛顿，向后疾掠而去。

两人恍然大悟，不由得同时怒喝一声，双双飞身跟踪追去！

任风萍足尖连点，已掠退五丈开外，接着竟‘嗖’的一声，穿入客房之中。

南宫平与孙仲玉跟踪追入房中，只见任风萍左手挟着奄奄一息的梅吟雪，右掌抵住她背心上，面露狞笑，喝道：“站住！你要是再进一步，我立刻震断她的心脉，你知道任某行为向来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

南宫平目眦欲裂，咬牙切齿，但却依言站在当地，不敢再前进一步！孙仲玉也不禁愕在当地，作声不得！

梅吟雪气若丝缕，娇靥苍白，柔弱不胜，却被任风萍挟住，双目紧闭，柔发披垂而下，南宫平心痛如绞，厉声喝道：“你若不将她放下，你今天势难全身而退！”

任风萍冷笑接道：“我着想全身而退，只有将她永远挟制，直到我离开险境为止！”

南宫平须发怒张，目眦皆裂，厉声吼道：“任风萍！今天梅吟雪要是死在你手中，我南宫平若不将你碎尸万段，挫骨扬灰，誓不为人！”

语音锵然，如斩钉断铁，逐个字地打进任风萍心中，只听得他心中狂震，心头一凛！

南宫平的目光中、面孔上，俱是一片令人望而心悸的恐怖杀机！

任风萍尽力的躲避着自己的目光，不和南宫平那有如利刃般慑人心魄的目光相接触！

没有一丝声音发出，彼此对视着，南宫平不敢轻举妄动，但却极力在寻找机会，打算冒险一搏，救回梅吟雪！

任风萍也不敢稍一大意，梅吟雪若有意外，他今日就只得葬身此处了！

院落中交战的叱喝声已中止，想来那天虹“三鹰”及那威猛大汉，必也已遭古萨及伟岸老者所杀！

空气像拉满了的弦，绷得紧紧的，死亡的威胁逼近了梅吟雪，也逼近了任风萍！

三人的心头沉重得仿佛将要窒息一般，四周是死一般令人心寒的寂静，三人依然仁立着没有移动过一丝一毫的脚步！

突地门外响起一连串银铃般的笑声，接着，房门大开，一千人缓步而入！

任风萍一见来人，不禁心中一震，欣喜若狂！

当先一人，赫然竟是郭玉霞，随后跟进三个黑衣老者！

南宫平眉头一皱，郭玉霞浅笑盈盈，莲步细碎，走至南宫平身旁，娇声道：“五弟别来无恙？”

南宫平大感不耐，碍于龙飞的面上，又不便对她无礼，只得淡淡点头道：“还好！”

任风萍却趁机向房门口的地方挪近了一大步！南宫平霍然惊觉，回转头来，大声喝道：“任风萍！你要是再妄动一步！可别怪我对不起你了！”

任风萍一见后援来到，胆识一壮，冷冷道：“只怕未必！”

南宫平怒道：“不信你就试试！”

这时那三个黑衣老者已走至任风萍身旁并排站定，三人虽均貌不惊人，但眼中却神光充足，步履之间沉稳而悠闲，想来必属一流高手！

此刻的形势大大的转变，南宫平已由优势而主为劣势，但他毫无惧色，暗中提气运功，准备必要时全力一击！

孙仲玉、古萨，以及伟岸老者，亦皆感到事态严重，均自凝神戒备！

郭玉霞依然巧笑连连地笑道：“五弟，江湖上传言，你去了‘诸仲殿’，学得一身绝技回来，这是真的么？”

南宫平已有怒意，大声道：“不错。”

他的目光一直没离开过任风萍，瞬也不瞬的盯着他！

郭玉霞眼波流转，讶声道：“你们是怎么啦？难道有过节吗？”

南宫平道：“不错！”

郭玉霞又道：“任大侠要带者‘冷血妃子’离开此房，你却不准他离去，对吗？”

南宫平怒形于色，冷峻而高亢地道：“不错！”

他一连说了三句“不错”，每一句都隐含怒意，郭玉霞柳眉一蹙，不悦地道：“任大侠带走梅吟雪与五弟有何关系？但你却要拦阻？难道江湖上的流言都是真的吗？”

南宫平怒声说道：“师嫂！难道你竟帮着外人？”

郭玉霞怒道：“梅吟雪丑名江湖，你竟恬不知耻，与她携手共游，止郊山庄因你而蒙羞！”

南宫平大声道：“我只是遵从师傅之命看护她，何况她内心善良，江湖上对她却是恶意诽谤！”

郭玉霞道：“无论如何，我站在师嫂兼师姐的立场，命你离此，让任大侠带梅吟雪走！”

南宫平大笑道：“你还够资格来命令我吗？”

郭玉霞怒道：“为何不能？”

南宫平厉声道：“你背师叛道，为害武林，师傅一生英名全毁在你一人手中，你我名份早无，你凭什么还能命令我！”

郭玉霞亦自厉声道：“你才背师叛道！我今天暂且代师行权，铲除你这件逆之徒！”

说着，纤手一抬，当胸击出！

南宫平对她恨极、怒极，两眼盯着任风萍，右掌却蓦地拍出！

郭玉霞想不到他竟会重下杀手，摔不及防，竟遭他一掌拍中，踉跄跌出七八步远！

南宫平神色不变，两眼却依然盯着任风萍，一瞬不瞬！

郭玉霞勃然大怒，娇躯一闪，正欲再度扑进，蓦闻一声大喝响起，一条

人影飞快的奔入，那人竟是石沉！

石沉喝道：“五弟莫慌，愚兄来也！”

话声中，双掌一分，逞向郭玉霞攻去！

郭玉震惊道：“石沉！你疯了？”

石沉大声道：“我没疯，我过去一直在做梦，但是现在梦醒了，你一人丢尽了‘神龙’门下的脸，大哥不在，这里以我最大，我代替师傅教训你一番！”

一面发话，一面抢攻，郭玉震惊怒交加，只得连连招架！

眨眼工夫，两人已交手十几招，石沉状似疯虎，连番狠攻狠打，招招杀着，郭玉霞已被逼至墙角一隅！

突地——

右首一个黑衣老者大喝一声，身形起处，向石沉扑去！接着，另两名黑衣老者也向南宫平扑到，四掌交错，疾攻而至！

南宫平心知不妙，左掌划一圆弧，硬接来势，右掌却向任风萍拍去！

任风萍阴鸷一笑，双手平举，竟将梅吟雪的娇躯迎向南宫平拍来的右掌！

南宫平钢牙怒咬，冷哼一声，将右掌撤回，两掌一合复分，闪电般向两名黑衣老者劈去！

任风萍趁势一跃，正欲夺门而出，南宫平虎目喷火，身躯一拧，旋至任风萍身侧，双臂疾探，连环向任风萍腰带抓去！

任风萍阴狠地笑了笑，左足后撤，右足一旋，反手将梅吟雪向前一挡，梅吟雪被他左迎右挡的，立时牵动内腑伤势，闷哼一声，昏晕过去！

南宫平心如刀割，伤痛万分，双掌一错，避开梅吟雪，迅捷无比地向任风萍左右双腕扣去！

他这一招非但应变迅捷，而且奇奥无比，任风萍心中一惊，只得向后一跃，退回原处！

两名黑衣老者又双双扑到，一攻正面，一攻右侧！南宫平大喝一声，闪身欺近，右腕一翻，疾向正面那黑衣老者胸膛印去，右肘一甩，向后撞去！

两名黑衣老人均自微微心惊，撤招换式，躲过一击，旋又呼啸一声，缠攻而上！

南宫平被两人一前一后连环抢攻，一时竟脱身不了，不由大感焦的，任风萍却趁机冷笑一声，身形起处，已匆匆夺门而出！

南宫平厉声喝道：“哪里走！”

喝声中，双掌前后攻出，一招‘乾坤日月’，硬将两名黑衣老者逼退一步！但是两人武功不比泛泛，同时错身一转，又再度扑上！

南宫平正想飞身追去，却再度被两人缠住，眼见任风萍已从容逃去。不禁急怒攻心，杀机毕现，招式一变，急欲将两人毙于掌下！

突听郭玉霞娇叱一声，竟也摆脱石沉，逃出门去！

孙仲玉突地大声说道：“南宫兄放心，小可誓将梅姑娘追回！”话声中，已率古萨及伟岸老者随后追去！

南宫平恨极、怒极，冷哼一声，双掌疾发，一先一后，一左一右，竟施出“达摩十八式”中的绝招“苦行菩提”，猛攻过去！

两名黑衣老人骇然大惊！左边那人掌招尚未递满，已被南宫平电光石火的一招击中肋下要害，闷哼一声，倒地身死了！另一黑衣老人却想抽身而退，南宫平大喝一声，闪身欺近，捷逾星火的点了他“石关”、“中柱”二穴！

突闻石沉大喝一声，南宫平转头望去，只见那黑衣老人的身形踉跄，退后三步，石沉也衣衫碎裂，脸色泛白，满面倦容，显然吃亏不小！

南宫平毫不犹豫，足尖点处，飞身扑去，扬掌就劈！

他本非乘人之危的小人，但是这几天来接连惨事，使得他怒火攻心，是以丝毫不加考虑，就向那黑衣老人猛攻过去！

黑衣老人闪避不及，闷哼一声，扑地身亡！

夕阳西下，天际上一片耀目绚丽的彩霞，哪里还有任风萍和郭玉霞的踪影！

南宫平望了龙布诗与司马中天的尸体一眼，走至南宫永乐床边，探手一摸，竟是冰凉僵木，原来他也早已气断身死！

骨肉情深，南宫平虽然与这位身为“诸神殿主”的大伯父不很熟悉，但总是一脉渊源！望着这一生孤僻、郁郁而终的老人尸身，他的喉头哽咽着，两眼充满了茫然与迷惘，他的神经仿佛已被刺激得麻木了。师傅死了，大伯父死了，父亲的老友、龙布诗的莫逆——司马中天也死了，一日之间，三位与他关系甚深的老人相继去世，他并非超人，只是一个血肉之躯，无法承担这一连串严重而悲惨的变故！若不是胸中那股复仇与愤怒的火焰在熊熊地燃烧，他早已颓败地倒下了！

石沉缓步上前，他不认得南宫永乐，更不知道他就是大名赫赫的“诸神殿主”，但他知道，若在此时此地出言相询此人是谁，却是大大不智，因为南宫平与这大头老人之间，显然有着极深厚的关系！

南宫平转过身躯，石沉看了他一眼，缓缓移动脚步至龙布诗尸体的床前，缓缓地跪了下去！

他双掌在胸前合什，口中喃喃自语，听不出是祈祷，或是忏悔，面上的肌肉剧烈地抽搐着，双目轻阖，两行热泪却顺着脸颊滚滚流下！淌湿了衣襟，又滚落在地上！

南宫平在心中低低的咽叹一声，缓步出房，竟无人迹，原来这家客栈内的旅客、伙计，甚至掌柜的，俱皆逃走一空！

突地一丝念头自南宫平脑际闪过，他突然想起被任风萍劫往南山的狄扬夫妇和叶曼青来，何况梅吟雪适才也被任风萍擒去，极有可能亦是擒赴南山，此刻如果赶往南山一行，虽然未必有十成把握，但至少总能探出些端倪！

心念一转，立刻疾步回房，石沉已站起，脸上犹泪痕狼藉。南宫平道：“三师兄门、弟尚有一事急待办理，如果在明晚天黑以前尚未回转，三哥不妨先将师傅等尸体运回止郊山庄！”

石沉愕然道：“什么急事？我不能随行么？”

南宫平道：“这只是小弟一件私事，何况此间后事也急待料理，就请三哥多多偏劳了！”

一言甫罢，双足轻点，已翩若惊鸿地穿窗而出！

石沉喟然一叹，木然呆立，望着屋内那几具尸身，怔然出神！

南山别墅——

这是一座并不广大但却雄伟精致的庄院，耸峙在南山的东麓，西、北、南，三面群岭环抱，东边却散布着一片小丘陵，其中还间杂着不少树林，有些是天然生成，有些却经过人工特意的栽植，显然是某种阵法！

月上树梢，清华满地，夜色朦胧中，隐隐可见南山的嵯峨之姿，以及南山别墅的巍峨气派！

突地——

十数条人影掠上树梢，个个身法轻灵，竟皆身具“踏枝渡林草上飞”的武林轻功绝技，捷逾鬼魅飘风，迅若风驰电掣，眨眼工夫，已越过这片“树阵”！

雄伟的南山别墅也已耸峙在他们眼前！

月光照映下，可清晰地看出人数共有一十七人之众！个个俱是乞丐打扮！当先两人各执着一根青色竹杖，正是那“穷魂”依风和“恶鬼”宋钟！无可讳言地，这群乞丐正是“幽灵群丐”！

“穷魂”依风四下打量了一番，忖度好地势，陡地轻叱一声，“幽灵群丐”同时纵身飞起，“嗖”的一声，齐齐掠入南山别墅之内！

南山别墅之内虽然建筑堂皇，亭台水榭，花园假山，画阁雕楼，但在黑夜之中却笼罩着一股阴森森的气氛！

“穷魂”依风陡地发出一阵尖锐长啸之声，凄厉刺耳，在夜空中荡漾缭绕，久久不绝！

他啸声甫歇，蓦见南山别墅内所有灯光竟一起熄灭，刹时变得一片黑暗，惨白的月光照映下，这一幢幢的高大屋宇竟变得有如森罗鬼域般，阴森恐怖！

“幽灵群丐”俱皆一愕，但无一怯色！“恶鬼”宋钟大声笑道：“既来之，则讨之！‘幽灵群丐’强讨恶化，怕过谁来？伙计们！即使是阎王殿上我们也要闯它一闯！”

竹杖一点，大步向前走去！“穷魂”依风以及其余群丐亦随后大步跟去！

半盏热茶光景，“幽灵群丐”已绕过一座花园假山，穿过一道短杆长廊，来至一片宽大的院落中。

这片院落乃南山别墅的中心之处，“恶鬼”宋钟与“穷魂”依风双双止步，停在当地不复前行！

“穷魂”依风打量四周一眼，大声说道：“此处如果做格斗之场所，实在是最适宜不过！”

一语甫罢，蓦见四周房内灯火突明，刹时光如白昼，耀目的强光，使得久处黑暗中的“幽灵群丐”双目一阵昏花！

对面一座大厅人影闪动，接着厅门大开，一个身材颀长、面孔白皙、身着黑袍的中年人缓步行出！

此人脸孔奇白如银，身穿黑袍，一白一黑，相映之下，顿使人感到一股阴森之气，自他身上散出。

“穷魂”、“恶鬼”细细打量来人，只见他步履轻灵，双目上视，神情甚是倨傲！

此人缓步走至“幽灵群丐”之前，止住身形，抱拳道：“诸位夤夜造访，不知有何贵干？”

他说话语气甚是温婉，竟若女子口音，众人不禁为之一呆！“穷魂”依风大声道：“兄台就是此间主人么？”

白面中年人微微一笑，道：“岂敢！小可乃南山别墅总管米白香！”

“穷魂”依风浓眉一轩，道：“叫你们主人出来答话！”

言词之间，盛气凌人，米白香毫不动怒，瞥他一眼，仍旧淡淡笑道：“我家主人此时不见客，诸位有事，和在下一谈，也是一样！”

“穷魂”依风神色一变，怒声道：“小子！咱们是要人来的！”

米白香愕然道：“要人？这话怎讲？”

“恶鬼”宋钟吼道：“明人不做暗事！兄台也不要再装蒜了，‘天山神剑’狄扬以及依兄之妹依露夫妻被你们掳来此间，今夜咱们兄弟来此，就是要回这两人！”

米白香正欲答话，突闻大厅中响起一阵洪亮的喝声，说道：“贵客光临，还不肃迎，更待何时？”

“幽灵群丐”怔了一怔，米白香却神情一变，退后一步，举掌恭请道，“我家主人有请！”

“穷魂”依风怒声喝道：“既然是此间主人，何不现身一谈？不敢露面，岂是大丈夫行径！”

屋内那人再度发话道：“幽灵群丐名满武林，如此深夜莅临敝庄，蓬荜生辉，屋外夜寒露重，诸位何不移驾屋内一谈？”

“幽灵群丐”闻言俱皆一愣，只觉此人口音好熟，但一时之间却无法自话音中分辨出此人是谁！

“穷魂”、“恶鬼”两人相互对望一眼，“恶鬼”宋钟道：“既蒙宠召，‘幽灵群丐’有傍了！”

说着随米白香之后，向那高大厅房大步行去！

大厅之内巨烛高燃，光如白昼，正中一张太师椅上赫然端着一个身材适中、面上蒙着一层黑纱丝绒的覆面人！

覆面人一见众人，长身站起，左手一摆，道：“有话好商量，诸位请坐！”

“幽灵群丐”也不客套，随即一一坐下！

米白香走至覆面人身侧，垂首侍立，状至恭谨！

覆面人露在黑纱丝绒外的一双炯炯目光，环视诸人一眼，笑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诸位来自关外，迢迢万里，更使在下感到荣幸之至！”

“穷魂”依风冷冷道：“废话少说，咱们是来要人的！”

覆面人大笑道：“依兄好生性急，吾等阔别已久，今日重聚一堂，真该畅谈别情，剪烛话旧！”

“幽灵群丐”闻言不禁惊愣交加，此人口气间严然与已相识，虽然口音甚熟，但因有黑纱丝绒覆面，无法看清他的面容长相。

“恶鬼”宋钟心中一动，也自大笑道：“吾等既然相识，兄台何不取下面纱，也好让我们看清到底是哪位故人！”

覆面人笑道：“取下面纱自非难事，只不过时候未到，请恕在下暂不从命！”

依风冷笑道：“天下唯有做了亏心事之人，才不敢以真面目示人，兄台恐怕也是亏心事做多了，才以黑纱覆面！”

覆面人看他一眼，突地转头望向内厅，沉声喝道：“贵客光临，还不摆酒上菜，以敬佳宾？”

“幽灵群丐”闻言皆相顾愕然，“恶鬼”、“穷魂”相互对望一跟，“恶鬼”宋钟沉声说道：“既来之，则安之，兄台盛意吾等敬谢了！”

覆面人笑道：“宋兄果真快人快语！请！”

说着长身起立，左手向内厅一摆！

宋钟朗朗一笑，当先向内厅大步行去！

依风亦不再迟疑，随后跟去！其余群丐亦皆纷纷起立，鱼贯行入内厅！

内厅之中，一张大八仙桌上赫然摆着一桌热气腾腾的美酒珍肴！

覆面人大马金刀地坐下上首主位，“幽灵群丐”亦依次坐下，但每个人

的心中均惊愕不已！俱皆担心这美酒珍肴中下有毒药或迷魂粉之类！

覆面人见“幽灵群丐”皆已坐定，遂拿起一个大酒鼎，大笑说道：“当此良夜中宵，在下能与名满江湖的‘幽灵群丐’开怀畅饮，秉烛夜话，可谓荣幸之至！来！来！来！在下先敬诸位一杯！”

说着举鼎近口，一饮而尽。

依风浓眉一轩，长身而立，道：“我等兄弟远道来此，只因舍妹及‘天山神剑’狄扬被帅天帆手下，擒来此间，依风心系舍妹安危，忧心忡忡，哪有心情开怀畅饮！兄台如有兴，不妨将舍妹及狄扬先行放出，依风心愁既解，定当奉陪兄台秉烛夜话，浮一大白！”

覆面人朗朗笑道：“依兄要在下放出依姑娘是否就要与她携手重回关外？”

依风道：“当然！”

覆面人举起酒壶一面斟酒，一面说道：“如果依姑娘不肯随行呢？”

依风晒然道：“笑话！依露乃我同胞小妹，岂有不肯随行之理！”

覆面人道：“她在此生活优裕，我们侍候她有如皇后一般，她岂肯回到关外受那风寒雪冷之昔！”

依风冷冷道：“只怕未必！”

宋钟插口笑道：“幽灵群丐虽然以乞成名，强讨恶化，但在关外一片基业却是富可敌国！若与区区南山别墅相比，真有大巫与小巫之判！”

覆面人大笑道：“只怕此刻那片基业已化为颓瓦灰烬！”

宋钟亦大笑道：“幽灵群丐何许人也？岂会受你危言恫吓！”

覆面人道：“在下以事论事，真言相告，实无危言恫吓之必要！”

依风喝道：“废话少说！兄台如果识趣，先将舍妹放出，咱们也才有话好谈，否则，哼哼——”

覆面人笑道：“依兄怎么恁地心急？我们亦属旧交，何况诸位对在下尚有救命之恩，在下理当先敬诸位三杯，再谈此事不迟！”

说着，一面环视诸人一眼，见群丐俱皆正襟危坐，手不触箸，唇不沾酒，几十道炯炯目光，均虎视眈眈地望着自己，不由哈哈笑道：“我只道‘幽灵群丐’俱乃游戏风尘之异人高士，谁知今日一见，却是徒负虚名！”

宋钟愣道：“兄台此话怎讲？”

覆面人道：“在下在半夜之中备出一桌酒席，为诸位洗尘接风，诸位却一再猜忌，深怕此酒菜中，下有毒药，未免大使在下难堪了！”

宋钟干笑数声，道：“兄台言重了！”

说着举起面前的酒杯，一饮而尽：

覆面人见状，不由大笑道：“宋兄才愧为‘幽灵群丐’之首，果有英侠豪风！”

其余群丐一见宋钟饮尽杯中之酒，亦已不再顾忌，纷纷举杯而饮，拣菜而食！

依风却大声说道：“未见舍妹之前，依某誓不饮酒！”

覆面人笑道：“要见令妹，并非难事！”双掌轻击，大声喝道：“请依露姑娘见客！”

垂手侍立一侧的米白香，恭诺一声，大步向内厅左侧的月形圆门走去！

片刻工夫，但听环珮“叮——”，莲步细碎，依露已盛装打扮，姗姗行出！只见她丰姿依旧，娇靥上容光焕发，浅笑盈盈，哪有半点像是道人囚禁

之容。

依风胸怀大慰，情不自禁地唤道：“露妹！”

依露明眸流波，看他一眼，却没有任何兄妹重逢之亲昵表示，反而走至覆面人身侧，朝他嫣然一笑。

“幽灵群丐”俱皆一怔，依风更是惊愣交加，颤声道：“露妹！你不认得愚兄了么？”

依露绽颜笑道：“你是我的哥哥，怎会不识！”

依风闻言不禁放心不少，又道：“愚兄前来救你出险！”

依露截道：“我在此很好，不劳大哥救我出险——”

依风吼道：“难道你不愿回到幽灵山庄去？”

依露笑道：“这里不比幽灵山庄差呀！”

依风惊愣交加，吼道：“露妹！难道你疯了！”

依露佛然道：“谁说我疯了？哼！我还有事，恕不多陪了！”

依风双目皆赤，跨前一步，喝道：“露妹！”

依露头也不回，逞自走入月形圆门！

依风正欲追去，却被宋钟一把拉住，沉声说道：“风弟稍安毋躁，此事大有蹊跷！”

依风神色颓败，有气无力地指着覆面人吼道：“你！你！……用的什么迷魂药竟使她迷失本性，至这般地步！”覆面人朗声笑道：“她神志清醒得很，岂是被药物迷失本性？”

宋钟突地长身站起，神色庄重地道：“宋某真佩服兄台之神通广大，竟能使他兄妹之间形同路人，兄台何不将覆面黑纱丝绒取下，好使吾等一睹兄台尊颜！”

覆面人道：“既然诸位一再坚持，在下也只好从命了！”

一语才罢，右手轻伸，已取下面上黑纱丝绒！

群丐一看清他的面容，均自大吃一惊！

宋钟惊叫笑道：“你！你竟然是狄扬！”

狄扬淡淡笑道：“不错！在下正是狄扬！”

依风目眦皆裂，虎目喷火，吼道：“你这个狼心狗肺、忘恩负义的畜牲！还我的妹子来！”

吼声中，飞身扑进，双掌齐地劈出！

狄扬神情一变，冷笑道：“我已是此间主人，岂能容你在此撒野！”

宋钟亦自叫道：“原来如此，难怪你要用黑纱覆面！”

同时抢身扑进，扬掌劈去！

狄扬不闪不避，突地双手猛按桌面，陡闻一声“哗啦”暴响，竟然连人带椅，一起陷了下去！

两人劈出的掌力，顿时落空！

依风虎吼一声，急跃上前，狄扬座位下的那块活板又“砰”的一声，自行弹上！

依风右腿一抬，照准那块活板，猛地一脚跺下！

他这一脚跺下，少说也有五百斤以上力道，谁知那块活板竟如钢打铁铸一般，纹风不动！

宋钟走至桌前，照着狄扬适才所按的部位，依样画葫芦，也是用力按下，那块活板却然分毫不动！

突地——

一阵“轧轧”之声，自四面传来，依风抬头一看，只见对面墙上竟自缓缓落下一道钢闸！

依风大吃一惊，转头望去，另三面墙上也同样落下一道钢闸！

宋钟大声吼道：“糟糕！我们竟中了这厮鬼计！”

吼声中双足猛顿，宛如脱弦急箭，疾向门口扑去！他去势虽快，但已迟了一步，钢闸已齐地落满！四面不留下一丝缝隙！只有闸板上留数个小孔，显然是用来通气的！

依风唱然叹道：“幽灵群丐一生游戏江湖，想不到竟栽在这里！”

宋钟也叹道：“这四面之钢闸厚达数寸，即使宝刀宝剑亦难将它削动！何况我们皆手无寸铁，唉！看未今夜想要逃脱此困，真是难如登天了！”

月已偏西，突地——

一条人影，飞快的掠入南山别墅之中！眨眼工夫，他已越过三栋楼房，卓立在南山别墅正中一间大厅的屋脊上！

月光映照着他那俊秀却略显苍白的面容，一双充满了毅力光芒的眼神，有若夜空中两颗明亮的寒星！两片紧抿的嘴唇，勾划出几分倔强而孤傲的意味！

他，正是南宫平！

夜风萧飒，突地——

一阵极轻微的衣袖带风之声响起，南宫平霍然转身，只见身后不知何时已站立一个身穿黑袍、脸色奇白如银的中年人！

白面中年人微笑说道：“兄台在深更半夜来至敝庄，不知有何贵干！”

南宫平冷道：“在下南宫平，尊驾是谁？”

白面中年人微现惊愕之容，随即恢复原有的笑容，抱拳道：“在下米白香，乃此间总管，奉敝主人之命，候驾多则了！”

南宫平道：“令主人是谁？”

米白香道：“南宫兄一见便知！”

南宫平已存深入虎穴之心，当下冷笑道：“但请米兄引路！”

米白香又是抱拳一礼，道：“请！”双肩微耸，已飘然下房！南宫平脚步轻点，随后跃下地面！

米白香迳自向左侧一间华丽大厅行去，南宫平大步跟后，却一面留心前后左右，但并未发现一丝异状！

大厅中，布置得十分华丽，绿幔垂窗，红绒铺地，檀木桌椅，古玩壁画，却又略带几分幽雅意味。

米白香道：“南宫兄请稍候片刻，待在下进去通报一声！”

迳向大厅左侧一扇小门走去！

俄顷，面覆黑纱的狄扬已缓步行出！

狄扬笑道：“南宫兄！久违了！”

南宫平只觉口音甚熟，但却不知他是谁，茫然道：“尊驾是谁？”

狄扬大笑道：“才不过小别数日，南宫兄已不认得我了么？”

说着，已伸手取下面上之黑丝纱绒！

南宫平做梦也想不到竟是狄扬，骤见故人，不禁欣喜莫名，抢前一步，握住狄扬双手，叫道：“狄兄！原来是你！”

狄扬拍了拍南宫平的肩膀，笑道：“想不到吧！”

南宫平道：“真是做梦也想不到！可是——不对呀！”

狄扬道：“怎么？”

南宫平剑眉紧蹙，道：“你和依姑娘不是被任风萍擒去了吗？怎么忽地又做起这南山别墅的主人来了？”

狄扬淡淡一笑，却是沉吟不语！

南宫平又问道：“那么依姑娘和叶姑娘呢？”

狄扬笑道：“她们此刻正好梦方酣！”

南宫平不解地摇头道：“狄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狄扬道：“这南山别墅，已属我有！你此刻到来，我们正好共图大事！”

南宫平愕然道：“什么大事？”

狄扬大声说道：“就是实践帅先生所说的——问鼎武林的大计！”

南宫平惊叫道：“狄兄！你说什么？”

狄扬笑道：“帅天帆乃一代奇人，我已投靠他麾下，为他效力，南宫兄是否也有此心意？”

南宫平吼道：“狄兄！你疯了不成！”

狄扬大笑道：“我此刻神智清楚得很！哪有半点疯状！”

南宫平心中一动，激动的情绪，立时平静下来，恢复原有的镇定，恳切地道：“狄兄！你真的已经加入了帅天帆的组织？”

狄扬大声说道：“你是知道我向来不说假话的！”

南宫平冷笑道：“那么！依姑娘和叶姑娘呢？”

狄扬笑道：“她们二人也已投身帅先生麾下，不用你费心了！”

南宫平怒叱道：“胡说！”

狄扬向前跨进一步，道：“我没有骗你！”

南宫平心中半信半疑，忖道：“像狄扬如此耿直爽朗之人尚且还加入帅天帆那一伙，依露和叶曼青女流之辈，只怕也很可能失节变志了，只不知那帅天帆到底有何魔力！”

心念未了，突闻一声暴笑响起，大厅中已多出一人。南宫平抬头一看，只见他五短身材，满面虬须，头大如巴斗，与其矮小身躯，极不相称！

身上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劲装，双目神光充足，年纪约在四旬上下！

狄扬和米白香一见来人，均自神色一变，躬身施礼，口中说道：“唐大哥！”

唐大哥神情倨傲，仅微一颔首示意，大步向南宫平走近！

南宫平暗暗忖道：“此人神态狂傲，步履沉猛，狄扬和米白香对他状至恭谨，想来必是极为扎手人物！”

心念之间，那人已说道：“你就是南宫平么？”言词之间，狂傲已极！

南宫平暗暗冷笑，口中淡然道：“小可正是南宫平，敢问尊驾大名！”

“唐大哥”大笑道：“你连我‘旋风追魂四剑’唐环的大名都不知么？”

南宫平忖道：“帅天帆手下几员得力助手，诸如任风萍、戈中海和眼前这唐环，均齐集江南，只不知又有何重大变故发生！”

唐环道：“我受帅先生亲口谕令，请甫官千赴我总坛一行！”

南宫平心中一动，笑道：“南宫平武林未学，哪里敢当！”

唐环大怒，喝道：“你这不识好歹的东西，难道我就不能将你擒去？”

南宫平冷笑道：“只怕凭你还擒不住我！”

唐环大喝一声！突地闪身欺近，右掌蓦地劈出！

南宫平不肯示弱，也一掌劈出！

“轰”的一声大震，两人掌力接实，竟然各退三步！

唐环叫道：“小子！果然有两手！再接我一掌试试！”双掌平举胸前，缓缓推出！

南宫平心知他此次必定全力而发，不敢大意，气纳丹田，抱元守一，运集十二成的力道，双掌亦自缓缓推出！

又是“轰”的一声巨响，两人内力交击，劲风如剪，气流涡漩，震得屋顶积尘，簌簌落下！

“瞪瞪瞪”！两人竟然又是各退三步！

这一较量，已看出两人内力半斤八两，难分轩轻！

唐环神色一变，吃惊不小，他万万料不到南宫平一个后生小辈，竟有如此雄浑精纯的内力！

南宫平神态从容，口噙笑意，睨视着唐环，冷笑道：“想不到大名鼎鼎的‘旋风追魂四剑’不过如此而已！”

唐环冷冷道：“拳掌内力不分上下，不妨在兵刃上见个真章！小子，亮剑吧！”

南宫平淡淡一笑，翻腕拔下背后“叶上秋露”！

唐环神色庄重，亦自腰间撤下一把精钢软剑！此剑与普通长剑迥然不同，剑身细长，通体浑圆，竟无剑刃！剑身为白色，剑尖却是乌黑闪亮！

南宫平不敢丝毫大意，凝神待敌！

唐环低喝一声，右腕微抖，奇形软剑抖得笔直，当胸一剑刺出！

南宫平身躯一侧，避开来势，“叶上秋露”乘势递出，一招“金龙抖甲”，幻出一朵剑花，封住唐环胸前“天池”、“步郎”、“气门”、“天井”、“将台”五大重穴！

唐环冷冷一笑，奇形软剑一折，竟然神妙无比的点向南宫平“肩井”！

南宫平不愿失去先机，右手长剑原式不变，左手五指如钩，施出一招“神龙十六式”中的武林绝学，奇奥无比地向唐环执剑右腕扣去！

他这招出手如电，快速已极！唐环骇然一惊，右腕立挫，改刺“曲池”，身躯却退后一尺，闪开当胸一袭！

南宫平轻声一叱，身形微转，右手长剑一紧，竟然乘虚快速绝伦地攻出五剑！又将唐环逼退三步！

要知这“神龙十七式”乃“不死神龙”龙布诗的成名绝技，精妙神奥，博大精深，唐环却太过小视于它，是以一上手便屈居下风！

此刻他羞愤交加，怒喝一声，剑招一变！

右臂一带，奇形软剑抡起一幕剑光，顿时响起一片锐啸风声，四周劲风激荡，逼人肤发，气流飞旋回转，竟使人仿佛置身于旋风之中！

南宫平不敢有丝毫大意，左手捏剑诀，右手剑平举胸前，气纳丹田，全神贯注！双目精光炯炯，紧盯着飞舞回旋中的“奇形软剑”瞬也不瞬！

突地——

唐环大喝一声，“奇形软剑”在旋风回荡中猛然一剑刺出，势若弃雷，疾似闪电！

南宫平也是舌绽春雷的一声大喝，目光不瞬，同样快速绝伦地一剑刺出！

但闻“嗤”的一声轻响，两柄长剑竟然粘在一起！

唐环面现喜色，手腕一抖，“奇形软剑”竟如灵蛇般，绕着“叶上秋露”

缠了三匝！闪亮乌黑的剑尖，正对准着南宫平的面门！

南宫平惊然心惊，想要撒招拔剑，但因两人内力相若，无法发出“叶上秋露”！

唐环狰狞得意地一笑，大声喝道：“丢剑！”

南宫平傲然道：“未必！”

但他必字方出口，突见那闪亮乌黑的剑尖，突地爆开，袭向南宫平面门！

同时一股色作湛蓝、腥臭扑鼻的液体，也喷洒向南宫平面门！

那剑尖与毒液已离南宫平面门不足二尺！

突地——

一丝智慧机变的光芒，闪过南宫平的脑际！大喝一声，双足猛地一顿，全身重量，聚集在执剑右腕，身躯陡地悬空，“叶上秋露”禁不住他这大力的施压，形成弧度极大的倾斜与弯曲！

同时他的双足却乘势连环踢向唐环的“曲池”重穴！

一支剑尖，一蓬毒液，在毫厘之差，间不容发的当儿掠过他的面门，向前飞去！

唐环手腕一抖，撤回缠在“叶上秋露”上的奇形长剑，向后倒退三步！

南宫平就在借以使力的凭借一失、虚悬的身躯顿时向下跌去之顷，霍地右足前伸，左足向下一划，“叶上秋露”顺势微一点地面，伟岸的身躯，却已轻灵妙曼地长身起立！

唐环低叱一声，乘虚攻入，浑圆剑身，施之若棍，一招“沉香劈山”，当头斫下！

南宫平长剑一横，右臂疾挥，一剑向唐环中盘削去！

他这一招出手如电，快速绝伦，唐环招未递满，已被南宫平硬生生的逼退五步！

突闻米白香、狄扬同时喝道：“接招！”

双双自侧面猛攻而至！

南宫平心中一横，左掌劈出，阻住狄扬攻势，右腕一抖，剑尖上翘，疾点米白香咽喉！

他招式初发，唐环又已手抡“断剑”，由正面攻到！

三人皆身负上乘武学，此刻同时出手，顿使南宫平大感吃力，六招不到，已仅能坚守，无力还击！

片刻工夫，双方又对拆了十几招，南宫平已是额间见汗，险象环生！

陡闻南宫平大喝一声，左掌蓦地击出，击向米白香，右臂一带，“秋江泛度”，“叶上秋露”由右至左，划出一道极大的圆弧，剑光闪闪，剑气森森，三人竟被他这神奥无比而凌厉无俦的一招，同时逼退！

南宫平双目精光如刃，面泛杀机，肩不晃，身不摇，倏然飘退数尺！

三人怔了一怔，却见南宫平双手握剑，剑尖斜斜高举，伟岸身躯，傲然卓立，大声喝道：“南宫平今夜要大开杀戒了！”

三人俱是江湖阅历甚丰之人，却从未见过如此怪异的握剑手法！

唐环大喝一声，身形扑进，右臂一扬，断剑当头斫下，左掌暗蕴内力，蓄势待发！

狄扬与米白香也同时发难！

南宫平卓立不动，双腕一抖，剑尖颤动，幻出朵朵剑花，“叶上秋露”

由右而左，由上而下，缓缓划出，正是“神龙十七式”中“在田五式”的起手招：“绿野在天！”

那颤动的剑尖由上而下，缓缓抖出无数朵闪闪的剑花，竟将南宫平的上中下三路护得有如剑墙一般，三人虽然身怀绝技，却无法自朵朵剑花中寻出破绽，出手攻入，均不自觉神情一呆！

南宫平大喝一声，剑招陡变，“在田五式”的第二式已然施出，“秋枫丹林”，长剑挥洒而出。

只觉剑光闪闪，耀人双目，剑气森森，逼人肤发，三人竟然不知不觉的被逼退一步！

南宫平不再追击，身形卓立，双手握剑，剑尖斜斜高举！

突见唐环一言不发，转身向后奔去！

南宫平心中一动，大声喝道：“哪里走！”“叶上秋露”闪电般刺出身躯正欲扑进。

突地——

两声娇喝响起，叶曼青和依露突然自内厅飞奔而出，扑至南宫平身前，一言不发，齐地扬掌就是一阵猛攻！

南宫平大声喝道：“叶姑娘！依姑娘！你们不认识南宫平了么？”

依露娇喝道：“不管你是谁！我们已是这南山别墅的主人，岂能容你在此撒野！”

一面发话，一面抡掌攻出！

南宫平双掌推出，封往来势，说道：“你们为什么不听我解释？”

叶曼青冷冷道：“没什么好解释的！纳命来吧！”话声中，娇躯微闪，展开“丹凤”食竹女史的独门绝技，一阵抢攻！

狄扬也大喝一声，扑身而进，加入战圈！

三人状似疯狂，全然不顾自身安危，全力抢攻，招招杀着，一时之间但见掌影缤纷，掌势如山，掌风呼啸，劲风激荡！

南宫平被三人团团围住，一阵猛过一阵的连环抢攻，却不能痛下杀手，又不能脱身离开！只得展开师门绝技，紧守不攻！

内厅之中，不时传出唐环那得意狂妄而刺耳的笑声，盏茶工夫，二十招已过！

此时长夜渐去，黎明将来，星光隐隐，明月西沉，东方天际已现出鱼肚白色的曙光！

南宫平空怀绝技，无法施展，三十招甫过，又被逼退至大厅正中。

他经过长途的奔驰至此，又经历了半夜的惨烈拚搏，内力虽然充沛，但此刻真力已消耗过半，面现疲惫之色，汗流浹背，出手已缓慢了许多，渐呈不支之状……

钢闸房中——

“幽灵群丐”经过整夜的苦苦忖思，依然想不出脱身之法，每人脸上均现出焦虑而愤怒的神色！

蓦然——

钢闸房顶发出一阵轻微的“轧轧”声响，“幽灵群丐”都皆愕然，齐地抬头一看——

只见房顶一块约有三尺见方的小钢板正缓缓掀起，并垂下一条麻索来。

宋钟惊喜莫名，急急喝道：“良机难再，动作要快！”

说着当先腾身飞起，抓住麻索，捷逾猩猴，揉索直上，待离洞口不足一尺时，双手微一加劲，“嗖”的一声，穿洞而出！却发现洞旁卓立着一个身材适中、白白面皮，而神情木然的中年人！

宋钟见此入甚是陌生，但却知道今夜必是被此人所救，当下拱手一礼，朗声道：“吾等蒙尊驾慨施接手，恩重如山，请受在下一礼！”

这时，“幽灵群丐”已陆续出洞，围在未钟身旁，依风大步上前，道：“幽灵群丐生平不受人半点恩惠，但是今夜……”

话犹未了，中年人冷冷截道：“我受天鸦道长之命，前来救你们出险，你们要谢，就去谢天鸦道长，用不着谢我！”

依风神色茫然，喃喃自语道：“天鸦道长……天鸦道长……我们并不相识呀！”

中年人道：“不管你们相不相识，我救你们出险，却有一个要求！”

宋钟忙接道：“尊驾请说！只要吾等能力所及，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

中年人道：“你们认得南宫平么？”

宋钟摇了摇头，依风却接口道：“曾有一面之缘。”

中年人道：“他此刻亦是身处险境，他与我甚有渊源，但我碍于身份，不便出面救他，只好借助诸位之力！”他顿了一顿。继道：“诸位知道我是谁么？”

宋钟摇头道：“我等不知！”

中年人道：“我就是这南山别墅的真正主人！”

众人闻言不禁又惊又愕，宋钟道：“这……这……这……”“这”了半天，却没有说出下文！

中年人神色陡地变得异样的庄重，道：“我另有要事，不易久留，但请诸位勿忘许诺在下之言！”

依风问道：“南宫平现在何处？”

中年人自怀中取出一封函札，交至宋钟手上，道：“他此刻正在前面大厅中浴血苦战，诸位去时，请先将此信交给他，待他看完后，立刻护送他脱离此处！在下言尽于此，至于以后之事，只有靠诸位大力鼎助了！”说完，人已飘然而去！

“穷魂”、“恶鬼”相互对望一眼，依风大声喝道：“走！”

当先向前面大厅飞身扑去，其余诸人亦不迟疑，随后跟踪扑去！

大厅之中——

南宫平正在苦苦支撑，他额角上，豆大汗珠不断的淌下，此刻已被三人逼至大厅的一角。

依风大喝一声，扑进大厅，闪身加入战圈，一招“云锁巫峰”，青竹杖向狄扬拦腰扫去。

狄扬一见“幽灵群丐”现身，不禁大感惊骇，一愕之间，依风的青竹杖已拦腰扫至，杖势凶猛，杖风虎虎，迫不得已，向后飘退。

宋钟此刻亦已进厅，竹杖一挥，逞向叶曼青攻去！

南宫平顿感压力大减，大大地喘了一口气！

宋钟右手竹杖攻向叶曼青，左手一伸，已将那封函札递至南宫平面前，口中说道：“接住此信！”

南宫平先是一愕，但随即伸手接过，在接信的当儿，左掌猛地拍出，封挡住依露的攻势！

此刻“幽灵群丐”已蜂涌入厅，其中有两名直向依露攻去，但出手招式，俱是攻向依露的“昏”、“睡”二穴，或是攻向她身上无关紧要之处！

在内厅正满心得意地观战的唐环与米白香，突见到“幽灵群丐”出现，不由悚然心惊，齐地双双抢出，直向群丐攻去！

大厅之中，顿时一片混战！

大厅之外，一群执刀握剑的黑衣大汉，陆续奔了过来！

宋钟一面发招攻向狄扬，一面朝南宫平喝道：“赶快拆信，看看内容！”

大厅中虽在混战，但是南宫平却是闲着！闻言连忙拆开封口，取出信纸一看，只见上面赫然写着：“今尊令堂生命垂危，命在旦夕，速至太湖东边，柳荫庄内一见，迟恐生变，尽速离去！”

下款署名，却是万达二字！

他看完信笺，不禁疑虑参半，他不相信这是事实，但是，万达那龙飞凤舞、苍劲有力的笔迹是他所熟悉的，难道万达还会骗他吗？

一时之间，不禁愕在当地，怔然出神！

激战中的宋钟一眼瞥见他那呆呆的神情，猛地想起中年人临行时所交待的话，立时大声喝道：“信上写些什么？竟使你委决不下？如果要离开此地，现在已是时候！”

南宫平心中猛然一震，问道：“这封信是谁交给你的？”

宋钟连坏攻出三杖，逼退叶曼青迅厉无比的攻势，抽空说道：“是一个神情木然的中年人！”

南宫平眉头一皱，问道：“你知道他的姓名么？”

宋钟再度攻出二杖，道：“他并未说出，只是说受天鸦道长所托！”

骤闻天鸦道长四字，南宫平不禁神情大变，天鸦道长就是万达啊！

南宫平立时忧心如焚，大声喝道：“多谢诸位援手，南宫平没齿不忘，但是此刻身有要事，请恕先走一步了！”

宋钟微温叫道：“要走就快走，不要废话！”

南宫平不再迟疑，双足猛点，直向厅门奔去！

唐环哪肯如此轻易地让他离去？身形一长，正欲飞扑而上，阻住去路！

“幽灵群丐”却同时发招抢攻，迫得他只得退回原处！

眼看南宫平就要奔出厅外，陡闻狄扬提气高声叫道：“不许让此人离开！否则严惩不贷！”

他说话分神，立被依风一杖击中左肩，痛彻骨髓，身躯栽个跟跄，但立刻又稳住身形，强忍痛楚，回身再战！

厅外那群黑衣大汉一听狄扬发出命令，立刻舞动兵刃，将南宫平的去路阻住！

南宫平扰心似焚，归心如箭，一见众人拦阻，不由面泛杀机，翻腕拔出“叶上秋露”，振腕一样，洒出万道剑芒！

但听惨叫连连，只见残肢与断臂齐飞，血雨共朝霞一色！

立时杀开一条血路！

几个起落之间，飞身出了南山别墅！

大厅之中，混战依旧。

第二章群奸授首

日落崦嵫，晚霞满天！

浙江湖州县内，有家“鸿安老店”，在一张靠近店门口的食桌上，此刻正坐着一个长像英挺却面带剽悍之色的年轻人，以及两个年约十五六岁的垂髫幼童。这年轻人劲装打扮，背插长剑，眉宇间除了英挺剽悍之气外，还隐隐露出愁苦之色。

此刻虽然满桌俱是美酒佳肴，但他却仿佛无心下咽，时而剑眉微蹙，时而长吁短叹，像是忧心忡忡又像是十分失意！

他——

正是初入江湖，甫经一年，崭露头角的昆仑子弟战东来！他身旁的两个垂髫幼童，自然就是白儿和玉儿了！

战东来左手支颐，右手抚弄一只精致的小酒杯，杯中的陈年老酒，已剩一口不到！

他——战东来——正思念着使他一见倾心的梅吟雪！

梅吟雪离开他，也离开中原将近一年多了，这一年漫长的岁月，他均在愁苦的想念中度过！

虽然，梅吟雪对他并非一片真情，但是，他和她曾相处过一段甚长的时光。

梅吟雪对他虽没有表示过好感，但也没表示过讨厌他。

他曾经想过，凭自己这身武功与长相，只要多下工夫，想要博得她的欢心，并非一件很难的事情！

他也曾经为自己编织过一个美丽的远景与幻梦！

于是，他在那自己所编织的爱魂梦中迷失了自己。

于是，他只图用酒来麻醉自己，用酒来冲淡往日那美丽的记忆与幻梦，然而，他毕竟失败了，酒入愁肠愁更愁呵！

他的双目中，满布着红色的血丝，面颊上，泛起两片酿红色的酒晕。

玉儿、白儿惶恐地望着他。

就在这时，一个身著白色长衫、头戴文生中的中年文士大步走了进来，他的右肩上还揹着一个身材婀娜、长发垂披的少女。

光天化日之下，一个大男人揹着一个少女走进这生意鼎盛的鸿安老店，难免引起一阵轻微的骚动和纷纷的议论。

战东来抬头一看，不由霍然起身，大声叫道：“啊！原来是任兄，久违了！”

中年文士止步转身，回头一看，脸上泛起一阵不自然的笑意，淡淡道：“原来是战兄！慕龙庄一见，已有一年半未见面了！”

战东来道：“不错！任兄所揹的是——”

那中年文士正是挟走梅吟雪的任风萍，当下微微笑道：“在下一位舍亲得了急病，为了赶路回去，是以只好不顾男女之嫌了！”

战东来那双带着七分酒意的目光，仔细端详着任风萍肩上的梅吟雪，披垂而下的长发，虽然遮住了那娟美的面庞，但却掩不住她那美丽脸型的轮廓，战东来剑眉一皱，说道：“任兄这位舍亲，看来好生眼熟。”

任风萍脸色微变，故作淡然地笑道：“在下这位舍亲，常在江湖走动，也许两位曾有一面之缘。”

突地——

梅吟雪的娇躯颤抖了一下，口中发出一阵梦呓般的呻吟之声，断断续续地叫着：“小平……小平……”

这声音甚是轻微，但听在战东来的耳中，却是极为清晰，好熟悉呀！这少女的口音！

任风萍脸色大变，忙道：“她伤势甚重，待在下将她安顿好后，再来陪战兄把盏，一叙别情。”

战东来虽然满腹狐疑，但却万万料想不到她竟然就是朝夕思念的梅吟雪！

当下说道：“无妨！任兄请便！”

任风萍如释重负，大大的松了一口气，急忙向客房大步行去！

战东来重行人座，但已跌入迷惘的深渊中，茫然地喃喃自语着：“好熟悉的脸型呀！好熟悉的口音呀！好熟悉……”

他仰起头，望着屋顶，眉峰深锁，仿佛要自迷惘中寻出往日的记忆！

玉儿望着他的脸色，忍不住说道：“公子！您是在想那位梅姑娘么？”

战东来神情痴痴，仿佛没有听见。

白儿较玉儿聪明些，也插口道：“公子！您是否在怀疑那位身患急病的少女，就是梅姑娘？”

战东来陡地神情激动，一把抓住白儿的肩膀，急急地道，“你！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白儿被他这突然的举动与喝问，吓得神情呆往，惶恐万分，张口结舌地道：“公子！小的没……没……”

战东来双手一松，理智地道：“不要怕！没什么，我只是叫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白儿惊魂甫定，嗫嚅着，依然说不出话来！

玉儿已由主人的神情猜出他的心理，于是替白儿把话重复了一遍：“他刚才说，公子是否怀疑那位少女就是梅姑娘！”

战东来神情一变，大声叫道：“啊！对了！你们真聪明！”

战东来突又摇头道：“不！不可能是她！”

二童经过主人的赞赏，不禁胆识大增，玉儿道：“公子何不去一看究竟？”

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战东来大喜道：“不错！我何不去一看究竟！”

他想到就做，立时起身，向客房奔去！

他向店伙问明了任风萍所住的房间，走至门前，毫不迟疑轻敲三下。

任风萍打开房门，一见是战东来，不禁怔了一怔，随即含笑道：“战兄有事么？”

战东来道：“小弟有点事情想向任兄请教！”

任风萍淡淡一笑，道：“请！”

战东来大步入房，转眼向床上瞥去，只见那少女躺在床上，由头到脚用一条被单盖住，只有细柔的长发披露在外。

任风萍见状，不由神色一变，已知战东来来意不善，当下笑道：“战兄这一年来已在江湖上扬名立万，真是可喜可贺之事！”

战东来生性怪异，哪肯和他胡扯？微微一笑，就已开门见山地道：“任兄这位舍亲病势仿佛甚重，何不及早下医？”

任风萍心中悚然而凉，口中却道：“她只是痼疾复发，只要送她回去，

她父亲即能将她治愈！”

战东来笑道：“任兄方才不是说在路上得了急病么？”

任风萍脸色一变，干笑数声，支吾以对！

战东来又道：在下倒是略通医术，说不定就能在此时将她治愈，这岂不省去许多麻烦？”

任风萍忙道：“怎敢劳动战兄大驾！”

战东来笑道：“无妨！”

说着就要向床边走近！

任风萍连忙横身一拦，赔笑道：“区区一个妇人家，战兄犯不着为她操心！”

战东来却正色道：“生死大事，怎能因男女之别而轻视！”

说话之间，右手已经伸向床上，想将被单揭开……

任风萍脸色一整，高声道：“男女授受不亲，战兄此举不嫌太过冒昧么？”

左手却同时伸出，将战东来的右手驾开！

战东来大笑道：“吾等江湖儿女，怎能拘泥于此世俗礼节！”

任风萍道：“但是战兄此举却太使兄弟难堪了！”

战东来笑道：“在下只是好心要为她治病，怎么？任兄竟然不识抬举！”

言词之间，盛气凌人，目无余子！

任风萍知道今夜势难善了，终于按捺不下，脸色一变，怒声道：“不识抬举的是战兄，你！”

战东来大笑道：“不论是谁不识抬举，反正这张被单非揭开不可！”

突地——

躺在床上的梅吟雪挪动了一下身躯，口中再度发出那如梦吃般的呻吟之声：“小平……小平……”

两人同时神色大变！战东来蓦地欺近一步！

任风萍暗中蓄势戒备！战东来大喝道：“她口中所呼的小平是谁？”

任风萍晒然笑道：“她所称呼的人是谁，兄弟怎会知道？”

战东来目泛凶光，厉声道：“是不是南宫平？”

任风萍未开口，战东来又紧接着喝道：“如果是南宫平的话，那么她必然就是梅吟雪无疑了！”

任风萍听战东来指出梅吟雪来，不由冷笑道：“怎么会是梅吟雪！”说着身躯微转，闪至一旁。

战东来冷哼一声，右手伸出，就要将被单揭开！任风萍一声不响，双掌同时急劈而出，掌势迅捷无比却丝毫不带风声，一击头颅，一击“腹部”！

战东来暴喝一声，左足微旋，右足“唰”地踢出，猛向任风萍左手关节踢去，左掌一翻，五指如钩，“斜取龙骸”，疾扣任风萍右腕脉门！

任风萍连忙撤招换式，沉时挫腕，身形微闪，双掌一穿而出，“二龙取水”，分点对方左右“肩井”！

战东来探步旋身，左掌轻带，右掌微沉，身躯在一晃之间，神妙地躲过这一招，双掌却同时攻出，招演“乱堆彩云”，猛逼过去！

双方对拆了一二十招，任风萍已是额角见汗，苦苦支撑，喘息之声，清晰可闻！

战东来冷笑连连，出手更狠，攻势更猛！

陡见任风萍有腕一抖，手上已多出一把描金折骨扇！

战东来冷冷一哼，不屑地道：“你亮出兵刃，就想胜我么？”

任风萍缄默不语，右腕一抖，楷骨扇开合之间，“唰”地拍出一股扇风，直逼过去！

他这一招出手，却激起战东来满腔豪气，明朗一笑，叫道：“战某仅以一双肉掌要你在二十招内丢扇！”

叫声未歇，右足后撤，左足却蓦地踢出！左右双掌同时劈向任风萍胸前“玄机”、“期门”两大死穴！

三招出手，迅猛兼俱，任风萍夷然不惧，右腕微抖，折骨扇合而复开，拍出一股扇风，全力对挡而出！

左掌一沉，闪电般向战东来踢出左腿的关节“阳关”穴击去。

战东来大喝一声，左足蓦然点地，右足却又猛地一脚踢出！

双掌一错，迅捷绝伦地分向他双腕脉门扣去！

战东来非但变招奇快，而出手招式又精奥无比，双掌一腿攻出，竟如千双百只般，令人有无从躲闪之感！

任风萍微微心惊，招式一撤，竟然被逼退一步！

战东来冷冷一笑，正想跟踪进击——

陡闻一声断然大喝道：“住手！”房门开处，三人大步走进！

两人同时望去，战东来神情不变，这三人他全不认识！但任风萍脸色大变，暗呼糟糕！

原来这三人赫然正是群魔岛少岛主孙仲玉，以及十大常侍仅存的古萨和伟岸老者！

孙仲玉口噙冷笑，走至任风萍身旁，用冰冷的口音说道：“这回你还逃得了么？”

战东来心高气傲，看不惯孙仲玉那种狂妄的作风，怒声喝道：“尊驾冒冒失失的闯进此屋，而且出言不逊，喝令吾等住手，是何居心？”

言词之间神态倨傲无比，伊然是责备、教训的口吻！

孙仲玉何尝不是心高气傲目中无人之辈，闻言不禁傲然笑道：“怎么，你想插手管这件闲事么？”

战东来勃然大怒，叫道：“明明是你闯进此屋，踉这浑水，还敢强词夺理！”

突听任风萍高声道：“两位先别抬杠，反正这件事，大家都有份！”

战东来不禁眉头微皱，茫然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任风萍阴莺一笑，道：“你也要梅吟雪，他也要梅吟雪，我更是想要梅吟雪，这岂不是大家都有份么？”

战东来勃然大怒，右掌扬起，就要向任风萍劈去！

孙仲玉却横身一拦，道：“且慢！我的十大常侍大半死在他手中，这笔血债我要亲自素还，岂能容你轻易将他杀掉！”

战东来怒道：“你是什么东西？竟敢命令战某！”

蓦闻伟岸老者大喝道：“你还想逃么！”

右掌就向任风萍劈去！

原来任风萍在两人争论之时，想乘机逸去，不料却被伟岸老者识破，扬掌劈了过来，只得退回原处！

孙仲玉转眼向躺在床上的梅吟雪望去，虽然她有被单盖住，但依然可看出她胸腹间起伏甚微，仿佛已一息奄奄，气若游丝！

孙仲玉大感焦灼，情不自禁地就要向床边走近！

却突见战东来双手一拦，阻住去路！

孙仲玉微微愕然，怒道：“你这是做什么？”

战东来道：“床上既然躺着梅吟雪，就不许任何人走近她！”

孙仲玉道：“笑话！你和她是什么关系，竟敢如此大言不惭？”

战东来不禁一怔，立时为之语塞，他究竟无法说出他和梅吟雪有何关系。

孙仲玉已感不耐，喝道：“识相的，闪开一边！”

说着，左足一抬，跨前一步！

战东来怒哼一声，“呛”然龙吟，已翻腕拔下背后的长剑，横在胸前，依然挡在床前！

孙仲玉冷笑道：“你想动手较量一番么？”

战东来傲然道：“你着再跨前一步，战某长剑可不留情！”

孙仲玉不屑地道：“凭你也能拦得住我？”

战东来道：“不信你就试试！”

孙仲玉不愿耽搁时间，只得忍气吞声的道：“你可知道梅吟雪身受重伤，生命垂危？”

一语甫出，顿时使战东来想起任风萍拥着梅吟雪投店时的情景来！

他原是深爱着梅吟雪的，一想起梅吟雪身负重伤，不由立感怔忡不安，但一股年轻人的傲气，却使得他丝毫不肯退让反问道：“她身负重伤，与你何干？”

孙仲玉道：“我曾许诺过南宫平将她伤势治愈，而且还要将她亲手交还给南宫平！”

他不说犹可，话声来了，战东来已勃然大怒，道：“原来你竟为了南宫平！哼！你休想碰她！”

孙仲玉道：“她伤势很重，若不及早施救，恐怕有生命之忧！”

战东来冷笑道：“她伤势再重，也用不着你操心！”

孙仲玉已忍无可忍，要知他原也是心高气傲之人，适才一再忍气吞声，只是为梅吟雪着想，此刻见他竟然浑不讲理，不由也勃然变色！

当下后退一步，右手一撤，已自腰间取出那奇形长剑！

战东来放声狂笑，长剑已振腕攻出！

孙仲玉脸泛杀机，右腕一抖，奇形长剑剑尖颤动，迅捷地向他右腕挑去！

战东来右腕一沉，“举火烧天”，剑尖斜斜点向孙仲玉胸前“七坎”穴！

这虽是一招江湖常见的普通招式，但在他的手中施出，威势却是大大不同！无论是腕力、部位、取时，均妙到极处，凌厉已极！

孙仲玉身躯一侧，右臂一挥，奇形长剑由左至右，闪电般划出一道剑弧！

他这一招出手，看似平淡无奇，其实却是凌厉至极，剑弧划出，已将战东来前胸“章门”、“期门”，以及左臂“曲池”三大死穴完全封住！

战东来悚然心惊，方知遇到劲敌，身形连闪，方才躲过一招！

孙仲玉不愿久战，一上手便施出绝技，快速绝伦、凌厉无比地攻过去！

战东来虽然先前受制，但他武功究竟不比泛泛，三招甫过，又已扳成平手！同样施出快速绝伦的剑法，以快打快，以攻抢攻！

眨眼之间，十招已过，双方功力所差无几，一时之间，胜负难分！

古萨以及伟岸老者心系主人安危，均不自觉地缓缓向斗场走近！

任风萍一看良机难再，当下便待悄悄夺门面出，岂料又被离他较近的伟

岸老者发觉，将去路拦住，不由愤怒交加，折骨扇一挥，向伟岸老者攻去！

伟岸老者“呵呵”一笑，双掌一错，自任风萍猛烈的攻势中，一穿而出。

任风萍一咬牙根，左掌加足劲道全力劈出，硬接对方一掌。

双方掌力接实，轰然一声大响！任风萍脸泛青白，“噔噔噔”连退三步，胸中气血翻动，显然受伤不轻！伟岸老者却神色自若，仁立原地不动！

任风萍心中一叹，只得打消逃走念头，转眼向斗场中望去！

但见孙仲玉及战东来已战至激烈处，只见剑光闪闪，剑气森森，人影难辨！

牢地——

孙仲玉清叱一声，战东来暴然大喝！两条人影倏地分开！

孙仲玉右袖上被刺上一道深深的剑痕，只差半分，就要伤及皮肤。

战东来左肩上却划出一道血槽！衣衫碎裂，肌肉外翻，鲜血涔涔滴下。

双方这一比较，显见战东来技逊一筹！

孙仲玉道：“你已败在我手中，还有什么话可说！”

战东来强忍痛楚，做然道：“笑话，胜负未分，生死未判，怎能说是战某败了！”

孙仲玉将奇形长剑扣回腰间，缓缓地道：“如此以剑招相搏，极耗时间，且又干事无补，我们何不力拼三掌，立分胜败？”

战东来朗笑道：“无妨！”说着也将长剑归鞘。

孙仲玉陡地舌绽春雷，大喝道：“先接我一掌！”

右掌乎举胸前，缓慢推出！

战东来心知一掌之下，即能分出胜败生死，丝毫不敢大意，右掌运聚九成真力，亦自缓缓推出！

但听轰然一声暴响，真气激荡，气流回旋！

孙仲玉神色大变，脚下依然钉立如桩！

战东来脸色更为苍白，马步浮动！孙仲玉提气大喝道：“第二掌！”

右掌又缓缓推出！

战东来星目喷人，施出十成真力，推出一掌！

又听轰然一声暴响，真气激荡，气流回旋！

孙仲玉面色泛青，马步浮动！

战东来脸色惨白，后退一步。

孙仲玉再度喝道：“第三掌！”

喝声已无先前洪亮，显然受伤不轻！

右掌运集全力推出！

战东来牙关紧咬，眼冒金星，终于极其勉强地全力推出一掌！

“轰！”震天价响……

孙仲玉脸色更青，倒退三步，额间汗珠不断淌下！

战东来双目一闭，头脑一阵昏晕，扑倒于地……

孙仲玉嘴角抽搐，泛起一丝欣慰的笑意，缓缓走近床旁，将梅吟雪抱起，吃力地道：“走！”

当先向房门大步走去！

他的脚步不稳，身躯在剧烈地晃动，古萨上前一步，想要搀扶他，却被他大声喝退！

接着孙仲玉咯出一大口鲜血，但终于还是大步地跨出了房门！

伟岸老者朝任风萍冷笑道：“今夜且饶你不死，待少岛主伤愈后，再来找你算帐！”

说完转身大步离去！

任风萍神情痴呆，目光茫然，伟岸老者的话仿佛没有听见，口中喃喃道：“群魔岛……群魔岛，独霸武林的大计，又多了一层阻碍，又多了一……”

夕阳西下，烟树冥冥，水波浩淼，一碧无际！

震泽之滨，垂杨遍野，在柳丝低垂处，掩映着一堵残缺的围墙，围墙里面，瓦屋三椽，菜圃与花畦相间，情趣盎然！。

可是此刻却炊烟不冒，寂无人声，仿佛这庄园已很久没有人居住了！

蓦地——

一阵急骤的马蹄声起处，只见一匹健马四蹄翻动，飞驰而来，它浑身的毛片已完全被汗水湿透，口沫乱喷，显见是曾经奔驰了一段长远的路程。

就在驰抵庄门的一霎间，它悲嘶了一声，突的四蹄一蹶，“砰”的倒在地上，鼻孔里大口喘气，四条腿挣扎了一下，便虚弱地躺着不动了！

马上的骑士伸手一按马鞍，腾空而起，瞧也不瞧那倒在地上的坐骑，身形如矢，直向庄门掠去……

他正是获悉双亲性命垂危，千里长征，赶到这柳荫庄来的南宫平。

三天来，他日不交睫，纵马疾驰，如今，他站在庄门外，右手方自举起，却突地变得犹豫起来…

因为，在他的心中还存了一个希望，希望他获得的消息是假的，但倘若门敲开了之后，他的希望也许就会立刻粉碎了！

犹豫了半晌之后，他终于一咬牙，右手一落！“砰砰砰！”

敲门之声一住，随听屋内传出一声低沉的喝问：“是谁？”

语音虽是这样的低沉，但听在南宫平的耳中，却不啻如闻九天纶音，因为，这正是一年之久不曾听过的声音啊！

他激动地喊道：“爹爹！爹爹！我是平儿，平儿啊！”

谁料他这样兴奋地回答了之后，屋内却反而静了下来，不由他大吃一惊，再也按捺不住焦急的心情，手下微一运动，“砰”地推开两扇木门。迈步跨进屋中。目光闪动，顿时松了一口气。

只见他的爹爹和母亲并肩盘膝坐在一张硬木榻上，四道闪耀着激动光芒的眼神，也正凝注在他的身上，看这情形，明显地并不如他所获得的消息那么坏！

南宫平略一镇定心神，抢前几步，拜倒地上，道：“不孝孩儿叩见爹爹妈妈！”

南宫常恕目中激动的光芒突然一敛，凜然望着跪在地上的南宫平，缓缓说道：“平儿，你可是从‘诸神殿’回来的么？”

南宫平点头道：“孩儿正是从‘诸神殿’回来，不过……”

南宫常恕截住道：“是‘诸神殿主’放你回来？”

南宫平摇头道：“不是……”

话方出口，南宫常恕已勃然怒道：“好个不守信诺的畜生。难道你忘了咱们南宫世家的家训了么？”

南宫平不知老父为何发怒，不由大吃一惊，忙低头应道：“咱们家训，以信义为先，孩儿怎敢忘记？”

南宫常恕怒道：“那你为何离开‘诸神殿’返回中原，破坏了我家族代

遵守的诺言？”

南宫平闻言，方知老父发怒的缘故，但这一年来所发生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一时间，竟不知从何说起，不由得口中期期艾艾了半晌，仍自寻不出一个头绪来……

南宫常恕见状，更是怒不可遏，双目一睁，便待喝骂，却听身侧的南宫夫人轻轻咳了一声，道：“瞧你把孩子吓成这个样子，你等他把话说完了再教训他也不迟啊！”

南宫常恕回头望了她一眼，勉强压下心中的怒火，道：“平儿，你有什么话说？”

南宫平这时已将拥塞在心头的乱麻般的往事理清，于是便将如何随着风漫天出海，到“诸神殿”的经过，以及后来所发生的事情，逐一详细禀告……

南宫常恕听罢，默然良久，方始长叹一声，道：“孩子！为父错怪你了！想不到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你竟经历了这许多的事情，唉！世事如浮云，变幻令人莫测……”

南宫夫人已自笑道：“平儿，过来让妈妈瞧瞧！”

南宫平宛似一头迷途的羔羊，忽然找到慈母一般，应声站起身来，扑入母亲的怀中，只觉一股温馨暖流，浸润着他整个身心，于是，他的眼睛潮湿了，他默默地流着泪珠，默默地享受着慈母的爱抚……

良久，良久——

南宫平突地想起了门下食客万达的警告，霍然离开慈母的怀抱，关切地凝视着南宫常恕，道：“万大哥曾经告诉孩儿，说爹爹和妈有性命之忧，但孩儿看来，他莫非故作危词不成！”

南宫常恕闻言，脸上忽然笼罩了一层阴郁的神色，望了爱妻一眼，沉重地缓缓说道：“不错，为父和你妈的确有性命之忧，最多……最多……”

南宫平骇然惊道：“什么？……”

南宫常恕垂头一叹，道：“为父和你妈最多也活不到明天了！”

此言一出，南宫平脑际顿时“轰”的一声，脸色苍白地倒退了两步，失魂落魄地望着他的双亲，叫道：“不！不！您和妈妈看起来不是好好的吗，怎么可能呢！”

南宫常恕用镇定的目光，制止住爱子激动的情绪，沉重他说道：“为父和你妈在外表看来似乎并没有什么，可是，我们不但中了剧毒，而且受了严重的内伤，目前只不过是凭着数十年的修为，勉强提住一口未散的真气而已，为的就是想和你见上最后一面，到了明天……唉！只要天光一亮，我们就……”

南宫平大叫一声！扑上去跪在榻前，张臂抱着母亲的双膝，哭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怎么一回事啊！不！不！这是不可能的……”话声一顿，霍地跳起身来，叫道：“孩儿绝不相信这是真的！”

南宫夫人凄然一叹，道：“傻孩子！难道你爹爹还会骗你吗！”

南宫平虎目圆睁，道：“那么，告诉孩儿，究竟是谁下的毒手？”

南宫常恕眼神中闪烁着愤恨的光芒，沉声道：“就是你方才说过的那个意图独霸武林的帅天帆！”

“帅天帆！”

南宫平“噤噤”倒退了两步，大叫道：“又是他！又是他！咱们与他有什么深仇大恨，竟这般歹毒啊！”

南宫常怨恨恨道：“那厮不知怎地竟探出为父和你妈过去的事情，亲自寻来要咱们参加他的组织，为父自然不肯和他合作，致双方闹翻。谁料这恶贼在入屋之时，已暗中下了毒手，为父和你妈与他动手之后，方始发觉受了暗算，故此功力大打折扣，终于被他击伤……”

南宫平听得星目喷火，浑身热血沸腾，紧握双拳，大叫道：“恶贼！恶贼！我不将你碎尸万段，誓不为人……”

话尚未完，陡听一阵阴森的冷笑，飘进屋中……

此际，暮色苍茫，湖滨野地，仅有微风拂柳的沙沙之声，是以这一阵冷笑，听来分外阴森刺耳！

南宫平霍地旋身，睁目望去，只见柴扉开处，一个身材颀长、白面无须、身着儒衫的中年文士缓步走进庭院。

南宫常怨夫妇似乎早已预料到此人的出现，故此神态都镇静如常，但南宫平却难以抑止心中的激动，大喝道：“站住！”

来人微微一笑，应声止步。

南宫平跨前几步，挡住堂屋门口，喝道：“你是谁？来干什么？”

来人一抱拳，笑道：“在下萧梦远，特来拜望公子，并送令尊令堂往生极乐！”

南宫平勃然大怒道：“匹夫！你是帅天帆的狗党？”

萧梦远脸色一整，道：“岂敢！帅先生倚区区如左右手！”

南宫平怒喝道：“狗贼来得正好，我先宰了你，再找帅天帆算帐！”右手一扬，“呛”然龙吟，精芒耀目，“叶上秋露”电闪出鞘，一指萧梦远，喝道：“狗贼快过来领死！”

萧梦远晒然一笑，道：“公子自信能置区区于死地么？”

南宫平嗔目叱道：“少废话，不信你就试试！”

萧梦远悠悠接着：“姑不论公子未必能胜得了区区，就算我愿意将项上人头奉送，难道公子就不替令尊和令堂设想了吗？”

南宫平一怔，道：“你是什么意思？”

萧梦远笑道：“小意思，令尊和令堂是否能活得过今天，全看公子的意思来决定……”

南宫平“哼”了一声，厉声截住道：“你休要做梦！”

萧梦远冷冷道：“公子既然明白就好，常言道：百善以孝为先，公子要做一个不孝的罪人，区区自无话说。”

南宫平大大一震，默然无语。

萧梦远狡猾地笑了笑，又道：“南宫世家富甲王侯，令尊与令堂昔年名倾天下，如今竟落得蛰处湖边，这是谁的赐予？公子不去奋发图强，重振家声以报亲恩，反而斤斤于一己之私怨，置双亲性命于不顾，此种狭窄胸怀，偏激思想，实令区区为之扼腕！”

这一番话，只听得南宫平毛骨悚然，冷汗涔涔而下！

的确，萧梦远的话并没有错，“南宫世家”之所以落得这般下场，乃是“诸神殿”的赐予，但“南宫世家”之兴起，也可说是得力于“诸神殿”，何况如今“诸神殿”已冰消瓦解，殿主南宫永乐也离开了人间，这种种恩怨，又如何算法？

南宫平扪心自问，他的仇人是“群魔岛”？但“群魔岛”并不曾损害过“南宫世家”的一草一木。那么，是帅天帆吧？不错，帅天帆曾经有形无形

地陷害过他，他的双亲也正是遭了帅天帆的毒手，可是，正如萧梦远所说，即使杀了帅天帆，能挽回“南宫世家”已坠的声望和财富吗？

杀了帅天帆能挽救得了垂危的双亲吗？

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个“不”字！

但是，不反抗帅天帆，又该怎么办呢？

南宫平心中思绪如潮，紊乱如丝，怔怔地站在门口，一时间，竟不如知何是好……

忽听南宫常恕一声朗笑，道：“好一个利口枪夫！竟敢在老夫面前饶舌！”随即严肃地喝道：“平儿！为父和你母亲蛰居湖滨，以贫苦度此余生，乃是恪守我‘南宫世家’世代之诺言所致，与人无关，帅天帆狼子野心，意图以邪恶手段，驱策武林，杀之正是为天下除大害，你还犹豫什么？”

话声有若暮鼓晨钟，撞击着南宫平昏乱的心绪，顿令他神智为之一振，忙一定神，应声道：“大人严论，孩儿省得！”扬剑一指萧梦远，厉喝：“狗贼速来领死！”

萧梦远依然神色不变，笑容满面地说道：“常言道是不见棺材不流泪，公子以为区区不进屋中，就不能置令尊令堂于死地了么？”

此际，南宫平心中已恨怒到了极点，直恨不得扑上去，把这萧梦远砍成肉酱，但却考虑到对方这般引逗，极可能是故作姿态，引自己离开门口，另派人乘隙入屋对双亲不利，是以始终不敢移动，当下，横剑喝道：“狗贼徒仗空言，我倒不信你有何伎俩！”

萧梦远笑嘻嘻地伸手入怀中，缓缓取出一只晶莹夺目的翠玉小杯，阴侧侧他说道“令尊与令堂的性命，便系于这只杯子之上，公子要不要试它一试？”

夜色苍茫，南宫平定睛细看，也瞧不出这只小玉杯中盛的是什么东西，双方距离足有两丈，又势难出手抢夺或击毁这玉杯，不由心中焦躁，脑中千万个办法反复奔腾，仍旧选择不出一个善策……

萧梦远见南宫平一副踌躇失措的神态，不禁越加得意，阴森一笑，又复逼问道：“公子的主意打好了没有，区区尚有要事在身，可不能久候。”

南宫平闻言，脑际忽然灵光一闪，忆起父母昔日相赐的一对“‘护花铃’”来，当下，迅快探手入怀，将两只“护花铃”取出，一只扣在掌心，一扬手，另一只疾飞而出……

“叮铃铃！”一声清脆的铃声划空而起，一只小小金铃带着一线金丝，闪电般向萧梦远手中的玉杯击去！

谁知——

铃声乍响之顷，陡听屋内南宫常恕夫妇突地同时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

南宫平大吃一惊，慌忙将掌心中扣着的金铃发出，钩住了眼看就要击中萧梦远手中玉杯的金铃，闪电般掣回手中，然后迅快掉头一看！

灯光荧荧之下，只见双亲业已面如死灰，牙关紧咬，浑身不住痉挛抽搐，神态痛苦至极！

耳际，传来萧梦远的得意笑声道：“如何！公子这是自作聪明，害了令尊与令堂，可怪不得区区了。”

南宫平口头厉声喝道：“狗贼！你使的什么卑鄙手段？快说！”

萧梦远诡笑道：“这是公子自己下的手，与区区何干！”

南宫平目眦俱裂，扬剑喝道：“你再胡说，我便将你碎尸万段！”

萧梦远笑道：“本来帅先生赐与令尊令堂的毒药，毒性潜伏于体内，需区区将这玉杯掷在地上之时，方始会被那清脆的玉杯破碎之声引发，如今公子的铃声，效果竟高于这玉杯，真是妙不可言！”话声微顿，倏地面容一整，又道：“若公子不忍双亲受苦，答允为帅先生效力还来得及，望公子三思！”

南宫平又急又怒，只气得毛发直竖，星目流血，心如油煎，却说不出一个字来……

萧梦远笑了笑，缓缓探手入怀中，又取出两只色泽相同的小玉杯来，道：“本来按照规定，须掷碎第三只玉杯，方是令双亲毕命之时，现在有公子代劳，区区只须损失两只便可了事，公子若是心存疑虑，区区这就试给你看一看！”言罢，将一只玉杯朝地上一掷——

“啾”！一声清越脆响乍进，顿听屋内南宫常恕夫妇齐声惨叫，紧接着呻吟喘息之声进作……

南宫平掉头望去，只见母亲已倒在爹爹怀中，爹爹的七窍中已渗出一滴滴淤血，面目痉挛，神态惨凄，不由心胆俱裂，当下一咬牙，霍地口身，嘶声叫道：“狗贼！我……我……答……”

言还未了，陡听乃父颤声吼道：“住嘴！”

南宫平转身哭叫道：“爹爹！你……”

南宫常恕嘴唇抽搐，深深喘了口气，哑着嗓子道：“平儿！你忘了咱们的家训了吗？你……你若是为了我和你母亲的性命而屈服，你……你……你就是南宫世家的不肖子孙……天下武林的罪人……”

南宫平心如刀割，他何尝不明白爹爹的话乃是大义凛然的至理，但是，他身为人子，能这样眼睁睁地看着父母受苦，甚至死亡吗？

“不！不！我不能这样做……”他心中痛苦地喊叫着，一咬牙，霍地旋身，朝着萧梦远昏乱地冲去……

他脚步方自一动，萧梦远立即一声断喝：“站住！”

南宫平应声怔然止步。

萧梦远高高举起手中的玉杯，狞笑道：“你再动一步，我这王杯便立成粉碎，答不答应，只准你站在原地说话！”

南宫平钢牙锉得“咯咯”作响，拳头紧握，指甲都深深隐入肉中，半晌，忽地长叹一声，恨恨道：“也罢！我……”

陡听乃父又是一声嘶哑的呼唤：“平儿！”

南宫平茫然地转过身子，却不由心中猛地一震！

只见爹爹颤巍巍地举起了右手，作出向母亲脑门拍下之势。忙急声叫道：“爹爹！你……”

南宫常恕怒目瞪着爱子，哑声道：“你已决定屈服了？”

南宫平笑道：“爹爹！除此之外，孩儿又有什么办法呢！”

南宫常恕忽地惨然一笑，道：“也好，为父实不忍见我有如此不肖的儿子，只好和你母亲先走一步了！”

南宫平失声大哭起来，“噗”地跪下，叫道：“不！不！爹爹！你不能这样做！”

南宫常恕沉声道：“那就答应为父，将这姓萧的杀了，然后召集天下武林，除去帅天帆这恶贼！”

南宫平把心一横，叫道：“好！孩儿答应你老人家，誓报此仇！”话声一落，霍地长身而起，凌空一转，挺剑直扑萧梦远，厉喝道：“狗贼拿命来！”

萧梦远见他神情惨厉，其势凛凛有若天神，不由骇然失色，慌忙飘身后退数丈，狞笑一声，扬手将第二只玉杯猛然朝地上一掷……

说时迟，那时快，他玉杯方告脱手，柴扉外一条人影疾掠而至，势如闪电，伸手将玉杯接住，同时反手一按，萧梦远顿觉腰间一阵剧痛，浑身虚脱，“噗”地仰翻地上，动弹不得！

南宫平又惊又喜，忙一沉真气，止住前扑之势，脚落实地。定眼瞧去，不禁失声叫道：“是您老人家！”

来人也自收势，原来是个身材猥琐的秃顶老人，也正是昔年名震武林的“风尘三友”中的“神行仙影铜拳铁掌”鲁逸仙！

他歉然地对南宫平道：“愚叔来迟一步，累贤侄受惊了！”

南宫平闻言，顿时悲从中来，垂泪道：“我爹爹和娘恐怕……”

鲁逸仙摇手道：“贤侄不必忧虑，这事包在愚叔身上……”

说时，柴扉外又是一条人影飞掠而至，南宫平闪目望去，见来人乃是个走方郎中打扮的矮胖老者。

鲁逸仙已迎着此人笑问道：“都收拾了么？”

矮胖老者吭也不吭，只冷冷地点了点头。

鲁逸仙转对南宫平道：“贤侄快过来拜见这位名倾天下的‘夺命郎中’崔明鬼崔大侠！”

南宫平久已闻说这“夺命郎中”崔明鬼医道神通，不禁大喜，忙上前恭恭敬敬地行礼道：“晚辈南宫平拜见老前辈！”

崔明鬼一摆手，神情冷漠地一颌首，仍然双唇紧闭，不吭一声。

南宫平心知这种风尘奇人，性情多半如此，遂转对鲁逸仙道：“叔叔怎会来得这般凑巧，可是……”

鲁逸仙摇手止住道：“这事说来话长，且先瞧瞧你爹娘再说。”弯腰抓起地上的萧梦远，同崔明鬼走进屋中。

这时，南宫常恕适才勉力提聚最后一口真气，和爱子说了一番话之后，已然气息奄奄地倒在榻上，南宫平见这情形，不禁大惊失色，焦急的泪珠，又复滚滚而出！

鲁逸仙放下萧梦远，侧顾崔明鬼，严肃他说道：“崔兄，这就有劳一展妙手了！”

崔明鬼上前替南宫常恕按了按脉息，冷冷说了声：“无妨！”便自伸手入怀中取出一个布包，从包中摸出一个黑色小瓶，拔开瓶塞，倒出两粒黑色药丸，分别塞入南宫常恕夫妇口中，道：“半个时辰后，他二人体内毒性自解，那时再疗伤便好了！”说完，自顾一旁坐下，闭目养神。

南宫平疑信参半，又不好出声询问，只得望着鲁逸仙，方待开口……

鲁逸仙已抢着低声道：“贤侄但请放心，愚叔自从接到你家中以前的食客万达的消息，得知你爹娘遭害，不知费了几许精神，才请出崔大侠前来相助，若不是在庄外收拾几个小脚色，早就进来了……”话声微顿，又道：“你不是到‘诸神殿’去了吗？怎会到中原来呢？”

南宫平长叹一声，遂将这一年来的经过，详细说了。

鲁逸仙听罢，点头叹息道：“想不到这短短时光，竟发生了这许多事故，待你爹娘医好之后，咱们得好好商量个办法……”说话之间，只听南宫常恕夫妇已齐声长呻，霍然醒转，南宫平大喜，忙扑上前喊道，“爹爹！妈！……”

南宫常恕一眼看见鲁逸仙，遂摆手止住南宫平，笑对鲁逸仙道：“贤弟！

可辛苦你了！”鲁逸仙笑道：“不是我的功劳。”伸手一指崔明崑，道：“多亏崔兄大力，大哥和三妹才能逢凶化吉哩！”

南宫常恕一望崔明崑，方自恍然，忙就在榻上抱拳道：“愚夫妇有何德能，敢劳动崔大侠赐予援手……”

崔明崑欠身而起，摆手道：“现在不忙谢我，还有事情不曾了哩，我且先为你疗伤，待会由你来治尊夫人好了。”

南宫常恕闻言连声称谢，崔明崑又从布包中摸出一个白色小瓶，倾了一撮白色粉末在两手心掌上，探入南宫常恕的衣裳里面，分按在“丹日”、“命门”两穴道上，运聚本身三昧真火，将掌心的药末炼化，逼入南宫常恕体内，约有一盏热茶功夫之久，只听南宫常恕大大吁了口气，出了一身热汗。

崔明崑抽出双手，吩咐南宫常恕略为调息，然后倒药末在他两手心掌上，将用法说了，南宫常恕依法施为，将爱妻伤势医好，这才双双振衣下榻，重新向崔明崑施礼致谢救命大德。

崔明崑微一颌首表示答礼，便又自顾一旁坐下，闭目养神。

鲁逸仙这才向南宫常恕夫妇重新拜见，恨恨道，“想不到帅天帆这厮如此可恶，我们倒要好好想个办法来收拾收拾他，才不辜负他的这一番盛意哩！”

南宫常恕长叹一声，道：“本来愚兄自从送走了平儿之后，已自雄心尽灭，偕同三妹隐居此地，打算安静地度过这晚年，谁知这一来，势非东山复出，与这武林梟雄一争短长不可了。”话声微顿，目注鲁逸仙道：“贤弟从江湖来，可知道帅天帆的动静么？”

鲁逸仙沉吟道：“小弟只知道他利用药物和卑鄙手段，已笼络了七大门派之人，打算开一次推举武林盟主大会，至于何时召开，以及开会地点，却不知晓。大哥会见那厮之时，可曾获得一点头绪么？”

南宫常恕摇了摇头，忽然若有所得地瞧着蜷伏地上的萧梦远，笑道：“此人既自称是帅天帆的左右手，何不从他身上着手！”

鲁逸仙也笑道：“大哥之言，正合弟意。”当下，弯腰伸手在萧梦远肋间一按一拍，解了穴道，笑嘻嘻的说道：“阁下要死要活，在下洗耳恭听。”

萧梦远以手撑地站起身来，暗自一运真力，谁知浑身竟似虚脱了一般，膝盖一软，“噗”地又自跌坐在地上，方知欲求一拼之望已绝，心中不由又急又怒，但脸上神色却保持着一派笑容，缓缓反问道：“要死如何？要活又如何？”

鲁逸仙笑道：“要死如何且不谈，阁下若要活下去，得拿出几句话来作交换条件。”

萧梦远冷笑道：“要想从我口中间出半个字来，除非阁下愿意投效帅先生。”

鲁逸仙冷冷道：“那么，阁下是不想活了，但是死也不见得舒服哩！”

萧梦远微笑道：“既落人手，区区岂敢有此奢望！”

鲁逸仙哈哈一笑，道：“很好，就请阁下尝尝我的‘缩脉焚心锁百穴’手法如何！”

萧梦远乍闻“缩脉焚心锁百穴”手法之名，顿时脸色大变，张口方待说话，鲁逸仙的双手已自连连挥动，他顿觉浑身一阵酸软，使自倒卧地上……

南宫夫人自了鲁逸仙一眼，道：“二哥，你忘了昔年的誓言了？”

鲁逸仙面色一整，道：“此人虽非十恶不赦之人，但除此以外实无别法，

三妹怎能拿昔年誓言未怪我。”

南宫夫人“嗯”了一声，招手叫南宫平过来，伸手揽住道：“平儿，让妈看看你，地上的那个人不要去看。”

说话之间，一阵闻之令人心魂俱颤的呻吟之声，已自萧梦远的喉间吐出，只见他浑身每一寸肌肉都在抖个不停，一丝丝黑血从七窍中涔涔而出，面孔扭曲，形如厉鬼，难看至极。

终于，他一双怒恨犷厉的目光，渐渐变作乞怜之色。

鲁逸仙满意地笑了笑，两脚连环踢出，骤如风雨般踢遍萧梦远周身七十二处大小穴道。然后一把将他揪起，冷冷道：“时间无多，你现在答我第一句话，帅天帆准备在什么地方召开武林大会？”

萧梦远长长地吁了口气，眼皮连连震动，哑声说道：“止郊……”哪知，他“止郊”两字方一出口，突地一声惨叫，一股血泉从口中狂喷而出，身子往后一仰，便僵直不动！

鲁逸仙一跃上前，伸手一探萧梦远鼻息，不由顿足叹道：“帅天帆这厮手段真狠！”

南宫常恕笑道：“他若不狠，怎会有独霸天下武林的妄想，如今线索已断，贤弟可有其他善法？”

鲁逸仙搔首沉吟，默然不语。

南宫平忽地心头一动，失声叫道：“莫非是师傅他老人家的‘止郊山庄’，

鲁逸仙霍然道：“对！对！‘不死神龙’虽已死去，但他的门下和‘止郊山座’那块招牌仍有震慑武林的作用，帅天帆自然要选这地方来行事了！”

南宫常恕点头道：“贤弟所见极是，这一来，他便可以收到消灭‘神龙’，余威和震慑武林的双重效果了。”

南宫平心悬师门安危，急道：“事不宜迟，我们就此动身好么？”

鲁逸仙略一沉吟，眼中忽露出一线灵光，望了望南宫常恕，然后对南宫平道：“贤侄要去，可以先走，愚叔和你爹娘却另有巧妙安排，不能和你一路。”

南宫平怔了怔，方待开口，南宫常恕已含笑道：“平儿，你就听叔叔的话先走吧。”

鲁逸仙从怀中取出一个小包，交给南宫平道：“这里面是崔大侠专为化解帅天帆独门迷药而炼的灵丹，你此去，如遇见了心神被帅天帆迷药所制的人，可利用各种机会，将这灵丹用本身真火炼化，设法逼入对方体内，则其毒立解。”

南宫平大喜，接过来藏好，依依不舍地拜别双亲，出了庄门，施展轻功，乘夜向“止郊山庄”奔去。

月黑，风高，夜色深沉！

名倾天下的“止郊山庄”，此刻却静如止水，只有当中一问大厅，漏出一线灯光，映照着庭园中扶疏的花木，倍觉凄清。

大厅中央，并排陈着三具棺木，里面分别长眠着“不死神龙”龙布诗、“铁截红旗震中州”司马中天，以及“诸神殿主”南宫永乐。

三具棺木前面的一张木案两侧，围坐着铁汉龙飞、古倚虹、石沉。

这三个“不死神龙”龙布诗的弟子，此刻都是神情肃穆，你望我，我望你的默默无言……

终于，龙飞长叹了一口气，开口道：“我们该怎么办？”

话声是如此的深远，仿佛来自缥缈的云间，一种无可奈何的绝望之情，随着语声袅袅地向周围散开去……

古倚虹和石沉对望了一眼，眼中仿佛也互相询问着：“我们该怎么办？”

龙飞抬头望了望厅外的夜空，反子缓缓拔出长剑，不停地摩娑着，偶而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

“砰”然一声！石沉忽地一拍长案，咬牙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无论如何，也要使‘止郊山庄’轰轰烈烈的毁灭，不能无声无息地在武林中消失！”

古倚虹黯然道：“三哥豪气干云，自是‘止郊山庄’的本色，可是，凭我们三人，恐怕也难达到轰轰烈烈的愿望啊！”

石沉讷他一叹，万丈豪情，突地萎颓下去，缓缓垂首道：“不拼又有什么办法呢！除非……除非……”底下的话，恐怕连他自己也听不见了。

龙飞唱然叹道：“如果五弟在就好了……”

话方出口，陡听厅外有人朗声道：“大哥、三哥、四姐，小弟来了！”一条人影，随声掠进厅来！

龙飞等人闻声，俱不禁惊喜交集地一跃而起，迎着来人。齐叫道：“五弟！你来了！”

这人正是南宫平，他稳住身形之后，一眼却瞥见了长案后面的三具棺木，顿时神色一变，惊疑的目光，霍地向龙飞望去。

龙飞忙解释道：“这是师傅和司马叔父以及伯父大人的灵柩，是三弟押运回来的。”

南宫平这才松下紧张的心情，分别向师兄姐行礼，道：“小弟闻得帅天帆对。止郊山庄，有不利之举，故连夜赶来，不知大哥接到警讯没有？”

龙飞环眼一扫长案，沉重他说道：“怎么没有！”

南宫平闪目望去，只见长案上，赫然摆着一封黑色的束帖，忙上前拿来打开一看，不由勃然大怒道：“鼠辈竟敢这般张狂，难道真的欺我‘止郊山庄’无人不成！”话声一顿，目注龙飞，道：“大哥是否已有准备了？”

龙飞沉重地摇了摇头，道：“正希望贤弟回来，商量一个万全之策。”

南宫平道：“据小弟看来，若凭真实的力量，我们自非帅天帆之敢，但反过来说，帅贼之所以发展到这般庞大的势力，只不过靠了迷药和卑鄙手段而已，如果将那些被他毒药所迷之人救醒过来，以及揭穿他的狼子野心，造成他众叛亲离的局面，便不难将他击败。”

龙飞喜道，“如此说来，贤弟自必已成竹在胸的了。”

南宫平道：“到目前为止，小弟只不过略得头绪而已，一切还得到时见机行事，只希望七大门派之人能倒戈相向，便侥幸之幸了。”话声一顿，又道：“我们庄中的子弟们呢？大哥已安排好了么？”

龙飞道：“一切均已按着昔日师傅的布置，安排好了。”

话声方住，忽听几声更鼓传来，时辰已到了子夜，这时，一阵弦管丝竹的乐声划破夜空，缓缓移近庄门……

南宫平冷哼一声，道：“这贼的排场倒不小，我们且莫理会，吩咐子弟们开门放他进来再说。”当下，和龙飞、石沉、古倚虹等人，端坐长案两侧，凝目向庄门望去。

这时，庄中的子弟已将庄门大大打开，夜色沉沉之下，只见三四十个黄

衣大汉手擎纱灯，排成两行，缓缓进入长门，灯光照耀中，领头的是八个吹奏着乐器的锦衣童子，引导着一群衣饰各异之人，再后面又是一对宫灯，傍着一乘锦舆，锦舆周围，簇拥着数十个黑衣大汉。

那一群手擎纱灯的黄衣大汉直抵大厅前面的广庭，便自向两边一分，雁列不动。八名锦衣童子也自停止吹奏，分站在黄衣大汉们的面前，那一群衣饰各异之人脚步微错，已分作两列，垂手恭立。

南宫平对这一群人物，差不多认得一大半，那是任风萍、伍狂风、秦乱雨、旋风追魂四剑、古虹、断魂手，以及五虎断魂刀的后人彭烈。

最令南宫平心惊的，是这群人当中，竟然也有叶曼青、狄扬、依露和郭玉霞在内。这些和他最亲近的人，竟都迷失了本性，甘心受人驱策，若是“夺命郎中”崔明崑给他的灵药失灵的话，那结果的情形，将是多么的可怕！

南宫平方自心情忐忑不安之际，那两个擎着宫灯的童子已扶着那乘锦舆，穿过任风萍等人排列的人巷，直抵庭阶之下，方始停住，齐声报道：“帅先生驾到！”

龙飞冷冷他说道：“请！”

两锦衣童子双双卷起锦舆的珠帘，只见舆内缓缓走出一个面目清秀、身材颀长的中年文士来。

南宫平等人不由大为诧异，想不到这个搅得中原武林鸡犬不宁的枭雄，竟如此年轻，举止更不像是叱咤江湖的人物。

帅天帆走出锦舆，面对厅堂，朗声道：“本座闻说龙大侠灵柩已运返此间，本座欲先行祭奠一番，方谈正事，止郊门下之意如何？”

龙飞端然正坐，沉声道：“家先师与先生素昧平生，不敢拜领！”

帅天帆正色道：“阁下此言差矣，‘不死神龙’威震天下，谁不钦仰，本座岂能例外。”话声一顿，侧顾两锦衣童子道：“还不快将祭品摆上！”

两锦衣童子躬身应命，从锦舆后面取出一副香炉烛台以及鲜花果品，恭恭敬敬地走进厅堂……

龙飞环目一睜，方待喝止，南宫平低声道：“他既以礼来，我们且大方一些，不要让旁人说‘止郊山庄’小器。”

说时，两锦衣童子已走至长案跟前，将香炉烛台以及鲜花果品摆列案上，焚香燃烛，躬身退下。

帅天帆一摆手，命那八名锦衣童子一起吹奏起哀乐，然后率了随来的一群人物，面对厅堂，一连三揖。

龙飞等四人只好肃立两侧还礼。

帅天帆行礼已毕，又复一摆手，沉声道：“设座！”

那一群黑衣大汉当中，立有十六人应声走出来，各人捧着交椅公案，顷刻间在广庭中央摆设了八副座位。

帅天帆待座位摆好，挥手命人将锦舆抬开，那任风萍已自领了一班爪牙，躬身齐声道：“请先生上座！”

帅天帆也不答礼，便自昂然坐上了正中的座位，然后微一颌首示意。

任风萍又复朗声道：“请七大门派贵宾上座！”

话声一落，便见人群中缓步走出一个老僧、四个道人、两个老者，顺序坐在其余七副座位上。

南宫平等人虽不知这一僧四道两俗，是否就是七大门派的掌门人，但见他们个个目蕴精光，步履沉稳，神定气足，分明也是七大门派中的重要人物。

这一来，止郊门下这四大弟子，俱不禁面面相觑，心中暗忖：“这番恐怕不好应付了！”

南宫平更是焦急万分，暗忖：“爹爹他们为何还不来，莫非有什么变故？……”

正思忖间，帅天帆已朗声发话道：“不死神龙已死，‘止郊山庄’，从今以后，自应从武林中除名，各位以为然否？”

那七大门派之人仿佛是应声虫一般，竟齐地点头道：“是极！是极！”

帅天帆得意地笑了笑，又道：“止郊门下有何话说？”

龙飞睁目大喝道：“就算我‘止郊山庄’冰消瓦解，你帅天帆也休想独霸武林！”环眼中精光电射，一扫那七大门派之人，厉声道：“各位难道忘了武林正义了吗？”

那为首的老僧应道：“施主之言差矣，‘止郊山庄’在武林中称雄已久，这番盛极而衰，正应让有德者代之，我等奉掌门之命，到此共推帅先生为武林盟主，望施主们共体大势，切勿执迷不悟才好！”

这一番话，只气得龙飞面色铁青，虬须飘动，拍案大叫：“放屁！我看你们七大门派还有什么脸面立足于武林！”话声一顿，厉喝道：“止郊门下，还不现身杀贼更待何时！”

喝声一落，顿听震天价一阵呐喊，从四方响起，百数十道强烈的孔明灯光，划夜破空，集中照射在广庭之上！

帅天帆冷冷一笑，神色自若的笑道：“区区埋伏本座早已料到，只须一举手，阁下这百数十名弟兄，便立成野鬼了！”

他话声一落，陡听那百数十道孔明灯光之中，爆起一声冷笑，跟着有人接口道：“妙极！妙极！这里有现成的数十条孤魂野鬼，瞧阁下能否把我们在再变一变！”

语声沙哑，南宫平一听竟是“幽灵群丐”之首，“穷魂”依风的口音，不由心中一喜！

帅天帆冷笑道：“妙极！妙极！本座算定诸位也该来了！”言罢，侧顾那七大门派之人，微一额首示意。

那少林老僧合掌道：“七大派门下弟子已将此庄包围，随时听候先生下令！”

南宫平闻言，心头又是一惊，暗忖：“六大派的门下弟子，少说也有数百人之多，若真个集中于此，则己方纵有‘幽灵群丐’相助，也难挽回败势……”

看来，这一场力量悬殊的血战，已势难幸免，南宫平一面盘算，一面朝龙飞等人连使眼色，示意准备厮杀。

那一边，帅天帆已斩钉截铁他说道：“杀！”

一僧四道两俗，这七大门派之人应声起立，各自从怀中取出本门信火旗花，齐地扬手掷向天空……

“嗤嗤嗤嗤……！”一阵药信引燃之声爆处，七道颜色不同、形状各异的火花已冲霄而起，直升上高空，又复“砰砰”连响，七道火光齐齐爆作七蓬五彩星花，将夜空照耀得如同自昼，绚烂夺目！

南宫平等人霍地长身而起，齐地掠至厅外，“呛呛呛”数声龙吟，各人已将兵刃撤出……

那百数十道孔明灯光一阵晃动，黑暗中，“咔咔咔”之声如连珠般暴

响.....

任风萍闻声变色，匆匆跃至帅天帆身后，低声道：“此地伏有‘诸葛神弩’！”

帅天帆冷然一笑，方自一摇头，适时空际的七蓬星花已齐齐一闪而灭。

那少林老僧朗宣佛号，道：“任施上万安，这区区‘诸葛神弩’，算不了什么，我们这信火一灭，弹指之间，此庄匪成鬼域了！”

话尚未完，突地七缕乌金光华电射而至，“夺夺”连声，竟齐地分插入六大门派之人面前的公案上！

任风萍闪目望去，只见光华敛处，那七张公案之上，赫然都插着一柄乌金匕首，匕首的顶端，刻着一个栩栩欲活、狰狞可怖的魔鬼头颅！

他乍见之下，不禁失声呼道：“鬼头魔令！”

那七大门派之人已各自伸手将匕首拔出，凝目一看，顿时脸色俱变，互相看了一眼，霍地一起朝帅天帆施礼道：“敝派有大事发生，恕我等不能参与盛会，再见！”

话声一落，也不待帅天帆开口，已自齐地施展身形，破空而起，凌空又复齐声发话道：“止郊门下，后会有期！”余音袅袅，七人踪影俱杳，端的是神速至极！

帅天帆没料到事情竟发生得这般突然，方自怔得一怔，七大门派之人业已远去，不由大怒，冷冷“哼”了一声，脸上杀机陡地层层涌起.....

南宫平等人虽不知其原委，但哪肯错过时机，当下齐声大喝道：“子弟朋友们动手！”

陡听庄门外一声大喝：“风尘三侠驾到！”

南宫平乍闻之下，不禁心头大喜，但立即又浮起了一层疑云，暗怪道：“爹爹他们来到，为何会由帅天帆的人传报？.....”

帅天帆脸上的杀机，这时已自转化作三月春风，侧顾任风萍使了个眼色，便朗声道：“快请，本座恭候多时了！”

那任风萍身形一闪，消失在人丛当中，紧跟着便见南宫常恕夫妇和鲁逸仙，并肩缓步走进广庭。

帅天帆离座施礼道：“三位侠驾怎地此时才到，那萧梦远呢？”

南宫常恕微一抱拳，笑道：“愚夫妇因邀约三弟之故，因而耽搁，先生勿怪，那萧大侠说要在另一地等候先生，不曾同来。”

帅天帆面上掠过一丝诧异，随即含笑揖让南宫常恕三人入座。

南宫常恕坐定之后，又开口道：“今夜大会发展如何？愚夫妇及三弟是否有效劳之处？”

帅天帆神色一整，道：“本来无须麻烦三位，但因七大门派之人临阵退缩，致使令公子与止郊门下，更是昧于大礼，本座碍于三位金面，不欲大动干戈，不知三位可否.....”干咳了两声，却不再开口。

南宫常恕笑道：“些须小事，愚夫妇理应效劳，以报先生大德。”

帅天帆喜道：“哪里！哪里！大侠言重了，昔日误会，本座首先谢过！”言罢，抱拳一礼。

南宫常恕还了一礼，随即掉头对站在厅堂门前发怔的南宫平唤道：“平儿，过来！”

南宫平虽是一一千万个不愿，但心知乃父此举，必有用意，于是低声嘱咐龙飞等人留神戒备，然后步下庭阶，走至双亲座前，跪下行礼道：“平儿

叩见大人！”

南宫常恕神情一肃，沉声道：“帅先生将一统武林，你为何这般不识大体？”

南官平垂头低声道：“孩儿……”

南宫常恕沉声喝道：“不准多说，快起来，过去拜见帅先生。然后去与你的朋友叙叙阔契，为父还有话和你的大师兄说。”

南官平本来打算分辩几句，及至听到后面，他乃何等聪明之人，心头已自恍然，当下低声应是，站起身来，对帅先生拱手道：“帅先生！”

帅天帆料不到事情如此容易解决，脸上笑容怒绽，连连点头道：“公子深明大义，本座定然优礼相待。”

南官平谢了一声，便自走入人群当中，和叶曼青、狄扬、依露等被帅天帆迷失了本性之人，一一握手问候叙阔……

南宫常恕这才回过头来，对龙飞道：“贤侄，‘止郊山庄’，已危如累卵，你们人单势孤，为何还不觉悟，听从帅先生的话？”

龙飞睁圆环眼，高声道：“伯父乃一代大侠，为何也说出这种话来，小侄已下决心，宁为玉碎，不作瓦全，伯父不必多说！”

南宫常恕正色道：“贤侄一意孤行，难道就不替‘止郊山庄’设想？”

龙飞厉声道：“帅天帆狼子野心，小侄等纵然归附，‘止郊山庄’也难保全，即如怕父来说，你能担保日后不为帅贼所害吗！”

此言一出，帅天帆神色微微一变。

南宫常恕“哦”了一声，缓缓转过头来，目注帅天帆，道：“不是他提起，在下倒忘了，敢问先生，一统武林之后愚夫妇及三弟的地位如何？”

帅天帆略一沉吟，笑道：“那时，本座当待各位以贵宾之礼，助大侠恢复昔日基业。”

南宫常恕笑道：“吾家昔日富甲天下，先生能有此力量么？”

帅天帆道：“本座一统武林之后，将进而一统天下，那时，子女玉帛皆我所有，恢复大侠昔日基业易如反掌。”

南宫常恕长长“哦”了一声，道：“原来如此，但适才在途中曾见七大门派之人全体撤退，这情形似乎对先生一统武林之雄图大为不利，不知先生有何善策？”

帅天帆阴森一笑，道：“彼等性命早已在本座掌中，待此间事了，只须举手之劳，便可令彼等贴耳臣眠。”

南宫常恕道：“敢情彼等性命，已为先生药物所控制了？”

帅天帆道：“正是如此。”

南宫常恕神色一整，道：“先生此种做法，在下实不敢苟同。”

帅天帆冷冷道：“为什么？”

南宫常恕正色道：“先生可知道，欲一统武林与天下，必须具备些什么条件？”

帅天帆目光流转，徐徐答道：“本座浅陋，望大侠不吝指教！”

南宫常恕沉声道：“欲一统武林天下，首先必须以德服人。然后掌握人心，取得众望所归，方始大事可图！”

话声一顿，口气突转严厉，道：“如今先生所作所为，无一是从，如何能成大事！”

帅天帆勃然变色，推座而起，目注南宫常恕，喝道：“阁下此言是什么

意思？”

南宫常恕哈哈大笑，也自推座而起，朗朗叱道：“我以为先生问鼎宁原，自必有过人之处，谁知先生竟是个倚仗药物，以及利用人性弱点，从中要挟的卑鄙之徒，如此作为，真今我可怜亦复可笑！”

帅天帆气得面孔铁青，阴森森地凝注着南宫常恕道：“阁下以为本座如不倚仗药物，便不能成就大事么？”

南宫常恕笑道：“正是如此！”

帅天帆‘嘿嘿’冷笑，沉声唤道：“叶曼青、狄扬、依露，过来听令！”

叶曼青、狄扬、依露应声走了过来，齐地躬身道：“先生有何吩咐？”

帅天帆目注三人，语气如冰他说道：“汝等将南宫常恕人头缴来，不得有误！”

叶曼青、狄扬、依露三人面色呆板，躬身领命，齐地撤出宝剑，齐地身形一展，齐地清叱一声：“狗贼纳命！”

叱声乍起，三道剑光有如问电，齐地一闪即敛！

南宫常恕依旧含笑卓立，安然无恙。

帅天帆却双手捧胸，脸上充满了惊骇错愕与痛苦之色，嘴唇抽搐，却吐不出半个字来，指缝间，鲜血汨汨流出……

“砰”然一声，他终于直挺挺的扑倒地上，寂然不动！

这突然的变故，顿令帅天帆的一班爪牙，错愕失措，一时间，个个呆若木鸡，不知如何是好！

南宫平振臂大呼道：“弟兄们动手！”

呼声才起，忽听黑暗中传来任风萍一声冷笑，立见数十缕淡淡的白气，“骨嘟嘟”自地面升起，瞬即弥布了整个广庭……

南宫平曾见过这种毒雾，深知厉害，不由大惊失色，慌忙喝道：“这是毒雾，大家快退！”身形一起，跃上半空！……

南宫常恕夫妇与鲁逸仙以及时曼青等人晴状，不由一愕，顾不得诛戮帅天帆的手下，齐地随着南宫平跃上空中……

只见白雾滚滚，人影晃动，“止郊山庄”的百数十道孔明灯光照射其上，已失去了作用。

瞬眼之间，帅天帆的一班爪牙已隐在白雾之中！

南宫平飞落围墙上，不禁顿足叹息道：“可惜！可惜！首恶虽除，却让余孽漏网了！”

陡听空中一声哈哈大笑！一条人影飞掠而来，双手连扬，发出无数蓝色火花，仿似正月里的花炮一般，洒落弥漫广庭的白雾之中，同时，口中大喝道：“鼠辈还不给我现身出来！”

那浓浓的白雾与蓝色火花一触之下，立对有若滚汤泼雪一般，“嘶嘶”连声，顷刻便自消散殆尽！

强烈灯光照耀之下，只见任风萍领着一干爪牙已将退至庄门。

南宫平大喝一声：“放！”

一阵连珠弯响，顿时箭似飞蝗，将庄门堵了个风雨不透，帅天帆的一班手下，当先之人立时惨叫连天，中箭倒毙了二三十个！

任风萍见势不妙，把手一挥，竟率了群雄反身扑回广庭，直向厅堂攻去……

龙飞、古倚虹、石沉三人齐声怒喝，各挥长剑截住！

围墙上，南宫平一声长啸，“叶上秋露”有若经天长虹，飞舞而下，叶曼青、狄扬、依露也各挥长剑跃下广庭。

又是一阵“ ”怪笑，“幽灵群丐”在“穷魂”依风率领之下，纷纷现身……

这天下第一庄，顿时一片混战，刀光剑影，纵横飞舞，血雨四溅，直杀得天昏地暗……

南宫平独战“旋风追魂四剑”唐环，连施绝招，大喝一声，“叶上秋露”，寒光闪处，唐环惨叫半声，一颗斗大头颅斜飞数丈，身躯仆地不起！

狄扬、依露双战任风萍，两柄长剑有若交尾游龙，两个盘旋，任风萍已被斩为三截！

风雨双鞭、古虹、破云手、彭烈等人见势不佳，更觉卖命无益，不约而同，各展救命绝招，打从刀山剑海之中撤身而出，挡开迎头洒来的箭雨，落荒而逃。

南宫常恕夫妇与鲁逸仙在屋顶督阵，眼看他们逃走，也不为已甚，就此放过。

剩下来的一班爪牙，哪禁得住龙飞等人的一轮狼杀，转眼之间，尸横遍地，已然诛戮殆尽！

一切复归平静，“止郊”门下与叶曼青等人满怀着胜利的喜悦，恭请南宫常恕夫妇与鲁逸仙下来，簇拥着进入大厅。南宫平这才想起那最后赶来消灭毒雾之人，忙闪目四下一看，原来竟是那昔日门下食客万达，忙上前致谢道：“多亏大哥及时赶来，才得大功告成，真不知怎生报答你才好！”

万达笑道：“小事旬足挂齿，倒是小弟在途中遇见了梅姑娘，她托我带了封信给你。”说时，拿出一封信交与南宫平。

南宫平心头一震，忙问道：“她到哪里去了？”

万达叹了口气，道：“她么，她已随那‘群魔岛’的少岛主去了！”

南宫平闻言，脑际顿时一阵昏眩，讷讷道：“她……她……那是为什么？”

万达肃容道：“她真是了个了不起的女子，她竟不惜以一生的幸福，换得了七大门派的撤退，平哥儿，她这份恩情，恐怕今生你也难报答得了！”

南宫平这才恍然那七大门派之人，是受了“群魔岛”的要挟而撤退，那“群魔岛”少岛主之所以肯这般相助，自然是以梅吟雪相从为条件的。

他茫然而又昏乱地拆开梅吟雪给他的信，噙着泪水，一字一字的读道：“……请善视青妹，莫念不祥人，今生已已矣。愿结来生缘……”

南宫平喃喃道：“……愿结来生缘……愿结来生缘……”忽地失声叫道：“不！不！我今生就算踏遍天涯海角，也要寻你回来……”

忽地，一双纤纤玉手，轻轻地扶住他的双肩，耳边只听一声娇唤：“平哥！”

南宫平缓缓转头望去，迷濛的眼泪，恰正迎着叶曼青两道充满了怜爱的目光……

两人默默地互相凝视着……

夜幕渐渐揭起，黎明已踏着轻快的脚步降临大地……附 录

书名	年份	出版者（均为台湾）
苍穹神剑	1960	第一
月异星邪	1960	第一
剑气书香	1960	真善美
湘妃剑	1960	真善美
剑毒梅香	1960	清华
孤星传	1960	真善美
失魂引	1961	明祥
游侠录	1961	海光
护花铃	1962	春秋
彩环曲	1962	春秋
残金缺玉	1962	华源
飘香剑雨	1963	华源
剑玄录	1963	清华
剑客行	1963	明祥
浣花洗剑录	1964	真善美
情人箭	1964	真善美
大旗英雄传	1965	真善美
武林外史	1965	春秋
名剑风流	1966	春秋
绝代双骄	1967	春秋
血海飘香（《铁血传奇》之一）	1968	真善美
大沙漠（《铁血传奇》之二）	1969	真善美
画眉鸟（《铁血传奇》之三）	1970	真善美
风云第一刀	1970	春秋
鬼恋侠情	1970	春秋
蝙蝠传奇	1971	春秋
欢乐英雄	1971	春秋
大人物	1971	春秋
桃花传奇	1972	春秋
萧十一郎	1973	汉麟

处女作

后半部由墨余生代笔

大部分由上官鼎代笔

1976 年修订，出汉麟版，改名《浣花洗剑》

1976 年修订，山汉麟版，改名《怒剑》

1976 年修订，出汉麟版，改名《铁血大旗》

结尾部分由乔奇代笔

《铁血传奇》又名《楚留香传奇》

又名《多情剑客无情剑》

《楚留香传奇》续集，又名《借尸还魂》

《楚留香》续集

《楚留香》续集

流星·蝴蝶·剑	1973	桂冠
九月鹰飞	1974	春秋
长生剑（《七种武器》之一）	1974	汉麟
碧玉刀（《七种武器》之二）	1974	汉麟
孔雀翎（《七种武器》之三）	1974	汉麟
多情环（《七种武器》之四）	1974	汉麟
霸王枪（《七种武器》之五）	1975	汉麟
天涯·明月·刀	1975	汉麟
七杀手	1975	汉麟
剑·花·烟雨·江南	1975	汉麟
绝不低头	1975	汉麟
三少爷的剑	1975	桂冠
陆小凤传奇	1976	春秋
绣花大盗（《陆小凤传奇》之二）	1976	春秋
决战前后（《陆小凤传奇》之三）	1976	春秋
火并萧十一郎	1976	汉麟
拳头	1976	南琪
边城浪子	1976	汉麟
血鹦鹉	1976	汉麟
白玉老虎	1976	桂冠
大地飞鹰	1976	南琪
银钩赌坊（《陆小凤传奇》之四）	1977	春秋
幽灵山庄（《陆小凤传奇》之五）	1977	春秋
圆月弯刀	1977	汉麟
飞刀·又见飞刀	1977	汉麟
碧血洗银枪	1977	桂冠
离别钩（《七种武器》之六）	1978	春秋
凤舞九天（《陆小凤传奇》之六）	1978	春秋
新月传奇	1978	春秋
英雄无泪	1978	汉麟
七星龙王	1978	春秋
午夜兰花	1979	汉麟

《风云第一刀》后传

《七种武器》仅完成六种，“拳头”并非一种武器

古龙所作带有武侠色彩的现代枪战小说

《江湖人》系列之一

《萧十一郎》后传

又名《愤怒的小马》，曾被收入《七种武器》，误

《天涯·明月·刀》后传

《惊魂六记》之一

大部分由司马紫烟代笔

《楚留香》续集

《楚留香》续集

风铃中的刀声	1980	万盛
剑神一（《陆小凤传奇》之七）	1981	万盛
白玉雕龙	1981	万盛
怒剑狂花	1982	万盛
那一剑的风情	1982	万盛
边城刀声	1983	万盛
猎鹰赌局	1983	万盛

给尾由于东楼代笔

《白玉老虎》后传，大部分由中碎梅代笔

大部分由丁情代笔

大部分由丁情代笔

大部分由丁情代笔

最后遗作，短篇

